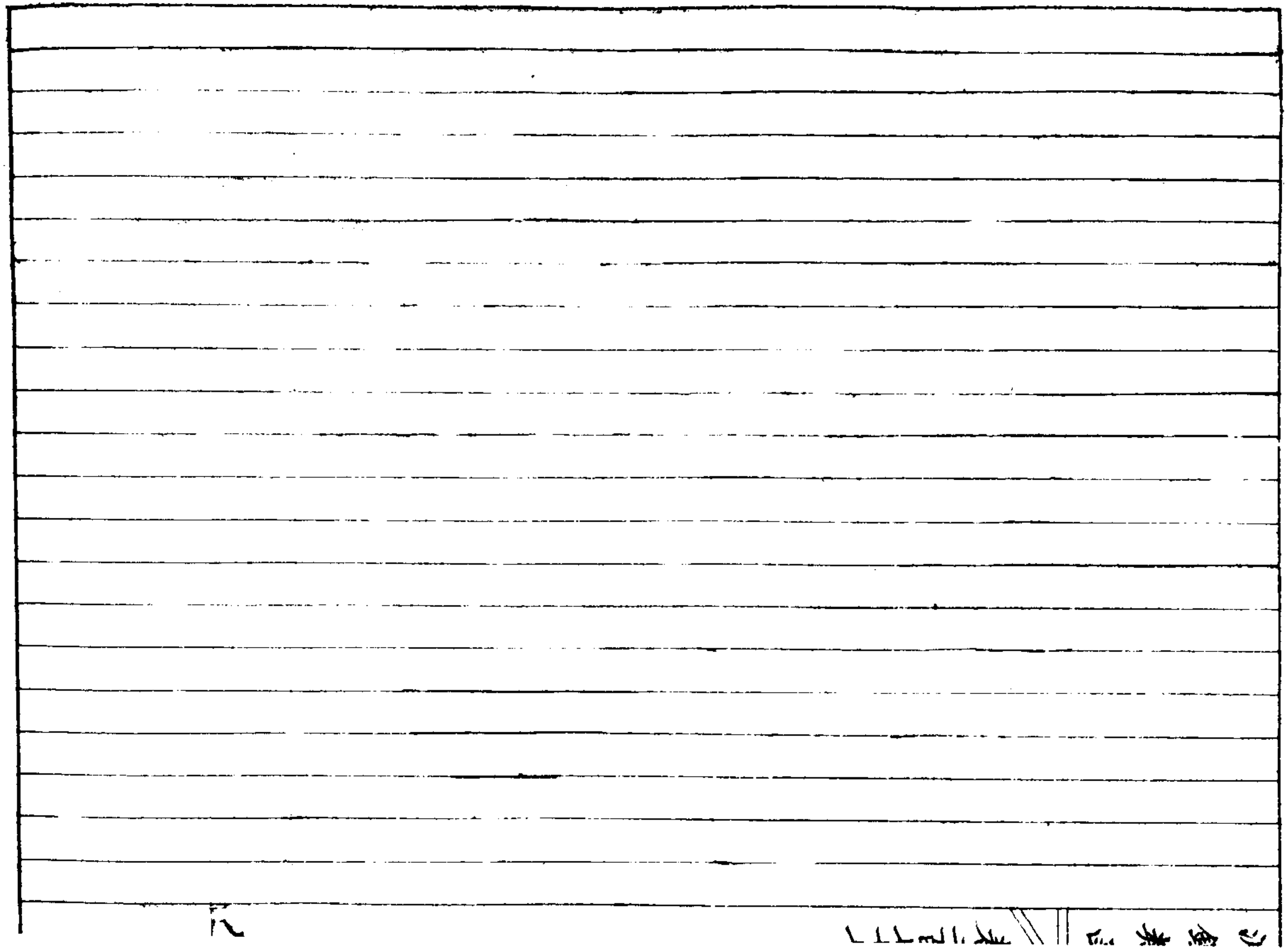

淵鑒類函

第十一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藏书★

74092

〔清〕张英 王士祯等纂

淵鑒類函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一册

北京市中国书店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六

人部二十五（言語　行　訥　利口　失言　誹謗附　隱語　謳謠　吟　嘯）

言語一

【原】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增】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原】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　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增】尚書曰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原】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　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　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增】又曰外言不入于梱內言不出于梱　又曰修身踐言謂之善行　【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增】老子曰天之道不言而善應　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　【原】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　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增】又曰人有多言者百舌之聲也　【原】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于珠玉傷人以言甚于劍戟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聲不入耳　【增】揚子曰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之內閉之寂然不覩牆垣之裏良玉不雕至言不文　賈誼新書曰言有四術言敬以禮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弇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言語二

【原】大戴禮曰黃帝弱而能言　【增】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韓詩外傳曰客有見周公者應之于門曰何以道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新序曰晉文公逐麋而失其迹問農夫老古曰麋何在老古以足指曰如是行往公曰寡人聞子子以足指何也老古振

衣而起曰虎豹之居也厭閒而之近故得魚鱉之居也厭深而之淺故得諸侯之居也厭衆而遠遊故亡其國公恐歸曰寡人逐麋而失之得善言故有悅色樂武子曰其人安在公曰吾未與來也樂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公曰善哉遂載老古與俱歸 原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從收器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又曰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言 增說苑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梁君下車彀弓欲射之道有行者勸梁君止雁羣駭梁君怒欲殺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對曰昔齊景公時天旱三年卜曰必以人祀乃雨景公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以人祀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今主君以白雁故而欲殺之無異于狼虎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之獵也獨得善言 又曰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賢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史記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之非也博辯宏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臣者無以為己也 家語曰仲孫何忌問于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聞乎顏回曰一言而有益于智莫若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 又曰顏回問孔子曰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者不可不察也子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 晏子曰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贈人以言 墨子曰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 史記曰秦苛法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 原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間而語 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 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增又曰石建奏事于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極切至庭見如不能言上以是親而信之 又曰袁盎求見丞相申

屠嘉良久乃見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私則吾不受私語　冊府元龜曰漢表俞清貞貴素辨于議論採公孫龍之辭以談微理　又曰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每拊手歎息　陵零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言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武人敬慕足下足下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蜀志曰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人倫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樹上統桑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　原吳志曰張尚孫皓時爲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增冊府元龜曰管輅冀州刺史裴徽檄召爲文學從事一相見清論終日不覺罷倦天時炎熱移牀在庭前樹下乃至雞向晨然後出　世說曰管公明言與裴使君何鄧二尚書劉太常兄弟語使人精神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以還白日欲寢矣　又曰晉文王稱阮嗣宗天下之至愼每與之語語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　冊府元龜曰昔李容以洗馬徵至洛司空張華問孔明言教何碎容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無己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　又曰裴頠字季彥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言談之林藪　又曰王濟爲侍中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幾得失濟善于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　又曰王衍好善元言惟說老莊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更改世道口中雌黃　又曰阮修好易老善清言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及與修談言寡而旨暢衍乃歎服　世說曰諸名士共至洛水戲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元著　冊府元龜曰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尚書令衛瓘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嘗恐微言將絕今乃復聞斯言于君矣　又曰潘京至洛樂廣與京共談累日謂京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時武陵戴昌父子亦善談俱爲京所屈　原衛玠別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敎異同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于一言　增又曰玠至武昌見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寮屬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今復玉振于

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世說曰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隆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娵隅桓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又曰陸士龍荀鳴鶴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座張介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談陸抗手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手大笑　又曰王武子孫子荊各言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澹而清其人廉且貞孫云其山崔嵬以嵯峩其水泙渫而揚波其人磊砢而英多　又曰殷浩嘗至劉惔所殷理屈而遊詞不已劉亦不復荅殷去乃言曰田舍兒學人作爾馨語　郭子曰孫盛往殷浩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麈尾睛落滿餐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餐　冊府元龜曰郗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　又曰王濛善清談謝安嘗稱美濛語甚不多可謂令音　又曰謝安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　世說曰謝太傅一生語未嘗誤每與客共語退後敘說向言皆有次第　又曰桓南郡與殷荊州語次因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桓曰白布纏棺樹旒旐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桓曰矛頭淅米劒頭炊殷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上轆轤臥嬰兒殷有一參軍在座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冊府元龜曰謝朗善言元理總角時病新起于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母王氏出云新婦少遭家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遂流涕攜朗去　又曰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道德經便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　又曰宋張敷好元言初父邵使與高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拂麈尾歎曰吾道東矣　又曰南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曰張融字思光元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　又曰周顒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與張融相遇輒以元言相滯彌日不解　又曰梁伏曼容在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元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絕　又曰范縝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口辯每服其簡詣　又曰何朗早有才思尚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　又曰

陳周弘正善清談梁末爲元宗之冠　又曰後魏崔孝芬博聞口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終日欣然商確古今間以嘲謔聽者忘疲　又曰高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室言裁聞耳及朝廷廣衆則談論鋒起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　又曰北齊陸法和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帶蠻音　唐楊綰傳綰雅尚元言造之者清談終晷而不及榮利欲于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唐六帖曰或告馮盎叛太宗詔將討之魏徵諫曰盎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韋叔諧喻盎盎遣智戴入侍帝曰魏徵一言賢于十萬衆　又曰狄仁傑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荅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又曰周允元同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后曰聞其言足以誡安得爲過　又曰李綱乞骸骨帝罵曰卿爲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諫輒止爲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敢久爲尚書乎　又曰權德輿善辯論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于治事無巨細悉責宰相吉甫與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　通鑑宋紀曰王旦爲首相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眞宰相之言也　又曰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道輔嘗率諫官諫廢郭后）　又曰狄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番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　又曰蘇軾改常州團練副使道金陵見王安石曰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呂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　又曰王庠常作經說寄蘇軾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也　又曰徽宗自政和以後多微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一也　又曰靖康初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陰沮抑之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　又曰胡安國在中書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　又曰兵部尚書孫傅上書乞復祖宗法度帝問之傅對

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奸時謂名言　又曰宗澤在襄陽聞黃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帝覽其言而壯之以爲東京留守　又曰宗澤授岳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飛由此知名　又曰元耶律楚材每言與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又曰孟珙字璞玉在軍中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言折衷衆志皆愜　類林曰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又曰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獨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元忽辛傳曰至元初辛以老臣子備宿衞世祖善其應對授兵部郎中

言語三

原　身文　口實（左傳介子推曰言身之文　書來世以台爲口實）　自口　出身（詩好言自口易言出乎身加乎民）　有徵　無瑕（左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于其身　六　帖善言無瑕謫）　同心　足志（易同心之言其臭如蘭[illegible]　以足志不言誰知其志[illegible]）　有章　無文（詩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左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興戎　階亂（大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易　曰亂之所生也言語以爲階）　爲詩　作文（[illegible]）　惟口　在耳（書經惟口起羞　左傳言猶存耳）　立言　愼辭（[illegible]）

（吉令之則以諫言思之[illegible]　簡文帝使殷浩難之[illegible]　晉使謂原繁曰[illegible]　伐關說關通也謂[illegible]　由爲寇問時共語[illegible]　漢世說可以作常談）　流言　辭語（[illegible]）　曼詞　軟語（[illegible]）

[illegible]言（[illegible]）　**增**　夸毘　簡至（[illegible]謂小人之　[illegible]人不以大）　褻言　關說（[illegible]傳鄭　[illegible]公）　語次　談叢（[illegible]）　宴語　常談（[illegible]）　語案　談止（[illegible]益部少雙[illegible]　號談止注言足焉　談者遇之則止）　飛芳　唾玉（[illegible]）　金諾　麈談（初學記空守黃　金詠玉衍事）　撥霧　爛霞（[illegible]氣籠霄發談撥霧[illegible]）　造膝　屬耳（世說許詢當詣　簡文爾夜月朗　風恬乃共作曲室中語襟懷之詠偏是許之所長辭寄清婉有逾平日簡文不覺造膝共叉手語達于將旦既　而曰元度才情故未易多有元度詢字也　冊府元龜後漢馬援閑于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聞者莫不屬耳）

原　合劍刃　吐玉屑（易吉人之辭寡若合劍刃不敢動也王澄與人書曰胡毋　輔之彥國吐言如玉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之領袖也）　不虛妄　極簡要（梁書　何遠字義方言不虛妄[illegible]得我一妄語則[illegible]衆共何之終莫能得　北史魏　[illegible]遷青州長史[illegible]辭文官大怒[illegible]由是沈廢積年後遇楊[illegible]于路[illegible]自[illegible]陳楊曰發語授官皆由聖旨非選）

（曾所悉公不勞見訢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與四岳豈得言不知楊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數日用爲霍州刺史）言言語語 穆穆皇皇（詩禮記言語之美） 大辯若
訥 巧言如流（六帖詩） 懷璧興咏 鑠金垂範 我求懿德 爾有嘉謀（詩書） 慎乃出話 增 無易由言（並詩）
噓枯吹生 懸河瀉水（類書後漢鄭泰曰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世說王衍曰吾觀郭象清語如懸河瀉水久而不竭） 冷若琴瑟 唾成珠璣（冊府元龜晉裴
遐以辨論爲業善敘名理詞氣清揚冷然若琴瑟世說王阮嘗曰聽王景文談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 唯敘寒暄 善言雅俗（山堂肆考晉王獻之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唯敘寒暄而已既出客問三賢優劣安曰少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安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以此知之又五代孫晟爲人口吃遇人不能言通寒暄而已坐定則議論
風生聽者忘倦袁豹善言雅俗每商確古今兼以誦咏聽者忘疲） 平子絕倒 王導忘疲（山堂肆考晉衛玠善通莊老王平子每聞玠言輒絕倒于坐前後三聞爲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
道平子絕倒世說王丞相導招祖約夜語至曉不眠明旦有客公頭鬢未理亦小倦客曰公昨似失眠導曰昨與士少語遂使人忘疲士少祖約字） 口中雌黃 醉後酬答（王衍山堂肆
考唐焦遂口吃對客不能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 戴良尚奇 叔寶入眞（山堂肆考戴良字叔鸞東漢逸民也才高倨傲議論尚奇曰我獨步天下誰與爲偶又衛叔寶善談老易自抱羸
疾簡于酬對時人歎曰衛君不言言必入眞） 奉揚仁風 善言元理（續晉陽秋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謝安祖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柄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
風慰彼黎庶謝朗） 敕疏取語 依方辯對（語林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冊府元龜袁紹大會賓客鄭康成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競設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 音辭整飾 文采葩流（世說道壹道人好整飾音辭從都下還東山經吳中
已而會雪下未甚寒諸道人問在道所經壹公曰風霜固所不論乃先集其慘澹郊邑正自飄瞥林岫便已皓然世說管輅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群士論難鋒起輅人人酬對言
皆有餘） 吐納風流 理致清遠（張緒山堂肆考晉太保王祥卒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言乎） 爲有爲無
忽來忽去（南史王份傳梁武帝嘗問羣臣朕爲有爲無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爲有體至理爲無稟苑齊高帝時魏人南侵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
以爲捷） 詞氣溫雅 心神融暢（潛確類書司馬彪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詞氣溫雅可玩而誦山堂肆考宋李常字公擇嘗曰余昔雪中過范堯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座予因衆人
論說民間利害公甚喜書室中無火坐久寒甚公命溫酒來與坐客各舉兩大白公曰說得通透後令人心神融暢） 不談糟粕 先嚼沈麝（又曰唐杜之松貞觀中爲河中刺史嘗請王無功講
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又曰唐寧王每與賓客議論先嚼沈麝方啓口發談香氣噴於席上） 不出一語 決以數言（又曰宋文潞公見石蒼舒所藏褚遂良聖
敎序墨跡愛玩不已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臨本爲眞蒼舒在坐不出一語以觽笑啓潞公曰令日方知蒼舒孤寒又宋曾魯公曰張安道論大事他人終日不決復不能盡公以數言決
之爍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 原 當喻以正義 豈移于浮辭 鄙小子之狂簡 竊先生之餘論 庶遵季布之諾 宜
附周任之言 苟不戒于三緘 則必違于千里（家語孔子入太廟有金人三緘其口）

言語四

【增】昌言（書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善言（已見上二）【原】安定（禮安定辭審言語也）輯矣（詩曰辭之輯矣輯穆也）君子文（禮文以君子之辭）桃李無言（下自

成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耳屬于垣（詩）易出難悔（禮記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鉗口結舌（顏眞卿疏天下之士方鉗口結

舌）君子約言　小人先言（俱禮記）文子吶吶（禮趙文子其言吶吶然不出諸口）【增】晤語（詩可與晤語）晤言（又可與晤言）【原】老吃

（管子曰吾長事不敢事長言不為言故行年六十如老吃耳）一言（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不可已（又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釋辭）

【增】食言（公羊傳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原】多言（家語孔子云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杜口（彙苑齊有辯士田巴于祖丘稷下一日伏千人有魯連子謂巴曰先生之言似梟者

惡人也巴乃終身杜口不復敢言）苦甘（戰國策商君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貌言華也至言實也）【增】臚言（漢雋風聽臚言于市謂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款言（又曰款言不聽款空

也）參語（又曰三人共言曰參語）屏語（又曰屏人而私語）揚語（漢霍光傳忽侍中揚語注揚謂宣唱之也）籍語（漢雋籍語謂籍其口不聽妄言）耳語（史記乃效兒女

呫囁耳語）口語（通鑑諸將口語藉藉）讜言（漢雋讜言正言也）誦言（又曰誦言公言也）索言（又曰侯自見索言之盡言也）謦欬（莊子夫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

喜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吐諾（初學記海岳尚可傾吐諾終不移）時議（杜詩時議歸前烈）談助（袁崧後漢書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為談助）

無誰語（漢雋言無相知之人誰可告語）未足為勞（蜀志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要言不煩（山堂

肆考何晏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易公明剖析元旨九事皆明鄧颺在坐言君謂善易而語不及易中辭義何也公明應聲曰夫善易者不論易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善元

言（冊府元龜殷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元言為風流談論者所宗）蟬聯（晉史王蘊為會稽內史時王恭來拜墓蘊子恭省之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聯不得歸）詞少

理暢（彙苑毬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泮薄冰秋風之掃枯葉也）更相嗤笑（又曰晉摯虞才學通博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

于世）辭義清元（山堂肆考南宋張鏡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論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坐聽之辭義清元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叫呼）言有頓挫（南齊劉繪

傳永明末張融音旨緩韻周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下坂走丸（山堂肆考唐張九齡每與賓客議論經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服其俊辯）粲

花論（又曰唐李白與人談皆成句讀如春花麗藻粲于齒牙之間時號粲花論）三妙（潛確類書沈文字子正善屬文好武事又辯于口時稱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喜談政事（山堂肆考

宋蘇頌曰歐陽公不言文字而喜談政事蔡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陳說古今（又曰張天錫詣京師聞王彌俊才美譽乃造焉既至見王風神清令言話如流陳說古今無不貫悉

天錫厭服）未嘗妄語（通鑑宋司馬光自少至老未嘗妄語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不可對人言耳）咢咢（國策趙良對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咢咢咢咢直言也）言

無紛飾（山堂肆考宋滕甫東陽人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紛飾洞見肺肝）

【原】詩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鼇欲持探遠古　又細言應令詩曰泛舟毛滴海

爲政蝸牛國逍遥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又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嘘八風而爲氣吹四海而揚波　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于焉止息髮杪可以翱翔蚊眥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又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廹不得伸杖千里之木鱠横海之鱗　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藹藹離朱不辨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又張纘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罝羅微物動落雲鵬　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　又沈約大言應令詩曰臨此大汎庭方知九垓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　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棰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原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坐王因唏曰操是太阿戮（一作剝）一世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一作頓）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劒耿介（一作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跂越九州無所容止　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爲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析飛糠以爲輿剖粃糟以爲舟憑蚋眥以顧盼附蟭蟟而遐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一作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一作夢）景滅昧昧遺形纖于毳末之微蔑陋于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爲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爲精王曰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爲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么蔑之子形難爲象晨登蟻埃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蝨飽于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蚋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析薜足以爲棹舫粒糠而爲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横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没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蟣蟻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魏陳暄應詔語賦曰覈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爲前樞機誠爲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木人于左邊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聊城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魯連纔吐數句酈子直御單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諠譁至于蘭臺

靜秘華燭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聲二三朋友數四才英既說前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盱衡當斯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增】【書】宋畢仲游與蘇軾書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皆言語也今知畏于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掌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官非諫官職非御史而好是非人危身觸諱以遊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

【原】【贊】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恥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世不敦義與並易言而匪忠退有其謫

【原】【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于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于物無施者也言之于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于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言不辨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原】【箴】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元風陶鼓率肓放志熙熙羣動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滋彰雷動風駭飛辨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強爾乃遊說縱橫騁技時王衍刃懷毒吐青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剪亡爰茲末俗扇風鼓揚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籩豆和樂且康

【原】【銘】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　晉孫楚反金人

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爲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跖爲濁夷柳爲清鮑肆爲臭蘭圃爲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于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謠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宮中皆飢時悅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殺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顚覆厥德可爲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說周廟于言爲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行一

原 樞機　枝葉（見上一行有枝葉 禮）　修行　踐言（翟方進內修行身踐言謂之善行 修）　通介有恒　功行累積（徐景山詳節）

行二

原 發邇見遠（易行發乎邇見乎遠）　三行（師氏教國子三行一孝行以親父母二友行尊賢良三順行事師長孝友而睦婣親）　百行（士有百行）　六行（三物六行）　行貳（詩士貳其行）　行過乎恭　行成于內（禮記）　行成而先（禮記）　儒行　素行　景行　增 爽行（冊府元龜鮑焦曰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爽行也上不已知而干之不止者是殺廉也）　操行（又後漢袁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黃巾賊起相約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閎避難皆得全免）　原 行潔（魏虞欽著書稱徐邈曰志高行潔）　增 高行（通鑑宋張舉字子厚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閉戶讀書四十年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　德行（又宋种師道爲尹焞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　八行（又宋大觀元年開八行取士科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知台州李謣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爲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我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

訥一（口吃并載）

增 冊府元龜曰漢李廣吶口少言　又曰後漢嚴翰善春秋鍾繇嘗數與翰辨論短長繇爲人機捷翰訥臨時屈無以應　又曰高彪家本單寒至彪有雅才而訥于言後至內黃令　又曰魏鄧艾少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作翰佐爲稻田守蘘草吏　又曰晉朱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郡將督見鄉里士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　又曰慕容納沈靜深邃外訥內敏　又曰南齊謝朓爲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啓讓不當不見許　又曰焦度爲後將軍嘗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有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于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　又曰後周樊深爲太學博士雖博贍訥于辭辨故不爲當時所稱

又曰盧柔性聰敏好學未弱冠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又曰隋祖君彥言辭訥澀有才學官至東平書佐　又曰牛弘煬帝時爲右光祿大夫帝嘗令宣敕弘至階下不能言退還拜謝云並忘之帝曰傳語小辨故非宰相任也愈稱其質直

訥二

原心辯　口吃（郭林宗謂劉鴻儒口訥心辯有圭璋之質　漢書揚雄口吃不能劇談）　艾艾　期期（鄧艾口吃嘗語稱艾艾事詳戲謔　漢書周昌期期不奉詔事詳諫白帖）**增**好經術　有才識（冊府元龜晉郭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言論詞賦爲中興之冠　又晉孫惠口訥好學有才識）　辭藻壯麗　言語澀難（又晉左思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　又隋盧楚范陽人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澀難）

訥三

原吉人辭寡（易）　言事未嘗出口（漢書周勃張相如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出口）　造次不能自達（吳漢字子顏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少言（世說魏明帝口吃少言而沈毅好斷）　好音樂（吳志魯恭王餘季年好音樂口吃難言）　善著書（司馬相如口吃而善于著書）**增**樸訥（冊府元龜魏崔琰少樸訥後至中尉）　木訥（又後周王雅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　不能劇談（西京雜記惠莊與朱雲論難口吃不能對指其胸曰口雖不能劇談而此中多有）　稜等登（王泉子唐世進士及第須謁宰相時盧肇首冠有故不至次乃丁稜稜口吃意本言稜等登科而稜頓之顏汗發鞠躬移時乃曰稜等登稜等登竟不能發其後語而罷翌日友人戲之曰聞君善等可得聞乎稜曰無之友人曰昨聞稜等登豈非等聲耶）　吃怒效己（後周鄭偉傳偉口吃嘗逐鹿於野失之過牧豎而問焉牧豎答之亦吃偉怒謂效己遂射殺之）　好讀書（宋孔覬傳覬少骨鯁有風力口吃好讀書）　艾氣（倦遊錄王汾口吃劉攽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類不見雄名惟聞艾氣以周昌韓非揚雄鄧艾皆吃也）　酧據精悉（南齊書崔慰祖口吃無華詞而酧據精悉）　議論詳辯（本傳李固居室相口吃接賓客頗蹇緩議論人主前乃更能詳辯）　談辯風生（南唐書孫晟口吃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風生聽者忘倦）

利口一（失言　誹謗附載）

增易曰尚口乃窮　詩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又曰莠言自口　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書曰無以利口亂厥官　又曰罔以辯言亂舊政　禮記曰口惠而實不至怨灾及其身　又曰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　子曰君子溺于口（言如溺水不能自治）　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左傳曰叔向言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又曰上漏其言下失其臣　又曰富辰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　又曰宮室崇侈謗讟並作　漢楊惲傳曰橫被口語　劉向傳曰巧言醜詆　鄒陽獄中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唐書音訓曰奇詆巧毀

之也誦訾明毀之也以言相毀曰訾

利口二

【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于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　史記曰騶衍之術迂大而宏辨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册府元龜曰宋王鎮惡討司馬休之既斬休之將朱襄因得軍抄掠及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彊辨有口機隨時酧應高祖乃釋　類林曰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又曰劉繪為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謁繪繪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子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　册府元龜曰南齊周顒字彥倫音辭辯麗出口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　又曰梁謝幾卿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元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辯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　又曰陳戚衮初仕梁簡文在東宮嘗置宴集元儒之士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諸人氣懾皆失次序衮時騁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　類林曰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又曰會稽孔珪家列植柳桐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荅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善之　又曰魏高祖子名恂愉悅懌崔光子名勖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利口三（失言　謗附）

【原】搖脣　緩頰（莊子搖脣鼓舌詳說）　躁人　辯士（易躁人之辭多避辯士之舌端）　費辭　騰說（禮記不費辭有言無實也易騰口說也）　喋喋　截截（漢書張釋之曰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截書曰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諞音辯）【增】讓讓　津津（彙苑注讓讓婉也忽忽[illegible]旨說于安也益部耆舊傳劉子政談論津津甘如飴蜜）　鴟張　嬋聯（諸史言語妄大如鴟梟之張大也鴟張大語見言語）　滑稽　詼諧（史記滑稽傳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東方朔枚皋不能持論好詼諧上以俳優畜之）【原】辭有枝葉　給奪慈仁（禮記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注虛華之言也子曰給奪慈仁奪亂也言給辯亂慈仁之德也又）　口費而煩　舌存自足（言煩數也張儀事詳舌）

美言不信　利口惟賢（老子信言不美　書）　不思若訥　徒務如流（大辯若訥　詩巧言如流）　裨竈多言豈不或中　嗇夫代對嚮應無窮（張釋之　詳喋喋注）　**增**失言爽言　漂說（漢馬爽言以矯情兮爽差也蒙范汗漂說浮也）　逸口　違言（書其發有逸口以言相違恨也息有違言）　墜言　替說（漢馬隊言墜猶失也又替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　**原**惟口起羞　俾躬是瘁（書　詩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俾躬是瘁）　多言數窮

罪

失辭獲戾　智伯失灌水之言　魏武有斷舌之戒（詳舌）　**原**誹謗　理謗　致罪（鍾繇為廷尉隱君父之沒臣子得為理謗漢書以語致）　**增**謗書　流言（史記甘茂曰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樂羊反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書）　飛語浮言（灌夫傳有飛語惡言聞上注飛語誹謗之語無根而至也　書胥動以浮言謗言也）　醜點　媒孽（醜點難嬰伏劍為易言被謗也司馬遷言李陵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原**毛玠下獄　孔融棄市（毛玠字孝先人有云見黥面妻沒入宮者玠曰天不雨蓋此也太祖聞怒收玠下獄廷尉鍾繇詰曰自古有孥戮黥墨下獄遂黜免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誹謗之言坐此棄市）　聲聞于外　言不由中（詩　左傳）　人胥效矣　我無是乎（詩）　彼有人焉　謀于長者　**增**張鈞草詔　廷珪作詩（通鑑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蕭肆摘其語以為訕謗金主殺鈞又宋茶陵縣丞王廷珪作詩送胡銓坐謗訕停官辰州編管）　**原**失自安之術　效滅族之計　惟君子乃能　非聖人之教　九歌導屈原之情　五噫寫梁鴻之恨　玉石失眞卞和泣矣　駑驥齊駕伯樂哀之　殺其管叔見賦于鴟鴞　閔于周公用明於狼跋（並白帖）

隱語

原麥麴鞠窮（左傳楚申叔展問還無社曰有麥麴乎有山鞠窮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于泥中）　黃絹幼婦（漢邯鄲淳為曹娥碑文蔡邕題其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解者曰黃絹色絲幼婦少女外孫女子虀臼受辛謂絕妙好辭也）　秦客廋辭（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擊之以杖折委笄注廋辭謂作隱語也）　舍人隱語（漢書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　庚癸（左傳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有山氏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注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糧故為隱語）　雞肋（曹操出教唯曰雞肋楊修曰公歸計決矣）　**增**筆來（通鑑宋施宜生閩人也仕金以翰林學士來賀正旦時金亮造舟調兵之事上不深信宜生聞書以首丘風宜生微問其所宜生顧其介不在旁乃密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筆扣之曰筆來筆來宜生歸為介所告金烹之）

謳謠一

增說文曰謳齊歌也　**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增**抱樸子曰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況墳索之宏博哉

謳謠二

【原】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其冠乎　左傳曰宋城華元爲植巡功城者謳歌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增】又曰宋皇國父爲太宰爲平公築臺妨于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不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原】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口可以出走彼婦人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增】漢書曰漢王既在南鄭諸將及士卒皆謳歌思東歸多道止還者（未至南鄭在道即止）　【原】史記曰曹參爲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弗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顜音較）　又曰衛子夫爲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增】漢書曰石顯與中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友黨諸附倚者多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充宗客邪印何累累綬何若若邪　又曰石顯失權數月丞相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五鹿充宗左遷元菟太守伊嘉爲雁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石無徒　【原】又曰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又曰馮立爲西河上郡在職公廉與兄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均　又曰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漢家貨泉當復也　東觀漢記曰張堪爲漁陽太守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詳太守）　又曰廉范爲蜀郡太守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絝（詳太守）　【增】又曰朱暉爲臨淮太守人爲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宋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原】又曰張霸爲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　【增】又曰王渙除河內溫令人爲作謠曰王稚子代未有平徭役百姓喜　陳留耆舊傳曰爰珍除六令吏人訟息教誨其子弟歌曰我有田疇爰父殖置我有子弟爰父教誨

又曰吳祐為恒農令勸善懲姦貪濁出境甘露降年穀豐童謠曰君不我憂人何以休不行署署焉知人處 原 謝承後漢書曰岑熈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荆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灾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在茲 增 又曰范丹字史雲為萊蕪長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又曰陳臨為蒼梧太守人歌曰蒼梧陳君恩廣大令死罪囚有後代德參古賢天報施 袁山松後漢書曰李膺風格秀整髙自標尚後進之士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因為七言謠曰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天下楷模李元禮天下好交荀伯條天下英秀王叔茂天下氷凌朱季陵天下忠貞魏少英天下稽古劉伯祖天下良輔杜周甫天下才英趙仲經 又曰桓帝時汝南太守宗資任用功曹范滂中人嫉之作七言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原 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又曰劉騊駼除樅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荆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增 續漢書曰賈琮為交州刺史百姓安土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原 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燮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謠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吳志曰周瑜少精意于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吳錄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會稽典錄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禁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增 晉書曰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 又曰杜預遣周旨伍巢等伏兵樂鄉城外孫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 又杜預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經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原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別駕時人歌曰海內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又曰裴秀年十餘歲時人謠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

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增又曰潘岳初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僕射山濤領選岳内非之密作謡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太始中爲賈充等謡曰裴賈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言亡魏而成晉也　劉恭叔異苑曰晉時長安謡曰秦州中血沒踠唯有涼州倚柱看及惠愍之間關内殲破浮血漂舟張軌擁一方恩威共著 原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曰此我高陽池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䍠舉鞭問葛強何如幷州兒 增又曰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百姓謡曰美哉明后雋哲惟嶷陶廣乾坤周孔是則我武播暢威振遐域　又曰鄧攸爲吳郡守刑政清明後稱疾去職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 原世說曰郗超王珣並以俊才爲桓大司馬所眷珣爲主簿超爲記室參軍超爲人多鬚珣形狀短小時人爲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文士傳曰東晳太康中大旱晳乃令邑人躬自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爲之歌曰東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東長生 增又曰應詹爲南平郡郡人歌之曰亂離既著殆爲灰朽僥倖之運賴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炭惠隆丘阜潤同江海恩猶父母 原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爲桓元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爲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溫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增崔鴻後趙錄曰張樓爲臨水長殘忍無惠人謡之曰陽平張樓頭如箱見人切齒劇虎狼 原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隴城健兒乃謡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　又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涼斬扇者時軍中爲之謡曰士爲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增又曰燕人麗世爲光祿勳奏案豪強苛尅人物咸懼疾之及卒門無弔客時人爲之謡曰麗家之巷車馬鱗鱗泥丸之日無弔賓弔賓不來何所因由性苛刻寡所親　崔鴻前秦錄曰苻洪母姜氏因寢產洪驚悸而寤先是隴右大霖雨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名之曰洪　又曰初苻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陽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謡

夢之故誅侍中魚遵　**原**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增**崔鴻崔氏家傳曰崔瑗爲汲令開渠澮興造稻田長老歌之曰上天降神明錫我慈仁父臨人布德澤恩惠施以序　常璩華陽國志曰吳資字元約爲巴郡太守屢獲豐年人歌之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恤時務我人以優饒　又曰閻憲字孟度爲綿竹令以禮讓爲本童謠曰閻君賦政明且昶蠲苛去碎以禮讓　**原**殷氏世傳曰殷褒爲榮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榮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增**商氏世傳曰商亮字子華舉孝廉到陽城遇兩虎爭一羊亮按劒直前斬羊虎乃各以其半去時人爲之謠曰石里之勇商子華暴虎見之藏爪牙　隋書曰韓擒虎平陳先是江東有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涘來時冬氣末去日春風始皆不知所謂擒虎本名豹平陳之際又乘青驄馬往返時節與謠相應至是方悟　唐書曰顏遊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撫恤境內禮讓大行邑人歌之曰廉州顏有道性行同莊老愛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璽書勞勉之　通鑑宋紀曰韓琦范仲淹在兵間久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謳謠三

原謠辭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停簷隅以逍遥兮盼太虛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又湛方生懷歸謠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凝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沍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思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盻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煩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跖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俱逍遥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一

原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于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歎也　毛詩序曰吟咏情性以風其上　**增**湘中記曰涉湘千里但聞漁父吟中流相和其聲綿邈也

吟二

原鹽鐵論曰曾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增**莊子曰黨然立于四墟之通倚槁梧而吟　又曰莊子謂惠子曰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依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西京雜記曰相如將聘茂陵人爲妾文君作白頭吟　**原**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咏書記　**增**阮籍樂論曰漢順帝上恭陵過樊濯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鳴使左右吟之其聲若是豈不佳乎此謂以悲爲樂也　蜀志曰諸葛亮早孤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于管樂　盛弘之荊州記曰新城郡溉水别有一溪其傍有白馬塞孟達登之歎曰金城千里遂爲上溉吟彼方人猶傳此聲韻悽激其哀思之音乎　**原**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列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牧豎數十人或有知歌謠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行及行路難之屬　**增**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充女見壽心甚悅之内懷存想發于吟咏　王粲登樓賦曰鍾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　唐書曰蔡允恭有風采善吟咏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　**原**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爲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增**明詩小傳曰陳鳳字羽伯嘗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小猿得詩擁膝自吟與猿聲相應

吟三

原後漢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彊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絶地理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翺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靉靆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一

【增】說文曰嘯吟也　又曰嘯蹙口出聲也　嘯旨曰嘯者其氣激于喉中而濁謂之言激于舌端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清萬靈授職故古之學道者重矣　又曰嘯有十五章有深溪虎高柳蟬空林鬼巫峽猿下鴻鵠古木鳶之類　【原】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增】又曰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又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原】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嘯二

【增】山海經曰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勝玉勝也）【原】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荅　魏畧曰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增】英雄記曰向栩好讀老子狀如學道又復似狂居嘗北坐被髮喜長嘯人客從就輙伏不視人有問栩不荅　晉阮籍傳曰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畧古今及棲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原】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惟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而不言　【增】晉中興書曰桓石秀風韻秀徹叔父沖嘗與石秀共獵徒甚盛觀者傾坐石秀未嘗瞻盻嘯詠而已　晉書曰謝奕桓溫辟爲安西司馬猶推布衣之好在溫座岸幘嘯詠無異常日溫曰我方外司馬　又曰王徽之在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往觀之逕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盡歡而去　又曰謝鯤鄰家高氏有女常往挑之女方織以梭投折鯤齒旣歸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　世說曰謝太傅與孫興公諸人泛海風起浪湧諸人色動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輟　又曰王子猷嘗寄人空宅便令種竹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又曰謝萬北征嘗以嘯咏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謂曰汝爲元帥宜數喚諸將慰勞之萬都無說直以如意指四座曰諸公皆是勁卒諸將甚怨之　【原】郭子曰劉道眞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㹠進之道眞食㹠不謝　【增】趙書曰石勒屯葛陂值天雨不息長史刁膺勸勒降晉勒愀然長嘯張賓勸勒還北勒攘袂鼓髯

曰賓計是也【原】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增】通鑑宋紀曰蘇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與高僧逸士吟嘯自適　元劉因傳曰因父述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　明詩小傳曰徐文長貌修偉白晳音朗然如唳鶴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嘯三

【增】倚柱　登臺（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爲不嫁之故而悲哉憂我君老太子少也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爲兵法人莫知其能）【原】阮公臺　成瑨坐（白帖阮嗣宗善嘯聲與琴諧陳留有阮公嘯臺　後漢書成瑨爲南陽太守委任公曹岑公孝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增】越王抱柱　王廙倚樓（吳越春秋越王念吳欲復之乃中夜抱柱而哭訖承之以嘯于是羣臣咸曰君王何愁心之甚也夫復讎誅敵非君王之憂自是臣下之急務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於石頭會遇廙至週日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嘯如笙竽　響動林谿（王子年拾遺記曰太始二年南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沓以爪徐徐刮之則嘯聲逾遠　孫登別傳曰孫登魏末處北山中以石室爲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苫蓋被髮端坐巖下鼓琴嗣宗自下趨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谿）靈源之餘音　姑石之遺響（神境記曰榮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靈寶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激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嘯四

【增】塵落瓦飛（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一曼聲長嘯輒塵落瓦飛）箕踞嘯歌（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于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霹靂聲（潛確類書曰戎增陳道士善長嘯作霹靂聲坐客驚悚）

嘯五

【原】詩　晉陸雲詩逍遙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又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

【原】賦　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于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元奧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音于丹脣激哀音于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于清角雜商羽于流徵飄遊雲于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于笙竽優潤和于琴瑟烈烈飈揚啾

狄響作奏胡馬之長嘶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咏而發散聲絡繹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又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以諧歡朗長嘯以啓路

〔原〕書晉桓元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咏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爲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元默爲之解頹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荅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淵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奧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邪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人部二十六（笑 寢 疾 泣 哭）

笑一

原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　又曰笑言啞啞　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又曰宴笑語兮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動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增**莊子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又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鄧析子曰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悅者顏不能不笑　淮南子曰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　論衡曰天怒則隆隆雷聲天喜應啞啞而笑郝不聞笑也　桓譚新語曰關東俚語人聞長安樂則向西而笑　正論曰搔癖之爲悅先笑而後愁　養生要訣曰人語笑欲令至少不欲令聲高若過語笑損肺腸精神不足

笑二

原呂氏春秋曰戎常寇關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悅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眞寇至擊鼓而諸侯不來遂爲戎所滅　**增**莊子曰齊桓公田于澤見鬼焉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臣聞澤有委蛇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輾然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于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　又曰河伯至北海望洋而歎曰吾長見笑于大方之家　列子曰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則亦有招之者臣竊笑之公悟其言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原**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　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增**又曰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始笑而言　又曰季子曰無爲天下戮笑　**原**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

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悅　**增**又曰楚子伐吳執齊慶封將殺之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禮記檀弓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　**原**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西望喟然歎泣數行曰寡人將去堂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摶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爲軍隊長三鼓宮女皆掩口而笑　瑣語云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侯與其嬖戲墜于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侯戲而傷問之于齊侯笑而曰然有之　**增**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齊有被甲而笑者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乃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說之則可無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我伐國失國是吾曠也還師而歸　又曰宋劉伯龍歷郡守貧窶慨然營什一之利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又曰宋愚父得燕石藏之以爲大寶周客見之俛首掩口胡盧而笑曰此燕石也　戰國策曰楚王遊于雲夢有狂兕觸車徑輪彎弓而射應發而殪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遊萬歲千秋之後誰與同此樂乎安陵君泣涕數行而進曰臣入則侍綸席出則陪萬乘萬歲千秋之後願得身滅黃泉先蓐螻蟻王大悅　史記曰有躄者盤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斬笑躄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　**原**又曰高祖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爲樂　**增**又曰公孫弘爲人談笑多聞　**原**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爲之語曰匡說詩解人頤　**增**東方朔別傳曰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朔曰南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摶髀而大笑也　東觀漢記曰光武微時與鄧

晨觀讖云劉秀當爲天子或言國師公劉秀當之光武曰安知非僕乎建武三年上徵晨還京師數燕見說故舊平生爲忻樂晨從容謂帝曰僕竟辦之帝大笑　又曰桓榮爲博士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眞儒生也　班固荅賓戲曰賓戲主人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原】蜀志曰馬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樸無造次辨論之才諸葛亮領益州牧周爲勸學從事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我尚不能忍況左右乎　【增】魏志曰賈詡字文和文帝爲五官將而臨淄侯植才名方盛有奪宗之議太祖有問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荅何也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　又曰毛皇后父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騃語輙自謂侯身時人以爲笑　王隱晉書曰杜預伐吴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荀勗别傳曰司徒缺帝問其人勗曰魏文用賈詡爲公孫權笑之　【原】世說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儀而雲詣華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纒鬚（一作以錦囊盛鬚）雲見大笑不能自已　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爲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荅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兒笑　【增】又曰王敦初尚主如厠見漆箱中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厠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盛水琉瓈椀盛澡豆王因倒著水中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笑　王氏彙苑曰王鳳遇官屬尤媟使奴蒙虎皮怖其參軍陸英俊幾死因大笑爲樂　語林曰弔王武子客正哭見孫子荆驢鳴變聲成笑　又曰董昭失勢久爲衛尉昭乃厚加意於侏儒正朝大會侏儒作董昭衛尉啼面敘太祖時事舉坐大笑明帝悵然不怡月中以爲司徒　【原】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引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鬬邪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　【增】崔鴻後趙錄曰桃豹少時以膽勇騎射稱嘗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萬戶侯位上將者非丈夫也時類笑之豹駡言爾鼠子輩安知君子豹變之志乎　南史曰宋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閤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馬驚跌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　蕭子顯

齊書曰張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内遷于密室中屏人學揖讓荅對空中俯仰如此竟日侍妾窺笑焉　後魏史曰宗室萇性剛毅未嘗笑孝文曰聞公一生不笑今當爲朕笑竟不能得帝曰五行之氣偏有所入如此　北史崔贍傳曰詔議三恪之禮崔贍別立一議魏收讀訖笑而不言贍曰何容讀國士議文直此冷笑　神異經曰東方有人不妄語恒笑倉卒見之如痴　搜神記曰孫綝殺徐光而無血後綝上蔣陵有大風盪綝車顧見光在于松樹上拊手笑之俄而綝誅　唐書曰李義府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偏忌陰賊忤意者輙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　唐史記曰鄭綮同平章事省吏走其家上謁綮笑曰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吏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　又曰宦者魚朝恩會百官釋菜執易升坐講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元載銜之　五代史曰莊宗入汴末帝惶恐不知所爲鄭珏曰臣有一策願得傳國璽馳入唐軍以緩其行而待救兵之至末帝曰顧卿之行能了事否珏俛首徐思曰但恐不易了于是左右皆大笑　黃又仲交廣記曰合浦尹牙爲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問其故曰父爲太尉所殺牙乃辭至洛爲太尉養馬三年斷其頭而還　宋紀曰龎蒙有笑疾雖在上前不自禁　又曰張戩與臺官王韶論新法不便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又曰鄧綰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他笑罵好官還我爲之　元史列傳曰張翥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于文已化矣他日翰林學士沙剌班示以所爲文請易置數字苦思不就沙剌班曰先生于文豈猶未化邪何思之苦也翥因相視大笑蓋翥平日善謔諧出談吐語輙令人失笑一座盡傾入其室藹然春風中也　明泳化類編曰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諸司傳以爲笑　明詩小傳曰袁景休讀經史喜爲歌詩劉子威以海内文章自負景休每向人摘紕謬者以爲姍笑子威大怒訴于郡尉攝而笞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文章邪景休仰而對曰民寧受笞數十不能改口沓舌妄詆劉侍御也尉笑而遣之　又曰嚴嵩當國時江西士紳以生辰致賀嵩長身聳立諸公俯躬謁高新鄭旁睨而笑嵩問其故新鄭曰偶思韓昌黎鬬雞詩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失笑耳京師市語謂江西人爲雞

相與鬨堂而散

笑三

【原】晏晏 嘻嘻（詩言笑晏晏 易婦子嘻嘻終吝） 至矧 解頤（禮父母有疾笑不至矧 矧齒本也 匡說詩） 【增】不和 莫逆（莊子強親者雖笑不和 又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 絕倒 哄堂（世說衛玠談道阿平絕倒 倒大笑也 御史分紀監察御史每公堂會食皆絕笑言若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而三院皆笑謂之哄堂則不罰） 歡哈 嗢噱（文粹笑言入口何歡哈 彙苑嗢噱笑聲） 軒渠 揶揄（薊子訓傳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注軒渠小兒笑 世說曰羅友在桓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許而不用後同府有得郡者溫爲席送別友至獨後問之答曰昨奉敎旨首旦出門于中路逢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民始怖終慙不覺淹緩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揶揄拍手笑） 絕纓 噴飯（史記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 東坡遺文與可竹詩與可大笑噴飯滿案） 【原】頭沒杯案 影見水中（曹瞞別傳太祖與人譚論戲弄盡無隱諱及歡悅大笑至于頭沒杯案中餚膳霑污巾幘也 世說陸雲著衰絰上船見水中影因大笑落水救之免死）

笑四

【原】爰笑爰語 載笑載言（並詩） 冁然而咍 溺人必笑（傳） 胡盧（孔叢子子思薦李音于衛君君胡盧大笑） 嚬笑（史記韓昭侯曰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 【增】解顏（列子事老商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 局局（莊蔣閭葂蔿季徹于魯君季徹局局然笑蔣閭葂覷覷然驚） 嫣然（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含睇宜笑（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衆兆所咍（曰行不羣以巔越兮又衆兆之所咍 咍笑也） 目笑（史記平原君與毛遂偕入楚十九人相與目笑之） 盡氣（東觀漢記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捃拾投間輒誦書元卿謂榮曰卿但盡氣耳當安復施用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盡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墜驢（本傳陳摶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定矣） 笑比河清（潛確類書包拯字孝肅天性嚴肅未嘗以辭色悅人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笑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　又曰龍吏垂手笑官何問之愚　又曰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　又曰美人一笑千黃金　杜甫詩曰回頭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

【原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于高宇結宗盟于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胷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頻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攜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沈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

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賊傾倚巨我彫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寢一

原東首　北堂（禮　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古詩安寢北堂上）　有衣　無伏（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禮記寢無伏伏覆也）　增警枕　彈丸（宋元通鑑吳越王錢鏐自少在軍中夜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又鏐或寢方酣外有白事者令侍女振紙即寤時彈銅丸于樓牆之外以警直更者）　原目烱烱　腹便便（白帖目烱烱而不寐　後漢邊韶字孝先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曰邊孝先腹便便嬾讀書但欲眠詳讀書）　夜以安身　早而假寐（傳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　增睡于牀下　入眠帳中（漢書陳咸字子康父萬年常病召咸敎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敎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入王丞相帳中眠）　眠不可近　悟便得姦（世說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此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人莫敢近者　益部耆舊傳何元爲成都令常眠睡其覺寤便得姦詐咸畏元之發摘或以爲有術得知之無敢復欺者）　文侯聽樂　孝宗讀疏（漢書禮樂志魏文侯最爲好音謂子夏曰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衞之音予不知倦焉　通鑑宋孝宗時朱熹投匭進封事言大本急務疏入夜下七刻帝已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寢二

原明發不寐（詩）　尚寐無覺（詩憂而欲寐也）　乃安斯寢（詩）　夙興夜寐（詩）　乃寢乃興（詩）　增熟寢經宿（後梁紀岐王李茂貞治軍甚寬待士卒簡易有告部將符昭反者岐王直詣其家悉去左右熟寢經宿而還由是衆心悅服）　夜寢屢遷（通鑑宋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

疾一

增釋名曰疾病也客氣中人急疾也病並也與正氣並在膚體中也　周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　毛詩曰疢如疾首　周禮曰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嗽上氣疾　又曰寒暑不時則疾　曲禮曰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　春秋公羊傳曰御繁不立惡疾也　國語曰譬之如疾余懼易焉　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管子曰凡國都皆有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偏枯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　尹子曰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　又曰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　魏子曰待扁鵲乃治病終身不愈也用道術則無所不治也　淮南子曰土地各以數生人是故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生子多有此疾）　韓詩外傳曰人

主之病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　呂氏春秋曰身盡府種（府腹病種首疾）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　唐書曰太宗謂侍臣曰治國與養病無異也病人覺愈彌須將護若有觸犯必至殞命治國亦然天下稍安尤須兢愼若便縱逸必至喪敗　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路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爲疾也

疾二

增莊子曰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太公金匱曰丁侯不朝武王乃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疾大劇四夷聞之皆懼各以其職來貢　六韜曰欲伐大國行且有期王寢疾十日不行太公負之而起曰行已有期君不發天下聞之國亡身死胡不勉之王允言如有病者　左傳曰晉侯夢大厲公覺召桑田巫曰不食新矣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病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毁不以爲辱得而弗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又曰秦人逢氏胡有子少而慧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又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其子不曉終謁三醫而季梁之疾自瘳　吳氏春秋曰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視疾謂太子曰王疾可已雖然必殺摯非怒王則不可治怒而摯必死太子請之文摯往而不至三齊王已怒文摯至不解屨登牀王重怒叱而起病乃已生烹文摯　莊子曰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　又曰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　晉確類書曰子胥曰子聞河上之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　趙曄吳越春秋曰越王出石室召范蠡謂之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孤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澤甚厚恐疾之無瘳也唯先生卜焉范蠡曰今日日辰陰陽上下和親王不死明矣到己巳當有瘳也　墨子曰墨子病洗鼻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福善禍惡今先生聖人也何故病墨子曰

病者多方有得之勞苦有得之寒暑今有百門而閉其一賊何處不入哉　春秋後語曰越醫扁鵲過齊桓侯客待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腠理皮膚也）　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欲以不病爲功後五日復見曰君疾在血脉後五日復見曰病在腸胃後五日見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曰疾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桓侯遂卒　戰國策曰扁鵲見秦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之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也除之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秦政如此則一舉而亡國矣　韓子曰秦昭王有疾百姓買牛而家爲王禱　原史記曰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否軫對曰王聞越人莊舄乎王曰弗聞軫曰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疾爲越聲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極矣亦思越不或對曰凡人思故在其疾也彼思越即越聲不思越卽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　增又曰晉侯多疾即導引不食穀　西京雜記曰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光明人有疾病在內掩心照之則知病之所在　漢武故事曰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命爲禱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得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疾必死可無救也去病竟薨　原漢書曰司馬相如疾甚上曰可往悉取其書使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言封禪事所司奏焉天子異之　增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葛洪神仙傳曰茅君居于茅山人有疾病往請福常煮雞子十枚以內帳中須臾茅君皆一一擲雞子還之歸破之皆無復黃者病人當愈若中有土者不愈以爲常候雞子如故無開處也　說苑曰丙吉有陰德于孝宣帝微時及即位將封之會吉病甚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病果愈　又曰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病困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又曰朱雲年七十餘終于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斂棺周于身土周于椁　皇甫謐高士傳曰安丘望之病弟子公沙都來看之舉立于庭樹下安丘曉然有瘥開目見雙赤李著枯枝都仰首承李安丘

食之所苦盡除　【原】風俗通曰予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懸有赤弩照于杯中其形如蛇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蛇入腹後郴使宣于故處設酒杯中復有蛇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意遂解甚怡懌　【增】又曰皇甫謐因病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忿叩刃欲自殺叔母諫而止　【原】桓譚新論曰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卒夜來余令吏勿鬭乃相問而去　三輔決錄曰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敕兄子可立一圓石于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　【增】何顒別傳曰張仲景過山陽王仲宣謂曰君體有病後年三十當眉落仲宣時年十七以其言遠不治後至三十疾果落眉　魏志曰太傅鍾繇有膝疾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虎賁舉上殿就坐後三公疾常以爲故事　語林曰王仲祖病劉眞長爲稱藥荀令則爲量水　晉書曰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　世說曰衞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衞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曰因也衞思因經日不得遂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衞病小差樂歎曰此兒胷中當必無膏肓病　又曰衞玠從豫章下都人久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不堪勞遂發病死　晉孔坦傳曰坦疾篤庾氷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老夫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氷深謝焉　陶徵士誄曰年在中身疢維痁疾（痁瘧疾也）　宋書曰羊欣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數十卷　又曰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　裴子野宋畧曰殷景仁入居西州疾篤上爲之累息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　南史曰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正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　又曰褚澄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爲胗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蒜一升煑服之始一服乃吐一物如升涎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　北史曰魏李諧爲人短小六指因癭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言李諧善用三短　又曰周裴俠嘗遇疾沈頓士友

憂之忽聞五鼓便即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邪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也　又曰齊蘭陵王長恭有戰功帝忌之人謂長恭勿預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冦擾恐復爲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　唐書曰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無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輙應唯至一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前澄因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又曰張文仲武后時至尚藥奉御特進蘇良嗣方朝疾作仆廷中文仲診曰憂憤而成若脇痛者殆未可救頃告脇痛又曰及心則殆俄心痛而死　又曰武后集諸言方者與文仲共著書詔王方慶監之文仲曰風狀百二十四氣狀八十治不以時則死及之惟頭風與上氣足氣藥可常御病風之人春秋末月可使洞利乃不困劇自餘須發則治以時消息乃著四時輕重術凡二十八種上之　又曰郭弘霸爲侍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羣僚省候弘霸獨後入請視便液即染指嘗驗疾輕重賀曰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又曰杜審言疾甚宋之問等省候答曰甚爲造化小兒所苦然吾在久壓公等今死固當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酉陽雜俎曰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名善醫引視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疾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後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又曰張萬福自始至終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又曰吳湊爲福建觀察使與宰相竇參有憾參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由是不直參　六帖曰韓弘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官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卧令子姪傳言邪弘懼挾扶以出　又曰元和四年李巽疾革郎官省候巽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　五代史曰唐王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久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節度　通鑑宋紀曰曹彬至金陵敗江南軍于城下一日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願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即稱愈　又曰王旦疾甚引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子出拜旦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爲大

臣者十餘人　又曰呂夷簡感風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　又曰周敦頤爲虞部郎中俄得疾聞水齧其母墓遂乞知南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紱邪遂謝事　又曰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　又司馬光卒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召醫李積于兗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　又曰陳瓘卒于楚州劉安世嘗因瓘病使人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瓘曰天下代不乏人但時不用耳君亦何必拳拳于吾也　又曰宋虞允文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　通鑑元史天澤至眞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　又曰元廉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嵩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爲屛除不然日就沈痾不可藥矣　元列傳曰紐的該嘗臥病謂其所知曰太平眞宰相才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于位此可歎也朝官至門候疾者皆謝遣之　又曰余闕守安慶號令嚴信與下同甘苦嘗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　又曰汪德臣徼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　又曰敬儼爲中書平章政事以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勅書不廢　又曰賀勝以足疾請老不許曰卿臥護足矣賜小車出入禁闥　又曰耶律希亮雖疾病不廢書史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所著詩文　又曰歐陽元乞致仕不允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延春閣下實異數也　又曰王薦福寧人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已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

疾三（疾疫附）

原六極　二豎（尚書六極二曰疾　左傳晉侯病夢二豎子）　徹縣　易簀（禮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之下　檀弓曾子舉扶而易簀反席未安而沒）

嗌被　去琴（文粹樂顯之病恐母闕不敢呻吟嗌被至破　詳前）　氣淫　神祟（左傳天有六氣淫則生六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末四支也）

（又曰晉侯有疾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敢問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消渴　瘨眩（史記司馬相如常患消渴揚雄曰臣有瘨眩之疾）積憂　喪志（積憂成病左傳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革矣　霍然（禮記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革音亟七發霍然病已）割癭　康痁（魏略賈逵爭公事發憤生癭欲割之太祖惜之曰十人割九人死逵猶割竟愈文粹趙羅戳無勇康之吏請之御對曰痁作而伏注康東也）有加　不瘳（傳寢疾有加無瘳書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痾瘵　疕瘍（又痾瘵乃身注痾痛也瘵病也周禮疕瘍皆瘡也）沈痾　美疹（沈痾多眷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美疹也）遘癘　病忘（書遘癘虐疾列子宋陽里華子中常病忘）偽疾　佯狂（吳公子光偽足疾入于窟室又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于其父嵩祖患之偽敗面口偏叔父見云中惡風告嵩嵩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于叔父故見罔爾自後叔父所告嵩不復信彙苑韋元成讓爵于兄佯為病狂）

增綿惙　康寧（夢得代裴相讓官表一旦被病遂至綿惙書五福三曰康寧無疾病也）伏枕　病牀（彙苑職當憂戚伏衾枕况乃遲暮加頻促杜身欲奮飛病在于牀）剪鬚　灼艾（唐書李勣有病醫者曰以鬚燒灰可治太宗自為剪鬚和藥宋史晉王有病太祖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灼以分其痛）顛眴　憔悴（揚雄曰臣常有顛眴疾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摯虞賦）

原露其體　瞀厥身（左傳子產云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瞀厥身注病也）中膏肓　除心腹（左傳晉侯病膏之上肓之下藥不至焉又楚昭王曰除心腹之疾而寘之股肱何益）牀下蟻聲　杯中蛇影（晉書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如牛鬬聲樂廣為河南尹有親客久不來廣問之對曰前在座飲酒見杯中有蛇影意惡之而有疾于時壁上有角弓畫作蛇廣意是弓影乃告所以仍令坐舊處與飲杯中乃是弓影遂豁然而愈）日臻彌留　大漸惟幾（顧命曰病日臻既彌留彌久也疾大漸惟幾注幾危也）盤散行汲　展轉伏枕（上見笑二）精神越渫　筋骨挺解（七發曰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又曰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濯手足惰窳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如臨不測之淵　似執將枯之木　汲黯之卧淮南　劉禎之居漳濱（並文粹）

原疾疫大札移人　盛癘不去（周禮大札則令邦國移人注大札疾疫也移人避灾也太平御覽庾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袞獨不去父母強之不可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號不輟十餘旬疫勢消歇家人乃返毘疾差袞亦無疾）

增山人苦疫　親故罹灾（盛弘之荊州記治安郡有鳥焉其形似鶴白尾常以三月自蒼梧而度羣飛不可勝數山人見其來多苦疫氣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疾四　疾疫附

原勿藥有喜（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兄弟相瘉（詩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微尰（又既微且尰注肝瘍為微腫足為尰）罔詔（書言人疾不詔救）三疾（戶令諸一目盲兩耳聾手無二指足無大拇指禿瘡無髮久漏下重大癭腫之類皆為殘疾癡瘂侏儒腰折一肢廢如此之類皆為廢疾癲狂兩肢廢兩目盲如此之類皆為篤疾）三問（禮鄉疾君問之無算大夫三問之士一問之）內熱（左傳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寬疾（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五曰寬疾有疾者寬養之）晝居于內（禮記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非人不養（又曰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徭役也）不問所欲（又曰問疾不能遺不問其所欲）四時皆有（周禮四時皆有癘疾）重膇（傳荀瓛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遘于是有沈溺重膇之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图书馆
藏书

（疾）未及死（左傳張侯謂郤克曰病未及死吾子忍之）河魚疾（又曰河魚腹疾奈何）血氣未動（又曰令尹薳子馮以疾辭宮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王使醫視之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夢黃熊（又曰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厲鬼乎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未祀乎韓宣子乃祀夏郊晉侯有間熊音奴來反）觀鈞天（說苑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扁鵲曰血脈治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而寤寤曰我之帝所觀樂主君病三日必間及寤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賜鵲田四萬畝）廟不得入（穀梁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于宗廟）舐痔（莊子謂宋人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子豈能療其痔邪）荀偃癉疽（生瘍于頭目出著瘞病也）智囊宿瘤（文粹智囊宿瘤並癭也）頭不受櫛（唐崔珏與友人云某苦病日食糜不幸升頭曉曉不受櫛者數月矣）玉體不安（七發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曰聞太子玉體不安）滯疾（又雖有淹病滯疾猶伸傴起躄發瞽披聾況直眇小煩懣酲醲病酒之徒哉）霜露疾（史公孫弘上疏乞骸骨上曰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患不已）讀檄愈頭風（魏太祖讀陳琳檄曰愈我頭風）呼桓愈瘧疾（史桓豁子石虔爲人勇壯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

增　讀詩愈瘧（詩話有病瘧者子美語詩可以療之病者云何曰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瘧猶是也杜曰更誦吾詩云子章髑髏血糢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其人誦之果愈也）髮蓬面黧（劉禹錫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黧如而忘乎垢）思愈（夢得詩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羸頓（柳宗元與退之書昔與退之期爲史志甚壯今因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爲也）越人殺牲（柳宗元集越人信祥而易殺傲化而偭人越人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飾死事曰神不置我亦已矣因大食藥而死）嬰疹疾（韓文況自嬰疹疾寧保軀不貲）病居心腹（武平一書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遂居心腹者候遠而難治）過生患（柳公綽太醫箴飲食資身過則生患）生疾（李珏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謂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生疾矣）設條教（高士廉傳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士廉爲設條教）疾疹（張華上理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觀圖愈疾（言行錄宋太虛云予得疾高符仲攜輞川圖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果然）

原　疾疫　天有災癘　人有大疫（月令）多瘧寒　國多風欬（並六帖）疾疫方起　人殃于疫（並白帖）

疾五

原　詩　梁簡文帝卧疾詩曰沈痾類弩影積弊似河魚詎逢龍子浴空歎楚王葅　又喜疾瘳詩曰朝窓猶掩扇宿幔未懸鈎逍遥臨四注兼持散九愁雖同衛子憊聊喜孽生瘳災星夜出境鳴禽晚去樓蠲邪無貫服袄氣息梁牛隅藂蔭翠篠映水含朱榴丹經蘊玉笥元水出長州結友尋方岳採藥訪圓丘神隨七星變貌逐五雲留飛鴻若可駕輕轡必易抽　又劉孝威和簡文帝卧疾詩曰玉躬耗寒暑羣望崇圭璧仁祀盛黃縑禮壇優紺席憊均楚疾愈俄同宋年益豈勞誦賦臣寧用觀濤客　又朱超道歲晚沈痾詩曰風將夜共静空與月俱明燭滴龍猶伏爐開鳳欲驚葉飛林失影氷合澗無聲太息興牀念寧敢離衣行唯畏殘藤盡不聞桴鼓鳴

增　唐韓愈譴瘧鬼行曰乘秋作寒熱翁嫗所駡譏求食嘔泄間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薰灌無停機炙師施

艾炷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　陸龜蒙酬皮襲美病中見寄詩曰逢花逢月便相招忽卧雲航隅野橋春恨與誰同酩酊元言何處問逍遥題詩石上空廻筆拾蕙汀邊獨倚橈早晚却還巖下電（襲美時有眼疾）共尋芳徑結煙條　李煜病中感懷詩曰憔悴年來甚蕭條益自傷風威侵病骨雨氣咽愁腸夜鼎惟煎藥朝髭半染霜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　李建勳病中書懷詩曰落葉滿山州閒眠病未瘳窓陰連竹枕藥氣染茶甌路匪人遮去官須自覔休焉宜更羸老扶杖作公侯　李中病中作詩曰閒齋病未起心緒復悠悠開篋羣書蠹聽蟬滿樹秋詩魔還漸動藥債未能酬為憶前山色扶持上小樓　又秋夕病中詩曰卧病當秋夕悠悠枕上情不堪抛月色無計避蟲聲煎藥惟憂澀停燈又怕明曉臨清鑑裏應有白髭生　崔道融病起詩曰病起春已晚曳笻傷綠苔強攀庭樹枝唤作花未開　又曰病起繞庭除春泥粘屐齒如從萬里來骨肉滿面喜　宋錢惟演屬疾詩曰積日勞無補彌天疾未瘳馬卿非避事盛憲自多憂目眩花生果心驚蟻鬬牛鹵冰那浣熱洛笛更生愁拂枕窓風度穿簾隙日流唾壺從已缺博齒亦慵投發篋尋桐籙支頤動越謳平生江海志夕夢繞滄洲　劉筠問人疾詩曰撫枕悽然掩北軒漢庭誰問馬文園風簷鳴嘯廚煙絶月樹烏驚藥杵喧戲習五禽成妙術學虧一簣阻微言不因九奏清塵起天路應迷簡子魂　又病詩曰暫困秦王痔無疑廣客虵職居唐內相宅辟魯東家行藥虹梁度披襟蕙徑斜香凝虛白室露泫紫薇花冰飲何嘗熱瓊餐益自加熊經仙有術龜息壽無涯珍簟裁湘竹輕巾覆越紗逍遥成雅咏屬和有容巴　范祖禹多疾詩曰多病心牢落經秋鬢颯然風乾桐葉地雨冷菊花天舊隱荒江漢新居俯瀾瀍西都長夢想何日賦歸田　張耒卧病呈子由詩曰風葉鳴窓已復朝喚回歸夢故山遥酒壺暗淡浮塵集藥鼎青熒敗葉燒閉戶獨依寒蟋蟀移牀更就兩芭蕉病深欲請安心術長日如年未易消　唐庚瘧疾示友人詩曰體中初微温來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頂背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着額如鑱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契約伏枕兩晦朔枵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腰病起如飢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瘧而我自僑居了不蒙瀾暑況子又持養何至亦倒著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托請作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陳與義眼疾詩曰天公嗔我眼常白故置昏昏阿堵中不怪參軍騎瞎馬但妨中散送

飛鴻著籬令惡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老從來爲佛種會知邪律證圓通　范成大病中夜坐詩曰村巷秋春遠禪房夕磬深飢蚊嘗遶鬢暗鼠忽鳴琴薄薄寒相中稜稜瘦不禁時成洛下咏却似越人吟　陸游病中詩曰風雨暗江天幽窓起復眠忍窮安晚境留病壓灾年客助修琴料僧分買藥錢餘生均逆旅未死且陶然　又病中戲咏詩曰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足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鬢梔黃染病顔癡牛卧斜日羸馬噍枯菅貧糜兒孫學慈生僕妾頑贖衣時已迫貸米歲方艱齋鉢僧嘲薄盤飱客笑慳從今謝還往惟有掩柴關　趙師秀病起詩曰身如瘦鶴已伶俜一卧兼旬更有零朝客偶知親送藥野僧相保寄持經力微尚覺衣裳重才退難徵筆墨靈惟有愛花心未已遍分黃菊插空瓶　翁卷暮春病歸詩曰朝朝風景添吾病亦開簾洗藥花前罷傳方壁上黏力微還省語身老更看鬚昨日林僧至茶杯始一拈　徐經孫病中有感詩曰習懶多成病旬餘久覆杯帳中聞燕語瓶裏看花開醫已肱三折愁來腸九廻何時得疎散屐齒印蒼苔　文天祥病中詩曰驟雨知何處一溪秋水生苦吟肩鶴瘦多病耳蟬鳴隱几惟便睡挑書正倦行山深明月夜丐我半窓青　熊鉌病中詩曰鏡裏初疑看不眞衰顔只恐是他人醫言斷酒方除病毋戒觀書亦損神卧久不知黃葉落起來添出白髭新自梳頭髮斜陽下手脫隨風半禿塵　元薩都剌病中夜坐詩曰江樹花開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家人怪擣藥聲高鄰舍聞惟有工程餐白术亦無心事對紅裙消愁且喜西樓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黃滔聞子賤卧疾詩曰吾子乃多病何人共解顔水聲和藥臼春色閉松關　郭奎開歲卧病詩曰多病文園渴未消自從人日遇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第幾橋　丁鶴年病衰詩曰病骨秋增痛衰容日減華臉霞憐竹葉鬢雪妬菱花往事嗟何及歸程望轉賖少年歌舞地此日屬誰家　明藍仁病起詩曰帶緩肌如削巾欹髮半垂故人憐病起稚子笑行遲卻酒憂成醉收書老更痴滿岡梧竹盡尚想鳳棲時　許繼病中詩曰風雪年將盡山林客未還消磨塵世事留得病身閒　王紱病中雨夜詩曰不眠孤燭在風雨送淒涼病骨秋加瘦羈愁夜倂長自應強飲食誰復問衣裳蟋蟀如相念時來啼近牀　李東陽病中言懷詩曰三年病後強趨朝又擁重門卧寂寥夢繞千山心不定枕欹雙臂力全消籠燈月暗疑無影圍雪風稀未滿條睡起忽然忘握髮不勝雲鬢晚飄蕭　沈周病中夜懷詩曰病與憂相倂如何老不成少年

猶昨日往事訝前生月共軒窗淨秋將枕席清瘦何消覽鏡洗面手還驚　又秋夜卧病詩曰兩滿疎燈風滿堂呻吟聊復對蛩螿老人衣服秋偏早多病衾裯夜轉長客有遺書因習卦家無儲藥且看方辟除苦望登高節可奈茱萸未拆房　祝允明卧病詩曰鞅掌思將適野情偶緣風火便相嬰懸知智鄙同爲瘧且喜閑忙總不行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長生醫經士典都餘策一卷南華萬物平　何景明病後詩曰病後頻經節序過不將風景怨蹉跎秋來門巷依楓橘歲晚衣裳戀芰荷洛下閑吟辭宦早茂陵消渴著書多鳳凰池上三年客腰裏空鳴白玉珂

【增】賦晉摯虞疾愈賦曰余體氣不和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並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貌康康而轉損校朔夕其未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憊而狼狽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養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于妙門乃歸奇于涉壓惟茲藥之攸造實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爲劑服以四獻爲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仄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梁裴子野卧疾賦曰旅關禁以永久廹衰老而殷憂無筋力以爲禮聊卧疾以來休是時凍兩灑塵涼陰滿室風索索而傍起雲霏霏而四塞爾乃高歌莫和旨酒時傾洗然尚想何慮何營

【增】表梁簡文帝在州羸疾自解表曰昔違紫複曾不弱冠今髮青蒲逝將已立願歸之謁不遠宸矜民請之書違降天允屬上黨之雄山西宣將五校失道八尉驕貪一箭而解重圍更成戎阻九戰而絕甬道翻就喪師雖王郭不追朱買難嗣實以褰襜明目日夜屬精地雜黠羌民多獷俗人非公孝欲使任類汝南勲異伯宗必須榮踰戊巳州牧良才實屬多士無令菲薄徒積妨賢　【增】宋呂誨有疾乞致仕表曰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妄投藥劑寖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跌盤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

【增】疏晉皇甫謐因病上疏曰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諸節度辛苦荼毒於今七年隆冬裸袒食氷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支酸重於今困劣

【增】書魏劉楨與曹植書曰使君始垂哀憐意眷日崇譬之疾病乃使炎農分藥岐伯下鍼疾雖未除就沒無恨何者以其天醫至神而榮魄自盡也　【原】梁簡文帝荅湘東王書曰暮春美景風雲韶麗蘭葉堪把沂川可浴

弟郤南寡訟時輟甘棠之陰冀州爲法暫止褰襜之務唐景薦大言之賦安汰述連環之辯盡遊玩之美致足樂乎吾春初卧疾極成委弊雖西山白鹿懼不能愈子預赤丸尚憂未振高卧六安每思扁鵲之問靜然四屋念絶脩都之香皇上慈被率土甘露聿宣鳴銀鼓于寶坊轉金輪于香地法雷警夢慧日暉朝道俗輻湊遠近畢集獨以疾障致隔聞道豈止揚僕有關外之傷周南起留滯之恨　【增】梁沈約與徐勉書曰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祇事外觀旁覽尚似全人而形骸骨力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黽勉解衣一卧支體不復相關取煖則煩加寒必利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原序】梁陶弘景肘後百一方序曰夫生民之所爲大患莫急乎疾疹疾疹而弗治猶救火不以水也今輦掖左右師藥易尋郊郭之外已自難值況窮村迥陌遥山絶浦其間夭枉焉可深言方術之書卷帙徒繁拯濟蓋寡就欲披覽回惑多端抱朴此製實爲深益然尚有闕漏未盡其善輒採集補闕凡一百一首葛氏序云可以施於貧家野居然亦不止如此今縉紳君子若常處閒佚乃可師藥有方脫從祿外邑將命遠途或祇直禁闈晨宵閉隔或羈束戎陣城壘嚴阻忽驚急倉卒唯拱手相看孰若便探之枕笥則可庸豎成醫故備論節度使曉然無滯

【增文】呂子達鬱篇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苗惡之生也精氣鬱也

【增論】孫思邈曰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聲音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之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灾

楊泉物理論曰凡病可治也人不可治也體羸性弱不堪藥石或剛暴狷急喜怒不節或情欲放縱貪淫嗜食此皆良醫不能加功焉夫君子病也猶可爲也必使無病也不可爲矣蓋謂節其飲食量其多少也　又

曰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元氣勝穀氣其人瘦而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少則病不生矣　曹植論疫氣曰建安二十二年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爲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也

泣一

原說文曰泣無聲出涕也　詩曰泣涕如雨　又曰佇立以泣　增又曰子高曰泣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示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原說苑曰聖人之于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令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泣二

原說苑曰禹出見罪人問而泣之左右問其故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吾爲君百姓皆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史記曰箕子過故殷墟咸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殷民皆流涕（詳麥）　左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　又曰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而樂樂而哀皆喪心也何以能久　增又曰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原國語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其父死也吾蔑與比而事君也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禮記曰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又曰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　增又曰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荅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　原新序曰周舍事趙簡

子居無幾何周舍死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
自周舍死吾未嘗聞吾罪也吾國幾亡乎是以垂泣　呂氏春秋曰吳起治西門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武侯
使人召之吳起至于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下　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
人悲乎周曰夫千秋萬歲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以塹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
曰夫以孟嘗君貴尊乃若是乎于是孟嘗君潸然涕泣曰令文立若破國亡邑之人（詳琴）　論衡曰昔周人有仕
不遇年老白首泣涕于途者或問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　又曰蘇秦張儀學縱
横之術于鬼谷先生先生曰能說我泣則能分天皇之地秦說鬼谷先生先生泣霑襟　史記曰荆軻與高漸
離飲于燕市酒酣漸離共荆軻相和而歌于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　又曰漢高欲自擊陳豨蒯成
侯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　漢書曰高祖破黥布軍還過沛置酒
沛宮上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詳懷舊）　史記曰戚姬愛幸生趙王如意常從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如意爲太子
　楚漢春秋曰呂后欲爲惠帝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東陽侯垂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
已是傷生也臣竊哀之太后乃止　史記曰竇皇后兄長君弟曰廣國年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畧賣之長安聞
竇后新立廣國上書自陳后召見具言其故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伏地泣　增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
乘袁盎伏車前曰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于是上遣
談下談泣下車　又曰李陵與蘇武別置酒起舞歌曰萬里兮度沙漠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
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與武訣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
語笑如平常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又曰來歙蓋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歙未死馳
告蓋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　增又曰章帝東巡狩祀泰山還
幸東平王宮涕泣霑襟　漢書陳留老父傳曰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
草而言升曰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
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

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原】汝南先賢傳曰蔡順母畏雷後母卒每有雷震順輙圍冢泣曰順在此

邴原傳曰原年五六歲過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傷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學故惻然涕零也師哀原而爲之泣曰欲之可學不須費也　吳錄曰孟宗爲驃騎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旣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　晉陽秋曰司馬文王對劉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以對會王復問禪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眼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增】晉書羊祜卒南州人罷市哭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

【原】襄陽耆舊傳曰羊公與鄒潤甫登峴山垂泣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登此遠望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不可得知念此令人悲傷【增】隋書曰李穆從太祖擊齊師于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免旣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又曰李崇初以父賢勳封廻樂縣侯時年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賓怪而問之對曰無勳于國而幼少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于孝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　通鑑宋紀曰仁宗暴疾文彥博因請帝建儲帝許之會疾瘳而止范鎮奮然曰天下事尚有大于此者乎即上疏凡見帝面陳者三因泣下帝亦泣謂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又曰元祐四年呂公著卒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旣亡呂司空復逝痛憫久之　又曰太皇太后寢疾召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紹聖中以呂惠卿知大名府監察御史常安民言惠卿賦性深險今將過闕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望留京帝納之及惠卿至京請對見帝果言先帝事而泣帝正色不荅計卒不施而去　又曰蔡京自書奸黨碑頒于郡縣令其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又曰高宗詔韓世忠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進屯揚州　元列傳曰陳韶孫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痛見者皆爲之泣下　又曰劉琦生二歲母劉氏陷于兵稍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

人皆有母我獨無輙歔欷泣下　又曰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母沒慟哭頓絕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初喪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泣三

【原】成珠　垂玉（鮫人泣而成珠甄后面白淚雙垂如玉筯）　斑竹　沾袍（湘妃涕泣以淚揮竹竹盡斑仲尼感獲麟反袂拭面泣下沾袍）　沱若　啜其（易出涕沱若詩啜其泣矣）　潸焉　泫然（又眷言顧之潸焉出涕禮記孔子既得合葬于防雨甚門人後至孔子問焉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潺湲　嗚咽（楚辭橫流涕之潺湲史袁安忠直每念王室嗚咽流涕）　新亭淚　咸陽歌（世說過江諸人每出新亭藉草飲宴周侯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丞相愀然作色曰何至作楚囚對泣耶又云後魏咸陽王窮極驕奢姬妾數十猶遠有簡聘以恣其情後以叛誅宮人爲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悞金牀玉几不能眠夜踏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流傳江表北人在南者雖至富貴絃歌奏之莫不灑泣）　悲來填膺　淚下承睫　情因外作　悲自中來（並白帖）

泣四

【原】泣涕（詩泣涕漣漣）　涕泗（又涕泗滂沱）　既隕（又涕既隕之）　涕洟（禮垂涕洟）　泣血（詩鼠思泣血）　無洵（國語文伯之母戒諸婦無洵淚）　泣岐（莊楊朱泣岐路以其可東可西可南可北）　泣玉（韓子卞和既刖抱玉而泣）　別蜀（蜀宗預聘吳孫權泣別贈珠曰孤老矣恐不復相見）

泣五

【增】賦梁江淹泣賦曰秋日之光流子以傷露離披而殺草風清冷而繞堂憲尺折而寸斷魂一逝而九傷欷潺湲兮沫袖泣嗚咽兮染裳若夫齊景牛山荆公燕市孟嘗聞琴馬遷廢史少卿悼躬夷甫傷子皆泣緒如絲詎能仰視

哭一

【增】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鼻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猶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哭二

【增】說苑曰晉文公入國至于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也十有九年矣今將返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對曰籩豆茵席所資者也而棄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

勞苦者也而皆後之不勝其哀是以哭也　左傳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其股而哭之　又曰秦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我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　又曰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韓子曰子產晨出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執而問焉則手殺其夫者異日御問夫子何以知之曰凡人之于其所親愛也始疾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奸也　史記曰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又曰孔子聞子產死爲泣曰古之遺愛也　禮記曰伯高死于衛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于野則已疏于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又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　檀弓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又曰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說苑曰孔子晨立堂前聞哭者聲音甚悲孔子援琴鼓之其音同也孔子出顏回曰今者有哭其音甚悲非獨哭死哭生離也孔子使人問之曰今者父死家貧賣子以葬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臨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之趨行哭至伏尸號曰令天降禍齊國不加寡人加于夫子社稷危矣百姓誰告　列子曰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不哭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　賈誼新書曰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　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而死其妻乃就夫尸于城下哭之七日而城崩妻遂投淄水而死　史記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道拔劒斬蛇後人來蛇所有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殺吾子吾子白帝子也今赤帝子斬之故哭　漢書曰何並爲頴川太守代陵陽嚴詡官屬祖道詡據地哭曰吾哀頴川士民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並至果大殺戮　又曰王莽末兵起莽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國有大灾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撫心大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爲設飧粥甚悲哀　華嶠後漢書曰趙壹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乃自強通陟卧未起壹徑入上堂臨之曰竊伏西州抱高風舊

矣乃今方遇而便忽然奈何命也因舉聲哭堂下大驚陟延與語大奇之　吳志曰孫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　魏志曰蘇則及臨淄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憤悲哭（詳類）　晉書曰阮籍居喪骨立幾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哭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爲禮籍既不哭君何哭楷曰阮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　又曰王敦起郭璞爲記室參軍是時潁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郭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郭難作　又曰衛玠卒謝鯤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也　又曰顧愷之桓溫引爲大司馬參軍甚見親昵溫薨後愷之拜溫墓賦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或問之曰卿重桓公乃爾哭狀其可見乎答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晉安帝紀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晉中興書曰征北大將軍褚裒遣督護王堪迎流民軍次岱陂爲石遵所破死傷過半裒還京聞哭聲甚衆問何哭之多左右曰岱陂之役也裒恥恨發疾而薨　晉書曰魏舒子混清慧有才行先舒卒朝野咸爲舒悲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語林曰王武子葬孫子荊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常好驢鳴今爲君作驢鳴既作聲似眞賓客大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乎　車頻秦書曰苻登率萬人直到姚萇營下同聲向哭哀號動地萇心惡之與其衆議亦哭相應　陳書曰張昭有至性及父卒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　隋書曰陳主卒周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唐書曰鄭人唐衢嘗客遊太原遇屬軍宴衢得預會酒酣言事抗音而哭一席不樂爲之罷會故世稱唐衢善哭　通鑑宋紀曰范仲淹選監司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又曰山陰知縣陳舜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　又曰蘇軾常鎖宿禁中召見便殿太后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歎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太后與帝亦泣左右皆感涕（詳翰林院）　又曰司馬光之卒也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弔程頤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蘇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

制此禮也二人遂成嫌隙　又曰司馬光卒京師人爲之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如陝葬送者如哭其私親　又曰元邪律楚材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色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邪　又曰家鉉翁在元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　元李黼傳曰李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　王薦傳曰薦母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于鄉不得行至深奥嶺值大雪避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哭三

原二道　三舉（禮記縣子曰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　管子曰鮑叔既獲管仲而哭之三舉哀其將死而得之注舉聲也）　秦庭　東市（傳申包胥立于秦庭而哭不絕聲七日秦伯乃出師救楚　晉書鍾會辟向雄會死葬之帝責曰王經死爾哭于東市我不問今復云云對曰法立于上教行于下何賢枯骨于中野）　號咷　哀慟（易旅人先笑後號咷注號咷哭也　晉王珣與謝安有隙聞安薨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于法護遂哭之甚哀慟法護珣小字）　窮途　委巷（魏氏春秋阮籍率意獨往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　檀弓云小功不爲位而哭者是委巷之禮）　何常　有次（又云曾申問于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哭泣者有其次注次位也）　交手　枕股（禮親始死交手哭　傳衛殺甯喜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股而哭之）　爲位　易繼（子思哭嫂爲位　子家子不見叔孫易繼而哭注云繼哭會也子家子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也）　不盡　有節（家語衛司徒敬子死夫子弔之主人不哀夫子哭不盡而退　禮記哭踊有節）　非所　於斯（又曰孔子惡野哭者非其所而哭曰野哭　又曰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歌于斯哭于斯）

增覆醢　酹屍（又曰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唐書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拔趙郡自祿山反常山爲戰場死人蔽野光弼酹其屍而哭之）　戴盆　扶杖（東觀漢記逢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攜家屬于遼東乃首戴盆盎哭于市言曰新乎遂潛藏　崔鴻前燕錄高商爲范陽太守聞兄開戰沒悲哭嘔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　刻木　撫琴（魏志太祖擊黃巾鮑信闘死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琴書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置琴于虛座吳郡張翰哭之痛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而歎曰顧彥先復能賞此不因又慟哭不弔喪主而去）　哽咽　闌干（王隱晉書愍懷太子爲賈后所害詔立臧爲太孫趙王行太傅趙王與太孫俱之東宮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宮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泣焉　談藪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闌干耳）　急淚　曼聲（沈約宋書上令醫術人羊志哭寵姬殷氏志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荅我爾日哭亡妾耳　列子韓娥東之齊過逆旅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哭）　擁鎌　捨佩（韓詩外傳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于道傍孔子避車而與之言　說苑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佩婦人捨珠珥夫婦巷哭之三月不聞竽瑟）

原舊館脫驂　窮途反轍　思從中來　禮自外作　哀感罔極　哭踊有儀　恩既異于親疏　聲亦殊于往反（並白帖）

哭四

增 嚮師而哭（左傳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 莅事而哭（又昭公二十一年七月日蝕大夫叔輒莅事而哭昭子曰叔輒將死矣非哭所也八月叔輒卒）

原 哀音（禮記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注三曲一聲三曲也偯聲從容也） 序哭（周禮注以次序而哭之） 行哭（又曰銜枚者禁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哭有悲歌（又曰司巫邦有大災歌哭以請注哭有歌聲者冀悲以動鬼神） 出涕（檀弓孔子脫驂以賻舊館人之喪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子曰予向者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失聲（又文伯卒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 重憂（又孔子過泰山側聞婦人哭于墓者而哀使子路問曰子之哭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 盡哀（禮盡哀而止） 晝哭（禮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孔子曰知禮） 哭于頭下（漢書彭越傳欒布為梁大夫使齊未反越夷三族布回奏事畢於越頭下哭之吏捕以聞上怒布曰云云恐人人自危乃釋布為都尉） 撫尸（後漢京兆人脂習與孔融親善每戒融剛直及融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哭曰文舉捨我死吾何用生為曹操大怒收習將殺之後赦出魏文帝以習有欒布義加大中大夫）

增 哭世（謝承後漢書許慶字子伯家貧為郡督郵嘗與友人談論漢無統嗣幸臣專勢世俗衰薄賢者放退慨然據地悲哭時稱許子伯哭世） 撫膺（沈約宋書劉懷慎字德願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氏葬畢至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 哭麻（唐書韋昭度知政事與李谿並命時宰相崔昭緯崙政惡李谿降制之日令知制誥劉崇哭麻以沮之） 哀切（又曰鄭人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別發聲一號音調哀切聞者莫不悽然泣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八

人部二十七　聖　賢

聖一

原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調暢萬物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增神異經曰聖一名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通書曰性焉安焉之謂聖　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　原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增又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原又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增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原又曰睿作聖　增又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又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詩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　又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原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物之情性穆穆純純莫之能循是則可謂聖人矣　增禮記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　原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化無方也　增左傳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原尚書大傳曰天無烈風霪雨中國有聖人　增又曰聖人在位其君子不誦無用之言其工不作無用之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　漢書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韓安國傳曰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禽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元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員異則　韓康伯傳曰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　宋周敦頤傳曰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　遼禮志曰變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　耶律孟簡傳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

今適以滋姦倖非聖人致治之本　元許謙傳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以學聖人之事明紀胡居仁曰聖人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　原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　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增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不議　原又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曰智似深淵明如日月謂之聖　增商子曰聖人之制民也如高下制水如燥濕制火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而生　愼子曰天有明而不憂人之暗地有財而不憂人之貧聖人有德而不憂人之危　原文子曰聖人同生死愚人亦同生死聖人之同生死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生死不知利害也　又曰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孫卿子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增鶡冠子曰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　韓非子曰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荀子曰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　石匏子曰聖人清目而不視靜耳而不聽閉口而不言棄心而不慮貴身而志賤故尊勢不能動樂道而安貧故厚利不能傾容身而處適情而游一氣浩然純白於衷故形不養而性自全心不勞而道自至也　原淮南子曰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　又曰古者聖人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嬴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增揚子法言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也苛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廓也　又曰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荀悅申鑒曰學聖不至聖可以盡性　五行論曰聖人盡衆妙體至當故不求有所示而物自親之　原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食之寒者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純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增文中子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　李翱復性書曰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鹿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裨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長養裨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裨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裨

之　宋程明道遺書曰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湖之量江湖之量固大矣然有涯涘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聖人者天地之量也　又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於其間有功用而已　通書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人　又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詞而已者陋矣　五峰胡氏曰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者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　明劉基曰聖人之於仁義道德猶小人之於貨財金玉也小人之於貨財金玉無時而盡聖人之於仁義道德亦無時而足　又曰王者之祥有三聖人爲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爲下

聖二

增史記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又曰顓頊高陽氏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　又曰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

原列子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蛇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人之德　增唐李德裕傳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員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　原淮南子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　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增史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漢賈捐之曰堯舜聖之盛　禹入聖域而不優　楊龜山曰古之聖人宜莫如舜舜之側微固無異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　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

桂而弗顧　原韓詩外傳曰辟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訟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增晉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　元許衡傳曰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猶戒之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後世宜何如也　鹿門子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爲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爲鰥民二十以孝聞烏在乎修哉后稷之戲必以蓺殖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烏在乎修也蓋修而至者顏子也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修而至者也　書曰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史記曰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爲相　淮南子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　續博物志曰武王伐紂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太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周公曰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武王曰吾新君也容曰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以是知之　原毛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　增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晉劉頌傳曰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　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比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故重譯而來朝周公辭曰吾子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　左傳孟僖子曰臧孫紇有言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　史記曰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歿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可謂至聖矣　魏志文帝曰仲尼負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及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作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　彙苑齊景公問子貢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夫子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

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至聖孰能用之　孔叢子懸子問子思曰子之先君見子產則兄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未喻其人之孰先也子思曰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康子曰子產死鄭大夫舍玦珮婦女捨珠瑱巷哭三月琴瑟不作夫子之死吾未之聞魯人之若是也子游曰夫浸水所及也則生所不及則死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也　房千里知道篇曰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爲已辱哉姬旦亦聖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　遼史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子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祀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太子春秋釋奠　元武宗本紀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世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之其果爲聖人也　明唐順之曰文學政事言語亦得與德行分科而皆不失爲聖人之一體至於門人之辨之勇之藝聖人亦自讓以爲賢於我也且曰自吾得某也而惡聲不入於耳自吾得某也而門人加親是聖人與人之周也　宋程頤傳曰胡瑗問顏子所好何學頤答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頤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不止也

聖三

【原】受圖　加筭（尚書考靈曜四千五百六十歲精反初握命一起河圖聖受思鄭康成注曰聖謂堯也天握命人當起者河乃出圖帝堯受而思之以受曆數也　河圖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十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　參天　配地（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　禮記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燭遠　照微（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　顏延之論檢聖人者靈照燭微理絕功外）　兼應　兩忘（祖台之道論大道以至虛曠遠聖人以忘懷兼應　劉瓛論聖人身鎮乾坤故有無而忘）　不相　無名（史記唐舉相蔡澤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　莊子聖人無名）　神化　天行（文子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能以神化者也　莊子聖人之生也天行）　致用　成能（易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又聖人成能）　【增】管道　【原】應樞（[illegible]揚子聖人者道之管也　殷康論易昔伏羲始畫八卦觀象以應樞）　【增】同欲　達節（左傳聖人與衆同欲　又聖達節）　倍傑　希天（見上聖一　性理賢希聖聖希天）　若鏡　如水（淮南子聖人若鏡　性理五峯胡氏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　造物　發機（沈約安陸昭王碑惟聖造物注利萬物也　淮南子聖人將養其神和柔其氣平夷其形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

淳燿 襲明（人物志九徵篇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燿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老子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鍵萬物 兼兆人（鬼谷子內揵篇聖人立事以先知而鍵萬物也觀物內篇有一人之人十人之人百人之人千人之人萬人之人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窟 夫子甕（唐李石續博物志虞號之間有傳說隱室在傳巖俗名之爲聖人窟後漢鍾離意別傳意爲會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修孔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此何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莫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因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名問伯果服焉）

原 幽贊神明 彌綸天地（上詳參天註揚雄五經鈎沈聖人彌綸天地之體窮究有生之微）隨時舉事 以德分人（文子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 下詳聖一 莊子）

增 宗帝祖皇 父天母地（觀物內篇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祖三皇宗五帝也淮南子精神訓聖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陶鑄堯舜 伯仲伊呂（莊子逍遙遊篇陶鑄堯舜杜詩伯仲之間見伊呂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齊太公世家西伯將出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包含萬象 橫廓六合（拾遺記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曰伏羲淮南子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海不揚波 河無流沫（韓詩外傳詳聖二拾遺記虞舜在位大頻國民來朝曰唐堯時三河俱溢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世水色俱溢無有流沫）八神授簡 五老降庭（拾遺記禹鑿龍門至一空巖見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人子是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一玉簡授禹又孔子生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時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騰跨百辟 鎔鈞六經（李邕宣聖廟碑騰跨百辟孤絕一人雲門子原道爲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有子避座 鄭公遶床（史記有若傳孔子沒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他日弟子進問曰孔子言商瞿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孔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史韓范仲淹傳富鄭公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傳復遶床數日范六丈眞聖人也）欽明溫恭 中正仁義（性理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太極圖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不將不迎 知終知始（淮南子聖人若鏡不將不迎 下詳聖一 鶡冠子）天地同施 日月代照（唐李觀謁廟文夫子之道之德與天地同施與日月合明唐常仲孺文宣王碑辭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贊文其時日月代照）五星聚井 三苗貫桑（漢書高帝元年五星聚於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性理朱子曰孟氏歿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聚奎開文明之運 下詳聖二 韓詩外傳）夢見周公 不贊伊尹（上見論語唐禮樂志聖人不法恆文不贊伊尹）簡素爲貴 福慶用昌（唐姚珽傳聖賢以簡素爲貴唐裴漼傳古之聖賢知乎是臻福慶用昌成天地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文中子王道篇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東道西道 前知後知（桓譚新論張子侯曰揚子雲西道孔子也吾子應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是魯孔子亦齊楚聖人也王充論衡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師蜂師蟻 鑄金鑄人（關尹子三極篇聖人師蜂立君臣師戰蟻置兵揚子學行篇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乎曰吾聞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言必及有 含之以虛（世說王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言必及有關尹子三極篇聖人之治天下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合之以虛）心同止水 眼如望羊（性理朱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孔子世家孔子學琴於師襄有間曰有所穆然深）

（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出類超羣　左提右挈（性理朱子述旨贊曰鳳氣既融乃生聖人聰明睿知出類超羣）
（又塞其兩間者無非此理聖人左提右挈原始要終欲人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以誠爲本　能化而齊（通書誠者聖人之本　又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
（子亞聖）稱其改過　不畏多難（唐陸贄傳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　唐崔羣史贊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爲巢爲杖　同德同波（陸賈輔政篇堯）
（以仁義爲巢舜以禹稷契爲杖　莊子外篇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斧藻羣言　糠粃六籍（劉勰原道篇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詩緝頌斧藻羣言）
（初學記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議論奉倩獨好言道嘗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聖人之糠粃也）華殿松生　陸池露滴（符子顧足篇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而松生）
（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焉而雲生於牖　拾遺記炎帝聖德所感陸池丹藻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類情通德　執中含和（周易繫辭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類萬物之情　天中記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行四海）一心太極　萬世爲土（性理北溪陳氏曰聖人一心渾涵太極太之爲言甚也　邵子觀物內篇諸侯以四境爲）
（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仁育義正　地平天成（性理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書大禹謨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言如鐘鐘　行則
車車（關尹子三極篇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消息兩儀　經營三代（李邕宣聖廟碑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
瑰意琦行　玉振金聲（楚辭宋玉曰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　下見孟子）冀州異氣　魯國一人（拾遺記秦始皇時有宛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始皇與之語及）
（天地初開之時曰臣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慶都生堯　觀物外篇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絲紛碁布　璧合珠聯（關尹子三極篇聖人道雖絲紛事則碁布　性理北溪陳氏曰）
（人之氣稟不同只是陰陽五行之氣運來運去自有個眞元之會如曆法算到本數湊合所謂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聖人便是稟得這個眞元之會來）超軒跨皡　謝舜揖堯（唐顏思古）
（聖德頌超軒跨皡周軼漢　唐文粹楊權詩由暘先生所謂爲聖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卷之不盈抔　廓然見四海（黃石子聖人存之以應事業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抔）
（法言問道篇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閉然不見牆之裏）易詩書春秋　溫良恭儉讓（邵子觀物內篇聖人之四府者易詩書春秋之謂也　下詳論語）饋
樂釣由余　刻像求傳說（後漢儒林謝該傳該去官孔融薦之曰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刻像而求傳說豈不煩哉　史記戎王聞繆公賢使由余觀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
（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乃以女樂遺戎王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　下詳上聖二）引琴解匡圍　觀樂歎韶舞（琴操子畏於匡引琴而歌匡人乃知孔子聖人也乃）
（解而去　左傳季札觀韶舞曰聖人之弘也）青鸐棲於川岳　朱草蔓乎街衢（拾遺記世語曰青鸐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藪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
（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鸐音狄　又炎帝教民耒耜百穀滋阜聖德所感朱草蔓衍乎街衢）操壺杓以就飲　執柘杵而上視（上詳上聖二　青藜子微色篇齊桓公與管仲謀伐）
（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以問管仲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歎曰嘻日之役者有執柘杵而上視者意其是邪）

聖四

衢尊（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四君子（鄧析子轉辭篇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

感而後應（莊子聖人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言而後行（管子聖人擇可言而後行）增耳視目聽（亢倉子全道篇陳大夫語魯叔孫婼曰敝邑亦有聖人曰聖人爲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日讀百篇（抱朴子勗學篇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發矢握矢（關尹子一宇篇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席卷羣才（唐李邕宣聖碑銘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廣學天開（唐李邕宣聖碑銘大名震耀廣學天開）不卷道而背時（七命文聖人不卷道而背時）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人身長一丈腹圍九尺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名曰聖）

聖五

增詩宋朱子感興詩曰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褻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原頌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克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唐顏思古聖德頌曰天下文明日月貞觀百神受職三靈叶贊太階既平光華照爛超軒跨皞騰周軼漢萬壽無疆永延遐算

增碑唐張謂虞帝廟碑曰受昭華之玉允洽神人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於此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鱉衆孚咸若無爲而治其舜也歟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曰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載旌旗於北面五仙神器衍潢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鐘鼎冠承家之禮商丘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遥馳於汶上禮樂由是委輸人儀所以來蘇排禍亂而構乾元掃荒屯而樹眞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嶽瀆降非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虎踞龍蹲集風雲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八柱衢霄羣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不問太陽亭午收爝火於丹衢滄浪浮天控涓涔於翠渚西周捧袂仙宮留紫氣之書東海摳衣郯子敘青雲之秩接輿非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降迹也若乃參神揆訓錄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都絆乘黃於下邑湛無爲之迹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而羣方取則雖復寬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八佾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洎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

正卯用能使四方知罪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受於危亡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歎於衰周厄宋圍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洙泗之間探賾唐虞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敘教降赤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若乃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重元纂羣微於太素聖人之贊易也若乃靈襟不測睿視無涯石砮昭集隼之庭土缶驗羵羊之井稽山南望識骼首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萍於夢渚麟圖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脫屣人間奠楹興夕夢之哭負杖起晨歌之迹撓虹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摧日觀於魯丘我將安仰明均兩曜不能遷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九五而長驅成而弗居撫雲霓而高視聖人之應化也自四教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時派於齊韓淹中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同歸萬匹馳驅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緣簧金石長懸闕里之堂荊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遵揚十聖光被六虛秉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名布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者也

【增】論宋蘇軾論曰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

【增】雜文晉王嘉拾遺記曰炎帝始教民耒耜躬勤畎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池丹蕖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爲豢龍之圃朱草蔓衍乎街衢卿雲蔚藹於叢藪案丹丘以祀朝日飾瑤堦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灑液是謂霞漿服

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璘之玉號曰夜明以闇投水浮而不滅當此之時漸革庖犧之樸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鏝之銅以爲器峻鏝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縢也　唐太宗金鏡篇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况於凡人者乎　韓愈原道曰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

賢一

增風俗通曰賢堅也堅中廉外也　說文曰賢多才也　通書曰復焉執焉之謂賢　易曰不家食吉養賢也　又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原**書曰野無遺賢　**增**又曰任賢勿貳　又曰佑賢輔德　**原**又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增**禮記曰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　家語曰哀公問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施天下而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原**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賢人隱　**增**易參同契曰天道無適莫常與賢者　毛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　**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增**大戴禮曰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　**原**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爲精（李固表作神）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李固表作鍊神）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增**史記平原君謂毛遂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　漢書劉向傳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晉書華譚傳曰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　元史許衡傳曰夫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其於人國重固如此也　管子曰賢

之所以能成其賢者以其賢而事不肖也　文子曰山有野獸林木爲之不斬野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人折衝千里　莊子曰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原**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呂氏春秋曰賢者遺人以仁　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　**增**任子曰夫賢人者至德以爲巳心行道以爲巳任處則不求私名仕則不求私寵不爲其身不阿其君積禮義於朝播仁風於民使天下之人翼翼焉向戴其君之尊欣欣焉歌舞其君之德　**原**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說苑曰夫絕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　**增**班固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爲壇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　委宛子曰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　**原**周書陰符曰凡治國有三常一曰君以舉賢爲常二曰官以任賢爲常三曰仕以敬賢爲常夫然雖百代可知也　物理論曰賢人爲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增**通書曰必有恥則可教聞道則可賢　西銘曰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皇極内篇曰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

賢二

增漢鼂錯曰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自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首大禹得咎繇而爲三王祖齊桓得筦子而爲五霸長　**原**韓詩外傳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子一以爲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從身始人何足恃　**增**通書曰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抱朴子曰桓文漢高鼓拏賢以爲六翮託豪傑以爲舟檝　**原**呂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哉　**增**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汲黯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在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

原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立不勝衣言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也　增說苑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謂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士不中間（謂介紹也）而見女無媒而嫁非君子之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弗見也　雙峰饒氏曰顏孟之均爲大賢也而一可學一難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即之孟子如泰山巖巖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質有異之故也　家語曰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以治道孔子歎曰昔者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人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小也　孔叢子曰魯人有公儀潛者厲節行道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之一子思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若飢渴待賢雖蔬食飲水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人之意則公儀子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　越絕書曰子胥正而信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　史記孟子列傳曰天下方務於合縱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程子曰孟子儘可爲孔子事業只是不及聖人譬如剪綵爲花花則似矣特無化工耳　後漢李固傳曰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秦使懼然遂爲寢兵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並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闚兵於西河斯蓋積賢人之符也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使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食倉廩子西在此奉圭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獵治亂之餘風昭奚恤在此惟大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原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增漢

書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　傳喜傳曰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令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重輕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也　三國志諸葛亮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　唐書元德秀傳曰明皇在東都酺五鳳樓下令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輦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瓌譎光麗德秀為魯山令惟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蔿于于蔿于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　山堂肆考曰宋眞宗景德元年密採羣臣有聞望者得二十四人召對崇政殿置於臺省館閣比唐修文館學士號為二十四賢邊肅鞠仲謀郝太冲朱協李元馬京何亮衞太素陳昭度崔端趙湘姜嶼滕涉曹廣周絳謝濤髙謹微張若谷陳越皇甫選陸元李奉天崔遵度其一人則失之矣　宋史邵雍傳曰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果齋李氏曰自夫子設教洙泗以博文約禮授學者顔子子思孟子相與共守之未嘗失墜其後正學失傳士各以意為學寥寥千載而後周程張子出焉歷時未久浸失其眞朱子出而後合伊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全體其亦可謂盛矣

元竇默傳曰默為人樂易平居未嘗評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　明宋濂傳略曰太祖嘗舉濂於朝曰朕聞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誚一人之短始終無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

賢三

【原】順德　樂道（周禮以賢制爵則民順德　六議習事見上賢二）積禮　富義（任嘏道德論大賢人者積禮義於朝措仁風於野　呂氏春秋文侯曰干木賢人也干木富於義）

避世　絕俗（論語賢者避世　徐整豫章列士傳議郎舒令施陽字季儒宜春人也為人沉重謐靜清白絕俗生平常以禮讓先人後己為行因稱為賢者）受賞　守節（漢書進賢受上賞）

（左傳賢守節）【增】希顏　樂孔（性理朱子曰南軒張公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揚子紆紫懷金之樂不若顏子之樂顏子之樂也內紆紫懷金之樂也外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壁立　鳳翔（性理上蔡謝氏曰孟子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又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序位　報君（漢書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下詔曰古者任賢而序位孔叢子子思曰報君者惟達賢耳）德星　仁風（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賢人聚後漢禰衡顏子碑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原】主神明　安社稷（家語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徐幹中論大賢之為行也是非不與俗辨曲直故得其志則邦國以和社稷以安兆人受其福羣生賴其祚）【增】敵七國　有三常（唐李邕傳邕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昔吳楚反時得劇孟則不憂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　周書陰符治國有三常詳賢一）【原】克勤克儉　知微知章（尚書帝曰來禹克勤於邦克儉於家弗自滿假惟汝賢贊虞顏子贊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增】關西孔子　江左𡰥吾（後漢楊震傳震明經博覽無不窮究諸儒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晉溫嶠傳晉渡江之後制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欣然曰江左自有𡰥吾復何慮也）不臣不友　一臞一肥（呂子齊有北郭騷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而又說之兩者淮南子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山中四皓　斗南一人（史記留侯世家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曰上有不能致者四人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誠令太子來以為客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揚雄解嘲四皓采榮於南山　唐狄仁傑傳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往必不獲　望之可知（後漢逢萌傳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守使捕之吏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　性理朱子曰堯夫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自家意思　他人丘陵（性理程子曰茂叔窗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論語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鄉見叔度　帝思子陵（典略荀季和見袁閎曰鄉國有顏子寧知之乎閎曰卿見吾叔度耶　後漢書嚴光字子陵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經戶披帷　升堂入室（世說袁司徒經傳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論語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小者最勝　門人益親（世說補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既出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　史記顏回傳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楮冠藜杖　木枕布衾（彙苑原憲居環堵之室上漏下濕坐而絃歌子貢往見之原憲楮冠藜杖而應門　唐書陽城傳城嘗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亦趨亦步　就清就溫（莊子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乎若後矣　管子賢人知道之不可行則沉抑以辟罰靜默以俟免譬猶夏之就清冬之就溫俟取也）避陽城驛　改浩然亭（元稹陽城驛詩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又祠曹諱羊祜此驛何不俾我顧避公諱名為避賢郵　唐書孟浩然傳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取火於燧　剪綵為花（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一朝見七士不亦衆乎髡曰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　性理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工也剪綵以為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而欲觀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不爐不扇　為珪為璋（性理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　唐文粹韋渠牟古賢四皓贊煥煥煌煌為珪為璋）一動一靜　無古無今（唐文粹梁肅釣臺碑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於無窮　方正學三賢贊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春生秋殺　冬日夏雲（性理程子曰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　又陳恬贊程明道曰賢哉先生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稷下聚士　圍澤多賢（風俗通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

（於稷下列子鄭之圃澤多賢）南國有幾　我門不乏（南史王錫傳魏使劉善明來聘中書舍人朱異接之善明曰南國學辨如中書者有幾又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不見異具奏聞即勑南苑設宴善明遍論經史錫纘隨方酬對他日謂異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望又袁粲傳粲字愍孫叔父淑雅重之語子弟曰我門不乏賢愍孫必當復三公）先生烈包元凱　達者位無子男（後漢禰衡傳顏子碑仲尼無爵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唐書張後胤傳帝曰今日弟子何如後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翊贊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

賢四

【增】府望（北齊書王昕傳太尉汝南王悅辟騎兵參軍左右言昕誕慢悅曰府望惟在此賢不可責也）　書碑（宋范仲淹傳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　司禮（揚子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注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巇隙則抵之）【原】宜有後（白帖賢者子孫宜有後也）【增】入室生（拾遺記魏文帝稱薛夏曰子所謂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手制書與題云入室生）【原】不隕貧賤（禮記賢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增】必當遠至（魏李孝貞傳陸昂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遠至）　外朗內潤（世說或問汝南許章曰叔慈慈明孰賢許曰二荀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載文盈車（抱樸子墨翟大賢載文盈車）　耳擇口擇（揚子法言賢者耳擇口擇眾人無擇焉）　天爵有餘（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父祖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松柏為林（唐郎餘令傳餘令博於學授霍王元軌府參軍從父知年亦為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柏為林也）　聲滿天地（莊子曾子居衛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視如土壇（說苑詳注閔子曰吾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　反跡合道（關尹子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改名半千（劉昫文苑傳員半千本名餘慶王義方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因改名半千）　盛水不滿（性理朱子曰曾子立言盛水不滿）　蕃對軒冕（初潭集袁淑使李僧伽先滅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蕃對軒冕）　疲暮逢君（梁書詳注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　賢者常不遇（孔帖韓愈與崔羣書曰賢者常不遇不肖者比肩青紫賢者常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　顏苦孔之卓（揚子或問曰顏氏子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前比魯山道州（東坡志林九江陳輔之有於陵仲子之操不娶無子東坡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之一笑曰賴古多此賢）

賢五

【增】【詩】唐李白梁父吟曰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宋朱熹感興詩曰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兩挈裘領丹青著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金樂府曰聖師之門顏惟居上其殆庶幾是宜配享桓圭袞衣有嚴翼象載之神祠增光吾黨　又曰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真儒宏才命世言而為經醇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明宣宗御製擬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瞧瞧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眾草為伍於乎賢人兮汝

其子輔

增賦唐謝觀以賢爲寶賦曰楚國之君賢人爲寶彼則貴於無脛此則尊於有道琢磨仁義而不緇不磷淬礪鋒鋩而既堅既好皎皎神爽稜稜貌清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愈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廉讓在心命爵而蔑聞銅臭文章滿腹擲地而自有金聲洞徹不欺光芒相燭祇名而可尚礪節而自勗吐清詞之粲粲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温温情田積玉言錯落而無玷性眞明而不瑕袖懷荊璞握有靈虵以鑒奸察邪之煥爛比照乘映廡之光華足可充盈軍國輝耀邦家何必積滿堂以遞矜易連城而助詐一非克儉之教一損不貪之化虞君受垂棘而滅楚國得孫生而霸使徒美其色暎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踰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篋之價所以愛茲被褐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況各藏器俟時見機而作直若弦矢竦如鋒鍔誠席珍之可任洵柱石之有托以之綏撫而上下康寧以之守禦而内外胥樂既三復之可驗奚衆口之能鑠則知金玉爲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爲寶者邦家之基國無日而無事賢無代而無之如此則何必楚也獨二三子之可師

增詔北周蘇綽爲太祖草擢賢良詔曰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驚冀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寗生之扣角管𡰥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　唐開元八年詔曰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爲塑像坐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製贊書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之贊題其壁焉

增書唐韓愈與鳳翔刑部尚書書曰假如賢者至閣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令愚者至閣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　宋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曰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𡰥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

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

增（序）宋蘇軾六一居士集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原（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原（贊）後漢王粲正考父贊曰恂恂正父應德孔盛身為國卿族則公姓年在耆耋三葉聞政誰能不怠中茲約敬饘粥子口傴僂受命銘書金鼎祚及後聖　西晉嵇康原憲贊曰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蓽門安賤固窮絃歌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晉摯虞左丘明贊曰丘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徽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增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宰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原孫楚顏回贊曰束身厲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猶考　增唐司空圖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謨庸厥後果然贊曰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植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厥羣雄君勞臣惕荒屯阻闢百千年社稷　宋蘇轍管幼安贊曰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余獨何以謂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

四皓脫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明方正學韓退之贊曰漢後七代道喪言棼不有先生孰與斯文先生之生志豪氣雄手決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與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爲潮之毒帝念南氓俾往殲戮大海茫洋五領蒼蒼發爲文章震蕩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干戈先生在唐與之爲徒吁嗟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常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增論宋蘇軾孟軻論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增記唐白居易養竹記曰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人多樹之爲庭實焉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眞賢者乎　明宋濂九賢遺像記曰天生九賢蓋將以興斯道也濂寤寐思之而無以寄其遐情因作此記時而觀之則夫道德沖和之容儼然於心目之間至欲執鞭從之有不可得於戲九賢亦夫人哉（九賢濂溪周子明道伊川二程子康節邵子橫渠張子溫公司馬子晦庵朱子南軒張子東萊呂子也）

增碑漢禰衡顏子碑曰在東修之齒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橫於萬國知微知章闇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爲四友之冠實盡疏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饑雖屢空而不憂於時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包元凱之烈

慕賢知賢一

【增】禮記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　又曰慕賢而容衆　家語曰天下之至明能舉天下之至賢　詩傳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大戴禮曰同聲則異類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豪相率而趨之從其類也　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唐文粹李翺曰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弗見而已矣

慕賢知賢二

【原】語林曰賢者國之紀人之望昔者周公體大聖人之德而勤於吐握由此天下之士爭歸之向使周公驕而且吝士亦當高翔遠去所至寡矣　【增】史記衛世家曰成王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　管仲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吾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吾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吾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吾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詩說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原】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進之曰臣得賢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公使爲下軍大夫　【增】又曰祁奚辭（請老也）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惠小物而鎭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從上而動也）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　史記秦本紀曰百里傒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傒賢請以五羊皮贖之

授之國政號五羖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地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　列女傳曰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伸節不爲冥冥墮行今伯玉衛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反戲之曰非也夫人進觴再拜賀之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謂衛獨有伯玉耳今衛復有與之晉者是君有二賢臣也國有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焉　史記越世家曰范蠡對越王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　冊府元龜曰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史記曰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耶假令晏子而在余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又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　國語曰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爲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詩外傳曰晉平公游于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之飛不加高損之飛不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乎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新序曰魏文侯致祿百萬於段干木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秦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　孔叢子曰齊王謂子思曰

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焉　史記魏公子列傳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漿或作醪）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范雎列傳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閒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檐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　魏世家曰三十五年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燕世家曰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　田單傳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　騶奭傳曰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孟嘗君傳曰秦昭王聞孟嘗君賢乃先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漢陳平傳曰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有說平者漢王疑之以讓無知曰公言其賢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　韓信傳曰滕公言信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非敢亡也臣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

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如信國士無雙　張釋之傳曰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欲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　後漢張楷傳曰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海內先賢行狀曰東漢戴良字叔鸞高才磊落英聲遠播少者懷之長者慕之鄉里縉紳下至黎庶莫敢有爭忿之家　蔡伯喈別傳曰東國宗敬蔡邕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天中記曰客言於何進曰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譬諸物類猶衆星之有北辰百谷之有黍稷天下莫不屬目也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賁書詣勤勤見而察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又見黃叔度於童幼云當爲世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承後漢書符融見郭林宗便與之交又介紹於李膺以爲海之明珠未耀其光鳥之鳳凰羽儀未翔膺與林宗相見待以師友之禮遂振名天下融所致也　漢紀曰陳國童子魏昭常請於郭泰曰經師易遇人師難遭願在左右供給洒掃泰許之泰嘗不佳（微有疾也）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此者三昭姿容無變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心耳遂友而善之　又曰黃瓊將葬徐穉往弔哀哭而去陳留茅容追及於塗容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孺子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爲季偉飲酒食肉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　許劭傳曰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　典略曰禰衡高論冠世來遊京師詆訾朝士及南見趙戩歎曰鐵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　襄陽記曰龐德公謂諸葛孔明爲臥龍龐統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　汝南先賢傳曰周乘字子居天姿聰朗高峙岳立非陳仲舉黃叔度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若周子居者眞治國之器　天中記曰黃憲字叔度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

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固難得而測矣　世說曰陳仲舉爲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主簿曰羣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又曰李元禮嘗歎荀淑鍾皓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又曰漢皇甫規解官歸鄉時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投謁規臥不時起旣入見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入座極歡而別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　魏略曰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必於西門豹墓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於其邊乎豫言豹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　世說曰有問蔡洪吴舊姓何如答曰吴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爲鉏耒以紙札爲良田以元默爲稼穡以義理爲豐年以談論爲英華以忠恕爲珍寶著文章爲錦繡藴五經爲繒帛坐謙虛爲席薦張義讓爲帷幙行仁義爲屋宇脩道德爲廣宅又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王隱晉書曰衛瓘與何晏鄧颺等數共談講見樂廣奇之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廓雲霧而覩青天　續晉陽秋曰太傅謝安見褚裒少時歎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期生裒小字也　羅含別傳曰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荊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是江左之秀豈惟荊楚　晉書顏含傳曰含雅重行實抑絕浮僞或問江左羣士優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張天錫傳曰天錫數宴園池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游行有得也覩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　劉孝標辨命論曰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離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如晦爲秦王府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元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　唐紀曰狄仁傑嘗薦數十人卒爲名臣或問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新唐書婁師德傳曰武后問狄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與臣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　唐文粹李華曰房太尉每見元魯山則終日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盡矣　宋史韓琦傳曰琦嘗論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晚與歐陽脩相知屢薦之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爲相而竟不用歐陽脩今之韓愈也　東都事略曰富弼字彦國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　性理廣平游氏曰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心慕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若乃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見疵瑕　又司馬光呂公著嘗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　聞見錄曰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集洛中年德高者爲耆英會獨司馬温公年未及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温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　宋史范鎭傳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爲相者鎭與司馬光二人稱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云　羅從彦傳曰從彦字仲素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　蔡元定傳曰元定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　性理朱子曰蔡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　宋史胡安國傳曰侯仲良言必稱二程其他無所許可及見安國歎曰吾謂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　金史承暉傳曰承暉生而富貴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　元史廉希憲傳曰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許衡傳曰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憲章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讓覽之驚曰龜山不如也爲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

【原】倒屣　覓船（晉王粲傳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當盡與之　又張憑傳憑常詣劉惔惔延之上座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傳覓張孝廉船便召同載）

執轡　式廬（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　新序魏文侯過段干木之廬而式之）

傾座　執鞭（史記司馬相如傳卓王孫程鄭二人書爲具召相如并召臨邛令相如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座盡傾　下詳上二）

御李　慕藺（漢李膺傳荀爽嘗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本名犬子慕藺相如之爲人遂名相如）

【增】八伯　三君（晉書羊曼傳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爲宏伯高平郗鑒爲方伯泰山胡毋輔之爲達伯濟陰卞壼爲裁伯陳留蔡謨爲朗伯阮孚爲誕伯高平劉綏爲委伯而曼爲濌伯凡八人號兗州八伯蓋擬古之八俊也　濌音沓　後漢黨錮傳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

客鍛　賃春（三輔決錄龍知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客鍛於勃家勃知其賢尤加禮待償直過價及去送丁里過舅家復貸錢與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太守以勃子爲門下書佐　後漢梁鴻傳鴻至吳依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非凡人也）

立亭　置榻（徐稺別傳稺亡海內羣英論其清風高致乃比夷齊或參許由夏侯豫章追美名德立亭於稺墓首號曰思賢亭　天中記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又徐稺事同）

蘭臺聚　龍門遊（南史任昉爲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到溉到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　梁陸倕傳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原】薛宣丞相　張既方伯（漢書薛宣傳宣爲不其丞琅琊太守趙貢見宣悅其能還至府舍令妻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贛君宣字也　三輔決錄張既字德容世寒素兒童時爲功曹游殷察之邀既過家設賓饌其妻笑之殷曰方伯器也遂以子楚托之後既爲楚爲漢興太守）

【增】天下長者　江東奇才（天中記袁紹一見鄭康成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金陵志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歎曰江東菰蘆中生此奇才）

琴瑟不御　羔鴈成羣（家語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其衛靈公乎大夫史鰌以道去衛靈公郤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先賢行狀陳元方至德絕俗與父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鴈成羣世稱三君）

開閤待士　立苑招賢（西京雜記平津侯公孫弘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　又文帝爲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

白鶴朱霞　光風霽月（世說劉孝標曰劉訏超然越俗如天半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編性理山谷黃氏曰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皆所不及　宜當爲先（記纂淵海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服之　桓譚新論桓帝問陳蕃曰徐稺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義禮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

元禮居上　阿平絕倒（世說汝南陳仲舉潁川李元禮二人共論其功德不能定先後蔡伯喈評之曰陳仲舉強於犯上李元禮嚴於攝下犯上難攝下易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　衛玠別傳王敦爲大將軍鎮豫章玠避亂從洛投敦至武昌見敦敦與之談論彌日信宿敦顧謂僚屬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今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悟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

求爲小縣　追至東海（晉石苞傳苞字仲容嘗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曰卿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　漢趙咨傳咨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爲路迎謁候咨不爲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爲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

平輿二龍　洛陽雙璧（世說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　冊府元

（魏賈禎為洛陽令陸暐字道暉與弟恭之並有時譽禎見其兄弟歎曰僕以年老更覩雙璧）瓊樹瑤林　金山玉海（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　南史朱异傳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於梁武帝曰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宏深神表峰峻金山方丈緣陸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觀其素行非惟十室所稱）人之水鏡　汝等津梁（世說衛伯玉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人之水鏡也　魏書封軌傳軌深為郭祚所知祚嘗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入錢不得　穿壁以觀（晉書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南史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陳永陽王為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眞何以尚茲）惟歎長史　先禮郭隗（晉書謝鯤傳鯤為王敦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話無倦唯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不眄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見上）接迹於道　爭趨其門（唐書陽城傳曰城遠近慕其行來學者接迹於道又大曆中楊綰為相德望日崇天下推正之士爭趨其門自數千里求者）李公第一　黃童無雙（唐書李揆為盧杞所惡使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　後漢黃香傳香性至孝博學經典究精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皆南金　所謂國寶（翰苑新書晉薛兼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為五俊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此皆南金也　魏志邴原傳崔琰曰徵士邴原議郎張範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飲食必祝　鄙吝復萌（司馬光行狀溫公殁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後漢黃憲傳陳蕃周舉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恥不及門　喜而倒屣（記纂淵海范仲淹名天下想聞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出其門為恥　邵康節墓志康節嘗以春秋時行游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敬）莫名其器　每從之遊（世說王公目山巨源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　又裴國寶特為王萬子所重每從之遊萬子父安豐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那得數往萬子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汝南管鑰　天下楷模（海內先賢傳許劭字子將山峙淵渟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高才遠識見劭十歲時歎曰此子希世之偉人也又劭別傳曰劭少時子微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　後漢黨錮傳天下楷模李元禮）勾踐折節　郭奕醉心（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反國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　晉阮咸傳郭奕高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焉）霜臺龍日　暑月懷冰（世說望蔡侯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人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龍日　南齊書陸慧曉傳何點稱慧曉如懸鏡遇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下車知伯玉　一坐別顏回（列女傳詳上二　彙書謝尚年八歲父琨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答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張鶉鷃之網非所能羅　聞芝蕙之香久而彌盛（魏書公孫度謂邴原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鶉鷃之網所能羅也　劉孝標自敘馮敬通雖芝殘蕙焚而為名賢所慕郁烈芬芳久而彌盛）立觀堂下使驚鬷茂之來　坐語桑中已識士元之異（上鬷茂叔向事　下司馬徽龐統事）嵇延祖之卓卓果爾超羣　黃叔度之汪汪原非易量（世說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羣　後漢郭泰傳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

慕賢知賢四

增　玉界尺（翰苑新書五代趙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如玉界尺）

原　吾之師表（漢黃憲傳憲字叔度荀淑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竦然異之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歎

若武庫（晉裴頠傳周弼見裴頠歎曰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割啗牛心（晉王羲之傳羲之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啗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增**太山北斗（記纂淵海自韓愈歿其言盛行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室邇人遐（南史阮孝緒傳孝緒屏居一室未嘗出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概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以爲覆蓋（世說郭泰秀立高峙澹然淵停九州之士悉懔懔宗仰以爲覆蓋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唯爲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如舊相識（晉書陸機與弟雲俱入洛造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林宗起拜（後漢茅容傳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林宗奇之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臣不如亮（世說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常成泥濘（賈黃中譚錄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冢前方丈之上常成泥濘）當作國士（世說李元禮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汝南月旦（後漢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齎酒半途（晉陶潛傳刺史王弘嘗遣潛潛稱疾不見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先於半道要之飲遇便引酌欣然）口訥心辨（後漢劉儒傳郭林宗嘗謂儒口訥心辨有珪璋之質）未有此郎（唐書高孝基見房元齡歎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願爲我言（唐紀李吉甫同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十人數月之間選用殆盡當時析然稱吉甫爲得人）一日千里（後漢王允傳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乘爲門士（漢紀鄢陵庾乘少給事縣庭爲門士郭泰見而奇之其後遂爲名士門士門卒也）孤松獨立（世說山公目嵇叔夜巖巖如孤松之獨立）霄漢喬松（天中記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餘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諸人望客含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禮阪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喬松之在霄漢）景星鳳凰（韓愈與李拾遺書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以爲快）

慕賢知賢五

增詩晉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詔漢高帝求賢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吾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增書晉司空張華與褚陶書曰二陸龍躍於江漢顧彥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匱（習鑿齒與桓祕書曰吾來達襄陽觸目悲感從北門入西望隆中

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禹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illegible]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爽躊躕慨爾而泣　唐李白與韓荊州[illegible]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illegible]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illegible]陽脩答范龍圖辭辟命書曰執事忠義之節傳於天下天下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誇於人以爲榮至於游談布衣之賤往往竊托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於此之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名哉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增論唐李華三賢論曰予兄事元德秀而友蕭劉此三賢者可謂之達矣或曰願聞三子之略遐叔曰元之志行當以道純天下劉之志行當以六經諧人心蕭之志行當以中古易今世及於夫子之門則達者其流也

增碑漢蔡邕郭有道碑曰先生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於時纓緌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

忠一

增說文曰忠敬也　原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又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進賢不解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書曰顯忠遂良　又曰爲下克忠　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己則民作忠　左傳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

原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增史記肥義曰難至而節見忠臣也　樂毅傳曰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魯仲連傳曰忠臣不先身而後君　漢谷永傳曰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

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　劉更生上封事曰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　晉書譙王承曰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亦復何求　唐紀太宗曰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　宋紀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眞德秀曰自古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幾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

子牙子曰忠則無二心　鬻子曰君子能必忠而不能必入　桂巖子曰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爲忠也

抱朴子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輔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馬融忠經曰忠也者一其心之謂也爲國之本在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　宋歐陽脩曰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　又曰士不忘身不爲忠

忠二

【增】賈子說文曰舜以銀策書功臣忠臣之名　漢書東方朔傳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主之禍也

唐書忠義列傳曰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慚德而夷齊爲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眞天下之大閑與　【原】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若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矣　【增】史記蔡澤傳曰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豈不以忠聖乎　性理西山眞氏曰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游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

左傳曰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四年州吁弒桓公而立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臣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原** 又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居無猜貞也　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亡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敎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敎子貳何以事君 **增** 國語曰晉文公誅觀狀（觀狀謂觀駢脅也）以伐鄭曰與我詹而師還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詹與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智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不殺厚爲之禮而歸之 **原**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於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　左傳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箴尹官名）克黃使于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自拘司敗　又曰季文子無衣帛之妾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　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增** 史記齊世家曰景公立崔杼爲右相慶封爲左相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獲惟忠於君利社稷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之崔杼曰忠臣也 **原** 家語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　晏子梁丘據問於晏子曰子之事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增** 左傳曰初伍員爲申包胥友其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在隨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如是七日秦師乃出　公羊傳伍子胥曰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仇臣不爲也　莊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　左傳曰魏獻子爲政謂賈辛爲有力於王室舉之謂賈辛曰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史記屈原傳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

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 原史記曰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爲王誑楚王
可間出紀信詐爲漢王乃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
紀信 增漢紀曰蘇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李陵說武曰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爲父死無所恨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　漢
書朱雲傳曰成帝時丞相安昌侯張禹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
臣頭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
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
旌直臣 原龔勝傳曰王莽遣使者迎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
暮入地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 增鮑昱傳曰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
降檄上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臣問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
帝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 原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子孫衣食自有餘至於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於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晉書周處傳曰齊萬年作亂處爲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俊節度處遂進軍大戰奮劒慷慨仰天歎曰
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身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增周顗傳曰王敦作逆
周顗與戴淵俱被收路經大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
當速殺敦毋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以戟傷其口不得復言血流至踵顏色不變觀者皆爲流涕　東坡志
林曰晉郗超爲桓溫心腹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使知之將死出書一篋囑其門生曰若家君思我眠食大減
即出此書不爾焚之後方回見書曰是兒死已晚矣不復念愔可謂忠哉　晉書張重華傳曰石季龍使麻秋
陷大夏秋令宋宴以書誘宛戍都尉宋矩矩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
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而自刎　異苑曰潯陽周虓寧康中鎮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而卒殯已經旬
堅怒猶未歇剖棺臨視虓屍歘迴眸鬢髭張裂睛瞳明亮迴盼屬堅堅覩而稱嘉厚加贈賻　晉書王諒傳曰

梁碩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左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斷臂何有　辛憑傳曰燉煌太守辛憑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宴反叛爲晏所執憑勸張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　宋書徐廣傳曰廣當恭帝遜位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恩實眷戀故主　陳書岳陽王叔慎傳曰荊州刺史陳紀降隋滿城將士莫有固志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呼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軍門面縛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　北史王思政傳曰思政馳驅有事之際慷慨功名之會及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脩守禦之術以一城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奮勁之卒猶能亟摧大敵屢建奇功忠節貫乎本朝聲義動於鄰聽運窮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乎百世矣　高允傳曰魏主曰如高允者眞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後周書令狐整傳曰太祖時整以國難未平常願舉宗効力太祖常從容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去今卿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屈其子稱避地河右故太祖稱之云　隋書盧楚傳曰楚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主及王世充作亂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曰僕與元公約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今捨去不義遂被害　唐蘇世長傳曰高祖獵涇陽大獲帝入旌門謂左右曰今日畋樂乎世長曰陛下廢萬幾事游獵不滿十旬未爲樂也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計忠矣　王行敏傳曰武德四年行敏督兵狥楚趙與劉黑闥戰破之既而爲賊所執縛之麾下終不屈賊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心惟陛下知之　唐紀曰太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文德后問爲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盡直言妾備後宮焉敢不賀於是太宗意乃釋　唐書魏徵傳曰徵嘗謂太宗曰臣願陛下俾臣爲良臣無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祚無疆忠臣己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𡰱家祇取空名此其異也　房元齡傳曰元齡寢疾抗表諫征高麗上謂

公卿曰彼病篤尚能憂我國家　薛仁貴傳曰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突元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　鄭惟忠傳曰惟忠以制舉名見武后問舉者何所事爲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擢用之後復以待制名武后曰非嘗於東都對忠臣者乎　安金藏傳曰金藏在太常工籍時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剺腹中五臟並出武后聞大驚輿至禁中命醫內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　郭子儀傳曰天寶末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子儀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惎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敵虜以至誠猜忌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唐書顏眞卿傳曰當祿山反哮噬無全魯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奸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　顏杲卿傳曰杲卿爲常山太守史思明攻常山杲卿晝夜戰井水竭糧矢盡六日而城陷被執賊脅使降不肯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爾子杲卿不答遂殺之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汝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　張巡傳曰巡守睢陽士多餓死存者皆瘠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軍終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強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　又曰南霽雲請救於賀蘭進明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座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四射佛寺浮屠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韋處厚傳曰處厚事穆敬文三宗主皆弗類而一納以忠寧不謂以堯事君者耶　韓愈傳曰愈上表極諫佛骨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罪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諍　唐紀曰劉闢反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怒將斬之陰

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項豈汝砥石耶闞曰忠烈士也　宋史田重進傳曰太宗居藩邸時愛重進忠勇嘗遣以酒炙不受使者曰此晉王賜也何爲不受重進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耳卒辭不受　寇準傳曰準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紀曰韓琦請罷新法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眞忠臣在外不忘王室　墨客揮犀曰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近侍以爲難帝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　國憲家猷曰宋張康節爲御史中丞論宰相不已上曰卿孤寒殊不自爲地對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爲知己安得謂之孤寒陛下今日便自孤寒也上驚問對曰内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爲孤寒臣之所不解也　宋紀曰宣仁太后謂范純仁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思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又曰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　宋史岳飛傳曰秦檜以飛終梗和議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飛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檜志未伸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　韓世忠傳曰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時岳飛寃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能攖檜怒　楊邦乂傳曰邦乂知溧陽縣金人濟江邦乂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宋朝鬼不爲他邦臣金帥完顏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宴於堂上立邦乂於庭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後又大罵宗弼殺之剖取其心紹興七年樞密院言邦乂忠節顯著上曰顏眞卿異代忠臣朕昨已官其子孫邦乂爲國死節不可不厚褒錄以爲忠義之勸因贈

徽猷閣待制　趙鼎傳曰鼎爲中丞詹大方誣貶吉陽軍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　金史畢資倫傳曰泗州破資倫爲宋軍所執說之降不屈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鎭江土獄脅誘百端時一引出問云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　完顏陳和尚傳曰元兵破鈞州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統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元將欲降之斫足脛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元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　元紀曰參政魏天祐逼謝枋得之北行也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初甚容禮久不能堪乃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後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二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參政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哉將行士友餞詩盈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四月朔至燕京越五日死於驛　文天祥集曰元主名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天祥曰願賜一死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面再拜殺於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元主臨朝歎曰文丞相眞男子本朝將相皆不能及可惜也　元史郭嘉傳曰遼陽陷嘉竭家所有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我分內事也況守此土當死生以之賊至力戰而死　喬彝傳曰至正十八年賊陷晉寧城彝整衣冠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死已隨赴之　元紀曰余闕守安慶孤城六年號令嚴而信與下同甘苦嘗以病不視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聞強衣冠而出又嘗臨陣矢石交下士以盾蔽闕必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即注周易率諸生詣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良將風烈或挽闕入朝以國步危蹙辭不往其忠國之心蓋素定也及友諒合諸寇來攻闕知不可爲引刀自頸墮清水塘中妻子女俱赴井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衣冠葬於西門外　伯顏子中傳曰子中仕元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東何眞兵救閩至則明將軍廖永忠已降何眞子中跳墮馬折一足至軍前永忠欲脅降之終不屈義而舍之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太祖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竟不出嘗齎鴆自隨有急則死之久之事寢解子中乃還故里洪武十二年詔令郡縣舉元遺民將官之不應者論重辟布政使沈立本密言子中於朝詔以幣聘使者至子中太息曰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而死　蔡子英傳曰子英永寧人元至元中進士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關中久之復爲有司所跡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爇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帝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於和林　花雲傳略曰雲爲樞密院判守太平陳友諒攻破其城縛雲欲降之雲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賊碎其首懸於舟檣叢射之　方孝孺傳略曰成祖即位詔名孝孺三降詔而後來以衰絰見成祖怒曰何爲著此孝孺曰吾君亡安得不爲衰絰乎成祖曰汝不屈我乎孝孺曰死則死耳何肯爲汝屈哉成祖大怒命割其舌孝孺大罵不已且以指染血書燕賊二字成祖益怒誅及十族

練安傳略曰文皇即位縛安至出語不遜斷其舌文皇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耳安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血入於磚滌之不滅　鐵鉉傳略曰燕王正大位鉉被執入見背立庭中正言不屈割其耳鼻終不回顧成祖怒臠其肉納鉉口令啖曰甘乎厲聲曰忠臣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罵不已命盛油大鑊投屍煮之撥使北向展轉向外更令內侍以鐵棒夾之北向成祖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沾內侍手皆爛咸棄棒走骨仍外向乃葬之　胡閏傳略曰成祖入京首名方孝孺草詔繼名閏閏衰絰慟哭聲徹殿庭左右令易服曰服不可易成祖以族誅恐之閏不爲動命武士擊其齒齒盡抗聲不絕　景清傳略曰文皇入京諸大臣多死清獨降王喜曰吾故人也仍其官王既即位欽天監奏昨夜異星赤色犯帝座甚急帝疑之適清緋衣懷利刃入欲行刺搜得被縛清躍起罵曰吾所以不死者欲以報仇也豈肯北面事亂賊耶命抉其齒且抉且罵血噴御衣帝益怒命割膚剔肉刷以鐵帚貫之以絲繫長安門是夜帝夢清遶殿追逐心惡之旦日輦過屍側繩忽

斷屍行三步作犯駕狀乃焚之而滅其族　陳迪傳略曰成祖入正大統召迪責問抗聲指斥不爲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磔於市鳳山大呼父累我迪叱勿言嫚罵不絕口命羹鳳山等舌鼻與食迪曰忠臣孝子肉非亂臣賊子比也比死罵不輟聲　于謙傳略曰英宗北狩朝野洶懼謙獨任兵政內繕守備外筴嚴疆人心恃以無恐無何也先擁數十萬衆直逼都城戰却之謙於王事止宿朝房未嘗歸私第自奉菲薄不異寒士天下莫不稱其忠　鍾同傳略曰景帝時懷獻太子死同上疏曰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宜蠲吉具儀請沂王復儲位後羣臣言者相繼下詔獄或予杖左右言事由同倡罪當死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之同竟死初同之上疏也策馬出馬伏地不起同叱之曰吾不畏死爾奚爲者馬猶盤辟再四乃去同死馬長號數聲亦死英宗復辟亟歎同忠臣忠臣　楊瑄傳略曰瑄子源爲五官監候正德初劉瑾等亂政源數因事納諫瑾大怒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忠一也瑾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創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　世廟識餘錄曰海瑞爲户部主事上疏言時政激切世廟閱之時喜時怒批云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中國之人不言而海外之人言之忠哉忠哉　明紀編年曰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劾嚴嵩專政誤國十罪世宗怒命杖一百血肉坌起乃下刑部擬罪有臨刑詩天下傳誦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夫命爲嵩所抑不得達遂遇害

淵鑑類函卷二百六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

人部二十九（忠　忠義　忠孝附）

忠三

原令德 高行（左傳忠爲令德管子忠者臣下之高行） 城郢 復陳（左傳楚子囊城郢事詳忠二 家語孔子讀史至楚復陳歎曰非申叔時之忠不能建此義）

增元氣 要言（明文則徐有貞曰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 北齊書趙郡王叡久典朝政清貞自守與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古忠臣義士號曰要言以致其意） 製旗 擲杯（宋史岳飛入見高宗手書岳飛精忠四字製旗以賜之 又金兵至執徐徽言以去金將婁宿誘其降徽言大罵婁宿舉戰向之徽言以首觸乃飲之以酒以杯擲婁宿遂殺之粘罕聞其死責婁宿曰奈何殺忠義人） 衞社稷 竭股肱（漢紀忠臣社稷之衞 蜀志諸葛亮傳先主召亮屬以後事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

原孔達成衞 安于定趙（左傳晉以衞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勿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遂縊而死衞人以說于晉而免衞人以爲成勞以其子復代其位 又智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氏雖爲亂董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遂縊而死） 申蒯斷臂 弘演納肝（劉向新序崔杼弒莊公申蒯漁于海將入死之門者以告崔杼令勿納之申蒯曰汝疑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左臂與門者以示崔杼而後入 韓詩外傳狄人逐衞懿公于榮澤見殺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因自出其肝納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臣矣） 溫序銜鬚 典韋瞋目（漢書溫序爲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苟宇所執欲生降之序不屈賜以劍令自裁序受劍銜鬚入口中歎曰毋令鬚汙土遂伏劍死 魏志曹公之敗于張繡也惟校尉典韋力戰門中兵敗賊從他門入韋突殺數人重創瞋目大罵而死） 龔勝推印 胡剛懸冠（漢書龔勝事詳上忠二 後漢書胡廣六葉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

增步從授馬 易位取泉（魏志曹洪傳洪從太祖討董卓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馬以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到汴水水深不得渡洪循水得船與太祖俱濟 左傳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故公得下車而免） 進諫三日 後凋一人（商紀比干見微子去箕子佯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 陳書元帝在江陵遺書周弘直曰京都縉紳無不附逆惟有周生確乎不拔松柏後凋一人而已周生謂弘直兄弘正也） 延贊赤心 伯顏白液（宋呼延贊傳贊常言願死于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于妻孥僕使皆然 元王伯顏傳伯顏知福寧州寇至被執賊帥王善曰爲吾尹此州可乎大罵不屈遂被害頸斷湧白液如乳死後賊時睹其引兵出入） 豈愛一子 不事二君（元任志傳與金兵戰有功金擒其長子以招之志曰我爲大朝帥豈愛一子親射殪之 一統志元蔡子英舉進士累遷顯官元軍敗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謂事君之道一食其祿終身不二） 北遷不食 西顧寬憂（宋張叔夜傳叔夜既北遷道中不食既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叔夜矍然起仰天大呼而卒 又趙鼎傳鼎都督川陝荊襄諸軍事上疏曰伏望闕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 束蒲爲身 奪笏中額（唐紀高重捷與李日月戰伏兵擒之斬其首而去上哭之盡哀結蒲爲首而葬之泚見其首亦哭曰忠臣也束蒲爲身而葬之 又朱泚據長安召段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奪源休象笏擊泚中額） 更衣酌酒 投筆抽刀（宋紀金人欲相劉韐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歸書片紙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 漢紀蜀公孫述使客刺來歙未即死自書表曰臣奉職不稱爲朝廷羞投筆抽刀而絕） 引刀北闕 置眼東門（漢蓋寬饒傳寬饒奏封事時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鄭昌頌其忠上不

（陛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越世家太宰嚭讒子胥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再拜書壁　三呼過河（元閔本傳明兵薄京師本乃朝服與妻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夫妻死處宋紀宗澤憂憤成疾詠杜甫詩曰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下）書著姓　御札賜莊（漢書鮑昱事詳忠二劉氏鴻書韓世忠嘗議買新塗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賜世忠因號其莊曰精忠）惟有此子　是乃吾兄（北齊書段韶傳高祖謂世宗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惟有此子唐紀李希烈反遣顏真卿宣慰之與朱滔等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太師遂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是乃吾兄也）攜家入山　擲器于地（漢卓茂傳陳留人蔡勳不事王莽對印綬仰天歎曰昔曾子易簀不受季孫之賜吾策名漢室其可事二姓哉遂攜家屬逃入深山唐紀安祿山宴羣臣于凝碧池盛奏衆樂樂工雷海青不勝悲憤擲樂器于地西向慟哭）舐乳得歸　馬湩以祝（漢蘇武傳匈奴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金史完顏陳和尚事詳忠二）因以是姓　無諱我名（唐員半千傳半千本彭城劉氏以忠烈比伍員因是姓員宋韓世忠傳世忠常戒家人曰我名世忠汝曹毋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比干有知　子胥忘號（唐書周憬諫殺武三思事泄憬入比干廟自剄曰比干古忠臣其知我乎漢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子胥盡忠而忘其號顏思古曰忘號者吳王殺之被以惡名失其善稱號也）蹠穿膝暴　風靜馬行（史記趙世家昔吳入郢棼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于是嬴糧潛行上崢山踰深溪蹠穿膝暴而瀆秦朝以求救秦王出卒萬人大敗吳于濁水北史周羅睺卒于軍柩還京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旋風飄遶馬長史郭雅稽首祝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除殄無為戀恨即時風靜馬行見者無不悲歎）履正奉公　寧家安國（漢紀任延為武威太守帝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晉孔坦傳帝委政王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已憂及疾篤庾冰省之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寧家安國之計乃作兒女子相對邪）握節隕難　攜具盡歡（晉何無忌傳無忌為鎮南將軍盧循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無忌舟師奔敗乃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遂握節督戰而死詔曰握節隕難誠貫古賢元鄭玉傳明兵入徽州玉被拘因親友攜具餉之從容盡歡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乃縊而死）晝吟夜泣　血碧心丹（戰國策吳入郢棼冒勃蘇走秦乞師于秦鶴立不轉晝吟夜泣乃出復楚國遂昌雜錄宋鄭剡文丞相贊曰血化碧兮心丹）臣力既竭　王道以清（唐紀尹子奇圍睢陽久城中食盡將士病不能戰張巡西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生既不能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漢紀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乃起此論　終不為言（漢紀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乃集上古以來災祥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為國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又娶與為期門僕射從征伐與張宗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稍稱所長而遠之友人張汛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登樓望闕　斬馬斷弓（宋陳寅傳寅知西和州元兵圍城城陷寅朝服登樓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北史乙速孤佛保傳昇將蘭欽陷漢中佛保時為都督統兵力戰將敗仰天大哭曰此馬我所乘此弓矢天恩賜吾豈可令賊得乎遂斬馬斷弓自刎而死）埋土半身　投牀不食（唐書劉感戍涇州為薛仁杲所執令說城中降至城下大呼曰賊亡在朝暮秦王數十萬衆且至勉之仁杲怒埋感半身于土中馳射殺之又劉迺傳朱泚反迺聞車駕如涼州自投于牀搏膺呼天不食卒）汗流墨馬　表達木鵞（備遺錄靖難時齊泰走所乘白馬極駿慮人識脫之以墨塗黑既而行遠馬汗流墨脫為人所執不屈而死北史堯君素傳大業末君素拒義師于河東時圍甚急行李斷絕君素乃為木鵞置書于頸具論事勢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于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百舉必脫　三相無私（漢枚乘傳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註謂脫者免于禍也左傳季文子事詳忠二）深室納饘　中流擊楫（左傳晉伐衛執成公

（歸寘諸深室甯武子職納橐饘焉　晉紀祖逖爲豫州刺史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不顧宗親　惟書甲子（東觀漢記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開城納之收李忠母妻子令招忠時寵弟從忠爲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上聞而謂之曰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若母妻子忠曰蒙公厚恩忠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　南史陶潛自以先世乃晉輔恥復屈身後代所著文章義熙以前則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

死國黃衫　沖天白氣（隋麥鐵杖傳遼東之役鐵杖爲先鋒謂其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我受國厚恩今是死日　元紀董搏霄拜河南右丞轄毛貴兵至拔劍督戰賊突前捽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沖天）

聲響必應　農織皆知（回中子明君之詔也若響忠臣之應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　漢龐參傳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

輸誠魏室　盡力皇家（北齊楊愔傳愔謂鞏世隆曰僕家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于此得自縊一繩傳首而去君之惠也　又清河王岳傳岳被高歸彥譖憂悸而死後歸彥反世祖乃知曰清河王忠烈盡力皇家而歸彥毀之殘我骨內）

焰中端笏　車旁掛斤（宋史尹穀知衡州元兵次于潭城受兵李芾請爲參謀穀知城危朝服望闕拜已縱火自焚舉家赴之火熾不可前但于烈焰中遙見正冠端笏危坐闔門皆死　晉易雄傳王敦作逆湘中城陷雄被執不屈敦憚而釋之眾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旁有斤吾其戮矣尋被殺）

執刀按膝　鑿池扁亭（續文獻通考迭里彌實初爲漳州路達魯花赤明兵下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款迭里彌實仰天歎曰有死而已及聞招諭使者至乃具公服北面再拜引斧斫其印文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端坐拔所佩刀刺喉中心死既死而手猶執刀按膝儼然如生　又江萬里以故相家居聞元兵破襄樊乃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城破遂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翼日萬里屍獨浮出從者殮葬之）

較之張許　過于段顏（宋蘇緘傳邕州城陷緘舉家自焚諡曰忠勇召其子子元曰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　宋人物志金人陷晉寧徐徽言大罵而死事聞高宗撫几歎曰徽言忠貫日月過于顏真卿段秀實遠矣不有以寵之何以勸忠）

吾不能全　公何相迫（晉賈渾傳劉元海作亂遣將喬晞攻陷介休渾抗節不降曰吾爲晉守不能全之苟求生以事賊何面目以視息世間哉　晉書契丹以兵圍張敬達楊光遠屢勸敬達降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契丹邪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而葬之）

杜門自絕　應弦而倒（漢卓茂傳王莽篡位遣使齎璽帛請孔休爲國師遂托病杜門自絕　北史堯君素傳河東圍甚急君素卒無降心其妻至城下謂曰隋室已亡何苦取禍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歸第整衣　得書投廁（宋紀王全斌入蜀高彥儔力戰不勝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縱火自焚　五代唐姚洪傳洪戍閬州董璋反以書招洪洪得書投廁中州破執洪洪罵曰吾能爲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燃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肉而食之）

多謝相公　但知天子（唐紀韓弘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人光顏辭之曰爲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賊同戴日月　宋史田重進事詳忠二）

有馬何爲　舉牀以鬬（晉紀永興元年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　五代史周兵攻唐楚州張彥卿閉守不下周主自督諸將攻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率眾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降者）

氣作山河　心如金石（宋趙鼎傳鼎爲秦檜所陷貶吉陽軍及疾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漢王常傳光武謂羣臣曰王常輔翊帝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不惜百口　豈顧二兒（山堂肆考魏以崔楷爲殷州刺史後葛榮逼城或勸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追還將士爭奮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　綱目王世充選驍勇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往如卿二兒何通曰臣分當就死爲陛下盡節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

拔劍割雁　齧指書帛（明孫炎傳炎授處州總制爲賊所執以燖雁斗酒啖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雁舉卮酒大罵不屈　宋史）

（劉士昭謀復太和縣事敗士昭齧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

叩馬而諫　設像以朝（史記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曰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唐書令狐潮圍雍丘有大將六人白張巡以兵勢不敵不如降巡佯許詰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將士朝之人皆泣巡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含笑入地　何面戴天（宋紀唐重知京兆府金將圍城重度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我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含笑入地矣　北齊書趙郡王叡曰吾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以貪生苟全令國家擾攘非吾志也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

爲善則一　矢節成雙（三國志晉泰始二年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天下之善一也　宋史趙昴發通判池州攝州事元兵薄州城昴發語其妻曰吾不當去汝先出走妻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昴發乃大書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

從容以就　喑嗚而來（一統志元鄭玉歙縣人明兵至守將欲致之玉曰我既不得抗衡殺身以勵風俗猶當從容就死以全節義　唐書南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睢陽被圍築臺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喑嗚而來者乃南霽雲也）

吾終不留　自許何在（三國志關羽爲曹操所獲操壯其爲人使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唐書張巡舉兵討賊至雍丘雍丘令令狐潮舉城附賊潮與巡有舊至城下說巡巡曰君生平以忠義自許今何在潮慙而退）

不謀奴隸　勿負朝廷（周紀趙與樂毅謀伐燕毅泣曰臣曩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　宋史王忠植爲叛將趙惟清執詣撒離喝使往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

留臣無益　惟公所使（宋紀許翰言李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留臣無益力求去不許　唐書新語張柬之謂李多祚曰將軍感大帝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易之兄弟欲危宗社將軍誠能報恩正在今日多祚曰苟利王室惟相公所使終不顧妻子性命因立盟誓義形于色）

其膽如斗　有鏃盈升（說畧宋張世傑覆舟死屍焚島上其膽如斗　宋史岳飛將楊再興本賊曹成將成敗見縛飛奇其貌曰吾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後再興與兀朮戰死得其屍焚之有箭鏃二升）

將皆聽命　吾不忍爲（宋紀宗澤知金虛實遂決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謀勦敵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聽命　又蘇軾自湖赴獄親友皆絕交道出廣陵鮮于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簡宜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爲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

若蒙公恩　謂畢吾事（晉紀劉曜至遷陽獲魯充飲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　宋史文天祥臨刑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其衣帶中有贊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不知有異　皆笑爲狂（宋紀眞宗以王曾爲會靈觀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何遽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又宗澤前後建議輒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抑二人每見澤奏皆笑以爲狂張愨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不足定矣）

遂從入關　相聚如莒（北史帝西遷裴俠妻子在東郡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邪遂從入關　史記王蠋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于燕況在位食祿者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校亦爲請　臣不得默（宋紀宋以洪皓充金通問使迫使仕不屈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晉紀秦僕射梁喜等言于秦主興曰君臣之義不薄于父子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願損其威權非特安弼乃所以安社稷也）

哭授李石　歎呼別成（唐書田布度軍且亂爲書謝帝曰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無使忠臣義士塗炭于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　漢書傳燮爲漢陽太守城被圍燮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欲令棄郡而歸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死邪）

常披破葛衣　皆呼老鍋匠（明五忠傳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燕王入京即帝位傭披葛衣

（走足又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寨魯家爲傭雖寒必覆故[illegible]衣葛衣益敝縫續竟不肯脫　又補鍋匠不知何許人靖難時往來夔慶間補鍋皆呼爲老鍋匠夔州市中有馮翁
者遇之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中坐語竟日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矣竟莫知其終）置酒會僚吏　焚香讀道書（陳書岳陽王叔慎事詳忠二）
（一統志宋徐道明常州人爲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曰君侯計將安出訔曰死守而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不爲動遂死焉）
孝寬則可爲　尉佗不足法（明文余闕傳闕守安慶自誓以死報國立旌忠祠以勵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爲韋孝寬死則爲張巡許遠不可爲不義屈　唐書李襲志曰吾
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恥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法也）開壁焚元詔　登舟讀楚詞（宋紀阿朮遣使持元詔招李庭芝庭
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陴上　明五忠傳雪菴和尚明靖難時落髮爲僧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輙投一葉于水投已輙哭哭已又讀終卷乃已）不與時俯仰
若有人帶持（宋紀許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不與時俯仰帝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景衡耳　北史周羅睺行晉絳呂三州諸軍事進兵中流矢卒其年七月子仲隱夢睺
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有人帶持之狀絳州城破正當其日也）毀家紓楚難　破產報韓仇（左傳楚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
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史記秦滅韓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以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勿浣侍中血　爲題太史裾（晉嵇紹傳紹從惠帝戰于蕩陰王師敗績
百官左右皆奔散惟紹獨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死之血濺御衣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遼闕錄明羅復仁國初爲編修後乞休致太祖賜以布衣題其裾曰性雖粗率忠直可喜賜此
布衣放歸田里）均之一死勝爾實多　各盡所能當仁不讓（唐書田悅拒命符令奇密語悅子璘委質朝廷璘遂降詔封璘義陽王悅引令奇切責之令奇罵曰爾忘義背
主死在旦夕吾教子以忠殺身無所悔均死也吾勝爾多矣　漢書曹褒徵拜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下詔有知其說者各盡所能褒省詔歎息謂諸生曰人臣依義顯君竭忠彰主行之美也當仁不讓吾何辭哉）
豈忍害公　何辭死國（說郛宋苗傅劉正彥叛張魏公浚在秀州謀舉勤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徐問曰汝非苗劉遣來殺我乎曰然曰若是取首去曰予頗知書寧肯爲
賊用况公忠義豈忍加害恐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　宋史宋汝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遇完顏宗弼軍與時亮相失汝爲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劫而縛之汝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而死）
麥鐵杖不知炷艾炙額　馬伏波自願馬革裹屍（隋麥鐵杖傳遼東之役鐵杖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頞瓜蒂歕鼻治黃
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　後漢書馬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耳）我爲刺史何來酒監之呼　生一布衣用達史
臣之聽（金史和速嘉安禮爲泰安州刺史元兵至城破被執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爲使之跪不屈遂以戈撞其背而殺之　唐甄濟傳安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濟不爲動元稹遺書于史館
修撰韓愈曰甄生一布衣耳延頸受刃守死不回不以不顧而棄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服賜衣而遇害　覩獻盞以白誣（明孫炎傳炎被執賊拔刀叱解衣與
曰此紫綺衣君所賜者我當服之以死遂遇害　元伯顏傳阿合馬誣伯顏平宋時取玉桃盞帝索之無驗後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吾忠良）生同食祿可云吾亦降乎　死有
遺言是乃民之望也（宋米立傳元兵略江西立被執不降黃萬石諭之曰吾亦降矣曰侍郎國之大臣立一小校何足道但世食君祿國亡何以生爲哉　左傳楚子囊事詳忠二）涇原二
冢　河北大旗（名宦志唐劉昌爲涇原節度使嘗瘞將士骸骨分建二大冢將曰旌義士曰懷忠率諸將臨祭莫不感泣　一統志宋王友直爲天雄軍節度使常張一大旗書宋忠義河北王九郎以自表）

諭良能情深勵俗書達九重　劉源清功在平濠門標四字（宋紀諭良能嘗進忠義傳二十卷孝宗深歎賞即命頒行　一統志明劉源清爲進賢令宸濠反清豎旗邑門書盡忠報國四字號集義兵效死勿去濠平擢御史）入秦不返空懈正則之形容　在蜀恒思益重九齡之風度（史記屈原傳原字正則懷王入秦不返屈原眷念楚國係心懷王遊于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彙苑張九齡言祿山狼子野心且有逆相宜即事誅之後帝在蜀思其忠爲泣下又帝每擇相輒曰風度得如九齡否）集英殿當年得士對策先知　平章事今日用卿垂簾早識（宋文天祥傳天祥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如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　宋紀章得象爲平章事帝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阿附今日用卿蓋由此也）

忠四

增髮動（唐顏杲卿傳初杲卿被殺狗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後湊歸髮于其妻妻疑之髮若動云）　縱飲舞劍（唐紀李元通爲定州總管劉黑闥破定州愛其才欲以爲將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者元通縱飲因舞劍曲終仰天大歎息潰腹而死）　願爲漢鬼（漢紀王莽執政召虞俊爲司徒俊仰天歎曰願爲漢鬼不能事兩姓飲藥而卒）　吾膝如鐵（一統志元李齊爲高郵知府張士誠陷其城誘之使跪齊曰吾膝如鐵豈爲賊屈可齊嘗舉進士第一論者謂不負所學云）　奔盞稱奇（金完顏絳山傳蔡城破爲元兵所執曰吾奉御絳山也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收瘞其骨瘞吾君之後雖寸斬不恨矣元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忠告三卷（元紀張養浩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皆言居官之道）　南家好漢（宋史黎州通判何充城破不屈敵曰此南家好漢也）　僵立瞠目（宋史徐應鑣傳宋亡與其子女上樓縱火自焚爲僕救免翌日得其尸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　文不可草（宋許彪孫傳劉整降元召彪孫草降文彪孫曰腕可斷文不可草遂仰藥死）　市人右袒（周紀齊閔王出走王孫賈呼于市曰淖齒亂齊國弒閔王有能與我誅淖齒者右袒市人從之者四百人乃與攻淖齒殺之于是齊亡臣相與求閔王子法章立以爲王）　衣冠獨坐（一統志元末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王遜志獨家居衣冠而坐其友王翼來告曰新朝寬大盡出諸官自言狀遜志斥之曰君既自不忠又誘人爲不義乎即日投井死）

忠五

增詩魏曹植怨歌行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音又）見疑患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東國涕泣常流連皇靈大變動震雷風且寒拔樹偃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既顯成王乃哀歎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　晉傳咸集左傳句爲詩曰事君之禮敢不盡情敬奉德義樹之風聲昭德塞回不隕其名死而利國以爲已榮茲心不爽忠而能力不爲利諂古之遺直咸黜百端勿使能植　唐李白詠蘇武詩曰蘇武在匈奴十年持漢節白雁上林飛空傳一書札牧羊邊地苦落日歸心絕渴飲月窟水飢餐天上雪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血　張巡守睢陽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受圍如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

裹瘡猶出陣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　又夜聞笛詩曰岩荛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高樓上遥聞吹笛吟　宋文天祥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瀆上則爲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滄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或爲遼東帽清操厲氷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頼以立天柱頼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元趙孟頫弔岳飛詩曰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蒼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歎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　虞集挽文天祥詩曰徒把金戈挽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更上新亭飲大不如前灑淚時　明方孝孺絕命辭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姦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狥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李東陽花將軍歌曰花將軍身長八尺勇絕倫從龍渡江江水滙提劍躍馬走平陸敵兵不能逼主將不敢嗔殺人如麻滿川谷偏體無一刀鎗痕太平城中三千人楚賊十萬勢欲吞將軍怒呼縛盡絕罵賊如狗狗不狺檣頭萬箭集如蝟將軍顧死不顧生作他人臣部夫人赴水死有妻不辱將軍門將軍侍婢身姓孫收屍葬母抱兒走爲賊俘虜隨風塵寄兒漁家屬漁姥死生已分歸蒼旻賊平身歸竊兒去夜宿陶穴如生墳亂兵爭舟不得渡蹻氷不死如有神浮槎爲舟蓮爲食空中老父能知津孫來抱兒達行在哭聲上徹天能闘帝呼花雲兒風骨如花雲手摩膝置泣復歎兒汝不死猶雲存兒年十五官萬戶丸原再拜君王恩忠臣節婦古稀有嬰杵尚是男兒身英靈在世竟不朽下可爲河岳上可爲星辰君不見金華文章石室史嗟我欲賦豈有筆力回千鈞　楊繼盛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炤千古平生未報恩留

作忠魂補

【增】【敕】明太祖敕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沒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絶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死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死義與闕同轍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于後代蓋以勵風敎也宜令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

【增】【諭】明太祖諭羣臣曰忠臣愛君讜言爲國蓋愛君者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爲國者遇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若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

【增】【表】漢諸葛亮出師表曰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智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喩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忠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

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增疏明楊繼盛劾嚴嵩疏畧曰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于他日而乃履危蹈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懷壞天下之事者惟鸞與嵩鸞已亟死獨嵩尚在嵩之奸惡又倍于鸞將來爲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

原牋梁王筠荅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爲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準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爲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增書金史劉炳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效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後有司畧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爲自安之計邪使爲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　明史傅畧曰元蔡子英上明太祖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義所存不敢輙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禄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爲臣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實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爲未足于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

廉恥也以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于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擎持大經大法以昭示子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俘囚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以立名亦不敢偷生以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固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徇時故王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

【增】【序】晉書忠義列傳序曰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殞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勵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像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雖背恩亡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鹵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勵志莫不忠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與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原】【贊】梁元帝忠臣傳記托篇曰太真挺英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亡與亡嗟乎尚矣惟國之良　又忠臣傳陳爭篇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　隋庾信表盎諫文帝贊曰千乘峻轍六轡危行路廻松坂山斜柳城龍淵地狹華蓋風驚賢臣攬轡可謂忠貞

【增】【雜文】唐太宗祭比干文曰道喪時昏奸邪並用暴君虐主正直難居雖識鑒存亡詎能違凶暴之累智周萬物不能離顛沛之間然則大厦將傾非一木之能正天道去矣豈一賢之能全奮不顧身有死無二蹈死節者罕有其人所以悽愴風煙靡尋餘跡暄涼丘隴空有其名雖古今殊途年代冥漠式遵故實爰贈太師謚忠烈公清酌少牢以陳薄禮遊魂彷彿照此嘉誠

增說苑曰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返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以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死節死義矣　稗編曰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　宋紀曰張世傑有甥韓在元張弘範三使韓至宋師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荅之　又曰元人入西和州知州陳寅竭志固守力不能支遂陷寅謂妻杜氏宜避兵鋒杜氏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自殺寅亦伏劒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八人　又曰元李恒攻文天祥天祥師盡潰妻歐陽氏男佛生環生及二女皆見執趙時賞坐肩輿後元人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擒之天祥由是得挺身與其長子道生及杜滸鄒渢乘騎逸去時賞至奮罵不屈有繫累者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沐頗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將佐幕屬被執者皆死

忠義二附

原從鼓子　增奔袁軍（國語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寡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于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爾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　三國志關羽傳曹公擒羽禮之甚厚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張遼以情問之羽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效以報曹公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

原執刀叱攸　舉幡救宣（晉書王育字仲春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由此知名　後漢書鮑宣字子都坐距閉使者大不敬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遮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遂抵宣罪減死一等）

況卒厚贈　備死不賀（後漢朱暉傳暉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所求于我所以不敢聞命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三國志袁渙傳魏太祖時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嘗爲備所舉吏獨不賀）

增下馬號哭　撾鼓喧呼（三國志王脩傳脩爲袁譚別駕魏太祖誅譚脩聞之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　宋紀欽宗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上書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

所謂社稷之臣也寵綱正墜金人之計乞復用綱而斥李邦叅等撾壞登聞鼓宣呼動地帝恐生變乃復召綱衆皆奮躍）

傾血以飲 踰牆而藏（後漢劉平傳建武初龐萌友于彭城攻敗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冒白刃伏萌身上被十創困頓不知所爲號泣請曰願以身代府君賊曰此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傷甚氣絕有頃蘇渴求飲平傾其創血以飲之後數日萌竟死平乃裹創扶送萌喪至其本縣 又劉茂傳建武二年爲郡門下掾時赤眉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

更無美談 終無異詞（後漢戴就傳就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于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謂安曰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衘命固宜申斷冤毒奈何誣害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解釋郡事 又陸續傳續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及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史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

以報智伯 不負桓侯（史記豫讓爲智伯報仇謂襄子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于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晉書蘇峻冠蘭石桓彝遣將軍俞縱禦之縱敗左右勸以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

牽招設祭 高悝匿孤（魏志牽招傳袁紹辟招爲督軍從事紹卒又事子尚後遼東送袁尚首懸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 晉華軼傳初廣陵高悝寓居江州軼辟爲西曹掾尋而軼敗悝藏匿軼二子及妻崎嶇經年既而遇赦悝攜之出首帝嘉而宥之）

請活使君 得全太守（北史葛榮圍信都魏冀州刺史元孚帥勵將士晝夜拒守城陷與兄祐俱執兄弟爭相爲死都督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請死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也 後漢彭修傳修仕郡爲功曹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以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

露板請葬 將車送喪（晉荀闓傳大司馬齊王冏辟闓爲掾冏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述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漢廉范傳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于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以我故功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融繫出因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葬畢乃去）

衣不解帶 乳爲生湩（北史開府王延者性忠厚領秦王俊親信兵十餘年俊甚禮之及俊疾延在閤下衣不解帶俊薨勺飲不入口者數日羸頓骨立帝聞憫之賜以御藥授驃騎將軍典宿衛俊葬日延號泣而絕 漢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元家相繼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僕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乃潛負續逃去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

亦遭五矢 便被七創（晉韋忠傳太守陳楚辟忠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韋忠願以身代君乞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于是負楚以歸 楚國先賢傳應余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余與太守東方裒逆力得出賊便射裒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須沒無恨因仰天號泣涕血俱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裒弗害）

分歠廚米 共給衣資（三國臧洪傳魏太祖圍張超于雍丘洪從紹請兵欲求救超紹不聽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臧糧盡無救呼吏士謂曰袁氏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于大義不得不死諸君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涕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啟內廚米三斗請中分稍以爲糜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使作薄粥衆分歠之 漢繆肜傳太守隴西梁湛召肜爲決曹史湛卒肜送喪還隴西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他郡肜獨不去爲起墳冢乃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其妻子意肜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肜不受而歸）

視書長歎 持賊大呼（晉紀劉裕攻司馬休之密以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夫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于地下耳裕

（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　唐裴度傳王師討蔡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鞾刜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氊得不死哄導騶伏獨騶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給送車馬　驅護蠅蟲（漢周嘉傳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于是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又杜喬傳喬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于城南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為夏門亭吏守護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之而不罪）麾之不去　衰而復存（五代史和凝傳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邪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是得免　元趙一德傳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一德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後其主鄭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其家羣奴各亡去一德獨書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邪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券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于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聞命歎笑　詣喪慟哭（南史沈攸之傳攸之以邊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榮降榮曰受沈公厚恩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也城敗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為同人作賊不早來榮曰沈荊州要是宋世忠臣不可謂賊身本不辭生何須見問命斬之榮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北史陽固傳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又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避隱不出固以常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歎曰雖欒布王修無以尚也君子哉若人）皆署燕名　不知雋賂（漢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寃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署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撓屈當下蠶室乃歎曰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　又朱雋傳太守尹端以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失利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得輸作左校端喜于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持鋤去草　引車入陌（後漢李善傳善本同縣李元蒼頭顯宗時辟公府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　又鮑永傳永初為郡功曹王莽以永父宣不附已欲滅其子孫太守苟諫擁護之召以為吏更始時封中陽侯後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行縣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下拜哭盡哀而去又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烹固何害　志不可移（左傳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注微之匿也長者白公也　晉車濟傳張重華以將車濟為金城令時為石虎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壯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原欒布哭彭越　江統送愍懷（史記欒布傳布為梁大夫使齊漢梟彭越頭于洛陽詔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越頭下祀而哭之　晉江統傳愍懷太子廢賈后諷有司不許宮臣追送江統冒禁至伊水拜辭）增結纓而殉治長　升堂以召諸生（說苑刑蒯聵事詳忠二　備遺錄明王省為濟陽教諭靖難師至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名明倫今日且論君臣之義一節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乃以頭觸堂柱而死）島中五百豈從漢帝之招　坐上三千僅得馮公之市（史記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戰國策齊馮煖為孟嘗君收債于薛及歸孟嘗君曰債收畢乎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言視吾家所少有者臣竊計君家所寡有者惟義耳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

（者也後孟嘗君就國于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終日孟嘗君曰先生所以爲文市義者乃今見之）

忠義二　附

原　詔復七賢（白帖表秘爲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敗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謙得免詔復其門號曰七賢）增　理無兩直（晉張軌傳後漢吳詠嘗爲馬賢所辟又爲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參賢慙懼和釋涼州刺史張軌祭其墓而旌其子孫）

哭于東市（晉向雄傳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吳奮爲太守以小譴繫雄于獄司隸鍾會于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吾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王誅既加于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于時乎）由是顯名（後漢索盧放傳放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放願以身代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安可負君（晉紀陸機及弟雲皆見殺又收機司馬孫拯下獄獄吏掠拯數百兩踝骨見終言機寃吏知拯義烈謂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孟玖等令獄吏詐爲拯辭亦𡰥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寃拯譬遣之曰吾義不負二陸死是吾分卿何爲爾邪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寃玖又殺之）桓康裝擔（南齊書桓康傳宋大明中桓康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

復歸江南（續文獻通考晉祖逖有奴曰王安遣歸石勒逖弟約從蘇峻反敗而奔趙勒以既誠劉曜當顯明順逆乃誅約𡰥其族安悵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乃竊逖庶子道重匿之及石氏亡復歸江南）必同其難（漢晉春秋公孫瓚爲袁紹所敗乃關請曰吾聞君子陷人于危必同其難豈可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孫得無預（輟耕錄劉信甫爲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叔利孤財妄訴于府郡守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不勝慙且憤毒父死而復訴于府適達魯花赤馬馬火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弁得以中守信甫曰殺人者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鞫鍊無完膚終無兩辭乃厚以金帛賂達魯花赤孤得無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閽陳告達魯花赤以罪罷去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悉籌償信甫曰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叱令北向（先賢行狀袁紹領冀州牧委審配以腹心之任以爲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後魏太祖兵入鄴生縛配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吾君在北）

城無虛井（宋紀元兵克潭州李芾與帳下沈忠合室盡死軍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枕中出二楮（明田汝成阿寄傳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一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踷踉老僕乃費我藜羹阿寄歎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邪趣畫策榮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貽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

忠孝一

增　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詩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又曰駕彼四牡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禮記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

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又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　史記趙世家曰家聽于親而國聽于君古今之公行也　孔子世家曰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　漢書劉向傳曰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　東平思王宇傳曰蓋聞親親之恩莫重于孝尊尊之義莫大于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制節謹度以翼天子然後富貴不離其身而社稷可保　范升傳曰子以人不間于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　晉書段灼傳曰臣聞忠臣之于其君猶孝子之于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戚戚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　陳書徐陵傳曰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　北史曰士有不因學藝而重不待爵祿而貴者何亦云忠孝而已竭力以奉其親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人臣之節也　宋孫固傳曰人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莊子曰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漢馬融忠經曰夫惟孝者必貴于忠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斯福祿至矣　涑水司馬氏曰某事親無以踰于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讀書筆紀曰大道之世無忠臣無孝子其無忠臣非無忠臣也夫人而莫非忠臣也其無孝子非無孝子也夫人而莫非孝子也

忠孝二

增史記曰仲尼孝子舜禹忠臣　穀梁傳曰于盾也見忠臣之至于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孝經緯曰孔子云欲觀吾褒貶諸君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　史記曰石奢爲楚昭王相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于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自刎而死　戰國策陳軫謂秦王曰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　說苑曰楚申鳴者孝聞于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爲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于國立義于庭汝樂吾無憂也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

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爲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于君而祿歸于親今既去父事君得不死其難遂往而以兵圍之白公與石乞謀曰申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刼其父以兵申鳴必來遂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曰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已不得爲父之孝子也乃君之忠臣也援枹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何面目立于天下遂自殺　漢書延篤傳曰篤謂前越嶲太守李文德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于不忠爲人子不陷于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從此而沒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　世說曰吳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者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陸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家之盛也

晉書溫嶠傳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于斯極矣太眞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加焉　卞壼傳曰壼與蘇峻力疾而戰死之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戰同時見害眕母裴撫二子屍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　謝琰傳曰孫恩寇山陰琰出戰殺賊甚多繼而敗績千秋亭與二子肇峻俱被害詔謂琰父子隕于君親忠孝萃于一門焉　南史劉敬宣傳曰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桓序謂其父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袁粲傳曰粲謀誅蕭道成爲戴僧靜所殺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粲謂最曰我不失爲忠臣汝不失爲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梁書謝藺傳曰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　魏書彭城王勰傳曰高祖詔勰曰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　邢巒傳曰世宗勞遣巒于東堂曰蕭衍寇邊旬朔滋甚誠知將軍旋京未久膝下難違然東南之計非將軍莫可將軍其勉建殊勳以稱朕懷自古忠臣亦非無孝也　名臣錄曰范仲淹曰狄公仁傑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公嘗赴并州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君子于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　唐李源傳曰

源東京留守憕之子也憕死安祿山之難源時八歲被俘爲奴故吏贖歸其宗源以父死非命不仕不娶長慶中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薦之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旌孝所以激人倫其以源守諫議大夫遣使者持詔書袍笏就賜　唐紀曰王義方欲奏彈李義府先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于親爲不孝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　說郛東谷贅言曰孝子忠臣代固有之惟子能合父心惟臣能合君心者爲難能也蓋有之矣不多見也是故執友窮乏濟以麥舟范忠宣公之心即父之心也河東未平不望使相曹武惠王之心即君之心也　宋史楊政傳曰政父忠戰沒政甫七歲哀號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于親者必忠于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一統志曰元趙弘毅嘗爲國史編修官明兵入城弘毅歎曰我今但有一死報國耳乃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爲中書管勾亦與妻訣曰吾父母俱死尚敢愛死乎遂公服北向再拜縊死　元伯顏不花的斤傳曰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常南望泣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恨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州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　明鄭克敬傳畧曰克敬官御史常奉使還賜之宴不食光祿以聞太祖問之對曰今日臣父忌日不敢食肉太祖曰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一統志曰朱益永樂末進士廉靜寡欲宦遊不挈妻孥卒時惟一僕侍命之曰未能報吾君親歸以忠孝二字語吾子孫　明陳祚傳畧曰祚仕宣德朝坐直諫忤旨舉家繫獄父竟瘐死後出獄疏請歸葬持服不許明日再請詞益痛切薛瑄言祚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　一統志曰劉珝正統中進士憲廟簡入内閣呼爲東劉先生而不名居家孝父母没各廬墓三年所居號曰仁孝里嘉靖初事聞欽撰祝文曰忠裨于國孝表于鄉爲一代名臣云　明馮恩傳畧曰恩論張孚敬及汪鋐方獻夫之奸逮繫詔獄幾死子行可年十四請以身代于長安街刺血書疏自縛闕下通政陳經爲引奏帝動容曰忠孝乃出一家耶

忠孝三

【增】國楨　家寶（晉書高密孝以承親忠以奉上實國之楨　山堂肆考宋時杜衍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憪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號爲寶田杜氏）投箸　捽胡（宋書建平宣簡王宏傳劉建上書云王之事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臣聞求忠臣者于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　漢書莽何羅反金日磾捽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窮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節注胡頸也捽胡捽其頸而投殿下也）

【原】石奢自刎　畢諶出亡（史記石奢事詳忠孝二　白帖畢諶爲兗州別駕張邈劫其母弟妻子魏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當去諶頓首無二心既遂出亡呂布破張邈生得諶諶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君子不罪之用爲魯相）

【增】兩節並弘　二理同極（南齊書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弘臣子兩節　南史褚彥回謂齊高帝曰柳世隆事陛下在危盡忠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亡家憂國　立身成名（漢書公孫述使刺客刺來歙歙書表投筆抽刀而絕帝省書流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隴羌憂國忘家忠孝顯著　彙書王珪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爲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不遠不撓　可移可事（晉書王允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北史柳遐傳柳遐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眷戀墳隴其孝可移于朝廷盡禮舊主其忠可事于新君）非爲富貴　即是神仙（宋史宗室不亙傳不亙性篤孝生七歲遺父北還思慕涕泣長而力學母曹氏止之答曰君父仇未報非敢志富貴也　明沈練重修岳王祠文忠臣孝子即是神仙）爲赴魏軍　豈知王臘（三國志諸葛亮子瞻督諸軍至涪亭戰死于陣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驅赴魏軍而死　漢陳寵傳寵曾祖父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等即乞骸骨去職三子皆在位後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曰吾祖宗豈知有王氏臘乎）考叔稱純　李嵩何罪（左傳穎考叔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晉紀秦主姚興太后卒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先臣所教　愚夫不爲（宋紀范純仁遺表云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二君者也　北史裴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敢諱家客　不爲園郎（唐書馬周傳周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爲何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怪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　漢書元帝崩故事近臣皆隨陵爲園郎金日磾弟倫子敞以世名忠孝太后詔留侍成帝）死則塞禍　貴不爲榮（漢紀督郵吳道受詔捕范滂縣令郭揖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晉紀秦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趣江陵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遂不仕）天爲降印　金以名軍（博物志太尉常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民爭取之即爲一圓石顥令捶破之得一金印曰忠孝侯印顥表上之藏于官庫後議郎樊衡夷校書東觀表上言堯舜之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金史正大二年取河朔諸路歸正人悉送密院增月給米三倍他軍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孝一　漢書王尊爲益州刺史至九折坂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何以見祖　皆知顯親（一統志宋張鏜僕射浚之後恭帝下詔天下勤王鏜起兵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禧欲降之罵曰今日降而死何以見我祖宗于地下　鏜家皆以鏜軍士破敵今咸封咸義郡夫人其詔畧云使天下之人知爲人子者皆知以是顯其親）惟此三子　幸有二弟（叔潭集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符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　凡紀朔兵取益）

（都路普顏不花捍城力戰城陷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當爲終養拜母而別遂官舍坐堂上不屈而死）恒思歸國　何可假人（陳書梁元帝時沈炯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炯以母老在東恒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閉戶却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棄毀不令流布　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爽荅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至于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受戒孔子　令見先人（宋紀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立朝讜正元主常令受帝師僧八思馬戒希憲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元主曰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　又元圍潭州尹李毅時寓居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冠招鄉人行冠禮鄉人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耳禮畢與其家人自焚）不得承命　豈復全交（南史宋竟陵王誕反以劉瑒之爲參軍瑒之辭曰忠孝不得並全瑒之有老父在不得承命誕因而殺之　漢書臧洪傳洪荅袁紹書曰本州陂假之郡將遷兒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致淪滅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門乎）揮涕　謁帝改容（晉書殷仲堪鎮江陵桓靈寶攻之後仲堪走惟羅企生從路經家門弟遵生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一門之內有忠與孝亦復何恨　北史普泰初崔巘遷司徒從事中郎既遭家難遂闕行入謁及謁覲孝武哀動左右帝爲之改容目送曰忠孝之道萃此一門）求郡養母　取心祭父（宋紀洪皓留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　元紀察罕帖木兒爲田豐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令擴廓帖木兒襲父職身率將士誓必復仇遂克之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父）同日而至　一方所歸（宋紀文天祥死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天祥骸骨歸葬吉州適家人亦自惠州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而至人以爲忠孝所感　晉書沮渠蒙遜傳羅仇謂其弟麴粥曰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宜有甄錄　以爲鏡戒（北史崔光韶弟光伯除北海太守有司以其吏滿奏代詔曰光伯自滋海沂清風遠著兼其兄光韶復能辭榮侍養兄弟忠孝宜有甄錄可更任三年以廣風化　漢書帝以三公多見罪退欲馮勤以善自終因誡之曰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戒能盡忠于國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卜以善俗　詩爲諫書（漢書嚴遵卜筮于成都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　又王式爲昌邑王師後王賀嗣位以淫亂廢治事使者責問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端禮常賜書　敬宗不識字（一統志宋錢端禮爲俶六世孫高宗常御書忠孝之家四字賜之　性理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陽城語諸生　景讓舉一爵（唐陽城傳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南部新書大中閒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于家忠于國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一爵蔣曰宜然）爲君爲父付一笑于此生　事宋事元敢二心以逃死（一統志宋李成大知金壇縣元兵至吏民脅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被擒不屈先殺其二子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遂遇害　宋史厓山旣平文天祥被執張弘範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者事元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心乎）

忠孝四

〔原〕辭母（白帖魏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經皆預謀沈走告文王經母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爲子則孝爲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有）辭主（三國志蜀徐庶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詣曹公）不兩全（晉周處傳處爲中丞朝臣惡其彊直乃使隸夏侯駿西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所也）〔增〕天子題碑（唐書韓思復傳思復卒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安君定親（三國志魏文帝終制曰忠臣孝子宜思仲

（尼釋之之言鹽華元明帝之戒所以安君定親斯則聖賢之忠孝矣）乃心本朝（晉書武帝時吉挹守魏興苻堅遣將來攻力不能抗不食而死桓冲上言曰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沮溺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戒子努力（宋史杜衍爲宋賢相卒時年八十謚正獻戒其子努力忠孝）鄉里易名（一統志宋曹翊少以純孝聞累遷左屯田郎中焚黃之夕芝生墓上詔以所居爲忠孝鄉孝芝里）

忠孝五

原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實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溫夏凊盡事親之節進思將美懷出奉之義義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爲令德若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胥漢憑暉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業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像

增書宋謝枋得與程鉅夫書畧曰枋得宋室孤臣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老母在堂耳今天已奪其恃枋得無意人間事矣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溥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于家而能忠于國者未之有也語曰人苦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言之況稍知詩書識禮義者乎且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非其人而負求才之意傳曰爲人子止于孝爲人臣止于忠某不能爲忠臣猶願爲孝子　明宋濂荅鄞守聘五經師書畧曰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簸口舌以聾瞽時俗實欲學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冕苟于孝道有闕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耳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其有不省親者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嚴父年垂八十且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去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尚不欲久去膝下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

增序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于孝經也仲尼言孝者所以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之所以荅君親之恩明臣子之分忠不可廢于國孝不可絕于家孝既有經忠則猶缺故述仲尼之說作忠經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三十　孝　祿養

孝一

【原】爾雅曰善父母爲孝　【增】釋名曰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　書曰奉先思孝　又曰恪慎克孝　【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增】又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原】禮記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　又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增】又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歿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　又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然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　又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又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又曰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　又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又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孝經鉤命曰國多孝則風雨時　又曰孝子如醴泉　孝經左契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則鳳凰巢　漢書賈誼傳曰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　延篤傳曰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　北史孝行論曰塞天地橫四海者惟孝而已矣然則孝始愛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若上智稟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功其美一也　莊子曰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　孔叢子曰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　小學紺珠曰孝則生福　又曰治身莫先於孝

孝二

【增】拾遺記曰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爲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

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　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　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　尚書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詩曰張仲孝友　原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色褊襴衣常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爲小兒啼或弄雛鳥於親側　說苑曰閔子騫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謂婦曰我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增韓詩外傳曰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皐魚也被褐擁鎌哭於道傍孔子避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者何哭之悲也皐魚曰吾失之三矣吾少好學周流天下而吾親死一失也高尚其志不事庸君而晚無成二失也少失交遊寡於親友三失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哭而死孔子曰弟子識之足以誡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　原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　增家語曰子路問於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也　禮記曰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君子頃（音跬）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余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原說苑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未嘗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未嘗不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憂也　漢書刑法志曰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縈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乞沒爲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　增萬石君傳曰萬石君歸老於家長子建爲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音投）身自澣洗（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　原金日磾傳曰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

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光武時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增孔奮傳曰奮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江革傳曰革遭亂負母逃難數遇賊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賊是以不忍犯之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至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之曰江巨孝　原東觀漢記曰黃香舉孝廉爲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枕寒即以身溫席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埽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續漢書曰申屠蟠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見而奇之與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共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　東觀漢記曰趙咨性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爲養盜常夜往劫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惜諸盜皆慙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　增蘇氏家語曰漢蔡邕性篤孝母滯病三年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十旬　搜神記曰董永東漢末家貧傭耕以養其父父歿貸錢於里之富人裴氏許身爲奴以償所貸得錢五千營葬葬畢忽道遇一婦人求爲永妻永與俱詣錢主遂織絹於裴氏綫三百縑以償一月而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償債言訖凌空而去　原蕭廣濟孝子傳曰東漢末嫣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詣闕通章不省號不飲食懷石膞中詣公卿輒出石置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增魏志高柔傳曰時制吏遭大喪百日後皆給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勑當行以疾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晉夏方傳曰方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　許孜傳曰孜立宅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園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原桑虞傳曰虞年十四喪父毀瘠日

以米百粒糝藜藿其姊諭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增王裒傳曰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爲廢蓼莪之篇　王延傳曰延事親夏扇枕席冬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　原荀氏家傳曰晉荀顗（或作瑜）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動傍人　增晉書曰王戎母喪飲酒食肉而容貌毀悴和嶠父喪禮法自持而哀毀不踰於戎嶠生孝戎死孝　原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之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絕至七祭嘔血而死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隨父母臥夏月多蚊虻而終不搖扇云懼蚊虻去我及父母也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遭母喪哀毀過禮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輟事流涕悲不自勝　增殷仲堪傳曰仲堪父病積年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又父常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鬬孝武聞其事而不知其人偶以問仲堪仲堪流涕而對曰臣進退維谷　原師覺授孝子曰晉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以食覺有味便吐去　何子平傳曰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荅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　增南史裴子野傳曰子野居喪每至墓所草爲之枯白兔白鳩馴擾其間　丘傑傳曰傑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汝噉生菜遇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藥服之下蝌斗子數升　謝貞傳曰貞七歲時祖母阮氏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見祖母不食亦不食親族莫不奇之十四丁父艱號哀頓地絕而復蘇　司馬暠傳曰暠字文昇年十二丁內艱哀慕過禮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歎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　魏書趙琰傳曰琰以不得葬二親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斷諸滋味食麥而已　蕭祗傳曰祗子放隨父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舍前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時以爲至孝之感　北周陸通傳曰通父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　隋李顯達傳曰顯達父

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鬢髮墮落形體枯憔遂至滅性　薛濬傳曰濬母亡歸葬時值隆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行五百里足凍墮指瘡血流離　田翼傳曰母臥疾翼親易燥濕母食則食母不食亦不食　李德饒傳曰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居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衰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爲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爲孝敬村里爲和順里　劉德威傳曰德威子審理少喪母爲祖母元所養元輒疾病必親煮藥嘗而後進元曰兒孝通神明吾一顧念病輒間　唐竇抗傳曰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居喪哀癯過常母卒數號絕　鄭善果傳曰善果父誠周大將軍開封縣公討尉遲迥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爲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李迥秀傳曰迥秀母少賤妻常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荅曰娶婦要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書段秀實傳曰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　崔璵傳曰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夫人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名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宋王仁鎬傳曰鎬拜節度使省其父祖之墓周視松檟涕泗嗚咽謂所親曰仲由以爲不如負米之樂信矣　張齊賢傳曰太宗命齊賢知定州以母老不願往尋丁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不食酒肉蔬果　顧忻傳曰忻以母病葷腥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　成象傳曰象事父母以孝聞號泣營葬聞者悽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布色燕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遠近目爲成孝子　杜誼傳曰誼父母喪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間泥水沒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流血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而號然後去　支漸傳曰漸年七十持母喪蓬首垢面三時號泣白蛇貍兎擾其傍白雀白烏日集於壟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　遼史耶律安摶傳曰耶律安摶幼若成人居父喪哀毀過禮見者傷之太祖屢加慰諭嘗曰此兒必爲令器及長事母至孝以父死非罪未葬不預宴樂　金史陳顏傳曰顏父光仕宋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間關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誣告光

殺人光繫獄搒掠不能勝因自誣服願請代死太守哀之未敢決會帥至郡以其狀白帥曰此眞孝子也兩釋之　元史蕭道壽傳曰道壽母年八十餘事養盡禮夫婦親侍櫛沐必俟母食而後退食母寢而後就寢出必告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而受母命起乃起起後再拜謝色喜乃退　畢也速荅立迷裏氏傳曰父喪晝夜悲號有飛鳥翔集墳土湧起　劉通傳曰母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年八十五目忽復明　湯霖傳曰霖母病熱思氷時天大暑求之不得號呼累日池中忽聞戞戞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奉母疾愈　輟耕錄曰陶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躑嗑牀簣衾褥醫莫能愈明元掐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禱於神將割一臠爲湯劑引刀欲下忽有鄰童自外躍入叱曰母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數字於几面擲筆仆地視其書藥方也鄰兒醒叩之無所知遂如其方治之母終身痛不再舉　明一統志曰洪武時顧仲禮事母至孝遇歲凶負母就養他郡七年始歸見蝗起食其田苗仲禮泣曰吾將何以爲養乎俄疾風蝗盡去苗得不傷　明蔡遷傳略曰合肥陳文者早喪父奉母至孝元季挈家歸太祖積官都督僉事卒封東海侯謚孝勇明臣得謚孝者文一人而已　洪武實錄曰河南舞陽縣民周炳事母焦氏至孝常病篤炳呼天禱神求以身代遂愈後復病瘠思食獐肉炳求之不得忽一獐入其家即以供母母病復差人以爲孝感所致請表其門曰孝行　宋濂危孝子傳曰危貞昉父孝先坐法謫役貞昉以身願代上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然質體尫弱不勝負任之苦越七月病卒　陳繼傳略曰繼奉母至孝有司上其事使御史廉之繼方隨母行濯母飲以壺漿拜而後飲帝聞嗟異府縣交薦以母老辭不就永樂中舉孝行仍旌其母曰貞節　儲福傳略曰福殉靖難妻范與其母韓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澣衣澗邊見草可織席因取之鬻以養姑姑年七十餘卒嘗葬廬墓傍年八十餘卒卒後席草不復生　劉文煥傳略曰文煥早喪父奉母至孝躬自築墳哀毀骨立嘗鑿墓傍不數尺泉湧出味且甘洌人呼爲孝子泉

孝三

原循陔　倚門（東廣微補亡詩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師覺授孝子傳趙狗幼有孝性年五六歲時得甘美之物未嘗敢獨食必先以哺父出輒待還而後食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

（侯父）嗣服 繼志（詩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禮記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驢鳴 鶴叫（後漢戴良傳良字叔鸞母憙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憙音虛計反晉吳隱之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警叫）先意 察色（禮記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東觀漢記汝郁字叔異年五歲母患病不能飯食郁常抱持啼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欺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異之因字曰叔異）錫類 奉先（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書奉先思孝）心動 目開（後漢書蔡順字君仲少孤養母常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噬指順心動棄薪走歸白帖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名母病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俟彥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目豁然即開）增 分椹 抱柰（合璧事類漢蔡順事母至孝王莽末歲荒順拾椹以異器盛之赤眉見而問焉曰黑者味甘奉母赤者味酸自食賊義其孝乃以米肉遺之晉書王祥性至孝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禪窟 鹹鄉（北史皇甫遐遭後母喪負土為墳復於墓南作一禪窟以陰雨則穿窟晴霽則營墓拾遺記郅奇居喪盡禮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原 德無加 行莫大（孝經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乎又人之行莫大于孝）赤烏巢門 白兔遊墓（華陽國志吳順養母赤烏巢門白帖後漢方儲幼喪父事母母終負土成墳白兔游其下）增 羅威進果 殷惲持瓜（陸徹廣州先賢傳羅威字德仁八歲喪父事母至孝耕耘為業勤身苦體以奉供養令名署門下吏不就將母遁避隱居增城縣界令還復舊居朝暮供待異果珍味隨時進前也蕭廣濟孝子傳殷惲七歲喪父哀號毀悴不為戲弄得瓜果可啖之物懷持進母未嘗先食）陳紀畫像 丁蘭圖形（海內先賢傳陳紀字元方實之子也至德絕俗才達過人烝烝色養不離左右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畫像百城以勵風俗焉孫盛逸士傳丁蘭少喪考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為親形事之若生朝夕定省鄰人張叔妻從蘭妻有所借蘭妻跪拜木人木人不悅不以借之叔醉疾來誶罵木人以杖敲其頭蘭還即奮劍殺張叔吏捕蘭蘭辭木人去木人見蘭為之垂淚郡縣嘉其至孝通於神明遂上之圖其形於雲臺）春氣 夏木 地義天經（孝經左契孝子之溺身也猶春氣之潛潛也又漢荀爽傳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為孝注曰火木之子夏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為孝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烏棲冠上 泉湧舍傍（家語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漢書姜詩母好江水詩子因遠汲溺死詩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舍側忽有泉湧味如江水並雙鯉同出）身先鍼灸 食不鹽酥（梁庾沙彌傳母劉病篤晨夕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以身先試唐元德秀傳德秀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既擢用以母亡食不鹽酥藉無茵褥）髮皆禿落 綿定奇溫（梁荀匠傳匠居喪三年足不出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繼之以血世說晉朱百年母以冬月亡衣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絮帛時就孔思遠宿思遠以臥具覆之覺即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蒲萄不舉 雕胡自生（唐陳叔達傳達為納言常賜食得蒲萄不舉唐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常求不能致臣願奉之帝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西京雜記顧翔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嗜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采擷家近太湖湖中忽自生雕胡遂得以養）二燈照墓 一石依舟（錄異記陰元之父葬後墓前常有二燈來照至明乃息一統志漢陽相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相以舟汲之患流急覆江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為孝感）有若成人 必為佳器（北齊書袁聿修七歲遭喪居處禮度有若成人晉書韋忠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為佳器）病從指入 酒向足流（稗史唐崔渾性至孝母嘗有疾渾跪請病授已有頃覺疾從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孝苑唐賈直言父道沖代宗時以泄禁中事賜鴆死直言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父中使然之直言既持杯自飲立盡酒忽從左足出具奏父得流南海）憂無此弟 願得為兄（唐岑文本傳文本弟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曰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泣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不欲離左右今若出外母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孝苑李密聘吳

（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主曰何爲密曰爲兄供奉之日長）帷車袖劒　乘馬逐鹿（三國志魏龐淯外祖父趙安爲同縣人李壽所殺淯母娥親自傷父讎不報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都亭前詑詣縣顏色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就戮會赦得免州郡贊歎勒石表閭　陳書吳明徹幼孤性至孝感父樹墳壟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亢旱苗枯明徹每至田中號泣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過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驗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特遺二婢　加賜一雞（晉書祖納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　元史鐵哥甫四歲與叔父那摩入見帝方食雞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晨午分膳　朝暮送粥（孝苑宋陸時雍補郡學生念母兄時不給詣掌膳曰吾日飯不盡餐願撤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　後漢樊儵傳儵事後母至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饘粥）廬棲小鳥　門帶長蛇（魏書王崇母亡晝夜哭泣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如雀棲於崇廬朝夕不去　晉孝傳殷陶年十二以孝稱遭父喪有長虵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柩在獨居廬不動）操瓶湧泉　種瓜辦葬（拾遺記曹曾慕曾參之行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瓶則井泉自湧清美於常　南史韓靈敏傳靈敏早孤與兄靈珍家貧無以營葬兄弟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便復生以此遂辦葬事）約不敢違　啼非爲痛（晉陶侃傳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洪源勸更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少年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世說新語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也答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烏常銜火　馬暫輟芻（拾遺記郅奇居喪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夾之登山清水雖夜如晝之明也　蘇氏家語魏程堅母喪哀號擗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必先母老　不逮親存（宋史賈黃中出知襄州自言母老乞留京因改知澶州辭之日太宗謂侍臣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覺老朕每與語甚明辨而黃中終日憂懼必先其母老矣　韓詩外傳曾子事詳後祿養二）相戒勿犯　令視爲法（隋華秋傳秋家貧傭賃爲養其母母終負土成墳大業初調狐皮郡縣大獵有兔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郡縣嘉其孝感以聞詔表其門閭後羣盜起常往來廬之左右咸相戒曰勿犯孝子鄉　宋史趙君錫登進士第以親故不願仕父良規每出必扶植上下鞍立僕御中常從謁文彥博彥博異其容止問而知之語諸子令視以爲法）樹爲之枯　斧不可拔（晉紀王裒父歿後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　元史石明三母爲虎所害乃彌巨斧盡砍殺虎明三亦死立不仆張目如生斧在手牢不可拔）不知是女　何用生男（獨異志古有女木蘭者代其父從征身備戎裝凡十二年無知之者又古樂府木蘭行云不知木蘭是女郎　下詳孝二）讚諦爲首　考叔稱純（孝苑唐王讚少喪親培土成墳二十年不脫衰麻黜陟使韋稹奏劍南孝子十六人讚諦爲首　左傳穎考叔純孝也）橘懷三箇　梅放一枝（人物志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遺母　唐詩橘懷三箇去　稗史龍廣寒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誕初啓北牖舉壽觴忽梅花一枝入牖香色絕佳人以孝梅稱之士大夫各贈以詩）風吹即倒　龜負爲安（北齊書崔㥄傳崔仲文弟子約五歲喪父不肯食肉後喪母哀毀骨立人曰崔九作孝風吹即倒　三國魏鮑出傳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與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而其母不能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乘車歷山危險不如負之爲安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踐地避石　叩氷名鱗（山堂肆考宋徐積以父諱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避而不踐　晉史孝友傳王延叩氷而名鱗又本傳母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延循汾叩凌而哭忽有魚湧出水上）惟噉麥粥　不食羊肝（北齊書徐孝克所生母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　北史辛少雍有孝行爲祖紹先所愛紹先性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肝）樹下拜果　山中問藤（稗史宋淳熙時江州民謝生母老病以夏月思生柑不啻饑渴謝家有小園種此果乃夜拜樹下膝爲之穿裂詰旦已纍纍結丹實數顆食之病遂瘳　又齊雁門解叔謙母疾夜於庭中祈禱聞空中云得

（丁公藤爲酒便差訪醫無識者乃崎嶇求訪至宜都境遇見山中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并示其漬酒之法）

一月臥氷　**三年泣血**（元史田改住父病禱於天祖臥氷上一月　禮記高子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不書官紙　**常立屏風**（晉阮孝緒傳孝緒十餘歲隨父爲湘州從事不書官紙以成父之清白　蘇氏家語杜陵蕭彪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執經隴畔　**舉手輿中**（後漢孫期傳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奉養從學者皆執經隴畔以讓之　漢韓延壽傳延壽常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曰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

受脯不食　**納屨以行**（呂氏春秋趙宣孟將之絳見骫桑之下有臥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之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將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脯遂去注骫古委字也　宋書謝[illegible]生母郭氏病晨昏溫凊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母疾畏驚一家尊卑感體至性咸納屨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

歸非所願　**眠亦不安**（元史陳韶孫父洌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號泣隨父道遇遼陽平章塔出見而問之語曰天子寬仁罰弗及嗣我返汝故鄉汝願乎對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　南史宋袁君正數歲父疾晝夜專侍人勸暫休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山分復合　**指墮更生**（元李忠傳忠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遇居民廬舍皆推壓傾圮將近忠家其山分而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免　大唐新語孟景休丁母憂哀毀滅性及葬跣而履霜腳指皆墮既而復生如初）

畫扇留篋　**滴淚裂甎**（南史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有感慕之色求母遺物惟有一畫扇每至感思輒開篋流涕　明紀虞謹父歿淚滴浸甎甎爲碎裂）

羣烏助泣　**一犬隨號**（張氏家乘明成化時華亭張溥字兩山以孝義聞父母暨祖母三喪相繼溥晝夜哀泣有羣烏喧集庭樹以血和淚賦三挽哀東詩以一時名公題咏成帙傳於世溥遂終身不服紅紫　隋書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滅性家有一犬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

國名扶老　**縣號烏傷**（王嘉拾遺記燕昭王八年扶盧國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咸知孝讓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芝遮掩其尸閭里弔送號哭之聲動於林谷河源爲之不流止春木爲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爲塵埃然後乃食大禹隨山導川乃濟其地爲扶老純孝之國　宋劉敬叔異苑顏烏以純孝著後有羣烏銜鼓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至孝遂名縣爲烏傷王莽改爲孝烏以彰其行）

私置木主　**陽舉水漿**（明楊士奇傳士奇母改適每祭先不令士奇與士奇怪而問母母告以故士奇年六歲悲愴不已乃私置三木主祀於別室早必焚香拜跪　又虞謹傳謹父歿水漿不入口母勸之陽爲一舉母入即引去）

跪受丹書字　**持歸紫石英**（稗史齊蕭叡明母患病積年叡明晝夜祈禱忽有一人以石函授之曰此能治太夫人病叡明跪而受之忽然不見以函奉母中惟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病即愈　北史梁彥先七歲時父遇篤疾醫云餌五石可愈一時求紫石英不得彥先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見一物怪而持歸即紫石英也）

一夕髮盡白　**三年味不甘**（元郭道卿傳郭庭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父道卿嘗病疝危甚庭煒憂悴一夕髮盡白　北史辛銘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

弄雛老萊子　**鎮石枯桑君**（列女傳老萊子事詳孝二　孝苑羊淑偉母常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有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恙時令泄氣在亥可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愈）

哀罷鄰人社　**榮迴宰相班**（三國志魏王脩年七歲喪母母於社日亡來歲鄰人舉社脩感念母哀甚鄰人聞之爲之罷社　合璧事類唐懿宗哭日宴慈仁寺宰相趙隱侍母以安輿臨觀他相率百官拜恩於廷迴班候夫人搢紳榮之）

未嘗易衣櫛髮　**仍然擁笏垂魚**（一統志明王中性至孝母歿旦夕哭奠未嘗櫛髮易衣洪武間表其門　孝苑唐曹成王皋遭誣在治念其母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因服就辦入則擁笏垂魚坦然自若）

孟宗哭而冬筍出　**劉殷泣而霜堇生**（白帖孟宗後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筍爲之出　晉書劉殷祖母盛冬思堇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祝地便有堇生焉）

劉茂養親竭茲筋力　孔嵩傭卒變乃姓名（後漢書劉茂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

明年對芋嗚咽難勝　今日聞箏悲哀頓絕（說郛于文宗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明年對芋嗚咽如此終身　南史張稷所生母少執箏伎母歿聞兒彈箏悲痛頓絕遂終身不復聽箏）

孔門高弟見益母而思　王氏諸生廢蓼莪之詠（毛詩注疏王風中谷有蓷陸璣云韓詩及三蒼皆云益母也曾子見益母而感　晉書王裒事詳孝二）

成溝渠而注地慘矣娥金　緣旛竿以上天冤哉青血（孝苑李娥父吳大帝時爲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煉金竭爐而金不出吳令耗折官物即坐斬娥年十五遂自投爐中於是金液沸溢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注二十里所收金億萬計　王紹孝子傳周青許同郡周少君少君病未獲成禮而終青往爲婦十餘年公姑勸令改嫁青誓以匪石後公姑自殺姑女告青殺害被誣刑于市青謂監刑者曰願樹長竿白旛不殺公姑者血上天血乃緣旛竿上天）

溪虎山龍之異類亦助號聲　黃衣紅帕之神人恍聞告語（錄異記資州人陰元之父歿於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　元史王薦傳薦父疾甚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帕首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

大人未見豈容冬李之先嘗　童子何悲爲有桑林之可葬（南史梁王僧孺年五歲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　周書裴俠年十三遭父喪哀毀若成人將擇葬地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葬于桑東封公侯俠宅側有大桑林因葬焉）

薛舍人淚流磐石祖德難忘　陶黃門哭抱染衣慈容莫覩（新唐書薛收子元超爲中書舍人省中有磐石乃祖道衡爲侍郎時常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泫然流涕　五代新說梁陶黃門李直五歲喪母母在時染衣于外纔歸抱之號泣聞者酸感）

上帝賜七年之粟竊幸非虛　太尉驚五歲之兒乃能如是（晉書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名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　元史郭狗狗傳狗狗父寧守大良平宋將史太尉來攻陷大良平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狗狗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歲邪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由是寧家得還）

孝四

【原】盡歡（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

【增】蕣草（梁任昉述異記蕣草今之孝草也）

白鳩郎（搜神記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有白鳩巢門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爲白鳩郎）

越燒他舍（後漢書蔡順母終未葬里中災火偪其舍順伏棺號哭火遂越燒他舍）

執骸而歿（陶潛孝傳龐範者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而歿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注執骸一作抱棺）

桑枝得藥（人物志漢夏侯訢侍母疾衣不解帶者數年一日忽夢其父告之曰天帝憐汝至孝賜以仙藥在室後桑枝上訢驚起往視果得藥進之母病立愈）

惟在諸君（三國志魏司馬芝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

烏爲銜壤（徐廣孝子傳巴郡文壤母死兄弟二人營葬不用僮僕之力葬之日羣烏數千銜土壤助以成墳）

金鎞療目（北史張元傳元祖喪明元恒憂泣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願祖目見明經七日其夜夢一老翁以金鎞療其祖目越三日祖目果明）

游先白母（五代史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先往）

車不能升（孝苑梁蕭鈞所生母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訊問武帝任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而止典籤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

何謂不多（南史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者德之本何謂不多）

水退瞿塘（世說庾子輿父卒官巴西奉喪歸至巴東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其夜水忽減退既渡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淫預如襆本不

（通鑑塘水退爲庾公）白鶴雙下（南史庾域有孝行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盜共舉輿（唐書牛徽父蔚避地於梁徽與子扶輿歷閣路盜擊其首持輿不息拜曰親老而疾幸母駭驚及前谷又逢盜輒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烏來候冢（後周書宗懍遭母喪毀瘠偃血兩旬之內絕而復甦者三有羣烏數千來集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藥似竹根（南史劉靈哲母病祈禱恍惚夢黃衣老人與藥曰取療母及覺藥在枕間食之果差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似萵苣）祝鳩有性（左傳郯子曰吾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祝鳩氏司徒也注祝鳩鵻鳩也其性孝故以名司徒主教民之官）須待姨差（齊書高帝第十一子鈞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姨差）自飲其清（金史劉煥傳宋末起兵城中乏食煥尚幼煮糠核而食之自飲其清者以醲厚供母）卿過季偉（南史樂頤之傳庾杲之常往候樂頤之頤之爲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跪讀父書（吳書顧愷每得父書灑埽几席跪而讀之）櫨不比梨（南史張敷小名櫨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之曰櫨何如梨敷曰梨是百果之宗櫨何敢比所居名孝張里）鳩雀巢樹（唐書張九齡還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座側白鳩白雀巢於家樹）楊梅三實（南史王虛之母喪盡哀庭中楊梅隆冬三實）屋夜有光（徐廣孝子傳王靈之喪父母二十年鹽酢不入其口所住屋夜有光）花有根鬚（梁吳均齊春秋晉安王蕭子懋七歲時母阮淑媛常病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瓶盛水花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齋竟花如故七日齋畢花更鮮紅視罌中稍有根鬚阮病尋差世稱其孝感）火留神許字（輟耕錄唐鄭潛曜母寢疾潛曜不靧面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大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母愈）雷雨不霑臥地（元王庸傳庸母卒哀毀幾絕露處墓前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具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霑濕）事母如事將軍（宋周羣清波雜志大將王緒令軍中無得以老弱自隨違者斬王潮兄弟獨扶其母緒命斬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請先母死將士共爲之請乃舍之）

孝五

【原】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子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祧祊【增】嵇康思親詩曰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歎感几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悲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號兮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隱隱兮不可裁【原】晉束皙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採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其之子罔或遊盤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其之子色欲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淩波赴汩噬魴捕鯉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惟禽

之似朂增兩慶以介丕祉其二章曰白華朱蕚被於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陵之陬倩倩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亹亹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亡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祜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弘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怳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余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元運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戀懷袖極願盡歡奈何慈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增晉傅咸孝經詩曰立身行道始于事親上下無怨不惡于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　明太祖思親歌曰苑中高樹枝葉雲上有慈烏乳雛勤雛翎少乾呼敎飛騰翔啞啞朝與昏有時力及隨飛去有時不及枝内存呼來呼去翎羽硬萬里長風兩翼振父母雙飛緊相隨雛知反哺天性眞吾思昔日微庶民苦哉憔悴堂上親歔歔欷欷夢寐心不泯人而不如烏乎將何伸

原賦魏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壁壘之常制識旌旄之所停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魂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弘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旣憑形以傲物諒傅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昶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爲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瞻於太階濯長纓乎天漢解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觀戢靈武於旣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絕風以逸騖庶遐蹤於公旦　增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

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於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懐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笋王斲氷以鱠鮮蕙柔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原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露而悽愴懷燧榖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虞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一作至）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花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啓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青陰不娛悦於懷抱惟罔極而纏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凉氣入衣淒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蛇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增詔漢宣帝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師古注曰繇讀曰傜事謂役使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北周田德懋丁父艱哀毀骨立上聞而嘉之賜璽書曰皇帝諭德懋知在窮疚哀毀過禮倚閭墓所負土成墳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復與汝通家情義素重有聞孝感嘉歎兼深春日暄和氣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禮自存也并詔表其門閭

增表晉李密陳情表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辛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自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明詔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苟徇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恤況臣孤苦尪羸之極且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殊私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私情區區不敢棄遠臣密今年四十

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但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之所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伏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增】【序】晉書孝友傳前序曰大矣哉孝之爲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若乃博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順顏怡怡盡樂擊鮮就養亹亹忘劬集苞思藝黍之勤循陔有採蘭之詠事親之道也屬屬如在哀哀罔極棄薪流慟銜索興嗟洒風樹以隕心頫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審德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協修身以匡化懍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是以閔曾冀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弘七體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賚郭巨致錫金之慶陽雍摽詩玉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擾功文之廬然則因彼孝慈而生友悌理在兼綜義歸一揆　【原】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湧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原】【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我烈祖暨於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兎馴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馴兎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爲己華惟余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原】【贊】晉夏侯湛閔子騫贊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烝烝子騫立體中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含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增】【銘】明西蜀劉瑞孝娥井銘曰天柱虧日爲月禍忠烈姦檜孽娥痛父寃寃莫泄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覔（音涅）憤如鐵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井可竭名不可竭（娥岳飛女也）

祿養一

【增】韓詩外傳曾子曰吾初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車常百乘然猶北面而涕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任重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　前漢翟方進傳曰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飾供養甚篤　後漢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謂不廣交通也）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謝承後漢書曰周磐字堅伯家貧養母儉薄不充誦詩至汝墳之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　吳魯肅傳曰孫權貴重肅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　晉何琦傳曰琦事母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及丁母憂服闋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効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怙恃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　南史薛濬傳曰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時榮之　梁書謝朏傳曰明帝徵朏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寄居郡西郭明帝詔加優禮賜牀帳褥席給以卿祿　劉之遴傳曰之遴除南郡太守武帝謂之曰卿母年高故令卿錦衣還鄉盡榮養之適　徐孝克傳曰孝克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知其以遺母也啓聞宣帝嗟歎良久勅自今有宴孝克前饌並許將還餉母　陳何子平傳曰子平除海虞令祿惟供母不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以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慚而退　孝苑曰隋費冠卿登第後母歿遂廬墓終身歎曰得祿而親不在何以祿爲再詔不起　說苑曰唐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帷帟而事母獨以盡養聞　人物志曰唐丘爲事繼母孝嘗有靈芝生堂歷官至太子右庶子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祿之半　宋史王萬傳曰帝以萬母老家貧賜新會五十貫田五百畝以贍其家　張巨源傳曰源弟侶事母至孝帝賜其母粟帛　元史布魯海牙傳曰布魯海牙性至孝友造大宅於燕京自畏吾國迎母來居事之得祿不入私室　語林曰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況人乎令羣臣親老者歸養

祿養二

原 牲養 烏哺（孝經曰用三牲之養白帖嗷嗷林烏受哺於子）

捧檄喜 列鼎思（後漢書廬江毛義家貧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而府檄適至以義爲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服終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乃歎曰賢者不可測昔日之喜爲親也家語子路事詳孝二）

將吏拜迎 公卿上壽（魏志張遼屯合肥時遼母至屯遼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後漢張酺傳酺爲太尉雖在公位父書歸田里酺每遷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酺府奉酒上壽極歡）

拜來王導 賀有孫權（白帖虞潭母孫氏訓潭忠義後蘇峻反潭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立養堂於家王導以下皆拜吳志顧雍爲尚書令拜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

增 求兼京兆 不擇南州（唐書姜公輔以母老無養求爲京兆戶曹參軍唐岑參送張子尉南海詩不擇南州尉高堂有老親）

笑不對策 泣以投書（宋史尹和靖少孤奉母陳氏以居書應舉發策有殺元祐黨人議笑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意汝以善養乃祿養邪晉書緱氏令初到縣趙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爾後能如此否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至曰吾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百口必均 二親無恙（新唐書裴向能以學問持門戶內外親戚百餘口俸祿必均世稱其孝唐李邕撰郭元振行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元振一人）

三釜偏樂 一鍾亦榮（莊子寓言曾子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注曰洎謂不及親也唐韋應物送周少府詩一鍾信榮祿可以展歡忻）

乃爲主簿 遂改連州（晉書何琦十歲喪父事母朝夕色養常患甘旨不贍乃爲郡主簿因話錄唐憲宗以柳宗元爲柳州刺史劉禹錫爲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爲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愧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遂改授連州）

手詔存問 中使迎還（山堂肆考宋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賜手詔存問合璧事類陸贄爲中書舍人母韋氏在江東帝遣中使迎還）

留飲上饌 對客侍立（語林明張倫官太原知府歸省郡守過候父留與飲倫侍楹上饌鞠躬侍命如童子饌既具即退立廡下郡守固請倫退守不敢當父謝曰幸君侯過敝廬老夫主之吾兒特將酒耳澠水燕談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華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命三子侍立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侍立常也士大夫以爲榮）

不脫朝服 未嘗君羹（北齊書趙隱字彥深二歲母便孀居家人欲改適之傅氏自誓以死至五歲傅氏謂之曰家貧汝小何以能濟彥深泣曰天若哀矜兒大當報恩傅氏對之流涕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入見母子相泣封宜陽國太妃左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莊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傍無几杖 侍皆青紫（後漢書胡廣傳廣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爲太傅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又耿弇傳弇父況疾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

忍令若曹樂 將爲父母榮（事文類聚宋范文正公爲參政時告諸子曰我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於是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唐韓愈文集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

仲山改官南都 巨源特給日契（明紀王問字仲山舉進士爲戶曹主政念父年高求便養改南兵曹晉書山濤孝帝以濤母老辭職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與比）

【增】求補外職（孝苑宋何麗天官游中都久未得歸賦懷親十三篇如毛詩體隨表上進以求補外朝廷嘉其志詔嶺南遠官皆許迎養）與家人盡（新唐書崔彥昭雖宰相侍母膳與家人盡顏色黍醫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瞿然起就（宋歐陽修撰石曼卿墓表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特為作殿（三國志張遼傳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及今為榮（合璧事類趙康靖公槩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當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遂以為例）升堂慶母（又曰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升堂慶母）士艷其榮（唐蕭嵩傳嵩請老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為工部郎衡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艷其榮）求為知院官（彙苑許康佐苦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肯就人皆知其為親屈）侍左右如褐衣（唐書蕭俛母韋氏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

祿養四

【增】〔詩〕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騫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岑參送李賓客荊南迎親詩曰迎親辭望苑恩詔下儲闈昨見雙魚去今看駟馬歸驛帆湘水闊客舍楚山稀手把黃香扇身披萊子衣鵲隨金印喜烏傍板輿飛勝作東征賦還家滿路輝　白居易送崔使君侍親赴任詩曰連持使節歷專城獨賀崔侯最慶榮烏府一拋霜簡去朱輪四從板輿行發時正許沙鷗送到日方乘竹馬迎惟處郡齋賓友少一杯春酒共誰傾

【增】〔書〕隋薛濬與弟書曰自釋褐登朝於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

【增】〔序〕後漢孝友列傳序曰孔子曰夫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子曰啜菽飲水孝也夫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廢存器而亡本樂之遁也調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故言能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水菽之薄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義養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一

人部三十一（違離　不孝　仁　寬恕上）

違離一

增詩曰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又曰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說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

違離二

增孝苑曰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母母曰吾忽心體不調想憶汝耳更無他也　家語曰曾子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　又曰曾子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　後漢書曰袁閎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變姓名徒行至府門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識之密呼入見未幾辭出賀遣車送之稱疾不乘往返郡界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閎乃築土室自牖納飲食旦則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閎時往就見母去便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　稗史曰孫思作亂吳人陳遺避兵與母相失母思之晝夜哭泣遂失明比歸入門見母再拜號泣母目忽然開朗　南齊書曰庾道愍襁褓時母漂流交州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既至去交州尚遠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尋求經年日夜悲泣常入村日暮雨驟寄止人家有一嫗負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拜伏號泣見者莫不揮淚　北史魏裴訥之傳曰訥之弱冠爲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於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人以爲孝感　魏閻元明傳曰元明少而至孝行著鄉閭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哭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　周書劉璠傳曰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嘗忽一日舉體痛楚尋而家信至云母病璠即號泣戒道絕而復甦當身痛之晨即母死之日也　宋史彭乘傳曰乘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瞻顧皆有從宦之樂乘西望鄉關悵然曰親老矣安能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翼日奏乞歸養　朱壽昌傳曰壽昌母劉氏父巽妾也爲巽所出母子

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後方知之言輒流涕不御酒肉灼背燒頂刺血寫經棄官行求四方與家人訣曰不見母吾不返也遂得之於同州劉氏年七十餘矣　支漸傳曰漸母喪有白蛇白兔擾其墓傍白雀白烏集於壠木五色雀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孝養其親　元史尹莘傳曰莘遊學京師夢母心疾怪之馳歸母已亡哀毀骨立每雞鳴而起手持祭品詣墓哭眞風雨不廢　孝苑曰洪武初吳聰爲蕪湖縣丞思其親畫海雲南望圖懸於壁蓋由其家遠親衰不得迎養也民有不敬父母者必痛治之復泣曰吾以不得侍親爲憂汝幸得在膝下何爲不孝人多感化者　又曰劉謹洪武中父謫戍雲南兄以督運死謹方六歲問家人曰雲南何方家人指示之即朝夕向之拜年十四慨然曰雲南雖萬里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即治裝往尋閱六月間關至戍所遇父相持號慟國法次子不得代戍乃復歸攜其兄子往父始得還　又曰程通貢入太學聞父卒嶺南徒步扶櫬還廬墓三載其祖平先坐事充軍延安至是通還太學上章請還其祖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顧豈少臣祖者詞極哀切太祖持其章不下密令兵部名其祖至并名通令對立玉階下問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遂完聚如初

違離三

增 倚閭　加觴（周紀齊王孫賈母謂賈曰汝朝去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返則吾倚閭而望　三國管寧傳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四時祠祭常特加觴泣然流涕）　齧手　抱足（搜神記周暢性仁慈少至孝獨與母居每出母欲呼之常自齧其手暢即覺手痛而至人未之信候暢在田使母齧手而暢即歸　孝苑晉呂尚之生父岌遠方不還後有傳父在者訪索累年不獲他日自朝還見一老人物色之果父也下馬抱父足流涕迎以歸）

原 戀庭闈　陟屺岵（白帖眷戀庭幃心不違安　下詳違離一）　靡瞻靡依　必告必面（詩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禮記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何食何嘗　不易不過（詩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父母何食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　禮記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增 夢求一見　書有亟來（南齊書宜都王鏗三歲喪母自悲不識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哭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皆如平生　宋史唐瞻傳瞻父遊瀘南瞻與弟庚居母喪於丹山瞻夜半蹵庚曰吾夢得父書發之有亟來二字吾父得毋有他乎遂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瞻大驚問其故具以告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　叱木成馬　截筒寄魚（稗史彙編至元間陝西崔人勇戍廣西報母病大哭欲絕有丐食道者曰借汝神馬三日可到且遺藥丸曰可愈母病勇喜再拜道者叱木成馬勇乘以歸母服藥而愈　蕭廣濟孝子傳杜孝母喜食生魚孝役於成都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得此投於中流婦出汲乃見竹筒橫來觸岸異而取視見二魚含笑曰必吾壻所寄熟以進母）　覽鏡欲絕　讀書何爲（稗史彙編唐路丞相隨父

（泓從渾滅會平京爲人所執死焉隨方在嬰襁中始十歲母謂隨曰汝還識汝父否隨哽咽無語母曰視汝眉目宛若父之眉目隨後覽鏡照之殆絕於地後終身不敢臨鏡　南齊書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幼少在庭前憂愁獨步帝見之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母不得見讀書何爲帝異之即名后還）臨書垂涕　對食易容（吳書顧悌每得父書常灑掃几席舒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則臨書垂涕語聲哽咽　後漢書陸續傳續詣洛陽詔獄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治獄使者怪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但有遠志　應無子規（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復齋漫錄番陽張吉母有娠父客於東西川不還吉爲兒時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吾父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走蜀見父初無還意往返者三父乃歸）不冠不婚　非巖非穴（南齊華寶傳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豪殁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不能答　明史略洪武初中書右丞王溥未仕日奉母避兵貴溪山中與母相失凡十八年溥思母不置忽夢母告以所在卜之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因言於帝請歸省墳墓之貴溪桃源山求母不得有居人言母投井死溥至井所忽有鼠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得母骨葬焉）必當自到　遂急告歸（南史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　大唐新語裴敬彝父知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彝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每有痛處我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駭事在不測能不戚乎遂急告歸父果已殁）忽若有見　果如所言（梁到恬傳恬少喪父八歲問其母恨生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恬父也　大唐新語張志寬爲里尹在縣忽稱母疾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所害苦志寬亦有所害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詞也繫之於法馳遣驗之果如所言）生子勿喜　見叔即悲（孝苑劉古象蘄水人元兵擄至蘄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詰其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且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歸及歸母尚無恙妻亦終身不嫁　五代新說梁劉洗馬苞七歲時見諸叔即泣母以其畏懼怒之答曰兒早孤不及識父聞諸叔相似以故中悲因而欷歔母亦悲慟）半錢以訪何辭九載之行　百歲難逢寧愛十年之宦（釋史楊成章父爲海寧訓導買妾生成章既秩滿還鄉妾之父不令女隨歸臨行以銀錢各分其半曰兒長以是尋母後成章持半錢徧訪九載不得一日有遇于道者問先生何爲成章曰尋母其人曰吾尋兒問何以失兒曰吾母先嫁海寧楊教官後嫁爲吾母吾見母日弄半銀錢不置乃言前父有子此錢以識別也成章命出錢合之良是因偕其弟拜母於家　人黃巖王璧爲郎署時居京師其祖壽登期頤寄詩于壁一聯云若使來看百歲祖何妨遲作十年官璧以詩聞乞歸省朝廷嘉納之）

違離四

增捕魚作鮓（三國吳志孟仁除監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母母還之曰汝作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構廟定省（北史徐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畫工圖其形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在遠心痛（釋史齊南陽宗元卿有至行早孤母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爲曾子）少年類夫（釋史彙編唐杜羔父任河北一尉而卒經亂失母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爲澤潞判官常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羔詢之乃羔母也即迎侍而歸）蠨蛸雙喜（採蘭雜志昔有母子離別母見蠨蛸垂絲著衣則曰子必至也故名之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物也）白雲孤飛（史纂左編唐狄仁傑常赴并州法曹登太行山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鬻牛言狀（孝苑元趙鈺至正間武陵大饑母子相失語及母輒涕下既而舉一子歎曰吾宗有托吾母安在吾不見母歸無日也歷走吳越數十年不憚之會稽得鬻牛者言狀始得見母於鄞奉之以還）夢還

侍疾（南史鄱陽蕭恢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猶停都偶不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懼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中指忽痛（南史宋臧盾有孝性常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果報凶問）不願西行（齊劉善明傳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為之歎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元徽初贖母還）

違離五

【原】詩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荊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內顧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旣感物於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苟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慚報德之彌少

【增】唐王維送崔三往密州省覲詩曰南陌去悠悠東郊不少留同懷扇枕戀獨念倚門愁路遠天山雪家臨海樹秋魯連功未報且莫蹈滄洲　岑參送李明府赴睦州便拜覲太夫人詩曰手把銅章望海雲夫人江上泣羅裙嚴灘一點舟中月萬里風波也夢君　杜甫送韓十四江東省覲詩曰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原】賦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超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間乎須臾思遙遙而忡惙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歡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何桓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鳴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擘翰以寄懷悵辭鄙而增結

【增】書北齊晉公護母閻氏報護書曰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如貴及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於汝何用於吾何益吾今日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　宋曾鞏福州上執政書曰鞏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著令有一人仕於此二郡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鞏固不敢為不肖之身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可御老母而南則非

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效其犬馬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不通此白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也

【增序】晉潘岳閑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

不孝一

【增】易曰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　周禮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　墨子曰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　文子曰孝衰於妻子　程伊川曰父母病臥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小學外篇曰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守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方孝孺侯城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親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没而不傳道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令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理以忘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不孝二

【增】左傳曰鄭莊公寘母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春秋疏曰許世子止實非弒而加弒者責止事父不舍其藥物言藥當信醫不須已自爲也人子之孝當盡心嘗禱而已藥物之齊非所習也許止身爲國嗣非無醫而輕果進藥故罪同於弒　史記齊世家曰桓公病五子爭立及桓公卒相攻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　晉書段灼傳曰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　漢書賈誼傳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應劭曰稽計也相與計較也）　後漢虞延傳曰新野功曹鄧衍每預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帝既異之拜郎中遷元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迺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　李燮傳曰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

變行塗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郤遂廢錮終身　陳蕃傳曰蕃爲樂安太守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年鄉邑稱孝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瀆故也況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誑時惑衆誣汙鬼神乎　晉阮籍傳曰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乃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北魏邢巒傳曰巒族人蚪爲尚書左丞雁門人有害母者八座奏轘之而瀦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旣逆甚梟獍禽獸之不若而使禋杞不絕遺畜承傳非所以懲不孝之義若聖教含容不加孥戮使父子罪不相及惡止於其身宜投之四裔敕所在不聽匹配盤庚無遺種新邑漢法五月食梟羹皆絕其類也　南史劉湛傳曰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人買魚肉珍饌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隋鄭譯傳曰譯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除名詔曰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今賜以孝經熟讀仍遣與母同居　文獻通考曰宋至和時以賈黯判流內銓益州判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常喪父莫肯爲作文書澤知不可乃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爲解澤旣除喪求磨勘黯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爲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終身不齒

不孝三

原大罪　凶德（孝經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左傳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疏節　大坊（禮記凡孝子之疏節也又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爲之坊民猶踰之）

三者不除　七人莫慰（孝經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詩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大傷厥考　預殺我父（書詳孝一　左傳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勤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遂誅子南旣葬其徒曰行乎棄疾曰吾預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愛敬無則　斷殺不時（孝經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

（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禮記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增孟軻與遊　曾參所薄（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史記吳起入衛事曾子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因乞追服　不如無書（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亡不爲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爲嬖所譯因自感悔乞追服乃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　宣政雜錄宋政和中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得妄論古今）却金訓稷　持劍求高（山堂肆考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金百鎰遺其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受之於下母責之曰爲臣不忠是爲子必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也稷大慚反其金而自歸罪於宣王　孝苑秦主姚興以古成詵爲給事黃門侍郎詵剛介雅正以風教爲已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不還本姓　謂報無親（澠水燕談錄陶穀本姓唐後改姓陶歷仕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說郛畫墁錄臨潼縣前有俚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爲正使一爲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也田登第嫡父白陳升爲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佩坐市易錢不明流配廣南人謂無親之報也）悔而求還　恥不肯仕（山堂肆考魏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有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崔氏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名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化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　新唐書李渤傳渤父爲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於世渤恥之不肯仕）不能葬父　難與事君（孝苑荊棺峽壁隙有棺以斛爲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許葬一女編荊爲棺諺曰九子不葬父一女打斛棺　又唐初有侍御史李鈞與弟鍔官俱遂不肯歸母窮不自給曹王臯攝溫州事行縣知之數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文二子者可與事君乎竟劾之並錮死）收輿不更作　反脣而相稽（稗史原穀有祖年老父母厭憎欲棄之穀年十五諫不從作輿舁祖棄之於野穀遂收輿歸父曰奈何收此凶具穀曰他日父母老不能更作此具是以收之父感動乃載祖歸養　漢賈誼傳治安策詳下孝二）

不孝四

增無以渠被（新唐書祝欽明傳欽明於五經爲該淹自見坐不孝無以渠被乃阿附韋氏圖再用）不諍於父　仕不歸省（新唐書蘇源明傳源明諫疏曰臣聞子不諍於父非孝也　新唐書于公異傳公異不能事後母歎仕不歸省及陸贄當政乃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今爲忠臣　子不嘗藥（孔氏雜說晉史潘京爲州所辟謁見問策探得不孝二字刺史戲曰辟士爲不孝耶答曰今爲忠臣不得爲孝子　桂岩子玉杯篇子不嘗藥故加之弑父）封還詔書　純灰洗腸（新唐書柳珪傳珪以藍田尉直弘文館遷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　晉書石季龍傳季龍議立太子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我腹腸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父）在宮者無赦　迎妻不迎母（檀弓邾婁定公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　後漢朱浮傳浮與彭寵頗有不平密奏寵迎妻而不迎母）

不孝五

增詩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曰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　宋范成大姑惡詩曰姑惡水禽以其聲得名世傳姑虐其婦婦死所化客有惡之以爲此必子婦之不孝者余爲作反姑惡詩云姑惡婦所云恐是婦偏詞姑言婦惡定有之婦言姑惡未可知

【增】【疏】唐韋挺正風俗疏曰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創巨之痛終身何已今衣冠士族辰日不哭謂爲重喪親賓來弔輒不臨舉又閭里細人每有重喪不即發問先造邑社待營辦具乃始發哀至假車乘雇棺槨以榮送葬既葬鄰伍會集相與酣飲名曰出孝官私習熟不爲條禁所當嚴爲懲革申明禮憲者也

【增】【論】明方孝孺論曰宋文帝敕榜表郭世通門爲孝行非可爲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況復旌其門哉

仁一

【增】釋名曰仁忍也性惡殺好善含忍之也　說文曰仁人也　易曰仁以行之　又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書曰克寬克仁　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曰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　又曰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　又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又曰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　春秋左傳先軫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爾雅曰太平之人仁　尚書考靈曜曰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尚書大傳曰五誥可以觀仁　前漢書公孫弘傳曰仁者愛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匡衡傳曰好仁樂施則下不暴　鮑永傳張湛曰仁者行之宗仁不遺舊行之高者也　晉書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於人五常仁也　汲冢周書周公曰陂溝道路叢苴丘墳不可樹穀者樹以材木春發枯槁夏發葉榮秋發實蓏冬發薪蒸以匡窮困節其民力相更爲師因其土宜以爲民資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傳於溝壑）此爲仁德　莊子曰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世忻忻樂其性者仁也　管子樞言篇曰彼欲利我利之人謂我仁　商子曰中世上賢而悅仁　司馬子曰古者以仁爲本　春秋繁露曰何謂仁仁者憯怛愛人謹翕不爭好善敦倫無傷惡之心無隱忌之志無嫉妒之氣無感愁之欲無險詖之事無辟違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氣和其欲節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無爭也如此者謂之仁　申鑒曰仁也者慈此者也　釁山子曰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　鹿門子曰民性多暴聖人導之

以仁　性理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己矣　明王守仁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

仁二

【增】韓詩外傳曰上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十子謂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辛鈃鄧析施惠也）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曰伯夷叔齊避周餓於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　漢寇榮傳曰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　論衡定賢篇曰或問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客曰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吾能仁且忍　家語孔子曰啓蟄不殺方長不折高柴之行　春秋左傳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隋書循吏傳曰古之善牧民者養之以仁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爲之哀聞其勞苦爲之悲如子產之治鄭國子賤之宰單父賈琮之牧冀州文翁之化蜀郡皆因而利之惠而不費故人愛而親之　周紀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弟而以封子何謂仁君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　漢董仲舒傳曰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常問仲舒曰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吾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越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一統志曰後漢崔瑗爲汲令爲政七年人歌之曰天降神明君賜我慈仁父　癸辛雜識曰虞延爲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獄囚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依期而至　吳孫權傳曰趙咨對魏主曰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人物志曰晉袁宏由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祖道治亭謝安取一扇贈之宏曰敬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南史何頴傳曰頴仕齊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

依期而至　南齊張岱傳曰岱以母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有司以岱違制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　隋辛公義傳曰公義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養由是病者多死公義令凡有疾病皆以牀轝來安置廳事或至數百人公義設一榻坐其間對之理事所得秩俸盡供醫藥躬勸其飲食全活甚衆土風亦改　唐紀曰太宗修治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元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太宗即爲之罷役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矣　唐徐有功傳曰有功爲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　五代後梁紀曰蜀以毛文錫判樞密院峽上有堰或勸蜀主乘夏秋江漲決之以灌江陵文錫諫曰季昌不服其民何罪陛下方以德懷天下忍以隣國之民爲魚鼈食乎　後漢紀曰漢汝州防禦使劉審交卒汝州吏民詣闕上書以審交有仁政乞留葬汝州得奉事其丘壠許之州人爲立祠歲時祀之　宋曹彬傳曰彬進克潤州金陵受圍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彬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公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宋紀曰趙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人中儀表已不及也　遼耶律休哥傳曰休哥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　一統志曰金游完暐州人大定初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募人平治道途二百五十里北至大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元劉秉忠傳曰秉忠從世祖征雲南每賛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殺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已未從伐宋復以雲南所言力賛於上所至全活不可勝計　王克敬傳曰克敬爲兩浙鹽運使首減民食鹽五千引有逮犯私鹽者以一婦人至克敬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後毋得逮著爲令　明宋濂傳曰太祖徵濂至金陵即以不嗜殺爲勸因蒙知遇　陳遇傳曰太祖召遇見問保國安民大計遇以不嗜殺人薄歛任賢爲對　汪叡傳曰叡請春夏停決死罪體天地生物之仁從之　夏原吉傳曰原吉常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者再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

原民懷　神福（書民罔常懷懷於有仁　白帖神福仁而禍淫）器重　數多（禮記仁之為器重又取數多者仁也）放麑　贖馬（董仲舒春秋決獄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曰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為子傅於議何如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雖廢君命徙之可也　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乃束帛而贖之）增　四乳　一心（尸子文王四乳是為至仁　楚荀卿論兵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濟弱　除害（三國志王朗傳朗上育民省刑疏曰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　鬻子除天下之害謂之仁）百行宗　天下表（漢書仁者百行之宗　禮記仁者天下之表也）君子不死　聖人大同（王應麟漢制考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　關尹子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三軍挾纊　元旦放鳩（左傳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循三軍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列子邯鄲人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客問其故簡子曰元旦放鳩亦有恩也）人之所慕　德無不容（文子仁者人之所慕也　莊子德無不容仁也）不使之知　善藏其用（元董文直傳文直好施而甚仁里閭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之知恩所從來　文中子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敬人有道　送子以言（韓詩外傳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適周問禮見老子辭去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皆為救療　是以收養（北史李元忠傳元忠以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為救療　又張元傳元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即收養之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見而不收養無人心也是以收而養之）欲立欲達　不服不馳（論語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太平御覽周公曰文王在鎬名太子發曰吾與汝童牛不服童馬不馳是謂大仁）誠如卿語　久聞公名（一統志元世祖方圖征雲南以問徐世隆世隆勸以不嗜殺人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　又元陳思濟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先人後己　處正居中（三國許靖傳靖字文休袁徽與荀彧書曰許文休自流宕以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己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綱紀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　荀悅申鑒或問仁者壽何也曰仁者內不傷性外不傷物上不違天下不違人處正居中形神以和故咎徵不至而嘉祥集之壽之術也）憙不報殺　魋何取讐（漢趙憙傳憙從兄為人所殺無子憙乃挾兵結客後遂往復仇而仇家皆疾病無相拒者憙曰以人疾報仇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　文選李康運命論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讐於桓魋）不折不殺　同過同功（漢折像傳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禮記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順天之常　與人能共（尚書考靈曜春行仁政順天之常　子牙子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不在我愛　恒令人親（春秋繁露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我愛人不被其澤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尸子仁則人親之）近東多柔　於南為夏（程子論理氣近東者多仁而柔　禮記鄉飲酒義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獸別東西　時兼春夏（程子論理氣麒麟東方仁獸騶虞西方仁獸　樂記春作夏長仁也）奚為修善　所以長恩（文選劉峻辯命論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　漢賈誼傳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明有仁也）畜而不主　為則爭先（尸子聖人畜仁而不主仁　禮記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不加修葺　多所平反（宋史曹彬傳彬所居堂壞子弟請加修葺彬曰時方寒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吾不欲傷害之也　漢書雋不疑傳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常時）竅以度食　獄無繫囚（宋史曹彬傳彬入成都日有獲婦女者彬閉之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謹守衛洎事罷訪其親還之無者嫁之

（一統志宋范百祿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圜空聞百祿曰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烏能反哺 獸有角端（譚子烏反哺仁也毛詩義疏角端有肉音中鐘呂王者至仁則出）

省刑以一言 斷獄僅四百（左傳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以一言而齊侯省刑漢書孝文即位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

中牟童子憐捕雛 柳下士師憂聞伐國（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令螟不入境河南尹遣掾肥親往驗坐樹下雉過止其傍有小兒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將雛可憐親曰童子有仁心漢董仲舒傳詳仁二）

菜非不食心實含生 奕固可憎名偏近殺（梁書江泌傳泌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文選韋曜博奕論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山何樂也從乎天地之間 海可投乎慘矣死生之際（韓詩外傳問者曰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從乎天地之間天地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宋史馬默傳默除知登州沙門島囚官給糧者三百人溢數則投諸海默曰人命至重既貸其生又從而殺之不若當時死鄉里也奏請年深無過者移登州自是全活者多）

開倉賑穀第五訪豈忍棄民 取鑿捕魚乞伏慧乃為出絹（一統志漢第五訪為張掖太守歲飢開廩賑給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願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賑人北史隋乞伏慧傳慧為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樸素以矯之風俗大洽曾見人以鑿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百姓美其仁號其處曰西河公鑿）

憫持更於城吏無襦難以禦寒 笑食駿之野人不飲恐其傷性（晉劉弘傳弘為荊州刺史夜聞城上持更者歎聲遂呼省之兵年六十羸瘦無襦弘譴罰主者仍給以韋袍複帽焉呂氏春秋秦穆公東敗失左驂自往求焉見野人殺將食之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徧飲之而去）

仁四

增 自衛（家語古之君子以仁自衛） 推賢（韓詩外傳推賢仁也） 愛由情出（韓詩外傳愛由情出謂之仁） 亦不復釣（晉翟莊傳莊遵父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是我釣是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 溫潤以澤（管子夫玉溫潤以澤仁也） 積恩之證（文子仁者積恩之證也） 德生萬物（譚子德生萬物之謂仁） 盡人之聖（鄒子仁也者盡人之聖也） 四瀆之精（援神契五嶽之神聖四瀆之精仁） 得之者尊（禮記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五

增詩 晉張華勵志詩曰仁道不遐德輶如羽求焉斯至衆鮮克舉 宋邵雍仁術詩曰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徧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增疏 三國王朗育民省刑疏略曰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餓餒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育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

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壯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仆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強恩仁以濟其弱賑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笄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增書明王守仁答王虎谷書略曰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内不加毫末焉學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爲弘作而強之以爲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

增銘宋朱熹依仁齋銘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寬恕一

增易曰寬以居之　書曰寬而栗　又曰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又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又曰與人不求備　又曰無胥戕無胥虐　禮記曰寬而有辨　又曰君子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愧人　小學紺珠曰寬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災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　匡衡傳曰寬仁和惠則衆相愛　漢卓茂傳論曰夫厚性寬中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世說衛洗馬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寬恕二

增宋史呂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容善惡也　薛宣傳曰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愛人而安利也）及爲左馮翊當日至休吏（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斯亦可矣　朱邑傳曰邑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仁愛於人而安利也）未嘗笞辱一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　杜延年傳曰霍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　漢書王訢傳曰繡衣御史暴勝之過被陽欲斬被陽令王訢訢已解衣伏質仰言曰使君專殺生之柄威

震郡國令復斬一訢不足以明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貰不誅　丙吉傳曰吉居相位尚寬大掾史有罪贓不稱職輒與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　黄霸傳曰霍光秉政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懲羣下由是俗吏尚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　卓茂傳曰茂爲密令人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避人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郭躬傳曰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　陳寵傳曰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弊於此少衰　班超傳曰章帝時班超在西域衛候李邑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邑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　三國蔣琬傳曰琬在大司馬府東掾曹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戲欲贊我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我之快也　王朗傳曰朗遷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　高柔傳曰先公孫淵未反兄晃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罰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竊惟晃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議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罪　晉光逸傳曰逸初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還遇令不在逸解衣炙之入令被中臥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則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王承傳曰承爲東海太守政尚清淨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耶　北史房景伯傳曰景伯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嘗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合家逃亡景伯督屬縣追之而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　蕭撝傳曰撝爲上州刺史嘗至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

後赴獄王者爭之嫣曰昔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並依期而至 宋如周傳曰嘗有人訴事於如周謂爲經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滯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小人敢犯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周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周官作如州如周乃笑曰令御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寛雅 稗史彙編曰唐裴度在中書左右忽白以失印聞者莫不變色度即命張筵舉樂人不曉其故夜半宴酣左右復白印存度不答極歡而罷或問其故度曰此徒出於胥吏輩盜印書券耳緩之則存急則投諸水火不復更得之矣時人服其弘量 唐書崔羣傳曰李師道既誅師古等妻子没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欲赦之以問宰相羣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須出勅則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 崔仁師傳曰仁師爲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爲具食湯濯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寺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決因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爲身謀哉及敕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詞 劉肅大唐新語曰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内外官考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辭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衆推承慶之弘恕 宋王溥傳曰李守貞據河中周祖將兵討之辟溥爲從事河中平得賊中文書多朝貴及藩鎮相交結語周祖籍其名將按之溥曰魑魅之形伺夜而出日月既照氛沴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周祖從之 王超傳曰超與高瓊同典禁旅嘗休暇他適過營壘軍校不時將迎瓊命加罰超以非公行不當加罪人稱其恕 山堂肆考曰宋富彥國少時嘗有詬之者公聞如不聞或以告公曰恐指他人曰明呼公名公曰天下固有同姓名者竟置不問 宋寇準傳曰準爲丁謂讒斥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遣人以蒸羊迎境上閽家僮有欲報讐者乃杜門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罷 左編曰文彥博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厩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 又曰韓琦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表裡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名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盞其上一日酌酒勸

座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琦神色不動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宋范純仁傳曰純仁嘗曰吾生平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事君立朝接待寮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　稗史彙編曰范蜀公自許下過洛與留守文潞公司馬温公飯富鄭公第會有四玉杯遺温公以爲壽官奴偶碎其一潞公命申報蜀公曰君實當判之温公書曰玉爵難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散過差可恕於斯人大笑釋之　墨莊漫録曰歐陽文忠公爲政仁恕多活人命曰此吾先公之志也嘗曰漢法惟殺人者死後世死刑多矣故凡於死罪非已殺人者多活之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又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怡曠濟以學問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閎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　宋史浩傳曰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曰卿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内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　遼耶律阿没里傳曰統和初皇太后稱制時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没里諫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一行逆謀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自今雖同居兄弟不知情者免坐太后嘉納著爲令　金世紀曰景祖爲人寛恕能容物生平不見喜愠推財與人分衣解食無所吝惜人或忤之亦不念　牛德昌傳曰德昌遷萬泉令屬蒲陝荐饑羣盜充斥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盜皆感激解散　元謝讓傳曰讓爲刑部尚書刑部有按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　輟耕録曰建德路達魯花赤古篤魯丁守贛州路時有故吏丘往臨江貼補介魯尺牘見總管木八剌木即日録用就遣持俸鈔五十錠餽魯丘竟匿其鈔後木數得魯書而謝不及此疑焉因便使問之魯知爲丘匿即具書請失謝之罪丘聞惶赧無地令子奉鈔還魯終不受且爲隱其惡未嘗與人言　明陶安傳曰安知黄州賦稅從寛不以軍用缺乏而苛取於民不以兵數不足而強逼乎民百姓悅治　明紀曰成祖時禮部尚書呂震言於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牘每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今宜疎此人皇

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旣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耶　明蹇義傳曰永樂十九年三殿災特勅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陟文武長吏義以國家多事盡法繩吏人將不勝斥太甚者數人餘多寬假　周忱傳曰忱以大學士楊榮薦巡撫江南先是用大理卿胡槩爲巡撫用法嚴忱一切治以簡易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卿忱笑曰胡卿敕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同耳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嘗有從隷汚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吉曰汚可浣何懼爲又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墨汚吏懼袒肉以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人部三十二（寬恕下 義 義感）

寬恕二

原兼容 薄責（史記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　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增認馬 讓田（東觀漢記卓茂為丞相吏時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失馬幾日對曰月餘日矣茂曰然此馬吾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若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慚愧詣茂叩頭謝之　北齊書元文遙自洛還鄴惟有地十餘頃家貧資以衣食魏之將季宗姓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以與之及貴其人尚在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反加撫慰還以與之其人慚愧而不受彼此俱讓爲閒田）

包荒 隱過（易包荒用馮河不遐遺　漢張安世傳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自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師古曰適讀曰謫）

面壁 鼓琴（晉王述傳謝奕性粗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　山堂肆考宋趙閱道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惟携一琴一鶴坐則鳴琴看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押侮之公頹然鼓琴不倦）

原無求備 不加聲（論語無求備於一人　白帖晉鄭默不加聲於僮僕）

卿幾敗面 汝無爛手（世說支道林還東時賢並送於征西亭蔡系前至坐近林公謝萬石後來坐小遠蔡暫起謝移就其處蔡還見謝在焉因合褥舉謝擲地自復坐謝冠幘傾脫乃徐起振衣就席神意甚平不覺瞋沮坐定謂蔡曰卿奇人殆壞我面　後漢書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何當朝會嚴裝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汙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增殺鶉不罪 認牛見還（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傳秀性仁恕左右書以石擲殺所養鶉齋帥請案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後漢書劉寬常行道有人失牛乃就寬車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還乃謝曰慚負長者）

請名唐介 不怨章惇（宋史文彥博傳唐介劾彥博介既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吳中復請名還唐介彥博因言介言臣事多中臣病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為厚德　宋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及在道舟覆於江純仁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

去纓 秉燭 覆飯登車（楚史檮杌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王美人衣者美人絕其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而舉火　南史梁安成康王秀在部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終朝不飯弗之詰也）

汙茵不斥 唾面自乾（漢丙吉傳宣帝時丙吉為丞相馭吏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此人將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婁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謂其弟曰吾備位宰相汝復為州牧人所嫉也將何以自免對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當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愀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怒汝也汝拭之而乃逆其意所以重其怒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

劉訏不競 宋璟莫涯（南史劉訏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有加凌者莫不退而愧服　唐宋璟傳璟之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

申救蘇轍 獎拔仲淹（山堂肆考宋蘇轍殿試策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范忠宣公力為申救轍平日與公異同至是乃服因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又宋呂夷簡執政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夷簡坐落職知饒州後復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夷簡[illegible]相對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大用之豈但除舊職耶即除龍圖閣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夷簡曰豈敢復以舊事為念乎）

為置牛芻 不受馬價（山堂肆考東漢羅威鄰家牛數食其禾乃為斷芻置牛家門牛家知之相約檢情不復侵威禾　隋盧昌衡傳

（昌衞爲徐州總管長史嘗行部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所觸致死牛主陳謝求還馬價昌衞曰六畜相觸此豈人情也君何謝拒而不受）

腹容數百 胸吞八九（晉周顗傳顗性寬容王導甚重之常枕顗膝指其腹曰此中何所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容卿輩數百人 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吞雲夢者八九其胸中曾不芥蔕）

笑而授牒 譖不願知（唐紀戴至德高宗時遷尚書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更日投牒訴有老嫗欲詣仁軌投牒誤詣至德至德覽牒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乃不解事僕射邪可歸吾牒至德笑而授之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

惟令飲醇 可別具粥（晉謝奕傳奕初爲剡縣令有老人犯法奕以醇酒飲之醉猶未已 宋王旦傳旦性寬和家人未嘗見其怒嘗試以煙投羹中旦惟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肉可共啖 魚何足惜（晉鄭舒傳有鄉人盜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饑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世說王安期爲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綱紀推之公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非爾故也 容我擇乎（舊唐書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絕軍吏捧盤歷階誤躡衣跌盤亦隨碎軍吏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之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 新唐書婁師德傳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案閱簿書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去乃洒筆曰墨汙爾）

卒善田甲 勿疑朝恩（史記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家甲因肉袒謝安國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唐紀魚朝恩常短郭子儀於上前子儀入朝朝恩邀游章敬寺元載密告子儀曰朝恩將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乃從數人往朝恩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

乃許朝謁 未嘗指揮（稗史宋曹侍中彬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請行軍法及昌言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未得入見彬在近密爲上請乃詔朝謁 山堂肆考宋元絳知福州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吏悚而退終不加害）

牛肉密埋 蛛絲忽墮（晉周訪傳鄉人盜訪牛於冢間殺之訪得之密埋其肉不使人知 金太子允恭傳太子侍宴於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盌中典食涅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耳豈汝罪哉）

吾不忍害 汝何處來（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呂元伯購慧龍首元伯爲反間來屛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遂舍之 又房景伯傳景伯子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而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

治去其甚 法依於輕（漢黃霸傳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內寬外明得吏民心 又陳寵傳寵曾祖父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

不問車幰 且止白衫（南史王志傳志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 舊唐書唐臨儉薄寡欲寬於待物常欲弔喪令家僮自家取歸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

覆米而去 負奴以歸（南史沈約傳約少孤貧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唐書陽城傳城嘗絕糧遣奴糴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奴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

不揚其惡 先稱所長（漢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治行多不法武爲刺史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後聖慚服焉 晉紀樂廣性沖約清遠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

掩過揚善 藏垢匿瑕（漢丙吉傳吉居相位尚寬大好禮讓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 晉陳騫傳騫少有度量藏垢匿瑕所在有績）

直答作脯 徐呼更衣（北史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南史梁宗室列傳吳平侯景子勵性率儉而氣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

持芻無恨 取釵以償（晉朱

（沖傳沖嘗以耕藝爲事有牛犯其禾稼沖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不復爲暴元史蕭鄭傳鄭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鄭拾之鄭令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失釵愧謝來還）未嘗有怨何所不容（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唐紀太后以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殿中侍御史宗城潘好禮著論稱之謂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求爲良耳待何薄也（金韓昉傳昉性仁厚有家奴誣告昉以馬資送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昉昉待之如初曰奴誣主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山堂肆考光武時王丹爲太子少傅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亦坐免客慚懼自絶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少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絶何待丹之薄也更爲設食相待如初）不見涯涘爲所包容（性理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崖異絶俗之行以求世名譽唐紀狄仁傑之入相也婁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數擠之於外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歎曰婁公盛德我爲其所包容久矣）已解持燭毋懼遺犀（稗史宋韓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急呼曰勿易渠今解持燭矣舊唐書裴行儉令醫人合藥請犀角沉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恐懼潛逃行儉招到謂之曰爾誤耳待之如故）庶乎寡過翕然太和（金毛碩傳碩字仲權知書州日有書生投書於碩詞涉謗訕僚屬皆不能堪碩延之上座謝曰使得嘗聞斯言庶乎寡過一統志明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府德量寬弘吏民化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太和）知不加責誤則從輕（唐歸登傳登性仁恕家僮爲馬所踶笞折馬足登知不加責漢郭躬傳永平中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躬謂章應罰金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吾未嘗惜此卿本無殺心（明紀編年夏元吉嘗有吏壞所寶石硯匿不敢見吉名諭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北史李士謙傳士謙有奴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拘）不以高卑見色自無適莫存心（世說羊忱見晉室漸亂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爲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怡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山堂肆考漢蔣琬代諸葛亮爲政督農楊敏毀琬謂其憒憒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謂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枉鍾山之駕已泯夙嫌備蔡州之人豈安新附（宋孫覺傳覺有德量爲王安石所逐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從容累夕迨其死作文以誄談者稱之唐紀裴度入蔡州度以蔡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即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書置靴中直火焚而滅跡杯留笥內何羽化以登仙（南齊書豫章文獻王嶷列傳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舊唐書柳公權志耽書學不能治生爲勳戚家碑板問遺歲時巨萬多爲主藏所竊別貯酒器杯盂一笥緘識如故其器皆亡問主藏者答曰不測其亡公權哂曰銀杯羽化耳）水南巡檢厲訶丞相之驢蕭山尚書誤觸官人之舫（山堂肆考宋富弼致仕歸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威儀訶引甚盛卒呵公下驢聲甚厲公不下卒乃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乃白其官方悟曰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揚鞭徑去明紀魏驥以尚書致仕家居常居郡城觸官舟官問之從者曰魏公也官不審驥曰第應之曰魏驥也尚不審驥曰第應之曰蕭山魏驥不言尚書也）宥過申枉洵君子所獨爲嘉善矜愚固聖人之足法（漢崔駰傳崔篆爲建新大尹所至之縣獄犴填滿篆垂涕曰嗟乎刑罰不中乃陷人於穽此皆何罪而至於是遂平理所出二千餘人掾吏叩頭諫曰朝廷初政州牧峻刻宥過申枉誠仁者之心然獨爲君子將有悔乎篆曰如殺一大尹贖二千人蓋所願也三國陸瑁傳瑁與暨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紀功以成美化宜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乃有益於大道也）呂參政若不聞知奚必詰其官位

曹相國反爲坐飲何妨相與歌呼（稗史宋呂蒙正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　漢曹參傳參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失脯見疑於同宿便解衣以相償　竊物何損乎薄遊自賦詩而不輟（晉桑虞傳虞嘗寄宿逆旅同宿客失脯疑虞爲盜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後尋求得脯客還衣虞投之不顧　稗史元楊鐵崖在松江常遊盤龍塘夜抵普照寺宿盜伺其亡盡竊所蓄物黎明家人往白先生賦詩不輟語客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足惜）

寬恕四

增有制（書寬而有制）　笑而受屐（彙苑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耶笑而受之）　劬不爲癡（又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劭劭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招還不罪（唐裴行儉傳行儉常賜馬及珍鞍令史私馳馬馬躓鞍壞懼而逃行儉招還之不加罪）　人皆安之（又高固傳固拜邠寧節度使固本宿將且寬厚人皆安之然久在散位數爲儕類所輕笑及受命衆多懼固一釋不問）　重聽何傷（漢黃霸傳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　還遺以衣（漢吳祐傳祐在膠東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父父怒促歸伏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穢之名可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過於本主（北史李士謙傳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不用不造（宋趙抃傳抃爲武安軍推官人有赦前僞造印更赦而用者吏當以死抃曰赦前不用赦後不造罪不當死讞而生之）　更設饌具（宋魏仁浦傳仁浦子咸熙性仁厚嘗會賓客家僮數輩覆案碎器客皆驚愕咸熙色不變令更設饌具）　吏送還家（世說王安期作東海郡吏錄一犯夜人來王問何處來云從師受書還不覺日晚王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致理之本使吏送之還家）　除禁燃燭（唐紀裴度平蔡州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有生民之樂）　携壺以就（世說羅可性度寬宏有攘殺其雞者可携壺就之曰與子同里閒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呼其妻挈環坐盡醉而歸）　壯哉雀鼠（世說張士簡嗜酒疏脫忘懷家務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耗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笑曰壯哉雀鼠不復研問）　照鏡車中（世說王衍常屬族人事經時未行遇一處讌飲因語之曰近屬尊事乃得不行族人大怒舉樏擲其面衍無言盥洗畢牽王丞相臂與共載去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　歸直取牛（遼史蕭韓家奴傳家有一牛不任驅乃策其奴得善價鬻之韓家奴曰利己誤人非吾所欲乃歸直取牛）　不銜田舍子（山堂肆考唐婁師德常與李昭德偕行師德體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公曰我非田舍子復在何人竟不銜之）

寬恕五

增序宋程頤序明道先生行實曰先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

增策唐白居易對人畏愛策曰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部官舍小過以示仁理大刑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

化闇然而日章於天下矣

義一

增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　易曰利者義之和也　又曰知終終之可以存義也　又曰義以方外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書曰同德度義　禮記曰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又曰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　家語曰義必明則民不犯　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　穀梁傳曰春秋貴義而不貴惠　詩序曰殷其靁名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韓詩外傳孔子曰耳好聲目好色教之以義　又曰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　漢書律曆志曰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也　賈誼傳曰爲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　公孫弘傳曰義者宜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　司馬遷傳曰取予者義之符也　又曰夫人情莫不貪生畏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　李固杜喬傳曰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　宋張栻傳栻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　子牙子曰義勝欲則昌　老子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　文子曰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絶世立無後者義也　管子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　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淮南子曰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慾無以活失嗜慾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　黃石子曰節義之士不可以刑威脅　又曰以義克非義若決江河而溉爝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　荀悅申鑒曰有一行而可常履者正也正者義之要也　又曰君子有常交曰義也　鹿門子曰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義　性理司馬光曰死黨友存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　明王守仁曰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　楊繼盛曰論友於三代之上當取縉紳休釆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取

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爲隱見每隨時世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

義二

增尸子曰賢者之於天下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爲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故務光投水而沒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漢鄒陽傳曰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茍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韓詩外傳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輕死亡不能活貧窮而曰吾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絶聲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能行此比干且死而諫愈忠伯夷叔齊餓於首陽而志益彰不輕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緼緒未嘗完也糲米之食未嘗飽也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活貧窮焉能行此　史記曰晉屠岸賈誅趙朔公孫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謀取他人兒匿山中嬰出謬呼曰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孤而忍賣之乎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孤兒乃反在一統志曰周杞梁與華周俱齊人仕爲大夫莊公伐莒爲車五乘乘賓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　說苑曰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於王九復而王不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對曰臣聞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對曰臣聞古之義士不枉義以從邪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匡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焉　賈誼書曰齊桓公之始霸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至孤竹桓公歸燕君送入齊地百六十里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寡人恐後世以寡人爲能存燕而欺之也乃令燕君旋車割燕君所至而與之諸侯聞桓公之義皆服

之　左傳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　墨子曰墨子之齊遇故人故人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爲善不若已墨子曰今有子十人耕者一人處者九人耕者不可以不急何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子宜勸何以止我　史記吳世家曰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國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　孔叢子記義篇曰顏讐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幸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續漢書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　漢桓典傳曰典舉孝廉爲郎中居無何會國相王吉以罪被誅故人親戚莫敢至者典獨棄官收斂歸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爲立祠堂盡禮而去　廉范傳曰范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後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　三國王朗別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爲莒令未三十而卒初陽以太祖有雄才恐爲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陽親舊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經年及從會稽還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晉應詹傳曰初京兆韋泓喪亂之際依託之詹薦於帝即辟之自後位至少府卿詹卒遂制朋友之服哭止宿草追趙氏祀程嬰杵臼之義祭詹終身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紀瞻字士遠歷陽太守沛國武嘏臨亡以家後不立手書寄託瞻悉迎接爲居宅衣服取足有若骨月少與陸機兄弟親善一門被誅瞻復爲營恤機女而嫁之由是士稱其篤義　世說曰郗公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食之公常携兄子外甥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之賢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食公於是獨往食訖輒含飯著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北史楊愔傳曰愔重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並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餐之惠酬

荅必重性命之仇捨而不問　唐紀曰魏元忠貶高要尉殿中侍御史王晙上奏申理宋璟謂之曰魏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晙爲義所激顛沛無恨　唐竇參傳曰參爲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爲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唐國史補曰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朝官出入移貶清輒賣藥迎送之貧士請藥嘗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長安言人有義聲賣藥宋清　五代史鄭遨傳曰遨與李振故善振後去唐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　梁紀曰梁以錢鏐爲吳越王羅隱說鏐舉兵討梁鏐以隱爲不遇於唐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宋史趙汝愚傳曰汝愚父善應於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以爲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字之貴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爲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餓者　岳飛傳曰飛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國用其狥節死義乎　王大寶傳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歎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我遊過人遠矣　柳開傳曰開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遇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遺之　金史宋可傳曰可姑適大族槀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於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槀氏疎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可以槀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槀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　輟耕錄唐義士傳曰唐珏字玉潛會稽山陰人時總江南浮屠楊璉眞珈者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胔棄骨草莽間唐聞之痛忿亟貨家具又執券行貸得百餘金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轟飲酒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將何爲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眈眈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余果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櫃複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蕝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塔壓之名曰鎭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

骨之猶存也　又曰張毅父宋丞相文公友也公貴顯時屢以官辟不就江南既內屬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於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餽凡三載始終如一且潛置一櫃公受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於俘中俾出焚其尸毅父收拾骸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　元史杜本傳曰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色與人交尤篤於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學者皆濟之　一統志曰元何瑋伯祥次子歷遷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議祔廟及攝政事瑋難之阿忽台曰中丞獨不畏死耶瑋曰畏不義耳苟死於義何畏　明紀曰太祖時浦江鄭氏十世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雖絲毫咸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從宋濂卒業濂致仕居浦陽坐事徙蜀孝孺欲往省不獲爲文籲天願減己算以延師齡　明紀曰英宗時都指揮門達有寵自計得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袁彬二人而已乃使邏卒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乃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匠楊暄憤然不平上疏論救上令達逮問達逼暄令供李賢指使暄佯諾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得無辭達信之遂以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吾死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扳指也達失色計沮彬遂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

義三

原 成命　斷恩（左傳臣能成命爲義　禮記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　安居　正路（左傳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晉文公於是出定襄王註云以示事君之義也　孟子義人之正路也）　滅親　療友（左傳石碏純臣也大義滅親　蜀志張嶷字伯岐病篤家貧廣漢太守何祗名爲通厚嶷宿與疎闊乃自轝詣祗托以治病祗傾財醫療數年除愈）　制事　利物（書以義制事　易利物足以和義）

增 引賢　尊老（韓詩外傳孔子曰引賢義也　桂巖子義者尊老）

原 償羊給食　以馬易棺（晉王育傳育爲人傭牧羊折蒲學書忘而失羊將鬻身以償之同郡許子章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復以兒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產　後漢劉翊傳翊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以馬易棺脫衣斂之）　不謀舊國　遂救故知（周紀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　又劉翊傳翊逢故知困餓於路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　詩書爲府　富貴如雲（左傳詩書義之府也　論語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增 楊俊恤孤　樓護養老（三國楊俊傳俊字季才同郡王象少孤爲人傭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

箠楚僕嘉其才質贖冢著家中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前漢書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媼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豈忍邀功　不敢言枉（魏略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郭憲衆人多欲取約以邀功憲曰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羊逵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逵等欲條疏著憲名下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常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邀功乎　後漢段熲傳諸羌寇并涼二州熲將湟中義從討之涼州刺史郭閎貪共其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郭閎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於是吏人守闕訟熲朝廷知熲爲郭閎所誣詔問其狀熲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

戴乾履坤　叩鐘伐鼓（漢李固傳梁冀誅固露固屍於四衢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乃左提章鉞右秉鐵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訶之曰卿曾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　世說龐士元見司馬德操曰僕生出邊陲寡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碎石掛冠　下車策馬（一統志宋陳敏知台州朝命立元祐黨籍碑敏不肯立監司促之急敏曰誣司馬公爲奸是誣天也倅立之敏碎其石或咎敏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勳之畏遂掛冠去　後漢劉翊傳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之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

當以死任　不爲利回（漢馮魴傳王莽末湖陽大姓虞都尉反城稱兵與同縣申屠季有仇謀滅季族季亡歸魴都尉從弟長卿欲執季魴叱長卿曰吾與季雖無素顧士窮相歸要當以死任之歸何爲言遂與俱歸　又劉梁傳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軍中二士　斗南一人（三國志梁習傳濟陰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旨太祖大怒叫名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曰習之不言思之識分何意吾軍中有二義士乎　唐狄仁傑傳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域仁傑請代行長史藺仁基嘉之曰斗南一人而已）

托稱愚客　素聞范名（晉馬隆傳隆少而智勇好立名節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舉州無敢收者隆以武吏託稱愚客以私財殯葬服喪三年列植松柏禮畢乃還　後漢廉范傳范赴敬慶時廬江郡掾嚴麟俱會于路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或謂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獨當是耳麟亦素聞范名以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服其好義）

過閭不入　磨鏡得前（人物志隋李知本元氏人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家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閭不入且相戒曰無犯義門　世說漢徐穉常事江夏黃瓊黃歿穉往會葬齎磨鏡具自隨所在取直然後得前）

慶喜弔憂　分多割少（國語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　三國志王朗傳朗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恤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

乞分食邑　使立門戶（三國志魏書曹眞傳眞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二人早亡眞乞分所食邑封二人詔褒其義　又蜀書張裔傳裔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尚未成立裔迎留與分屋而居同事恭母恭子長爲置產使立門戶）

壞室出喪　傾錢辦葬（金史兗州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于人比鄰有喪忌東出西北皆人家南則去非家也乃壞其室使南去　宋查道傳道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以與之且爲其女擇配別加資遣）

同好同惡　無高無多（子牙子文師篇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　鹽鐵論義貴無高義取無多故舜受堯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

可以怒士　不在正人（宋蘇洵心術篇凡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　春秋繁露義之法在於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不予爲義）

圃中瘞鹿　堂上埋金（一統志唐潤州刺史參軍韋詵休日登樓見裴寬於後圃有所瘞詵問狀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適有以鹿爲餉置而去不敢自私故瘞之詵乃引爲判官妻以女　汝南先賢傳闞敞仕郡爲五官掾時太守第五常被徵臨發倉卒有俸錢一百三十萬留付敞敞埋堂上遭世亂道路斷絕後常病困惟有孤孫九歲常謂之曰吾寄故五官掾闞敞錢三十萬遂絕孫年長大步擔至汝南見敞敞發而視之得錢一百三十萬孤孫曰亡祖

（臨終言三十萬耳餘耳所當歛可存君病因氣索言謬誤耳願無疑也）

自劾弟子　恒呼郎婆（漢雲敞傳吳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既誅章以章門人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雲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魏書汲固傳固為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時式子憲始生滿月固於式婦閨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母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為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為郎婆後高祐為兗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為主簿）

兄雖在外　我豈負初（漢孔融傳黨事起州縣以名捕張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舍留之宋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未納聘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水流平止　鳥飛準繩（管子水地篇夫水惟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又宙合篇鳥飛準繩此大人之義也注曰鳥飛準繩曲以為直大人之義權而合道）

不拘小節　以濟大事（後漢楊政傳政為人嗜酒不拘小節果敢自矜然篤於義天中記唐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云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還窆乏於貲財聞公家信至頗能相濟否公即命以車一時載去略無留者亦不問姓氏深為薛趙所誚元振怡然曰濟彼大事其何誚焉）

質實使去　連不忍為（宋郝質傳質為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闌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史記魯仲連傳趙平原以千金為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與士咸貴　非僕所聞（宋范仲淹傳仲淹在蘇州得南園地既卜築將居陰陽家謂必踵生公卿仲淹曰一家貴孰若與士咸貴乎遂即此地建郡學於近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族人之貧者隋書榮建緒性甚亮直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耳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

吾敬元達　君慕承宮（三國志陳矯傳陳登曰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又鍾離牧傳牧躬自墾田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名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注曰承宮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便推與而去見續漢書）

終不背本　素未相識（三國臧洪傳魏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惟恃臧洪當來救我眾人以為袁曹方睦而洪為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來赴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者又陸瑁傳瑁與同郡徐原爰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墳立墓收導其子）

自稱丞相　不隨將軍（宋劉子俊傳俊與文天祥友善天祥開府興國子俊補宣教郎空坑兵敗子俊格集散亡與鄒渢揚潮州天祥再敗子俊被執自稱文丞相元兵謂已得天祥遂不窮追南史王元邈傳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illegible]魏遺書結元邈元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托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元邈意乃定）

創室以館　裂素為書（一統志宋吳國鑑海康人紹聖初為太廟齋郎退居於家先是居人舍寇準為丁謂所害自後無人敢舍遷官者及蘇軾編管雷州國鑑特創室館之因是連坐漢范式傳陳平子長沙人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式妻從其言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以為死友乃身自護平子妻兒送喪於臨湘哭別而去）

霸不為此　介寧有是（三國臧霸傳太祖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亡命投霸太祖令劉備語霸送二人首霸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為此也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數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宋龔鼎臣傳讒者謂石介走遼杜衍會問掾屬莫對鼎臣獨曰介寧有是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稿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

告陰養母　奩嫁婦（輟耕錄顧仲庸與張文友交文友嵊縣尹秩滿一日暴卒時仲庸留京師友人以訃告戒勿泄曰文友賢而貧在六品選人中吾將與其子為地即奏吉當路者曰張文友已病矣願致仕因代入狀中書遂）

（獲以奉政大夫嘉定知州致仕又代文友之子告蔭尋注常州晉陵縣尉便其養母也其家悉無所知 宋陳規傳規常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托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

與同豐約　請均煎輸（三國志陸瑁傳瑁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游處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 宋王庠傳庠榮州人祖伯琪以義聲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於官戶）

一毫勿受　萬戶爲輕（元許衡傳衡有餘財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勿受也 史記虞卿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日饋不樂　歲送爲常（一統志元孫秀實喜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不能償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樂乃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 誠齋雜記張堪物故南陽朱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恤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百匹以爲常）

解驂贖石父　營縑歸仲翔（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 山堂肆考唐郭仲翔元振弟之子也元振以托姚州都督李蒙蒙表爲判官時吳保安以仲翔同里見仲翔曰願得因子事李將軍仲翔力爲之蒙表爲掌書記後蒙與姚嶲蠻戰沒仲翔亦被執蠻人必求千縑乃肯贖會元振物故吳保安欲營歸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都督楊安居以官貲助之保安即委與蠻得仲翔歸）

懷銀以授子　償金不語人（宋巢谷傳谷與韓存寶善存寶爲河州將得罪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無所惜顧妻子不免饑寒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遣之者谷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 元鄧文原傳文原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橐中金屬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生竊金去文原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告人）

賤吏不敢辱　老母爲獨留（宋袁韶傳韶於臨安置妾察之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韶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 新唐書羅珣傳或以婢遺珣子讓問所從答曰女兄九人皆爲官所賣留者獨老母耳讓憮然爲焚券召母歸之）

小人不忍刻字　童子乃拔佩刀（稗史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碑工李仲寧使刻之仲寧曰小人家甚貧窶因刻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煖今日以奸人爲名誠不忍下手太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之所不及也饋以酒從其請 後漢彭修傳修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死子辱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

孔車可爲長者　趙貴寧同衆人（漢主父偃傳偃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收者獨孔車收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北史趙貴傳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詣悅許降請收葬岳）

文侯軾廬於干木　馮煖燒券於薛人（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 戰國策馮煖爲孟嘗君收債於薛矯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長驅到齊孟嘗君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珍寶滿內廄狗馬入外廄美人充後宮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以爲君市義）

米囷應公瑾之請　麥舟助曼卿之喪（吳魯肅傳肅以賑窮爲務甚得邑人歡心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二囷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訂交焉 冷齋夜話宋范堯夫少時文正公遣往蘇州取麥五百斛見故人石曼卿一喪未葬留滯丹陽堯夫即以麥舟付之單騎竟歸至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道曼卿事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石乞烹身以殉白勝　漸離矐目猶報燕丹（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之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史記荊軻傳秦滅燕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後始皇召見之人有識者曰此高漸離也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爲矐其目稍益近焉漸離乃以鉛置筑中舉筑撲始皇不中死之 注宋子縣名）

覩師生於金氏乃始明

倫 語兄弟於房家兼能有禮（元金履祥傳何基王柏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也 北史房景伯傳景伯有弟亡蔬食終喪期不內御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期年哭臨亦不內御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即自縛而詣賊弟不如兄 為遺書以托孤女還配子（後漢趙孝傳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之 輟耕錄國初張公可與李公仲方鮮于公伯機同仕於朝既而張除浙省郎中李除都事鮮于除浙東宣慰經歷胥會於杭歡甚李卒于官張移書鮮于曰仲方歿矣家貧子幼若不為之經紀則孤寡何所依也吾以一女配其仲子矣鮮于聞訃哀祭成禮亦以一女許贅其長子）舍生奚惜環珮鬻於夫人 送死堪憐羔鴈禮諸太守（晉紀吳興太守虞潭等共起義兵討蘇峻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為憂盡遣家僮從軍鬻環珮以給軍費 晉吳達傳時經荒饑疾病達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達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達夫婦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甎甓期年成七墓十三棺躬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為文往哭辛棄疾眷懷故人 修史不書鄭陶孫忍忘舊主（宋辛棄疾傳棄疾嘗與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熹沒偽學禁方嚴門生故舊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 元鄭滁孫傳滁孫弟陶孫授翰林院國史編修會纂修國史至宋德祐末年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書之非義矣終不書）始雖不許豈因墮井而二心 今何可言敢謂同朝之異議（華嶠譜序華歆避西京之亂與鄭太等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偕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無故受之若有進退可與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乃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 宋紀哲宗時安置元祐宰執范純仁等於嶺南純仁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為請冀得免行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致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

義四

增 金尉（盧江七賢傳陳翼盧江舒人也行到藍鄉見道邊有一馬傍有一病人呼曰吾是長安魏公卿聞盧江樂土來游今病不能復前翼扶歸養視積日病困曰有金十瓶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殮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衣衾殯葬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翼乘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以金十瓶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後翼為魯陽尉號魯陽金尉）取米（陳書徐孝穆名陵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於水次親戚有貧乏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準憫胎（譚子畋漁篇準憫胎義也）儒為土地（儒行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遂自表免（漢李膺傳膺死門生故吏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及遣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人義之）見譖不謝（漢范滂傳滂字孟博以鉤黨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得免到京師往見諝而不為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兵不可劫（文子夫為義者不可劫以兵不可懸以利）解衣投地（唐紀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真流繡州逃歸至定州為吏所獲敬真乃引海內知識云有興圖冀以免死彭城長史劉易從亦為敬真所引將刑於市吏民憐其無辜遠近奔赴解衣投地曰為長史求冥福有司平準直十餘萬）卒列其枉（唐李嶠傳來俊臣搆狄仁傑等獄將抵死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為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怍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德秀潼流（唐元德秀傳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聖人何畏（性理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辭駢薦友（漢朱暉傳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為南陽太守名暉子駢為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名之）魂魄不慚（漢任末傳末蜀

（郡繁人也游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病亡洛陽末躬推鹿車載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魄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秋斂冬藏（禮記秋斂冬藏義也）送抵天涯（范陽家志盧多遜門下士有种英蘇冠兩人者平生多器重之獲罪之後賓客雲散二人徒步送抵天涯而還英後易名放即明逸冠易名易簡歷天下爲參知政事）李約密行（尚書事實李約爲兵部員外汧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迴出塵表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約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胡有親屬來理貲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燕趙美談（續世說劉守光攻陷滄州呂兗被擒族誅子琦年十五將就戮有趙玉者幽薊義士也久遊兗門見琦臨危趙謂監刑者曰此子某之同氣也幸無濫焉乃引之同去後玉遇疾琦親爲扶持供其醫藥玉卒代其家營葬事玉之子曰文度既孤而幼琦誨之甚篤及其成人登進士尋升官路琦之力也時議者以爲非玉之義不能存呂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撫趙氏之孤燕趙之士流爲美談）走人所急（唐辛讜傳讜重然諾走人所急）復與誰語（世說魚豢魏略曰脂習與少傅孔融親善融被誅時許中百官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習獨撫而哭之曰文舉卿舍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仁救安危（譚子得一篇仁救安危謂之義）成匿李孤（續漢書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時燮年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燮姊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歿在君矣成乃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任安不去（太平御覽漢衛青日衰而霍去病日貴青故人門下多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田橫客笑人（南史晉安王子懋傳陸超之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郴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上表白大節（唐李華傳張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肅宗未及知華子翰傳巡功狀表上之帝由是感悟而巡大節白於世義士多之）

義五

增詩唐陳子昂懷田光詩曰自古皆有死殉義良獨稀奈何燕太子尚使田生疑伏劒誠已矣感我涕沾衣

宋邵雍爲善吟曰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造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不知

增序唐韓愈張中丞傳後序略曰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功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强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

增論金史完顏仲德張天綱傳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爲而爲之眞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增雜文明張居正義命說曰命不可必可必者義也命之所在雖聖人有所不能違義之所在雖造物有所不

可奪韓子曰禍與福存乎天賢不肖存乎我在我者吾將勉焉在天者吾何知哉是故孔子不以厄易其聖顏淵不以窮易其仁伯夷叔齊不以餓且死棄其義衡且擊之彼將安之升且沉之彼將順之是故得之不喜喪之不戚生之不貪夭之不怒彼其視富貴福澤貧賤憂戚如波濤之於巨石也豈以其紛然者動於中哉是所謂義也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哉雖聖人固亦惟知有義而已彼棄棄瞶瞶者固將行險以僥倖而猖忿之流又不達順受之正屑屑焉與造物者較其多寡責其期效不得則憒怨熱中屈原以之自沉賈誼以之哭泣申徒狄鮑焦之流負石蹈海而不悟是何異以蠡測海以丈度天欲以區區之義上干造化之運不亦悞乎是故學者亦惟循吾義而已至於命非所可與也

義感一

增韓詩外傳曰君子潔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類者應焉　黃石子曰祿重則義輕死　又曰勵以義則士死之

義感二

增呂子士節篇曰齊有北郭騷者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北郭子名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當也）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爲國故死吾將爲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　說苑曰齊遣兵攻魯見一婦人將兩小兒走抱小而挈大顧見大軍且至抱大而挈小使者甚怪問之婦人曰大者妾夫兄之子小者妾之子夫兄子者公義也妾子者私義也寧濟公而廢私耶使者悵然賢其辭即罷軍還對齊王說之曰魯未可攻也匹婦之義尚如此何況朝廷之臣乎　漢韓信傳信曰漢王遇我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恩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背義乎

季布傳曰項籍殁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乃髠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伺閒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布　韓延壽傳曰延壽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疾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髠肉袒願以田相移（移猶傳也）終死不敢復爭　田叔傳曰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人笞之怒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　後漢鄧訓傳曰訓拜護羌校尉以病卒官其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吾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訓前任烏桓校尉時吏士也）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遂家家爲訓立祠　申屠蟠傳曰蟠同郡緱氏女玉爲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爲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閭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爲讞得減死論　謝承後漢書曰張儉避黨禍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篤曰篤雖好義明廷（即明府也）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三國韋招傳曰招年十餘歲就學樂隱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值亂隱死之招與其同學觸蹈鋒刃共殯殮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同學皆走盜欲斫棺招垂淚請免盜以爲義去之　太史慈傳曰慈避禍之遼東北海相孔融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後融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單步徑至都昌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

之急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耶　晉劉弘傳曰荆州都督劉弘每有興發手書付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劉敏元傳曰永嘉之亂敏元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爲盜所劫敏元已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赦之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奮劒曰吾豈望生耶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猶當哀憐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醜面目而發此言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乃俱免之　北史蘇瓊傳曰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兄弟對衆人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房景伯傳曰景伯弟景遠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兗之境忽遇劫賊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吾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　唐紀曰李日知爲刑部尚書在官不事捶撻而事集刑部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旣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宋史蘇軾傳曰軾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舉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　岳飛傳曰飛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衆來歸　金張潛傳曰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吾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　元朶爾直班傳曰頗不花數使辱朶爾直班欲坐以供需失期違剌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茵食無珍味徒爲吾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人心也吾曹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中書之完者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勳舊之家國之祥瑞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　呂思誠傳曰思誠爲景州蓨縣令一日買羊劉智社民李持酒來見愬其弟匿羊思誠叱之退又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敢見尹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析居三十年復還

同愛　明陶安傳略曰洪武乙巳信州賊攻城公登城諭賊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毋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遂逡遁　一統志曰婁觀洪武末爲鄢陵知縣民多豪猾難治觀選邑中老成人素信服者使陳德義以勸諭之遂皆感化又貧民負稅者捐俸置酒肴請其富者貸輸之民懷其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人部三十三（義感　羞恥）

義感三

原 還馬 弛兵（後漢范式傳孔嵩辟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知是嵩乃責讓曰孔嵩善士豈宜侵盜乎送馬還之　又姜詩妻傳赤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

增 送筍 進藥（一統志南北朝沈道虔武康人有人竊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乃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　漢鍾離意傳意爲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殺人有道之人以義行誅遂令建進藥而死）

原 崔琦亟逃 張儉止匿（白帖崔琦譏刺梁冀冀令刺客陰縱之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誦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　後漢孔融傳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於褒不遇時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爲君主耶因留舍之）

增 相約不入 爲語而去（漢鄭元傳元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　蜀志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

袁盎長者 戴封賢人（漢袁盎傳梁王使人刺盎使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乃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也　後漢戴封傳封遇賊財物悉被掠奪惟餘七匹縑賊不知處封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

對雞不餐 獲虎出咒（世說樂羊子遊學七年妻常躬勤養母有他舍雞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泣而不餐姑怪問其故對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亦感悟棄去　漢童恢傳恢除不其令時民常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咒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呼號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踊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

各爲異人 負此良友（漢李燮傳初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時燮年十三姊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君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令燮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　晉周顗傳王導不知顗救已而甚銜之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閉門自撾 脫巾固請（漢繆彤傳彤兄弟四人皆同產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鬭之言彤乃掩戶自撾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　又高鳳傳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

當奉嫡母 願易孤孫（吳陳武傳陳表武庶子也兄修亡後表母不肯事修母表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爲表屈情承順嫡母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悟雍睦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王延年二十五喪二親奉叔父孝聞子良孫及弟從子爲賊所掠延年追而請之賊以良孫歸延年延年拜請曰我以少孤爲叔父所養此叔父之孤孫也願以子易之賊曰君義士免之）

引咎太守 深忌將軍（漢許荊傳荊爲桂陽太守常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　晉紀劉裕遣沐謙往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因自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七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爲之防衛）

踰垣以去 望城而止（新史五代萇從簡爲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欲而取之夜卒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踰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

（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之）（一統志元陳子恒爲邠遠縣尹廉而能寬毅衆不動其心有爭訟者遣於庭子恒以大義曉之自是有欲訟者皆望城而止）

敢侵許掾　毋負張公（漢許荊傳荊少爲郡吏兄子世常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荊乃跪而言曰世前無狀相犯咎皆在荊不能訓導兄既早歿一子爲嗣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荊起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元張養浩傳浩濟南人選堂邑令舊盜朔望參謁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然耳既加之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衆皆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

倒戟以禦　破家相容（左傳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初趙宣子田于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食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漢張儉傳儉遭黨禍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遺錦送縣　持衣詣閤（一統志漢闞憲爲綿竹令邑人夜行得遺錦送縣憲曰夜行得遺物是天賜也何爲持來曰縣有明府犯此則慙）（漢吳祐傳祐在膠東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有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

推尋其主　何負吾君（漢劉矩傳矩爲雍丘令以禮讓化民皆感悟自革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北史鄭述祖傳述祖爲兗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故負我君執以歸首述祖原之自是無盜百姓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

莫有取者　尚可仕乎（三國魏雜牧傳牧躬自墾田種稻臨熟民有識認之牧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牧爲之請爲釋繫民民慙率妻子舂所取稻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宋周敦頤傳敦頤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因得免）

兩馬共食　一鹿相隨（元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布無敢私家蓄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東坡志林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爲人所毆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隨至水邊見一鹿爲獵人所得已被重創翊感悟而贖之鹿即隨翊起居弗復去）

果還入獄　咸散歸農（漢鍾離意傳意遷堂邑令縣人防廣爲父報仇繫獄其母死廣哭泣不食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殮丞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遣之廣殮母畢果還入獄）（宋崔翰傳翰爲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以禍福羣盜感悟散歸農畝內翕然）

封股爲羹　提耳以訓（稗史宋李丞相沆有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逃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當如己子育之於室教訓婦德候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其二親後歸舊京聞之感公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封股肉爲羹之至喪衰絰三年以報）（漢劉矩傳矩爲雍丘令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留宿一夕　行服三年（稗史曹州于令儀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人也令儀曰汝素寡悔何苦而爲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呼之盜大恐謂曰汝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爲人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爲良民）（晉[illegible]紹傳紹誕於行已不飾小節然曠而有檢通而不雜以與從子含等五人共居撫卹如同生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

毋犯參軍杖　勿入荀氏閭（唐徐有功傳有功爲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漢荀恁傳恁少修清節貲財千萬父越卒悉散於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其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

同氣爲姊妹　共乳惟弟兄（宋呂陶傳嘉祐中爲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訟之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陶至又訴陶一問三人伏罪弟泣拜願以田之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非若爲汝主不幾爲他人魚肉乎與其捐米供佛曷若遺姊不美乎弟又拜聽命）（唐韓思彥傳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鄙民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耶遂輟訟）

增 觸槐（左傳晉靈公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客莫為用（後漢蔡邕傳邕與家屬髡鉗徙朔方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相待如初（新唐書狄仁傑傳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小愧矣則相待如初）付授孝經（又韋景駿傳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發廩賑盜（一統志明王宇景泰初知撫州府金谿有聚盜劫發廩賑之眾皆感泣相率請命）小人何忍（漢杜林傳林雖居於隗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吾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莫不用命（漢孔奮傳奮除武都丞時隴西餘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為質奮年已五十惟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以頭醊墓（漢何顒傳友人虞偉高有父仇未報而病篤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為復仇以頭醊其墓注醊祭酹也）亦取本價（三國注嘏別傳與人共買生口各雇八匹後生口家來贖時價值六十匹共買者欲隨時價取贖嘏自取本價八匹共買者慚亦取本價）我自借之（又曰有比居者擅耕嘏地數十畝種之人以語嘏嘏曰我自借之耳耕者慚謝還地）安忍獨生（金王晦傳頓州受兵將士縋城出降晦被執不屈遂就死初晦執謂其愛將牛斗曰若能死乎曰斗業公見知安忍獨生并見殺）詣闕待罪（宋單煦傳與杜友愛兄熙常毆人至死未有知者煦曰家貧親老仲兄以養吾當代之死即趨詣闕所以待請已而死者甦驚問之煦以情告其人感歎遂[illegible]訟）如子為父（漢田叔傳北虜歲[illegible]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卒臨城爭死如子為父）盜聞而避（南史吳明徹傳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與鄰里共此乃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盜聞而避焉）人救不殊（漢韓延壽傳延壽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注殊絕也以人救故身首不相絕也）假書研習（北史甄琛傳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蒼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奴曰郎君辭父母仕宦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慚感遂從許叡李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波中湧沸（新唐書羅道琮傳貞觀末道琮上書忤旨徙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瘞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湧沸者道琮曰若之可再沸祝已水復湧乃得屍負之還鄉）

義感五

增 詩唐孟浩然送朱大入秦詩曰遊人五陵去寶劍值千金分手脫相贈平生一片心　王昌齡答武陵田太守詩曰仗劍行千里微軀敢一言曾為大梁客不負信陵恩

增 書漢鄒陽上梁王書曰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

增 雜文唐羅隱說石烈士文曰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任信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

平諮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天子聞之怒因名見孝忠曰臣事李愬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吳秀琳蔡之奸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紀功盡歸於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胤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畧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憲宗多其義遂赦之因命曰烈士

羞恥一

爾雅曰愧慚也（疏謂慙恥也小爾雅曰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方言曰悔惏報慚也晉曰悔或曰惏秦晉之間凡愧而見上謂之赧梁宋曰惏又云㥦恧慙也荊揚青徐之間曰㥦若梁益秦晉之間言心內慚矣山之東西自愧曰恧趙魏之間謂之恥）　易曰包羞　又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又曰小人不恥不仁　書曰惟口起羞　詩曰有靦面目　又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禮記曰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韓詩外傳曰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　又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國語曰為禮而不終恥也中不勝貌恥也華而不實恥也不度而施恥也施而不濟恥也恥而不閉不可以封　史記孔子世家曰顏淵曰夫道之不修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　漢書賈誼傳曰頑頓無恥奊（音歇）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　又曰嬰（加也）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董仲舒傳曰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義而恥犯其上　司馬相如傳曰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　司馬遷傳曰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　張衡[illegible]曰君子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　元王磐傳曰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責其材力閱其衰老養其廉恥之心也　管子修權篇曰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曰君子恥不羞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　又曰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　揚子法言曰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又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慚蔽天地而不恥　漢桓寬鹽

鐵論曰貧即寡恥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奸猶不止也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入帷幄之中參廟堂之上不能爲主畫以謀社稷君子所恥也　宋周子通書曰人必有恥則可教　又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邵子皇極篇曰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　豫章羅氏曰名器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仕進　明田藝蘅玉笑零音曰鸜鵒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恥蛣蜣之智能轉丸卒蒙饑飽之羞　又曰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恥德之不夥不恥祿之不夥

羞恥二

增書曰予勿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　史記伯尼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自紀篇曰舜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　韓詩外傳曰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尼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成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　家語曰孔子適衞顏尅御衞靈公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孔子次車遊過市孔子恥之顏尅曰夫子何恥子曰詩云覯爾新婚以慰吾心乃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漢董仲舒傳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揚子法言修身篇曰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莊子外篇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將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曰奈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爲槔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　春秋左傳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　又曰衞蒯瞶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蒯瞶恥之　又曰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公至自楚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　又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及作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國語曰越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

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　又曰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西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　論衡曰吳季子使於上國道過徐徐君好其寶劒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劒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　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今大王事秦秦必求割地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爲大王羞之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曰原憲亡在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以見原憲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蘇秦傳曰蘇秦出遊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秦聞之而慚自傷乃閉室不出　范雎傳曰須賈譖雎於魏齊辱於廁中及賈使秦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　季布傳曰季布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者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　前漢書項籍傳曰籍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我獨不愧於心乎　田儋傳曰田横謂其客曰我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我爲亡虜北面事之其愧固已甚矣　王式傳曰詔除下式爲博士式徵來既至止舍中會諸大夫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爲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容歸今諸君爲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狗者鄙賤之甚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師古曰遏失據而倒也遏音徒浪反）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　郭解傳曰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後漢書劉聖公傳曰諸將共議立更始二月辛巳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　李膺傳曰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志節者所羞　三國魏志曰太祖使曹仁討關羽于樊又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禁等七軍皆沒禁遂降後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遣禁還帝嘗令禁北詣鄴謁高陵帝豫於陵屋畫禁降服之狀禁見慚恚發病薨　吳志徐盛傳曰孫權稱藩於魏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盛憤怒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閉之謂其旅曰江東将相如此非久人下者也　世説曰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怍色先生何為顛倒衣裳邊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又曰王裒字偉元門生為本縣所役求屬令為脫王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庇卿屬之何益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送所役生到縣令以偉元詣已整衣出迎偉元乃下道至土牛傍磬折立自言門生為縣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此生一縣皆以為恥　蜀志曰丞相亮進軍渭南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　晉書王羲之傳曰羲之恥居王述下時述蒙授顯秩羲之遣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　宋書謝晦傳曰晦為荊州都督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別瞻問晦年答曰三十三瞻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　宋紀曰宋文帝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以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觀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南史何尚之傳曰沈慶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謂[illegible]主上虛懷側席詔宜閑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　孫廉傳曰廉[illegible]官高爽為謎以譏之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齧地作步數持此得勝人刺其不避恥辱以其名位也　唐紀曰太宗嘗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慚而退　鄭瑗蝸笑偶言曰狄仁傑含垢忍恥於偽周而卒成取日虞淵之功呂好問辱身汙迹於偽楚而竟就溥天左袒之績　新唐書張元素傳曰元素在隋為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官上所來深自羞汗褚遂良見帝曰居上能禮其臣乃盡力以奉其上近世宋武帝傳斬朝臣攻其門戶至恥懼狼狽前史以為非陛下昨問元素在隋任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尉時對曰流外又問何曹司元素出不能徙步顏若死灰精爽頓盡見者咸共驚怪陛下以元素權任三品佐皇儲豈宜復對羣臣使辭窮負恥欲責其仗節死義安可得乎　杜審言傳曰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必羞死　竇懷貞傳曰中

宗夜宴近臣謂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俄而禁中實扇障衞有衣翟衣出者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納之不辭世謂媼壻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阿奢而人或謂爲國奢軒然不慚以自媚於后　唐紀曰魏元忠自端州還不復强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其十失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又曰僕固懷恩反以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　又曰汲郡甄濟有操行祿山反屢召不屈會官軍平東京濟起詣軍門上謁廣平王俶遣詣京師上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愧其心　又曰李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　新唐書郗士美傳曰士美父純自拾遺七遷至中書舍人處事不回時魚朝恩牙將李琮恃勢桀橫衆辱京兆尹崔昭於禁中純曰此國恥也　段秀實傳曰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諶責之農往訴秀實令諶怒名農大杖擊二十秀實賣己馬以待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饑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令諶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李傑傳曰傑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於道內侍明皇婭壻與所親楊玉仙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　裴坦傳曰令狐綯嘗薦坦爲職方郎中知詔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設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眙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　唐紀曰張濬先拜田令孜至是令孜名朝貴飲酒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謝酒賓客畢集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嘗蒙不外既處玷辱何憚改更今日與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濬慚懼無所容　後五代梁紀曰唐進士梁震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官明公不以爲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馮道傳曰道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己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　紀纂淵海曰宋劉綽天聖中爲京西漕分遣屬官盤量諸郡在庾之糧凡收十餘萬石歸朝上殿具劄子乞付三司收繫時章獻

太后垂簾問曰已盤量者條貫許再盤量否曰向來盤量官多徇顏面不肯盡收入曆又曰卿識王曾張知白呂夷簡魯宗道否此四人者皆不因盤量收出斛斗致身於此劉大慚謂人曰當時殿上罅隙可入我亦入矣　宋程顥傳曰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以爲不便言者攻之甚力安石方怒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　清暑筆談曰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見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閫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宋孟珙傳曰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交章於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勿克而兩司方勇於私鬭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之大雅得書大慚　賈似道傳曰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屛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　元許謙傳曰謙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　左編曰廉希憲秉政日中書左丞劉整詣門求見希憲之弟希貢爲通報希憲方讀書畧不荅希貢出整復浼入言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吾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愧赧無人色　一統志曰元況逵爲光澤縣尹嘗有兄弟爭田者逵曰吾視若貌非不恭友者授以伐木之章親爲諷詠解說於是兄弟皆感泣求解知爭田爲深恥　明紀曰初元亡危素與同邑黃哻約死於難哻果投井死素走報恩寺亦欲投井寺僧挽出之太祖仍命爲學士一日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徹簾內詰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頓首流汗浹背上曰素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遂謫居和州　明茹瑺傳畧曰建文時瑺爲兵部尚書燕兵至龍潭遣瑺及李景隆等議和瑺等見燕王伏地頓首流汗浹地稱萬死不敢仰視燕王勞瑺等又頓首不能發一言燕王曰公等言即言無甚恐久之又頓首言奉詔割地講和燕王笑曰今救死何以地爲瑺等唯唯頓首退

吳中傳畧曰中先後爲工部尚書者二十餘年而嚴憚其妻嘗領誥命至妻既拜受命左右取吳中誥來爲我誦之聽畢曰上自爲乎曰翰林代草耳妻笑曰翰林誠知人終篇何曾有一清字中爲面赤　王銘傳畧曰

銘權指揮僉事鎮溫州書請告暨還和州溫士女遮道送之長吏皆相顧失色歎曰吾屬爲天子牧民民視吾屬去來漠然不留意愧王指揮多矣 鴻書曰弘治四年九月大學士劉吉屢被彈章仍加官進秩市人嘲之稱爲劉棉花謂其愈彈愈起也或告吉以爲出自監中老孝廉吉因奏定三次不中者不許會試及致仕出城見童走卒舉指之曰棉花去矣舉人會試禁限亦除 明紀編年曰張居正給假歸葬湖廣巡撫陳瑞居正所取士也詣居正家弔出麻冕戴之加絰伏哭盡哀畢跪而祈見居正母拜畢侍坐母指旁私役小閹謂瑞曰幸一垂盻之瑞即起揖閹曰瑞安能重公如公乃能重瑞耳見者掩口

羞恥三

【原】縲絏　塗炭（管仲遭傳管子不恥身在縲絏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孟子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

食粟　臥薪（史記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白帖句踐臥薪嘗膽）

【增】與繩　投鬮（稗史唐滕王嬰蔣王惲皆不能廉慎太宗賜五王不及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解經紀不勞賜物與之繩以爲錢貫二王大慚又漢制每臘詔賜諸博士羊羊有大小肥瘦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時甄宇爲博士獨不肯諸人又欲投鬮宇復恥之因先自取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

賜蒿　得絹（北史趙熙傳熙爲冀州刺史嘗有人盜熙田中蒿爲吏所執熙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唐紀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不之罪但於殿廷賜絹數十匹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揶揄　弄戟（漢逢萌傳萌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北史魏收傳收少機警不持細行年十五頗能屬文及隨父赴邊好習騎射欲以武藝自達滎陽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

蔽面　洗耳（史記越句踐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後漢逸民傳論潁陽洗耳恥聞禪讓）

吐鵞　揮蠅（論衡刺孟篇陳仲子之吐鵞也恥食不合己志之物也唐紀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爲知制誥士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此）

扳肋　低頭（朝野僉載溫彥博爲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裏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畧曰高下八九尺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畧曰即扳公肋何止傷博彥博慚而與官酉陽雜俎曰南中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則低頭其溺能治風疾）

移牀　投劍（世說紀僧真得幸於世祖嘗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又戴淵不治行檢常在江湖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機於岸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耶淵便涕泣投劍歸機）

【原】三敗不辱　終身是慚（[illegible]左傳子家子告昭公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

【增】據槁獨笑　負薪先歸（[illegible]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歎曰吾聞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

寒士不遜　富人莫與（南齊記齊以褚淵爲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往曾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注袁劉謂袁粲劉秉也）

（漢陳平傳平少時家貧及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愧之）未録元勲　獨爲君子（南宋紀謝以穆壽爲宜都王壽曰臣祖父業所以得效功前朝以流福於後世者梁春之忘也今春下元以

勲未録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　漢王暢傳劉表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勿受其賜　若撻於市（漢吳良傳良爲郡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

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燕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進終不肯謁　通書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擔囊以歸　拂衣而去（戰國

策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　世說王子敬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摴蒱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

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爲橋以渡　取馬徑歸（一統志南北朝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遽退走母問其故對曰畏其愧恥故也或

涉溝盜其筍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郡無復鼠竊　唐紀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時王叔文方用事欲見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起迎叔文就閣語良久叔

文求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鄭珣瑜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不能如廁　乃令當壚（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

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　漢司馬相如傳相如與卓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恥之爲杜門不出）且喜且懼

不問不知（漢朱博傳博治左馮翊有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問禁是何等創也禁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灑卿恥

能自效否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程子曰恥不知而不問終於不知）與羣兒伍　俾婦人妝（宋史安燾傳燾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羣兒伍　又韓世忠傳世忠於將士有怯戰者

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以私得薦　假廕而官（宋史盧革傳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知杭州馬亮見所爲詩嗟異之秋貢士密戒主司勿遺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

薦吾恥之去勿就　新唐書李懷遠傳懷遠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廕懷遠辭退而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假廕而官吾志耶）恩主恩相　慚長慚卿（宋柴中行傳時韓侂胄禁道學校

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中行書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衰兒廣西轉運司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書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

毋汚我　博物記太丘長陳寔寔子紀紀子羣羣子泰四世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減時人爲語曰公慙卿卿慙長）奉職不稱　所列非賢（後漢來歙傳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

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　宋史鮮于侁傳時王安石當路正人多不容侁曰吾有薦舉之權而所列非賢恥也故凡所薦如劉摯李常蘇軾轍劉攽范祖禹皆守道背時之士）壞車

殺馬　杖杜弄麞（漢周燮傳南陽馮良年三十爲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遁至犍爲從杜撫學　舊唐書李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

甫不識杖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丁謂拂鬚　溫韜酬縢（宋寇準傳初丁謂出寇準門下

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大慙　釋史溫少無賴事人無死市魁將送官謝過韜前拜數百慰釋之韜每念及以爲恥既貴遇爲金帶縢拂之曰卿

此滕）令取故節　能無厚顏（晉陶侃傳蘇峻破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唐紀文宗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考官馮宿等見劉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

敢取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人呼孟勞　姓加京兆（顏氏家訓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挐相搏左右呼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

（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爲國所賓與吾苦諍時淸河鄭守邢時嘗時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服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鳳也有一寸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聞吾此說皆大驚駭其後尋愧悔也）

牛後是恥　馬首爲榮（漢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　世說宋郭昱挾中說辭登進以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

莫敢出言　不忍見血（宋郭浩傳浩知秦州時張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帥知於不武莫敢出言　北史崔伯謙傳天保初爲濟北太守政鞭用熟皮爲之不忍見血示恥而已）

人覓不異　鬼果可憎（世說苻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子猷共語子猷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又晉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皁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屢黜不去　含垢以從（宋書范泰逸民傳論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元達識帖睦邇傳達識帖睦邇爲浙江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時張士誠欲求王爵達識帖睦邇謂左右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舌以取此輩今張氏復要王爵我今若逕其意則目前必受害忍恥含垢以從之耳乃爲具文書聞於朝）

棄官還鄉　唱名入試（漢橋元傳元擧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爲河南尹元以公事詣府受對恥爲所辱棄官還鄉里　唐書李觀年三十明六經擧進士以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戰恥之竟返江東）

謝豹潛地　猵狫逢人（白帖謝豹愧恥而死化爲蟲潛行地中掘地出之猶以足覆作忍恥狀　異物志猵狫如[illegible]逢人則叩頭小打便死得風則活又交州記猵狫出九德縣見人若慙狀）

莊不能對　勃無所知（西京雜記長安有儒生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栗犢反能爾耶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　漢王陵傳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

不事女主　須讓老夫（世說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修禮甚謹常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歸顧謁仁傑意甚輕仁傑因啟曰某幸爲相表弟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　又宋蘇養直隱東口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養直不起師川造朝時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餘爲於[illegible]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書名七序　論著毀茶（漢梁竦傳竦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之曰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慙　世說唐李季卿宣慰江南或言常伯熊陸鴻漸善茶季卿至臨淮請伯熊爲之伯熊著黃被衫烏紗幘手執茶器口通茶名茶熟李爲歠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鴻漸爲之鴻漸身衣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心鄙之茶畢命奴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羞愧遂著毀茶論）

樊噲爲伍　伏滔比肩（漢韓信傳上械信至洛陽以爲淮陰侯由是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爲伍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　世說晉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伏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不禮羣從　爲娶長妻（世說晉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自欲以將領自書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漢馬勤傳勤祖父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

夷齊爲不食　巢由無此言（史記伯夷叔齊事詳上食粟注　晉王羲之傳時劉惔爲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牀幃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

未有此賓客　乃爲人僕御（世說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夫人劉惔之妹也　史記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

薦賢豈有識面　名客亦須擇人（宋史吳中復通判潭州風於居官中丞孫抃聞其賢薦爲御史初不

（相識也或問之忭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唐紀時禁天下屠殺採補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杜肅懷一啖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

豔北平之虎旻難自負　獻遼東之豕寵有何功（唐國史補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因憩山下四顧自若有一老父至曰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虎安在乎老父曰自此而北二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真虎騰出狀小而勢猛踞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愧不復射虎　漢朱浮傳浮與彭寵書曰往時遼東有一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河東豕也）

樂羊子於野捐金實因婦訓　王彥方使人遺布能改盜心（世說漢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　後漢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

雖起布衣何至執相公之帶　既稱太守恐難修弟子之儀（宋崔公度傳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後漢鄭元傳汝南應劭謂元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元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

羞恥四

【原】一事不知（白帖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增】五經埽地（唐祝欽明傳帝與羣臣宴欽明自言能八風舞帝許之欽明體肥醜據地搖頭睆目左右顧盻帝大笑盧藏用歎曰五經埽地矣）

負暄以獻（列子宋國有田夫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眾哂而怨之其人大慙）君為皮相（吳越春秋季札去齊歸道逢男子五月披裘採薪於道傍有遺金一器季札見之顧謂薪者曰來取此金薪者曰五月披裘採薪豈拾金者乎札慙下車禮之曰何子衣之鄙而言之正也子姓謂何薪者曰君皮相之士何足以告姓氏乎札有慙色）

出則小草（世說晉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於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對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盧前王後（唐王勃傳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醉使脫鞾（唐李白傳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不稱曹陸（唐柳并傳閭士和受業於蕭穎士著蘭陵先生誄蕭夫子集論因權暨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猥壻傲婦（顏氏家訓近世嫁娶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較錙銖責多還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招羞恥可不慎與）景仁從居（伽藍記張景仁賜宅洛陽城南歸正里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多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鼈市景仁住此以為恥徙居孝義）

陽城自匿（唐陽城傳有盜城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掩耳起走（漢龔遂傳遂為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不正遂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

以田解忿（漢樊宏傳宏父重貲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為三老）不堪位置（稗編梁武帝評羊欣書似婢作夫人不堪位置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何謂皆備（世說魏許允娶婦極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曰是桓郎即桓範也婦云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

（意卿宜察之許便可入內便欲出婦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耳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慙色遂相敬重）

更賜錢物（漢皇甫嵩傳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受業樊英（漢范冉傳冉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

不與交通（漢趙苞傳苞從兄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勢不與忠交通）

難見子將（北史楊愔傳愔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縷大帶遇李庶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

不取不放（世說北使李諧至南梁武與之遊歷至放生處帝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對曰不取亦不放帝大慙）

出自機杼（又後漢王丹字仲回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卿宜謝梅（又梁任彥升在齊紆意於梅蟲兒用爲中書郎彥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彥升大慙）

送人作郡（晉陽秋羅友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郡溫爲席送別友至尤晚問之友曰於中路見一鬼大見揶揄云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友始怖終慙不覺淹蠖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

學步邯鄲（北史趙文深傳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遐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攻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誚謂之學步邯鄲焉）

數多劉寵（南史謝朏傳朏于一讓位司徒右長史坐發牛犢黜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空中俯仰（天中記張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皆笑之）

和味干湯（漢東方朔傳客難曰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

何令七穢（天中記庾元威論書曰何令勢傾朝野筆迹踈漏遂遣十穢之書被人恭拜忽曰承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員本流傳合朝恥辱其第七穢也）

仰慙俯愧（宋紀薛奎諫議正直歲志不伸歸輒歎吒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古人俯愧後世耳）

陽狂自免（晉王衍傳衍年十四時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

深戒丹青（大唐新語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擊賞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不幸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以手掩面（五代史晉遣盧損使閩封王昶爲閩王昶遣劉乙勞損於館乙衣冠偉然他日損遇乙於途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乙[illegible]閤舍人何通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

即廬行禮（新唐書陸元朗傳元朗字德明以字行王世充僭號封子元恕爲漢王以德明爲師即其廬行東脩禮德明恥之服巴豆劑偃臥東壁下元恕入拜牀下德明對之遺利不復開口遂移病成皐）

以利易賞（宋史葉顒傳初至郡叅旬月饒未一年餘錢二十萬或勸之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

莫敢出游（漢种暠傳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暠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

必令諷誦（一統志隋蔡元恭荊州江陵人工爲詩官起居舍人俾入宮固辭由是疎斥）

安民乞免鐫石（宋司馬光傳蔡京撰奸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

顏厚十重鐵甲（天寶遺事進士王元遠干索權豪無厭或遭撻辱累無慚悟時人云王元遠慙顏厚如十重鐵甲）

羞恥五

【增詩】宋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　唐韓愈詩曰弱妻抱稚子出拜含慚羞　宋之問詩曰橫巖

實吾策觿潘誠內恥　杜甫詩曰逢人多厚顏　孟郊詩曰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

增疏魏曹植上疏求自試曰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而壯夫以爲恥　宋楊大全上光宗疏畧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而獲罪爲恥而以言不聽從爲恥

增書齊魯仲連與燕將書曰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伸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昭天下而光燭鄰國

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衞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驂乘爰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士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　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强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李陵答蘇武書曰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能復句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　明唐順之答顧東橋書曰近世之士慣熟機巧之習日工而羔羊素絲之節或衰矣而任重之人所指以爲賢且才者又往往在彼而不在此蓋士習既然而示之以好惡者則又然何怪乎靡靡一風也是以雖清

明平泰之世而包羞匪人或不勝參錯乎其間雖否泰丶幾未必繫此而士習隆汙則亦可知

增序五代史雜傳序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子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增論晉嵇康養生論曰服藥求汗或有弗獲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增雜文明方孝孺謹行篇曰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俗之名猶食鳥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肯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譏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嘰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得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胄羞以爲祖不亦惑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人部三十四（德　陰德　德讓　服人附）

德一（入德服人）

【增】釋名曰德得也得事宜也　【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　又曰君子以成德爲行　【增】又曰敬義立而德不孤　又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又曰日新之謂盛德　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又曰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尚書曰柔遠能邇惇德允元　【原】又曰惟德動天　【增】又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又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又曰德懋懋官　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　又曰用德彰厥善　又曰同力度德　又曰樹德務滋　又曰德將無醉　又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知者豈不知也）　又曰令德壽豈　又曰肆成人有德　【原】又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增】又曰失其文德洽此四國　禮記曰太上貴德　又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又曰民有德而五穀昌　又曰其德盛者其志厚　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　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　春秋左傳曰恕而行之德之則也　【原】又曰昭令德以示子孫　【增】又曰太上有立德　又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　穀梁傳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　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焦氏易林曰三世爲德天祚以國　史記樂書曰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天官書曰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漢書董仲舒傳曰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公孫弘傳曰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　老子曰修之於身其德乃眞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管子曰聖人上德而下功　莊子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怊（音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雖足而不知其所從

比絜德人之路　鶡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雋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　黃石子曰德者人之所得使萬物各得其所欲　桂巖子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　淮南子曰得其天性謂之德　楊子曰獵德而得德　魏劉邵人物志曰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　韓愈原道篇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周子通書曰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張子西銘曰聖其合德　程子曰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西銘初名訂頑）　正蒙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　邵子曰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鄉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朱子曰周禮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强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也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識然不務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乎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讓並舉而無所遺也　明王陽明曰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德二（入德類人）

【經】揚子法言曰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臯陶以謨非絕德耶　周易集解曰周公修文德而越裳獻雉　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　左傳宮之奇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　【原】又曰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在德不在鼎又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增】又曰晉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又曰子太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家語曰孔子北遊農山

子路子貢顏淵侍各言志回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百年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 原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爲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增 孔叢子曰晏子身不滿六尺齊國莫不宗趙文子身如不勝衣相晉國以寧諸侯敬念其德也　左傳晉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仇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 原 海內先賢傳曰黃憲動則蹈規矩言則發德音 增 楊龜山曰黃叔度學充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通鑑曰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　又曰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讓所居服其德　後漢書鄭元傳曰國相孔融深敬元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四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　王烈傳曰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遣布一端人問其故烈曰盜懼我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父老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父老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事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　通鑑曰管寧見公孫度語不及世事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懷其德　後漢書曰許邵字子將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去濮陽令歸車從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晉書羊祜傳曰祜卒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齊書曰張緒字思曼爲吏部尚書每朝見太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結　裴度傳曰度功名震四𡰥使外國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何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兩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函史曰宋王旦內行醇備事寡嫂謹與弟旭篤恩家事一無所問寡人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卒後仁宗篆碑額曰全德元老之碑　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肴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細微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宜然也歐陽修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　稗史彙編曰趙康靖公槩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辨理至欲納平生誥敕而文忠不知也　宋史富弼傳曰弼性至孝恭儉好修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亢禮氣色穆然不見喜慍其好善疾惡出於天資元祐初配享神宗廟庭哲宗篆其碑首曰顯忠尚德　文彥博傳曰彥博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介貶彥博亦罷至和二年復入中書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　司馬光傳曰光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陜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毋知之乎　范純仁傳曰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蘇頌傳曰頌掌選五年有訴者必取案牘使自省閱訴者服而退其不服者頌必往復辨難度可行行之苟有疑則爲奏請選人多感其德即不得所欲者亦心服而去　邵雍傳曰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器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尹焞傳曰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師法器識可以任大近世無出其右者楊時傳曰時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　蔡覺軒近思後錄曰呂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矣　元紀曰吳澄爲國子司業嘗爲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故學以德性爲本　續文獻通考曰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惟河津薛文清一

人至呂涇野出完名令德不忝文清（呂柟號涇野明正德朝人） 又曰鄒寶字國賢操履端謹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嘗自言曰願為眞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人稱公於家為孝子於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君子 又曰魏良弼居家孝友表式一方與鄉人遇禮恭而言直偶出片語箴誡退輒稱說以作家範父子兄弟有過則悚然慚恚曰愼勿令魏水洲聞其為閭左所敬憚如此（良弼時稱為水洲先生）

德三 入德賦

【原】潤身 【增】載物（大學德潤身 易坤象君子以厚德載物） 【原】日休 星聚（書作德心逸日休 檀道鸞續晉陽秋陳仲弓從諸子姪詣荀淑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惟馨 既飽（書明德惟馨 詩既飽以德） 不回 有度（詩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左傳夫德儉而有度） 【增】有容 無外（書有容德乃大 鄧析子無外者德也） 日躋 時符（正蒙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國則其業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 闕尹子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 英秀 充完（吳志駱統表曰張溫弘雅之素英秀之德 性理河間劉氏曰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 形全 心醉（南華眞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 宋程明道先生行實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 調五行 合太極（淮南子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 邵伯溫系述其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惟人乎） 【原】非威非懷 【增】有凶有吉（左傳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韓愈原道篇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左傳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 皎如日星 固於膠漆（性理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 春秋繁露以德為國者甘於飴蜜固於膠漆） 冬日夏雲 和風甘雨（陳恬程伯淳贊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 朱子程明道贊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睟面盎背 啟口容聲（性理程子曰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豈待勉強也 又程子曰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啟口容聲皆至德也） 高風承世 正士趨門（先賢行狀鍾皓字季明祖父至德著名皓高風承世除林慮長不就人位不足天爵有餘 彙苑詳注楊綰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覽輝千仞 圖畫百城（賈生弔屈原賦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 世說陳寔子紀諶齊德同行豫州百城皆圖畫三君之形像焉） 爽爽法汰 堂堂子昂（孫綽釋法汰贊淒風拂林明月映壑爽爽法汰較德無怍 三國魏志邢顒字子昂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 仰望風采 遂聞頌聲（宋文彥博傳彥博立朝端重顧盼有威遠人來朝仰望風采其德望固足以折衝樽俎於千里之表矣 北史張晏之傳晏之行北徐州事為吏人所愛崔子武為御史督察州郡至北徐無所案劾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遂聞頌聲） 玉出幽谷 桂馨一山（焦氏易林孔德如玉出於幽谷 彙苑詳注武帝謂東方朔孔顏之道德何如朔曰顏淵如桂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化生） 宰制萬物 冠絕當時（史記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也哉 孫光憲北夢瑣言王文公疑清修重德冠絕當時每就寢息必叉手而臥慮夢寐中見先靈也） 常居大夏 復歸嬰兒（上見本類 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 格天極地 含陽吐陰（歐陽修會聖宮頌至德之及上格於天下極於地 文子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含陽吐陰而與萬物同德也） 生之所扶 長而不宰（文子德者生之所扶也 老子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 禮樂皆得 容貌若愚（禮記禮樂皆得

（謂之有德老子列傳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崔鄲一門　潁川四長（唐崔鄲傳崔鄲兄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　紀纂淵海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爲縣長所至以德行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乾元坤元　天產地產（性理南軒張氏曰仁爲四德之長而又可以兼包焉孟子統言之曰仁人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周禮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禾比君子　竹美賢侯（管子禾可比於君子之德乎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　正字通物之鮮者爲免　埤雅傳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

爲龍爲光　而康而色（詩爲龍爲光其德不爽　尚書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

顏淵從師　端木過祖（正蒙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也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行年六十都散其庫藏珍寶其死無瘞埋之貲禽滑釐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

扶世導民　開物成事（漢書建元元年詔曰扶世導民莫善於德　無能子文王說有[illegible]之德開物以成）

包累天地　橫絕古今（無能子無德之德包累天地　宋淳熙內禪頌是必有甚盛德使之橫絕古今）

九徵皆至　七葉重光（人物志其爲人也質素平淡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粹之德也　行諱業王筠與諸兒書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故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俾臧俾嘉　曰誠曰一（詩辟爾爲德俾臧俾嘉　蘇軾司馬溫公神道碑銘公之德足以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云）

宗賢尚德　利用安身（大唐新語張沈爲許州司戶有傔佐自相毆競者沈曰禮宗賢尚德者重書德也乃舉行鄉飲之禮鬭者慚懼而退　易繫辭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山高地廣　天祐民歸（文子山高者其德修地廣者其德厚　尚書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天歸于一德）

雞名標五　鳳字成三（杜甫詠雞詩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　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坐於元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

其後轉升　此號相稱（杉潭集劉真長標寄清遠小時人比之袁羊劉喜母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其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爽　北史楊紹子雄封清漳王仁壽初帝以清漳不允德望命職方進地圖指安德郡示羣臣曰此號足爲名德相稱乃改封安德王）

陳氏三君同膺寵命　王家六世並樹高名（後漢書陳寔子紀諶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常同時旌命羔鴈成羣　文選王儉集序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內冠冕）

指庭中之柳樹每想高風　經道左之碑不忘大惠（世說素華在君書於從嘗使集劉祭酒在坐表指庭中柳樹謂劉曰人謂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令復見鄉可謂清德不衰　大唐新語則天時越王貞於汝南聚兵不克士庶坐死者六百餘人沒官者五千餘口狄仁傑表請得配流豐州道出寧州耆老迎勞之曰狄使君活汝耶相攜哭於狄公德政碑下三日而後行至豐州復立碑紀德）

德四

（入德服人）

原　德音（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又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增　國基（左傳德國家之基也）

原　九世清德（晉書王祐傳祐世吏二千石至祐九世並以清德聞）

不爲所短（後漢書陳寔字仲弓鄉里化其德[illegible]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增　鍾君可師（通鑑鍾皓以篤行稱前名蔚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望似木難（南華眞經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道德彬彬（三輔決錄馮豹字仲文時人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

德五　入德服人

【增】【詩】漢李陵詩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　晉陶潛詩曰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讚德美　明王褘雜詩曰鳳凰無竹實無以充朝饑麒麟遇吠犬乃比麏與麇君子負道德不遇將奚爲所以魯中叟終身竟栖栖

【增】【賦】唐張隨耀德不觀兵賦曰至理之時惟德是貴柔其遠而不棄卑其財而不費以道德爲干櫓以禮樂爲經緯是以文足昭武可畀雖藏事於伯禹終舞干於兩階然後七旬來格庶績允諧周文既興崇國不道用戰時難以奉天討矧勍敵未悛爰因壘而自保然後再駕云服四方大造蓋由德所賓信所親豈無五兵且懼於暴物況有七德實在乎安民

【增】【詔】明洪武元年詔曰令諸文武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守與刑辟煩重而士懷居與抑朕寡昧事不師古而致然與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可汩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原】【序】梁元帝全德志序曰老子言全德歸厚莊周云全德不刑呂覽稱全德之人故以全德創其名也此志陰大夫爲首伊人有學有辨不夭不貧寶劍在前鼓瑟從後追環炙輠琛容卒歲駟馬高車優游宴喜既令公侯扺掌復使要荒蹶角入室生光豈非盛矣若乃河宗九策事等神鉤陽雍雙璧理歸元感南陽樊重高閣連雲北海公沙門人成市咨此八龍各傳一藝夾河兩郡家有萬石人生行樂止足爲先但使樽酒不空坐客恒滿寧與孟嘗聞琴承睫淚下中山聽樂悲不自禁同年而語也

【原】【頌】晉左九嬪德柔頌曰邈邈德柔越天之剛神以知來智以藏往含純溥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執德純粹岳峻川停履行高潔蕩乎其平敦與聖道率正不傾令聞不已載路厥聲

【原】【贊】晉左九嬪德剛贊曰湿溢德剛實秉道純履此聖義體此敦仁篤物博好靡疏靡親九族懷附邦邑望塵貴寶賤華尚素安貧雖在崇高必若平民匪道之榮譽之生民褒飾之譽謂之謗身惟義是存惟道是遵【增】

宋孫詠自題像贊曰乘則違俗崖則絶物乘崖之名抑以表德　朱子程明道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伊川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原】論梁元帝全德志論曰物我俱忘無貶廊廟之器動寂同遣何累經綸之才雖坐三槐不妨家有三徑接五侯不妨門垂五柳但使良園廣宅面水帶山饒甘果而足花卉葆筠篁而翫魚鳥九月肅霜時饗田畯三春捧繭乍酬蠶妾酌升酒而歌南山烹羔豚而擊西缶或出或處並以全身為貴優之游之咸以忘懷自逸若此衆君子可謂得之矣

【增】銘鬲銘曰嘐嘐之德不足就也　宋朱熹謙德齋銘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增】記宋張文潛司馬溫公畫像記曰盛德之不作於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顏色見辭氣而天下從之若弟子之慕父兄故其為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亡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於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掊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於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為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也子產君子也猶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產豈欲為猛哉以為德之效實難懼夫好尚之難成也是以甘心於其次以求無失嗚乎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更千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於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歎至於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惡而去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於世可謂盛矣

陰德一

【增】易曰有功而不德　焦氏易林曰逢時積德身受福慶　周易集解曰陰德施於下故曰德施普也　史記

天官書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否曰陰德又曰天一　漢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枚乘傳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　老子曰聖人施德不望報　說苑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榮以及其子孫　葉夢得避暑錄曰天下之禍莫甚於殺人爲陰德者亦莫大於活人

陰德二

增左傳曰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我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史記曰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　楚史檮杌曰楚莊王賜羣臣酒酒酣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曰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左右皆絕其冠纓比舉火莫知爲誰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嘗在前五合五獲首卻敵勝之王怪而問焉對曰臣蔣雄乃夜絕纓者也　漢書何敞傳曰敞六代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爲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濟活者以千數（注云何氏家傳云六世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爲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爲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征和三年三月辛亥天大陰雨比干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語未已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衣履不沾漬雨止送出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如簡長九寸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汝後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算）　丙吉傳曰上憂吉疾不起使人加紼而封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趙熹傳曰帝延集內戚宴會歡甚諸夫人各各前言趙熹篤義多恩往遭赤眉出長安皆爲熹所濟活帝甚嘉之後徵熹入爲太僕引見謂曰卿非但爲英雄所保也婦人亦懷卿之恩　孔融傳曰融爲北海太守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皆爲棺具而斂葬之　陳重傳曰重舉孝廉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之而厚辭謝之重曰非吾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和熹鄧皇后紀曰后叔父陔言嘗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兄訓爲謁者使修石臼河歲活數千人天道可信家必蒙福　後漢書曰王

忳書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忳曰吾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忳後乘馬到洛馬遂奔走牽忳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飄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思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人大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　世說曰晉庾亮有的盧馬或令賣去亮曰賣之必有買者即復害其主寧可不安己而移於他人哉　晉書毛寶傳曰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元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歡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元度也　北史李士謙傳曰士謙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張文詡傳曰文詡每以德化人有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感悟謝文詡慰諭之誓不言經數年盜者自向人道其事遠近始知　周書宇文測傳曰測性仁恕好施于曾被盜所失者即其妻陽平公主物也州縣擒獲測曰無之盜遂赦免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有從測入關不去左右者乃盜也　摭言曰裴度遊香山寺得緹繒於伽藍瀕語且亥婦人來趨而至撫膺曰阿父被繫昨從人假犀玉帶不幸遺失於此度因授之以贖父罪　通鑑曰陸元方為宰相每有遷除密封以進未嘗漏露臨終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衰乎　李昌齡樂善錄曰竇禹鈞年三十未有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修陰德禹鈞唯諾遂力行善事後生五子並登第　戴書曰王旦父祐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　函史曰司馬旦喜周人急里中有貧不能自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奉箕帚旦驚謝出

妻奩中裝嫁之且光之兄也　稗史曰馬涓父從政未有子置一妾知以韭父鬻身遂歸其家不責所負後夢一翁曰余妾之父也得請於帝願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生子因名涓元祐中擢進士第一　宋史袁韶傳曰韶父爲郡小吏五十無子之臨安其勸之置一妾察有憂色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遂遣之其母泣告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資今且散矣徐曰賤吏不足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出橐中物以益之遂獨歸告妻以故且曰無子命也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人哉妻曰君心如此必有子明年生韶　樂善録曰劉洪欽富於財有相之者曰更三年子大期至矣劉甚恐因女出閣得一媵極殊麗名蘭蓀詰其家世乃洛人父官淮西被俘掠劉太息曰是忍置於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劉竟老壽　元史張廷瑞傳曰家有愛妾一日見老人與之語乃其父也以告廷瑞召而視之貌甚肖問欲得汝女歸耶其人謝不敢廷瑞曰汝女居吾家不過羣婢歸嫁則良人矣盡取奩裝書券還之　輟耕録曰顏叔子獨居夜大雨有女子投之令執燭至明不二志　又曰沈仲說年四十未有子妻爲置一妾仲說詢其家世女泣曰妾范復初女也父喪家貧老母見鬻於此仲說惻然淚下曰其父吳中名士乃吾故人豈可爲妾即覓女母使擇壻仲說備奩具嫁之　又曰眞州一巨商至杭相者曰公三日内數不可逃商懼即戒程舟次揚子江見江濵一婦仰天大號商問焉答曰妾夫止有錢五十緡今妾遺失非惟飲食無措亦必被箠死寧自沉商歎曰吾今厄於命彼乃自夭其生哀哉亟贈錢一百緡婦感謝去後遇相者所驚顧曰公胡不死徐笑曰此陰德所致也　明劉基傳畧曰基先世濠仕宋爲翰林掌書宋亡邑人倡義旅復宋事敗元遣使簿録其黨將盡殲焉使者還夜次武陽會大雪其徒市酒濠家語之故濠醉使者而寢之樓探其篋得簿藳僅録渠魁二百人縱火焚樓倉皇挾使者走籍已燬詰旦使者恚無以報命濠謝曰不幸火誠死罪顧火從何來意者簿録多冤天欲生之乎使曰且奈何濠曰使者事竟不可往濠幸有密戚於彼可録所知名以報使諾之已而以前所録二百人授之餘全活無算基生而穎異讀書七行俱下基師鄭復初謂其父爚曰活萬人者封此子必高公之門矣　李友直等傳畧曰尚書徐晞初爲郡吏有富家謀鄰產陷以殺人罪其人誣服晞導其家訴監司下府晞爲知府言得釋其人德晞甚邀至家飲之酒避去其妻曰吾夫感君恩無以報欲使妾侍寢晞大驚曰是何言聲色皆厲妻乃呼

夫還相與感泣　明紀編年曰憲宗時有言宣德間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獲奇珍無算者上然之命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劉大夏爲郎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吏索之莫能得大夏亦祕不言會科道連章諫事遂寢尚書項忠呼吏詰責大夏在旁微笑曰三保下西洋費銀錢數十萬軍民死者萬計水程雖在亦當毀之忠聳然揖大夏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後大夏果居是官　說郛曰明天順癸未羅狀元倫赴試春闈宿邸舍其家奉盥遺金環於盆羅僕取以行倫知乃索而還之比至其婦爲夫所逼幾捐生矣是歲禮闈火舉子多厄焉賴謝大鼇出之人以爲陰德之報　明文曰儲巏曾大父字重文倜儻負義嘗隆冬載布數乘入遼遇警道阻人多凍死遂立市門散之又嘗行道中得遺金歸其人其人分謝悉不受此其種德所自夐哉厚矣　稗史曰仁和孝廉錢養廉其父爲聘黃氏及笄而黃氏以病瞽女家擬謝婚廉曰聘時完人也今有此豈非天乎遂娶之恩禮有加人稱其陰德

陰德三

【增】立孤　嫁婢（史記韓世家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又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　搜神記趙明甫令蒲爲女覓一女僕忽歸庭而流涕問其故女僕曰某父嘗爲此邑令遭亂離被人掠賣以至於斯令乃贖女奩具先嫁之）

埋蛇　吞蛭（賈誼新書孫叔敖出遊歸憂而不食其母問故泣而對曰今日見兩頭蛇恐死其母曰今蛇安在敖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人又見之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又楚惠王食寒葅得水蛭恐庖宰監食者法當死遂吞之腹病不能食令尹入問疾王告之故令尹賀曰王有陰德天所奉也疾不爲傷是夕王如厠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積皆愈）

元長史　顧提控（河東記唐韋丹嘗乘蹇驢至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黿長數尺問其直曰二千韋以所乘驢易之投於水後遇術士胡蘆先生語之曰吾友元長史談君美不容口欲一識君盍借行乎相與至通利坊扣門延入有一老人鬚髮皓然從二青衣而出自稱元濬之向韋先拜韋亦拜老人曰老夫將死君生之恩德如此何答拜爲韋乃瞿然知其黿也　稗史太倉吏顧某有所善賣餅江翁被仇嫉盜案下獄顧訴其冤得釋江德之以其女往曰願將弱息爲公箕帚妾顧卻者再居數年顧考滿赴京署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聞夫人出遊避竊夫人名而見之曰君非太倉顧提控乎身即賣餅兒也賴某商以女畜之嫁於此秋毫皆君所致也第恨無由報德乃言之於侍郎竟上其事孝宗稱歎除禮部主事）

不使知恩　【原】必有餘慶（元史董文直傳文直性好施而甚仁里閈或貧不自立每陰濟其急不使知恩所從來　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增】視養曾孫　藏活豪士（漢書張賀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史記游俠傳魯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

繡被飄風　青衣禳火（漢書王忳事詳上二　拾遺記三國麋竺賑生卹死家馬廄側有古冢聞夜啼泣聲尋見一婦訴云昔漢末妾爲赤眉所害叩棺見剝袒在地今就將軍乞深埋并敝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造棺槨以青衣爲彩覆冢中歷一年忽有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麋竺家當火以澤及枯骨故來禳卻此火當使財物不盡）

我從其治　後必有興（左傳魏顆事詳上二　新唐書陸元方傳元方素清慎再執政每進退羣

（臣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取奏稿焚之曰吾陰德在人後當有興者）

種帝王鬚 **送狀元子**（鴻書宋周必大夢入陰府見判官拷掠一鬼指必大曰此人有陰德當位宰相貌陋如此奈何鬼請為帝王鬚即起摩必大頦為種鬚既覺隱隱痛後至宰相封益國公有相者稱其鬚曰帝王鬚真宰相也李卓吾因果錄馮商有陰德將生子里人皆夢鼓吹喧鬨送狀元至馮家果生京三舉皆第一拜太子少師）

不知何人 **當在此女**（南史嚴植之傳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為棺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漢書順烈梁皇后父商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活者不可勝數積德必報當在此女也）

門容駟馬 **庭樹三槐**（漢書于定國傳定國父于公里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函史王旦父祐嘗按獄所全活數百人因得罪歸手樹三槐於庭曰吾後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已許不言 **未嘗妄殺**（稗史明麻城劉仲輔為莊襄公燧大父初婚之夕家尚貧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素所識者曰汝耶即檢夫人首飾數事給之去曰我終不言後夫人白首皆老嘗問其人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 漢和熹鄧皇后紀初太傅禹歎曰吾將百萬之兵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

乘魚登岸 **徒步歸家**（搜神記李進勑以販魚為業夜泊三山浦聞船內魚多作誦經聲乃悉放其魚後進勑陰江中如有所覆乃大魚數百頭也衆之遂登岸 宋史侯可隨計入京將還會鄉人疾病可曰吾歸則彼死矣遂留以待其病愈以所乘馬載之徒步而歸）

餘千亭侯 **王母使**者（晉書孔愉傳愉以討華軼功封餘千亭侯愉嘗行經餘千亭見籠龜于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鑄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見一黃雀為鴟梟所摶墜地寶懷歸置巾箱中采黃花飼之毛羽成乃去是夕夢見一童子向寶再拜曰我是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蒙君拯救恩養今當受賜南海不得奉侍矣即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三公當如此環也後震秉賜虎四世三公清白無比）

端受四拜 **應享百年**（稗史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夢謁紫府有西門黃兼濟承事者坐張公上翼旦即遣典客請之果夢中所見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功德耶兼濟云無他長惟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索公案令二吏披之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北史高允傳允每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

力止殺降 **不孤付託**（周暉清波雜志曹武惠兵下江南副帥欲屠城曹力止之曰此已降不可殺曹後夢一神人告之曰汝能全江南一城人帝命賜汝城中人為汝子孫故其後繁盛 輟耕錄維揚秦君昭游京師其友鄧為某主事買一妾囑秦便航附達秦勉強從命挈都下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眷來耶曰無有主事意不悅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簡報鄧公使知足下不孤付託之意）

不就二十命 **全活數千人**（宋書沈道虔武康人少而愛好老易郡州府凡二十命者皆不就有人竊其菜園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候竊者去乃出 後漢鄧訓傳承平中理滹沱石臼河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之建初三年訓監理其事考量隱括知大功難立具以上言肅宗從之遂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全活徒士數千人）

自當坐太守 **何不為九卿**（後漢袁安傳安按楚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吏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人 漢書虞詡傳詡祖父經為郡獄吏嘗稱東海于公高其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江濱孤孀贈錢百緡 **砂磧小兒捧珠徑寸**（輟耕錄真州巨商事詳上二 搜神記隋侯入齊見小蛇於熱沙中宛轉隋侯愍之以鞭撥入水中還後經此有小兒手一明珠曰昔蒙救感恩聊以奉既侯不受夜又夢小兒曰兒乃蛇也侯驚異旦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

吾初無損何妨共作前人 **尹不忍**為且與偕遊聖世（闇然錄吉水羅循會試時失其囊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循訪之比入座故探其囊出褐示循曰是不類君物耶循擲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生醉語耳歸謂同舍生曰）

（吾失褐初無所損彼得惡聲尚得爲人士耶　漢書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鞠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爲也）天上人間早許狀元有種　風清月白空勞少女多情（稗史明王華館一富翁家翁無子一日遣妾就王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援筆書其旁曰恐驚天上神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　又參政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遂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之是秋領薦）

陰德四

【增】平原獨無（漢紀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百數惟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迫切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所脫者甚衆）待將進御（稗史曹彬侍中討蜀初克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以傳食曰待將進御常密衛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者嫁之）未識春愁（談藪沈詹事持要坐丞相論恢復貶筠州沈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攜與俱行處筠七年既歸妾還父母猶處子時人以比張忠定公詠會稽潘炬爲吉安尉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值歸來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卻風流）

陰德五

【增】詩宋王左揆爲鄭紓挽詞曰欲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人

【增】詔魏文帝詔報何夔曰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

讓一

【原】魏武雜事曰辭爵逃祿不以利累名不以位虧德之謂讓　【增】書曰誰敢不讓　又曰推賢讓能　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己斯亡　【原】周官大司徒職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禮記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增】又曰博聞强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　【原】又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增】又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原】又曰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增】又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

成時是以禮有三讓　國語曰讓文之材也　又曰宴享好會不渝其上讓也　漢書東方朔傳曰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北史蘇綽曰教民以禮義使之敬讓敬讓則不競於物　列子曰爲民者必讓　文中子曰房元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　郤子曰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　博物志曰一曰禮讓二曰固讓三曰終讓　魏劉邵人物志曰卑上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爲百谷王以其處下也

讓二

原慎子曰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天子而退爲匹夫　莊子曰堯以天下讓許由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吾適有幽憂之疾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舜典曰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　增又曰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𡰥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韓子曰舜耕於歷山農者讓畔漁於雷澤漁者讓長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曰季歷季歷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虞仲知古公意乃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原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連年不決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　史記曰伯𡰥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齊乃讓伯𡰥伯𡰥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增國語曰齊桓公自莒返於齊使鮑叔牙爲宰辭曰臣之所不若𡰥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　原左傳曰齊侯使管𡰥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增又曰晉侯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　國語曰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

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晉大夫先軫子也）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臣先都在（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佐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衞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源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臣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晏子春秋曰晏子方食景公使至分食之使者不飽晏亦不飽公致千金以奉賓客晏子不受公曰先君桓公以書社三百封管仲管仲不辭獨辭何也嬰曰嬰聞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以管仲失嬰得之　左傳曰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　又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又曰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 原 又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又曰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棄室而耕乃舍之 增 呂氏春秋曰楚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素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妒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惟寢丘不奪　漢書文帝紀曰帝初立以陳平爲相太尉周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

袁盎傳曰盎謂文帝曰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者三東向讓天子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遠矣　衞綰傳曰綰爲中郎將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　外戚世家曰竇長君少君並退讓不敢以富貴驕人　李陵傳曰陵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　張安世傳曰大將軍光薨議欲拜安世安世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惟天子財（財與裁同）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　張延壽傳曰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能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 原 金日磾傳曰武帝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爲光副　韋元成傳曰韋賢薨子元成當嗣元成心知其非賢旨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既葬當襲爵以病狂不應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元成素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於兄丞相御史遂以元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元成不

得已受侯爵　龔遂傳曰遂爲渤海太守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願有所白遂問其故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　東觀漢記曰承宮遭王莽篡位天下擾攘盜賊並起宮遂辟世漢中建武四年將妻子之華陰山谷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宮悉推與而去由是顯名　增後漢賈復傳曰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原東觀漢記曰竇融光武時數辭讓位不許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子年十三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又曰永和元年鄧隲等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戸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　後漢書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閎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爲博士榮被服儒衣溫恭有蘊藉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　增又曰劉愷字伯裕以當襲父般爵讓與弟憲逃遁避封有司奏請絕愷國肅宗美其義特優假之愷猶不出積十餘歲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和帝納之詔下有司聽憲嗣爵乃徵愷拜爲郎稍遷侍中愷之入朝在位者莫不仰其風行　原續漢書曰張堪讓先人餘財數百萬於兄子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三國魏志曰太祖署邴原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一志行忠方清淨足以勵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增初潭集曰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善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原三國吳志曰薛綜爲選曹尚書固讓顧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服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　江表傳曰程普頗以年長陵侮周瑜瑜折節下之不與較　增陳壽益部耆舊傳曰李孟元與叔子就同居就有癃疾孟元所有田園悉讓就夫婦紡績以自給　晉書鄭袤傳曰泰始中以袤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袤前

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於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敢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　許遜別傳曰遜年七歲無父躬耕負薪以養母盡孝敬之道與寡嫂共田桑推讓好者自取其荒不營榮利母嘗譴之曰如此當乞食無處遜笑語母曰但願母老壽耳　稗史彙編曰裴叔則營新宅甚麗嘗移居時與兄共游牀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以讓兄畧無吝色　南齊書謝朓傳曰朓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協讓吏部朱修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耶　南史桓閎傳曰閎弟子曇深以行義稱爲臨城縣罷歸得錢數十萬以買宅奉兄退無私蓄又吳興丘景賓亦以節義聞父康祖無錫令亡後僮僕數十人及宅宇產畜悉讓於兄鎭之鎭之推齋屋三間與之不肯受太守孔山士歎曰聞柳下惠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復見之矣　馮道根傳曰道根性謹厚每征伐不言功武帝嘗指以示尚書令沈約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歐陽頠傳曰頠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　北史辛紹先傳曰紹先孫少雍與從弟懷仁兄弟同居閨門禮讓人無間焉士大夫以此稱美　陸俟傳曰興安初封俟子麗爲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啟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耶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司徒公復其子孫賜妻妃號麗以優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裴駿傳曰駿子修愛育孤姪等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稱焉　趙善傳曰善性溫恭有器識雖位居端右而愈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量　泉仚傳曰大統元年進爵上洛郡公仚志尚廉慎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寢食爲減至是頻讓不受　隋陸知命傳曰知命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以爲汧陽令知命請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新唐書溫彥博傳曰彥博與兄大雅共掌樞密彥博以兄弟同在樞密不自安固請他職高祖曰吾虛心相待不以爲疑卿何自疑也彥博雖應命然每退讓遠避機權寮列以此多之　房元齡傳曰元齡居相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極隆累表辭位詔不許　王珪傳曰珪與

元齡李靖溫彦博戴冑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悟爲朕言元齡等材且自謂與諸子孰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言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濟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　長孫無忌傳曰冊拜司空無忌固辭讓不許又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無忌聰明鑒悟且有武畧公等並知所以委之台鼎無忌又上表切讓帝使謂之曰黄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夏禹得皐陶而爲三王祖齊桓公得管仲而爲五霸長朕自在藩邸即任使公遂得廓清宇内君臨天下以公功績才望允稱具瞻故授此官毋宜辭讓以爲禮也

天中記曰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唐以老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爲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自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猶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荻草正離離子弟遂不敢言　宋史蘇易簡傳曰太宗嘗名其母入禁中賜冠帔命坐謂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　文彦博傳曰元豐三年拜太尉帝稱彦博仁宗時建議立嗣有定策功彦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臣何功之有

司馬光傳曰光初辭樞副韓琦在魏聞之與文彦博書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也光聞之曰自古被此引壞名節爲不少矣　范百禄傳曰百禄知開封府獄無繫囚寮吏欲以圜空聞百禄曰千里之轂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　黄裳傳曰裳爲嘉王府翊善一日王侍宴宫中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黄翊善所教也光宗加勞裳裳曰臣不如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名置府寮宜有裨益　杜生傳曰生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攜妻子去之　元史闊里吉思傳曰闊里吉思防邊爲敵所執誘使降不屈死追封趙王子术安幼詔以弟术忽難襲高唐王术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术安逾於己子命家臣之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祕翫待术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加封趙王术忽難即以讓术安　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曰而忒封高昌王其子紐林死長子帖木兒補化請以王爵讓其叔父欽察台叔父力辭乃嗣爲亦都護高昌王　不忽木傳曰帝欲用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正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劉賡傳曰賡兼國子祭酒國學故事伴讀生以次出補吏莫不爭先出時有一生親

老且貧同舍生有名在前者因博士以告曰我齒頗少請讓之先賡曰讓德之恭也從其讓別爲書薦其人朝廷反先用之自是六館之士皆知讓之爲美德也　明沈士謙明良錄畧曰陶安字主敬上待之厚旣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　明丘福傳曰福爲人樸戇鷙勇每戰勝諸將爭前敘鹵獲福獨後王歎曰丘將軍功朕自知之即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　明紀編年曰建文元年博士黃彥清閒步於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讓良久遇匄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鈔於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之厚也明日入朝奏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人部三十五　讓　智　恭敬

讓三

原 禮宗　德主（左傳卑讓禮之宗也又讓德之主也）　仁大　謙光（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子魚即目夷易謙尊而光）

增 奔義　鳴謙（史記索隱奔義激世莫先伯夷易謙卦六二鳴謙貞吉）　沉刀　抽矢（藝文類聚郭翻經河墮刀於水路人有爲取者翻因與之路人不取至於三四翻曰爾尚不取我豈復得乎知其終不受乃沉刀於向所失處左傳魯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採藥　伐桑（論衡泰伯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讓季歷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主沈約齊記韓係伯襄陽人西土風俗田與鄰並者畔上種桑以志之係伯畔上種桑枝條蔭蔽他地每開數尺以避焉鄰隨復侵之係伯輒伐樹更種侵者慙勿敢犯也）　共推田宅　惟取圖書（周書韋世康傳世康性孝友初以諸弟並隆貴獨季弟世約宦途不達共推父時田宅與之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惟取圖書而已）

固辭三公　止授九品（周書竇熾傳帝欲以熾子榮定爲三公上書固辭陳畏懼之道帝乃止及卒上謂侍臣曰吾欲寵榮定於三事其父固讓今欲賜之重違其志於是贈荊州刺史宋史呂蒙正傳初盧多遜爲相其子起家授水部員外郎蒙正爲相其子亦應授官如之蒙正言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　富貴已極　筋力未衰（後漢陰興傳陰遷侍中賜爵關內侯帝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讓不奪其志新唐書房元齡傳元齡進司空仍總朝政元齡固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相眷賴久一日去良弼如無左右手顧公筋力未衰毋多讓）

待罪行間　迎拜路左（宋史神宗拜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德用謝曰臣武人得以馳驅自効待罪行間足矣且不學不可以當大事不許唐書裴度建節彰義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　予不忍聞　臣何敢受（符子武王以天下讓岐封子岐封子曰數勿勿然以天下爲事乎君往矣予不忍聞之元史姚燧傳太平九年遣正事呂沐如漢徵四皓故事徵燧至武宗以面命爲太子少傅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此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

必後長者　不及小兒（禮記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謂子生八年也南史蔡興宗傳興宗父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父卒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之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吾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分金二段　賜牛一頭（錦囊注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結義一日往外見金一段相讓不收至回復見分金爲二段天賜與之各執一半古人無管[illegible]北史[illegible]張[illegible]傳[illegible]年爲汝南太守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家產惟一牛爭不決訟於郡庭長年具見而傷之謂曰汝曹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己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誡約咸敦敬讓）

裁留數畝　遁亡七年（皇甫謐列女傳廣漢汝敦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嫂貪恪敦以所受田宅奴婢三百餘萬悉讓於兄[illegible]東觀漢記和帝詔下有司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illegible]父遺意致國弟憲遁亡七年所守彌固蓋王法從善成人之美其聽憲嗣爵）　辭偓薦柄（張老辭卿固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歎其能讓唐書韓偓傳帝欲以偓爲相[illegible]又謂偓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偓[illegible]國語）

（晉悼公使張老爲將辭曰臣不如魏絳乃使魏絳佐新軍）**吾安可忘**　**孫當代敘**（後漢寇恂傳賈復部將殺人於穎川恂乃戮之復以爲恥過穎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與相見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皇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擧吾安可以忘之乎　周書蔡祐傳祐嘗從征伐爲士卒先軍還諸將爭功祐獨無所競周文每歎之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敍）

益避箕山　**光投盧水**（史記禹以天下讓益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陰　莊子湯讓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何不立乎務光曰廢上非義殺人非仁人犯其難吾享其利非廉也乃負石自投於盧水）

一門有二　**與馬爲三**（南史王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乃貽官謗耶　又沈慶之嘗乘豬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田間每農桑劇月綱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吾每遊履田間有人時與馬爲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

財佐軍需　**功歸參佐**（嘉謀錄漢高祖擊陳豨使使拜蕭何爲相國益封置衛召平曰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君者以淮陰新反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讓封而弗受悉以家財佐軍需何從其計上悅　三國魏志王基拔壽春遷基爲征東將軍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功歸參佐由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豈敢忘君　**此可勵俗**（史記楚昭王病甚乃名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又讓次弟公子閭五讓乃後許王卒公子閭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今君卒臣豈敢忘君之意乎乃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是爲惠王　唐書魏徵傳徵嘗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兄孤子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勵俗即許之）

輿迎令尹　**車避將軍**（呂氏春秋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爲令尹辭曰期思之鄙人孫叔敖彼聖人也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爲令尹而國治　史記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會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舍人諫相如曰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

老夫何功　**寡人不佞**（晉書王濬平孫皓有功爲王渾所忌范通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美者未善濬問故曰旋軍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功若有及者則曰聖主之威羣帥之力老夫何功之有王渾得無愧乎　史記太尉周勃迎立代王代王曰奉高帝宗廟事重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寡人不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

異獨屏樹　**囂密移藩**（後漢書馮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謝承後漢書陳囂與鄉人紀伯爲鄰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密移其藩地一丈以益伯伯慙還所侵又却一丈二尺相避凡廣三丈）

崔詩上頭　**韓文獨步**（李白詩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蘇東坡評歸盤谷序歐陽公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而已余謂唐無文章惟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生平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放退之獨步）

率子抱孫　**先人後己**（晉書王羲之傳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治桑果令盛數榮率諸子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　禮記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

自陳至三　**引拜數四**（漢書孔光傳光父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常稱爵位太過何德堪之上欲致霸相位霸讓位自陳至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　三國魏志田疇字子泰右北平人太祖北征烏桓軍還論功封疇爲亭侯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疇終不受）

買宅奉兄　**推財與弟**（南史桓閎傳詳上二　又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惟取書數千卷）

爲國常節　**承父素懷**（後魏書高肇子植爲濟州刺史植率州軍討破元愉別將有功當蒙封賞不受云家荷重恩爲國致效是其常節何足以賞黜陟之報懇惻於至誠　北史韓麒麟孫子熙少自修整有學識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承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

（[illegible]讓事件揚兄[illegible]侯讓如此）**聽復本封　超登大郡**（晉書羊祜封鉅平侯其後詔封祜南城侯祜讓不拜及卒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詔曰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齊所以稱賢季札所以全節重違其志令聽復本封　又郗愔傳愔襲爵南昌公再遷黃門侍郎時吳郡守闕欲以愔爲太守愔自以資輕而年少不宜超登大郡辭讓切至朝議嘉之）**越當茅土　遂成閑田**（南史劉靈哲[illegible]當襲父爵固辭以兄子在虜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書元文遙傳初文遙自洛還鄴惟有田十餘頃以資衣食魏季宗室被侮有人冒相侵奪文遙即與之及貴其人乃將家逃竄文遙大驚遣加撫慰還以與之慚而不受彼此俱讓遂成閑田）**解符就學　掛經辭封**（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襲父官一日謂弟忽都海涯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辭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即解所綰黃金虎符佩之北學於姚燧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宮臣曰將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賢者耶　後漢丁鴻傳鴻與弟盛同居及父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報既葬乃掛衰絰於冢廬而逃去留書與盛曰身被大病不任茅土前上疾狀願辭爵仲公仲公盛字）**進飲逡巡　發言慷慨**（晉書阮瞻傳瞻嘗羣行冒熱渴甚逆旅有井衆人趨之瞻獨逡巡在後須飲者畢乃進其夷退無競如此　吳志魯肅卒孫權以嚴畯代肅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悔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自有仲舉　已經平子**（宋史義行傳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湖南帥吳子良聘主嶽麓書院而宗人新寓長沙與[illegible]相[illegible]之字謂新曰長沙自有仲舉守道何爲乎即謝去　王澄別傳澄風韻遒邁志氣不羣從兄戎兄衍[illegible]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澄字平子）**以孝爲字　與雅同名**（北史崔挺傳挺五代同居後頻年饑始分析與弟振推讓田宅舊資惟守墓田而已家徒壁立兄弟怡然欣諸子恭敬燕讓因以孝爲字　初潭集顧雍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蔡所歎）**退避三舍　不獻五城**（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及城濮之役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史記趙孝成王得信陵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罪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放出一頭　不枉百步**（宋史蘇軾傳軾以書見歐陽修修謂梅堯臣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唐書朱仁軌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排難解紛　執雌持下**（史記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餘詳後注　家語金人銘曰執雌持下人莫踰之）**臣從伯游　我師疏廣**（左傳晉侯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臣習於智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晉侯許之　晉書羊祜與從弟琇書曰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自責乎疏廣是我師也）**辭榮令終　避名全節**（王隱晉書司徒魏舒遜位論者以爲晉興以來能辭榮令終未有如舒者　[illegible]晉書[illegible]傳贊儒宗知退避名全節儒宗[illegible]字也）**賦詩明志　著論息爭**（遼史義宗倍太祖長子也出治東土太祖崩奔訃知皇太后欲立德光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神人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羣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疑之倍曰吾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太伯之名乃立木海上賦詩明志浮海而去　晉書劉寔傳寔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乃著崇讓論以矯之其辭曰古之聖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札雖不才　棄宜有益**（史記吳世家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illegible]）**張以誠請　丁爲理屈**（文選任昉爲褚諮議[illegible]讓代兄襲封表[illegible]）**多慚鵷鷺　實愧蜉蝣**（文苑英華李嶠[illegible]受位多慚鵷鷺之序匪服叨榮實愧蜉蝣之羽）**僕素書生　將稱長者**（三國吳書[illegible]）

（上從言歎注北史元定傳定累從征伐戰必陷陳然未書自言其功周文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情在忘言　辭皆番滯（王隱晉書杜夷字行齊廬江人王敦為荊州舉方正顧榮等各薦夷於相府元帝書欲省夷夷深讓帝答曰吾與足下情在忘言寧論常儀以為國子祭酒夷前後十餘表陳解　十六國春秋前趙錄張寔為距康太守治任感強路不拾遺曹欲以寔為司徒太保皆番滯固辭）

何患無物　不能為勞（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父湛之卒有兩廚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母吳郡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涕泣固請乃從之　符子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之佐堯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為子之勞矣）

不拜僕射官　自為掖庭令（南史孔靖傳靖遷尚書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　漢書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宣帝即位賀已死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早死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少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

詔賜一億錢　願受五百戶（後漢書馮緄字鴻卿長沙蠻寇益陽荊南皆沒拜緄為車騎將軍軍至長沙進擊武陵蠻夷荊州平定詔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　東觀漢記上封朱祜祜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戶足矣上不許）

未有毫髮自效　何敢擅祿受封（文選魏武帝上書讓增封武平侯及費亭侯表陛下追念先臣微功使臣得襲爵土祖考蒙光照之榮臣受不貲之分未有毫髮以自報效食舊為幸非敢濫詞　漢衛青傳上封青三子固辭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獲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今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伉等三人何敢受封）

子產入陳賞辭六邑　魯連救趙笑却千金（左傳鄭伯賞入陳之功賞子展之先輅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輅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也　戰國策魯仲連見辛垣衍不復言帝秦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餘已詳前姓）

居傳張陸臨池則楊柳交垂　國盛衣冠布地則薰華偏產（初學記陸慧曉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山海經君子國民衣冠帶劍土方千里多薰華之草好讓故為君子國）

讓四

增讓木（宋江休復鄰幾雜志橘樹有陂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高彬此舉（正史全編晉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彬詐稱疾不行已而先至者爭功後至者爭功當時有知者莫不高彬此舉）

逡巡席後（後漢書竇融傳融數辭讓爵位復請間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

勇撤皐比（性理尹和靖云橫渠坐虎皮說周易及見二程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日說者亂道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張橫渠質勇撤皐比一變至道）

卿宅何處（南史胡諧之傳范柏年初為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及廣州貪泉因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州惟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在廉讓之間）

逢心迴蕩（李嶠讓[illegible]表伏承恩制以臣為[illegible]司賀[illegible]之[illegible]分逢心迴蕩沐[illegible]以交集）

颻其高厲（文選潘岳西征賦[illegible]其高厲素書吳而成節札讓）

讓五

增詩　唐陳子昂感遇詩曰務光讓天下商賈競刀錐

增賦 陸肱謙賦曰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綏惟德之柄惟行之管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映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飈矧夫陽光正中映土圭而將轉陰靈纔滿隨蓂莢以旋銷是故君子覩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閑養志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況於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覩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訐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頗僻多者用謙爲裒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托跡（載文苑英華）

增表 晉羊祜讓開府表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數十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嘗以智力不可強追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外內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

齊任昉爲范雲讓吏部封侯表曰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遠惟則哲在帝猶難漢魏以降達識繼軌雅俗所歸惟稱許郭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齊季陵遲官方淆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金章有盈笥之談華貂深不足之歎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豈宜妄加寵施以乏

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中或成軍河內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或策定禁中或功成野戰或盛德如卓茂或師道如桓榮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五侯外戚且非舊章而臣之所附惟在恩澤既義異疇庸實華乖儒者且去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虧名損實爲國爲身知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倘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無復貳辭矜臣所乞特回寵命　唐李嶠爲王及善讓內史表曰臣才疎行缺運偶時來榮匪德遷官由恩達法河象岳升臺歷府行參八命坐陟九霄彤軒阜騶非振鷺之飾青組丹紱是濡鵜之譏施重丘山效微涓滴妨賢自久速謗滋深頃因茲髮之衰得蒙骸骨之賜西河退老非覬經書東海歸閑空求藥餌方養支離之疾翻成愷悌之恩曲降絲綸重收簪屨（一作履）徽榮槁木責焰寒灰將使策蹇磨鉛入總樞秘牽羸引儻參典鈞石仰忭恩渥顧揣心守桑榆且晏蒲柳先秋方與絳縣老人論其甲子淄川丈耋比其容貌將何以對敭金扆趨奉玉墀且今百度惟貞九流式序鵷鴻齊列俊乂在官可使畫虎承羞豐貂竊幸謬中孚之好爵辱大雅之能官

原論晉劉寔崇讓論曰古之聖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而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才之人不求而自出至公之舉不□而自立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才之道也在朝之人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一國士也天下所共則天下才也推讓之風行賢不肖灼然殊矣　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元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隱蔽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旣失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茍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跡已露不奔喪固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丘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隱遯受不奔喪之議潛推大美二讓也無胤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深思遠慮令周嗣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

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藏札之倫者 **增**韓康伯辨謙論略曰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射執御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

原**碑**梁陸雲泰伯碑曰夫至仁至德垂風垂化內修訓範外陶氓俗百年之教淳道載凝而百年既終遺愛斯軫莫不肅虔寢廟著名金石遺其後昆聿遵前典是以禹堂既毀增飾丹青堯碑載焚重覩刊勒泰伯膺慶二儀協靈七曜志輕天下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滄洲遁跡箕山辭位志守幽優不越樽俎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獄訟載歸謳歌屢請能舍玉魚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吴啟金車晉遷紫蓋寔號帝鄉爰是天邑若乃忠人入國悽愴生悲殉義希風懦夫立志

增**雜文**宋蘇軾論語拾遺曰世言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為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誠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

恭敬一

增爾雅曰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注曰詩云我孔熯矣諲未詳疏曰皆謂謹敬也） 又曰穆穆肅肅敬也 又曰肅肅翼翼恭也 釋名曰恭拱也自拱持也亦言供給事人也敬警也恒自肅警也 易曰君子敬以直內 又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又曰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尚書曰愿而恭亂而敬 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 又曰接下思恭 又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又曰敬用五事 又曰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又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又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又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又曰敬恭神明宜無悔怒 又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禮記曰無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原**又曰賓客主恭祭祀主敬 又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 **增**又曰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威嚴 又曰賢而弗伐可謂恭矣 **原**又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

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增又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　又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　孔子家語曰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　國語曰恭所以給事也敬所以承命也　漢書匡衡傳曰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恭嚴恪臨衆之儀也　于牙子曰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　徐幹中論曰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是故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　劉劭人物志曰精良畏慎善在恭謹　張載正蒙曰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性理程顥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熹曰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眞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旣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恭敬二

增性理朱熹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大戴禮曰昔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　韓詩外傳曰湯作濩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又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當以告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爲下軍大夫　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美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子貢執轡而問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　又曰顏淵問於孔子曰回願無勇而威子曰善哉回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　說苑曰成回學於子路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烏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　國語曰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說苑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貉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吾聞君子服美則益恭小人服美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小人之心也　漢書曹參傳曰曹參爲齊相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爲言治道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史記季布傳曰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漢書朱雲傳曰雲居鄠田時出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　石奮傳曰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闕門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之不名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請謝罪改之乃許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　于定國傳曰定國爲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　三國志陳矯傳曰太守陳登請矯爲功曹使察許下議論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元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　荀攸傳曰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　胡冲吳歷曰孫策進軍豫章華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　世說新語曰裴令公目夏侯泰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脩敬而人自敬　南齊書陸慧曉傳曰慧曉爲晉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吾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南史隋何子平傳曰子平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　唐書姚崇傳曰元宗初立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韋斌傳曰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笑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　苗晉卿傳曰晉卿壺關

人充河北採訪使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時美其恭　宋史曹彬傳曰彬爲河中都監蒲帥王仁鎬以彬帝戚尤加禮遇彬執禮益恭公府讌集端簡終日未嘗旁視仁鎬謂從事曰老夫自謂夙夜匪懈及見監軍矜嚴始覺己之散率也　又曰彬伐江南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及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如此　富弼傳曰弼與人言必盡敬雖微官及布衣謁者皆與之亢禮　文彥博傳曰元祐間契丹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　韓億傳曰億性方重治家嚴飭雖燕居未嘗有惰容　呂大防傳曰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遊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　孫復傳曰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石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范鎮傳曰鎮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　性理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又曰謝良佐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　宋史廖德明傳曰德明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岳飛傳曰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飛還兵於舒以俟命帝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爲得體　朱熹傳曰熹父松病亟嘗屬熹曰籍溪胡仲原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三人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　性理朱子曰張敬夫見識純粹踐行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宋史曰李道字貫之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　蔡元定傳曰元定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下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王柏傳曰王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往從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元察罕傳曰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置杖端跪拜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　廉希憲傳曰時有宋士之在羈旅者飢餓狼狽冠衣襤縷袖詩求見希憲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　許

有壬傳曰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鷹以為樂遽呼左右屏去　韓性傳曰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於童稚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　明掾曹名臣錄曰平思忠吳江人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況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　夏原吉傳曰原吉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詗而異之　稗史曰明國子祭酒陳敬宗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士幾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整肅雖朝廷之上不能過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胡居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其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加嚴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

恭敬三

原 禮輿　仁地（左傳敬禮之輿也　禮記儒行敬慎者仁之地也）　正服　去冠（虞豫會稽典錄陳瑞字文象為縣卒瑞議恭敬讓及其居二千石九卿位少年童豎拜者皆正朝服與之抗禮若疾病不能荅拜輒偃額以謝之　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杜預注曰敬大臣也）

增 主一　勿貳（性理黃勉齋曰持敬之方莫先主一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大學小學莫出乎此　朱子敬齋箴勿貳以二勿參以三）

原 詩美溫溫　雅翼翼（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爾雅肅肅翼翼恭也）

增 朝日夕月　冬陰夏陽（漢書賈誼策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續博物志魯有恭士者名曰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循墻而走　過闕必趨（正考父鼎銘詳下五　漢石奮傳詳上二）　危坐樹下　獨拜牀前（謝承後漢書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同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見而奇之　三國志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前）　不偏不倚　有德有行（性理朱子曰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　三國志陳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　盛服將朝　擁衾達旦（國語晉靈公患趙宣子使鉏麑賊之晨往則寢門闢矣盛服將朝早而假寐麑退而歎曰趙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　性理黃勉齋曰朱子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閒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　執轡迎嬴　不冠避黯（記[illegible]闕[illegible]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聞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舉案齊眉　下牀荅拜（後漢書梁鴻傳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為人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又樊英傳潁川陳實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實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是）　未有異文　先投遠狀（北史潘徽傳隋遣魏澹聘於陳徽接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曲蒙餞送徽以餞送為重敬奉為輕卻而不奏澹曰禮云主敬客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孝經宗廟致敬又曰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成湯聖敬日躋五經未有異文也不知以敬為輕）

（竟何所據稗史彙編宋王文正公自公府出歸莘黃未至近邑先投遠狀或以爲太過公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敢不盡禮乎）外齊內一　神降人和（性理朱子曰其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羅隱兩同書禮之所先莫大乎敬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拱手危坐　整步徐行（宋史高岫傳太宗曰高岫在大名幕中與朕游處逾旬月晨暮對案飲食嘗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性理黃勉齋曰朱子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齋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暝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成始成終　不危不溢（朱子自題畫像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後漢書光武封功臣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爲漢藩）如臨父母　若見君臣（易繫辭傳无有師保如臨父母北史斛律光傳光居家嚴肅見弟子若君臣）退負殿辟　跪授離條（宋史陳恕傳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詰讓恕斂板踧縮退至殿辟負立若無所容晉書庾袞傳袞與弟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闇易操非君子之志也）體用無忒　夙夜惟寅（性理張栻敬齋銘曰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書夙夜惟寅）式于木廬　拜孔子墓（周王外紀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爲師過段干木之廬必式周太祖本紀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於墓遂禁孔林樵採）先拜主人　不名下吏（禮記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宋史曹彬傳彬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入德之門　以孝爲字（性理謝上蔡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北史崔挺傳挺欲諸子於恭敬謙讓因以孝爲字）燕處斂容　終日危坐（北史李昶傳世祖嘗燕處望見昶輒斂容曰李秀才至矣其見敬如此晉書陶侃傳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雞鳴見君子　肆夏得嘉賓（孔叢子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禮記賓入大門而奏肆夏亦易以敬也）

恭敬四

【增】集木（詩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德聚（左傳恭敬德之聚也）延升上座（後漢書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座）奏牋江夏（梁劉勰文心雕龍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上堂如揖（正蒙上堂如揖恭也）彥深所重（北史宋士素沉密少言趙彥深引入內省自處機密要近二十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徒跣入謝（史記蕭相國世家上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如對嚴君（後漢書侯瑾傳瑾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燃柴以讀書嘗以禮自牧獨處如對嚴君焉）肉袒親割（禮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皮弁祭菜（禮少儀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下席跪伏（三國志牽招傳太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敕教）端笏正立（宋史胡安國傳安國之使湖北也楊時方爲府教授謝良佐爲應城宰安國質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將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劉君子初（左編蜀劉巴字子初魏陳羣與丞相諸葛亮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不敢不禮（魏書袁渙傳渙避地江淮間爲袁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嘗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

恭敬五

【原】詩　宋鮑明遠還舊廬詩曰喬蔓屬雲旅奉剗承末塗嚴恭履桑梓加敬覽枌榆　【增】朱熹感興詩曰放勳始

欽明南面亦恭己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曰躋穆穆歌敬止戒契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增箴宋朱熹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甁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無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張栻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愼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銘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　宋張栻敬齋銘曰天生斯人良心則存聖愚曷異敬肆是分是昔先民修己以敬克持其身順保常性事至理形其應若響而實卓然不與俱往動靜不違體用無忒惟敬之功協乎天德嗟爾君子敬之用力之久其惟自知勿憚其艱而或息違亦勿迫切而以不常毋忽事物必精吾思察其所發以會於微忿慾之萌則杜其源有過則改見善則遷是則天命不遏於躬魚躍鳶飛仁在其中於焉有得學則不窮知至而至知終而終嗟爾君子勉哉敬止成己成物匪曰二致任重道遠其端伊邇毫釐有差繆則千里惟建安公自力古義我作銘詩以諗國志　元吳澄敬銘曰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敬之其義精密學者於此服膺勿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業戰栗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鑴於虛室

智一（入智謀先見）

增爾雅曰倏倏秩秩智也　釋名曰智知也無所不知也　說文曰慮難曰謀　易曰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原】又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增】又曰知者見之謂之知　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尚書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又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　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　又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穀梁傳曰知其不可知智也　史記魯仲連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　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　宋史常安民曰善觀天下之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憂則衆必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　文子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原】莊子曰大智閑閑小智間間　商子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智也　又曰是是非非謂之智【增】韓詩外傳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原】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增】劉邵人物志曰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　唐韓愈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　柳宗元梓人傳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　宋蘇軾曰追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　又曰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　蘇轍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　性理潛室陳氏曰智居四德之末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爲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合爲一而是非則有兩端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

智二（入智謀先見）

【增】前漢古今人表曰譬如堯舜禹稷契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

智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尚書大傳曰周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然後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蓍龜是以君子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慚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　劉向新序曰晉獻公欲伐虞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曰宫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也荀息曰宫之奇知則知矣雖然其爲人也通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通心則其言之略懦則不能强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翫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之下也　戰國策曰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畜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其畜多是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說苑曰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索氏亡牲夫子曰比及三年必亡矣今期年而亡夫子何以知其將亡也孔子曰祭之爲言索也索也者盡也乃孝子所以自盡於親也至祭而亡其牲則餘所亡者多矣吾以此知其將亡也　左傳曰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　韓子曰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曰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史記孔子世家曰魯桓釐廟燔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已而果然　原淮南

子曰文公種米曾子枷羊猶爲智也　增青黎子曰梁書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
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名朱公而問曰梁有疑獄吾子決之是奈何朱公曰臣之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
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說苑曰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
顏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迎之
曰車過五乘愼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原史記樗里子傳曰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滑稽多智秦人
號曰智囊　增周紀曰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等將兵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已過
而西矣孫臏謂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而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
吾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
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
日暮見火擧而俱發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涓自知智窮兵敗
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
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有智謀可使於是遣相如奉璧
西入秦　原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强秦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史
記漢高帝本紀曰呂后問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
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增漢書楚元王傳曰初元王敬禮申公等穆
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
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强起之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遂謝病去　史記鼂錯傳曰錯爲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後漢書魯
恭傳曰恭祖父匡王莽時爲羲和有權數號曰智囊　竇融傳曰融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及其爵位

業滿至乃放遠權寵恂恂似若不能已者又何智也　漢獻紀曰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耶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左編曰法正字孝直先主用其策取蜀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　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曰沖字倉舒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得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杜氏通典曰荀攸從曹公征呂布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　原魏畧曰司馬宣王聞諸葛恪死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敬仲之智爲勝恪也　增干寶晉書曰桓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初淵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傅子曰何晏鄧颺夏侯元求交傅嘏不納也荀粲怪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元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妒前多言多釁妒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　晉紀賈模傳曰模少有志尚頗覽載籍而深沉有智算確然難奪深爲充所信愛每事籌之焉　王隱晉書曰石季倫少多意智敏捷有計畧　晉書明帝紀曰太寧二年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微行至於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是必黃鬚鮮卑奴來也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爲信遠而止　南史趙知禮傳曰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　虞寄傳曰陳寶應常令左右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　北史裴矩傳曰矩長而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　張瓚傳曰瓚子欣尚魏平陽公主瓚常慮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中欣位秩太高深爲憂慮欣尋爲孝武所

害時人稱其先見　天中記曰楊元感戰敗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有同鄉魏先生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主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乎李公驚起捉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救我歟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帥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李後三年敗追思魏生之言遂歸唐　新唐書杜如晦傳曰每議事帝所元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也蓋如晦長於斷而元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　裴行儉傳曰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蕭嗣業饋饟數爲寇鈔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爲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賊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芝田錄曰令狐楚除守兗州境方旱米價甚高遣吏至公署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問訖屈指獨語曰舊價若干四倉各出米若干以若干定價糶則可以賑救矣左右聽之流語遍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物價方平　五代史王朴傳曰朴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幷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朴言　王旦神道碑曰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眞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德明得詔書慚曰朝廷有人　宋史曹瑋傳曰瑋平居甚閒暇及師出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而賊首已擲庭下矣　又曰瑋知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者瑋方對客奕棋遽曰吾使之行也夏人聞之即斬叛者投其首境上　王鬷傳曰天聖中鬷嘗使河北過眞定見曹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相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鬷殊未以爲然也比再入樞密元昊反帝數問邊事鬷不能對及西征失利議刺鄉兵又久未決帝怒鬷與陳執中張觀同日罷鬷出知河南府始歎瑋之明識　聞見錄曰富公見張安道曰人固難知也張公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

之語也　宋史張舜民傳曰舜民慷慨喜論事其使遼也見其大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不四十年當見之後如其言　左編曰傅亮者陝西人李綱與語連日觀其智略氣節眞可爲大將者欲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　宋史岳飛傳曰張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金史張中彥傳曰正隆時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　又曰抹撚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明王褘造邦賢勳錄曰鄧愈以功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又曰梅思祖自張王來歸上即授大都督制有云辭項歸劉智同曲逆舍囂去術識擬伏波語極褒賞之　沈士謙明良錄略曰陶安字主敬上賜對曰國朝謀略無雙士翰院文章第一家　劉基傳略曰太祖與友諒大戰鄱陽湖一日數十接礟聲震天太祖坐胡牀督戰基侍側忽躍起大呼趣太祖急更舟太祖如其言坐未定礟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皆失色　康茂才傳略曰陳友諒旣破太平將窺應天茂才與友諒有舊爲書紿之友諒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友諒至見橋愕然連呼老康莫應退至龍灣伏兵四起茂才合諸將奮擊大破之　洪武實錄曰廖永忠巢縣人上以永忠勇而善謀命襲兄楚國公永安職從上征武昌還京上以漆牌二書功超羣將智邁雄師八字賜之懸於門　張輔傳略曰安南黎季犛弒主自立帝以輔爲征尸將軍賊驅象迎戰以繪獅蒙馬衝之箭礟交發象皆反走賊大潰　陳諤傳略曰永樂中授諤刑科給事中嘗言事忤旨命坎瘞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當被瘞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於大甕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廷瘞人當以甕令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屑俛不死云　李遠傳略曰燕王攻蔚州遠舉城降南兵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僞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經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而還河水盡熱魚鱉皆浮　程濟傳略曰程濟有道術從諸將北征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濟一夜往祭其碑人莫測後燕王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以鐵椎椎

碑再椎還曰上為我録碑文來已按碑誅之無得脱者濟姓名正在椎脱處得免　鐵鉉傳略曰燕王攻濟南鉉與盛庸等乘城禦燕盡毀其攻具城壞輒畫布為帷夜幕之遠望若城而潛版築其内敵初不敢逼既而覺之發大礮鉉書太祖高皇帝牌懸城上敵相顧不敢發燕王憤甚堰濟水灌城城中人大懼鉉曰無恐賊且就縛令守陴軍士皆哭已而羣呼願降乃出千人城外伏地請命請退兵十里無擾百姓當是時燕王稱兵已踰年僅下永平保定諸州縣旋破旋復堅守不下聞降乃大喜曰得濟南斷南北道即畫疆守金陵不難圖也亟下令退軍受降軍中皆呼萬歲明日燕王乘駿馬張蓋鼓吹徐行過橋及甕城鉉預戒壯士伏城上候燕王入城下人呼千歲則城上人急下鐵板而別設伏撤橋盡殲燕衆王甫及城城下人遽呼千歲板驟下中王馬首王大驚急棄所乘馬取他馬走橋下伏發斷橋橋倉卒不可斷王鞭馬得疾馳去鉉率衆掩擊大敗之夜復與庸等斫其營燕兵潰走乘勢奮擊斬獲無算遂復德州　單安仁傳略曰安仁為浙江按察司副使金華民訟丞受金安仁曰丞賢奈何訐之令圖所受金長短方員狀圖畢復命諸左證圖之圖人人殊遂抵訟者罪告訐風頓息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六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人部三十六（智　聰敏）

智三（入智謀先見）

【原】若愚　去詐（老子大智若愚禮記用人之智去其詐）挈瓶　炙輠（左傳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史記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注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掘蟻　隨馬（韓非子齊桓公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又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贈策　【增】握爪（左傳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韓非子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深智一物衆隱皆變其說在昭侯之握一爪也註握爪佯亡以驗左右之誠）吞珠　獻珥（戰國策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矣境吏恐而赦之又齊王夫人死有七孺子皆近薛公欲知王所欲立乃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勸王立為夫人）千里駒　五石散（漢書楚元王傳劉德字路叔少修黃老術有智術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世說新語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原】禆諶獲野　王霸視河（左傳禆諶謀於野則獲後漢書光武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及至滹沱河侯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即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蜘蛛布網　蛣蜣轉丸（白帖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有智不如蜘蛛古今注蛣蜣之智在於轉丸）魏舒出衆　【增】子初絕人（晉書魏舒字陽元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左編劉巴字子初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文公無雙　壽王寡二（華陽國志任文公聞武擔石折曰噫西方智者死吾其應之遂卒益部為之諺曰任文公智無雙漢書吾丘壽王傳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解衣刺船　鑿石鐫碑（漢書陳平傳平事項王懼誅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明皇雜錄姚元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隙其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翫吾身殁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于帳前若不顧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殁張果至目其翫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為極筆俄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為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乃告以奏御使皆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因危為功　伏奇爭利（後漢書吳漢傳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史記劉敬傳上使人使匈奴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據河築壘　傍水作圍（五代史郭崇韜傳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莊宗問崇韜計安出崇韜曰彥章圖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晉書宣帝紀帝諱懿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遣步騎拒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

（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梁傍遼水作長圍棄賊而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帝曰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

心歸高祖　謀宗太公（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料敵致勝　處貴遺權（宋錢若水傳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曰伐謀者能料敵致勝也　南史謝朏傳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

先封雍齒　雅奇陳湯（史記留侯世家上在雒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雅奇陳湯智謀與相親友）

盛沙壅水　列幟然芻（史記淮陰侯列傳信東追齊王廣至高密楚使龍且救齊并軍與信戰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遂追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　宋張齊賢傳齊賢知代州遼人入寇齊賢遣人約潘美會戰既而美使至云得密詔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師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

增竈減竈　匿車下車（後漢書虞詡傳遷武都太守羌率衆數千遮詡陳倉詡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散敗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可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則彼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孫臏見弱今吾示彊勢有不同故也　史記范睢傳王稽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謁君得毋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止）

就賜將士　不賞邊臣（唐書崔祐甫傳淄青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皆以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己奉詔是陛下恩洽士心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又使諸藩不以朝廷爲東顧帝曰善正己慚服時議者韙其謀　姚宋列傳贊姚崇爲天子不以求邊功宋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

刀斬亂絲　椎破連環（北史齊文宣本紀神武以帝貌陋神彩不甚揚嘗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據語一一事必得事衷又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　稗史彙編齊后太史氏子建立后當國事始皇嘗遣使遺后玉連環曰齊多智有能解此環否羣臣皆不知解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緣理而行　役物爲養（韓詩外傳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者　漢書刑法志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至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慾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任力此其所以爲貴也）

木罌渡軍　布車從騎（史記淮陰侯列傳魏王豹反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襲安邑　梁孝王世家上怨望梁王梁王恐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

避火浴血　傾風鼓灰（酉陽雜俎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錦繡萬花谷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有猾賊攻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設弓弩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尾馬驚奔突賊陣弓弩亂發震盜駭奔追斬無數）

不與子比　無如我何（說苑楚莊王築層臺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有諸御己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閒暇

（之人也然且爭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子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談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　五代史楊師厚傳師厚已得志友珪陰欲圖之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為人雖往無如我何也乃以勁兵二萬朝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自從入見友珪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

知命知事　善始善終（說苑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　史記陳丞相世家呂后時事故多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餉酒兩罌　鑄錢一緡（晉書孔嚴傳祖父奕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奕遥呼之曰人餉我兩罌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罌果是水或問奕何以知之笑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天中記秦檜在相位時都下貨壅乏見一錢市屢大閧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錢一緡進呈爾見錢不用約翌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工為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鏹市金粟物價太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敘無閧矣）

運籌帷幄　拜牋宮門（漢書張良傳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　宋史李處耘傳處耘子繼隆多智用能謙謹保身明德后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宮門拜牋終不入）

再遇知兵　虎古料事（宋史畢再遇傳諸軍發壘壁再遇獨留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焚壘壁諸將問夜不焚而今焚之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　遼耶律虎古傳保寧十年虎古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宋皆并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為能料事）

清鄉無窮　安石益橫（北史樊叔略傳叔略封清鄉縣公遷相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知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　宋呂誨傳誨劾安石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速顧可緩耶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

復踰於父　可以為師（北史魏陸俟傳俟長子馛多智有父風高宗見而悅之謂朝臣曰吾嘗歎其父智過其軀是復踰其父矣　杜氏通典燕將攻齊即墨田單拒守單令曰當有神人為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為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

所圖必破　在外而安（北史周史寧傳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谷渾周文命寧率騎隨之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　左編劉表愛少子琮不悅長子琦琦每欲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乃將亮共上高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

牽馬抱璧　反旗鳴鼓（稗編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胡不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公遂借道而伐虢旋歸四年反取虞荀息牽馬抱璧而前曰臣之謀如何獻公曰璧則猶是也而吾馬之齒加長矣　左編諸葛亮卒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乃退不敢逼）

吟而不言　應之若響（史記淮陰侯列傳蒯通說曰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蠭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若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　三國志常林傳林見胡母彪曰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

千慮一失　九事皆明（漢書韓信傳廣武君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世說新語何尚書自言易義精了所不解者九事一日迎管公明共論公明為剖析元旨九事皆明）

得錢贍軍　望塵知敵（國史補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元佐遽命駕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及因令官為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五代史唐周德威傳德威為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凜如也）

不差升合　願比韋絃（左編蜀漢何祇兼二縣尹每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眾咸畏祇之發擿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算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　三國志劉廙傳廙上疏曰韋絃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絃）

自為美器　有若成人（魏略畢軌）

（字昭先軌擊鮮卑軻比能失利中護軍蔣濟表曰凡人材有短長不可強成軌文雅智意自爲美器三國志鄧哀王沖傳沖字蒼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

時人莫知　諸將鮮及（三國志荀攸傳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謨帷幄時人及弟子莫知其言後漢書吳漢傳光武將發幽州兵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閒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

書以廣聽　世不盡聞（漢書藝文志書以廣聽智之術也三國志荀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爲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惟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不結高門　入輔中國（魏志賈詡傳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晉書鳩摩羅什傳苻堅有迎羅什之意會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大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耶）

不如隨會　甚似王敦（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智足使也宋史李師中傳師中始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拯何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終始無端　計畫立就（文子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達淵泉而不竭也明紀編年劉基剛毅伉慨每遇急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上甚禮重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

衆隱皆變　所見略同（韓非子深智一物衆隱皆變注於一物智之能深則衆隱伏之物莫不變而盡見左編先主與龐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爲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

張蓋獲矢　觸網舉鈴（宋畢再遇傳紇石烈都統兵復至攻益急城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二十餘萬五代史錢鏐世家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鏐遣其弟錢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軍卒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遂舉網福乃過）

有國無國　成城傾城（鬻子有國無國智者治之詩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過人數等　與水一般（宋史孫覺傳時呂惠卿用事神宗詢於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於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神宗曰朕亦疑之其後果交惡朱子或問仁字如人釀酒酒方微發時帶些溫氣便是仁到發得極熱時便是禮到得熟時便是義到得成酒後卻只與水一般便是智）

發多奇中　貴不可言（左編宋盧多遜博涉經史聰明強力文辭敏給好任數有謀略發多奇中梁高祖本紀初爲衞軍王儉東閣祭酒儉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君即陳平　自比子貢（北史周廣川公孫深傳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趣潼關周文帝將襲泰問策於深深曰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軍遂行果獲泰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尅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平也晉書王衍傳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養賢獵吾　聽士納室（說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歎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智哉簡子善反其身南史裴矩傳煬帝幸江都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驍果等咸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莫喪羊舌　必滅若敖（左傳叔向娶于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又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布囊盛土　采綖縫裾（晉書祖逖傳帝嘉逖勳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飢久益懼無復膽氣後漢書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乃使虞詡爲朝歌長詡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收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

（殺數百人又潛遣貧民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

智四（入智謀先見）

【原】心符（文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

鷦鷯（莊子鳥莫智於鷦鷯注燕也）

【增】水神（性理黃勉齋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

文與（國語智文之與也）

【原】思鱸魚（晉書張翰爲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葵能衛足（左傳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多財則損（漢書疏廣曰子孫賢而多財則損其智）

【增】剔吐汙面（世說補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恆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縱橫信其實熟眠於是得全於時稱其有智）

不如用梟（史記魏世家秦破魏及韓趙魏將干木子請予秦南陽以和蘇代不可魏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手版擊幘（晉書溫嶠傳嶠補丹陽尹懼錢鳳爲之奸謀因王敦錢別嶠起行酒至鳳前鳳未及飲嶠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臨去言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如是再三然後即路及發後鳳入說敦曰嶠與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謀不行）

水晶燈籠（宋孫道夫傳道夫出知蜀州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

籠東軍士（通鑑宇文泰與侯景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注籠東沾濕貌也如衣服之沾濕然）

不後子房（晉書張賓字孟孫嘗謂昆弟曰吾智算見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海內奇士（三國志臧洪傳張超請洪爲功曹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

一舉雙虎（史記張儀列傳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鬬鬬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不能鬬力（史記項羽本紀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爲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鬬智不能鬬力）

百錢盡紅（天中記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道旁有廟神甚靈青遽爲駐節而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振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加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岳侯神算（宋岳飛傳飛移屯鼎命招捕楊么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飛袖圖示浚浚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許之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

丹穴之人（爾雅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智）

不流則腐（藏書宋張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

峻亡其膽（後漢書寇恂傳囂將高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峻即日開城門降諸將請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

易衣而遁（隋書尒朱敞字乾羅齊神武韓陵之捷盡誅尒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一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羣戲者敞解所著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由是得免）

兵不血刃（三國志孫權傳趙咨使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

（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脫韝露金**（明王達椒宮舊事郭妃弟德成嘗入禁內上以黃金二錠置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韝中詳醉脫韝露金閤人以聞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閤嚴密如此藏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特宮幃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相試衆乃服）**下馬三呼**（藏書宋張詠初至蜀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譁）**鎮州趙學究**（左編宋太祖以周軍數千與南唐皇甫暉姚鳳遇於清流關監路周師大敗翌日太祖虜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敎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微服往訪之）**白衣者無他**（晉書孔坦傳蘇峻破姑孰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智五（入智謀先見）

【增】詩晉陶潛勸農詩曰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樸含眞智巧旣萌資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

【原】賦楚荀況智賦曰皇天降物以施下民或厚或薄常弗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臣愚弗識願聞其名曰外勝敵者耶法禹舜而能弇迹者耶行爲動靜待之而後適者耶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從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遠純粹而無疵夫是謂君子之智　【增】晉陶潛感士不遇賦曰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增】書魏阮瑀爲武帝與孫權書曰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增】序唐柳宗元愚溪詩序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

【增】論漢劉向說苑權謀論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舉事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業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誠而能興於其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

而能於權謀者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亦權謀之術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不陷也　宋蘇洵明論曰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　又辨奸論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蘇軾魏武帝論曰世之所謂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

增雜文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羮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

聰敏一

增爾雅曰肇敏也（疏謂敏疾也）　又曰蹶蹶踖踖敏也　釋名曰敏閔也進敘無否滯之言也故汝潁言敏曰閔也易曰巽而耳目聰明　尚書曰聽德惟聰　又曰聰作謀　禮記曰耳目聰明血氣和平　周禮曰二曰敏德以爲行本　國語單穆公曰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　原史記曰人之所以尚干將鏌鋣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驥者爲其立至也必若歷日曠久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敏捷人之美材也　增于牙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並進則明不蔽矣　魏劉劭人物志曰聰明秀出謂之英　又曰夫幼智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髦皆有端緒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　性理朱子曰敏德云者彊志力行崇德廣業之事　元臨川吳氏曰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鶩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

聰敏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蒲衣子者年八歲而舜師之　尸子曰周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　家語曰銅鞮伯華其幼也敏而好學　稗史曰魏文侯遣倉唐賜太子擊衣一襲敕倉唐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敕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戰國策曰文信侯欲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槖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兹矣君其試臣奚以遽叱乃見張卿說而行之甘羅還報秦乃封羅以爲上卿　稗史曰東方朔字曼倩父張𡰥字少平妻田氏女𡰥一千百歲顏如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時景帝三年也鄰女拾而養之三歲祕讖一覽暗誦於口　王嘉拾遺記曰漢賈逵年五歲神明過人其姊韓瑤之婦聞鄰里諸生讀書日抱逵隔籬而聽逵靜聽無言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窮困不曾有學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姊共抱逵往籬下聽鄰家讀書今萬不失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爲牘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朞年經史遍通　後漢書曰黃琬早而辨慧年七歲時司空盛允有疾琬祖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𡰥滑夏責在司空允甚奇之　又曰孔融少有異才陳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李膺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　世說曰徐孺子年九歲月下戲人或曰月中無物當極明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異苑記曰蔡邕刻曹娥碑旁曰黃絹幼婦外甥虀臼魏武帝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能知有婦人浣於江渚曰第四車中人解即禰正平也衡便以離合解之曰絕妙好辭四字也（一本作楊脩事）　魏志王粲傳曰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棋局壞粲爲覆之棋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彊記默識如此　稗史曰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榱桷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即令壞之既竟曰門中活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王瑱之童子傳曰近代有樂安任嘏者十二就師學不再問一年通三經鄉人歌曰蔣氏翁任氏童言蔣氏之門老而方篤任家之子幼

而多慧【增】三國志曰鍾會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慧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也　又曰先主遣伊籍東使於吴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　又曰吴遣使張温來聘百官皆往餞焉衆人皆集而秦宓未往諸葛亮累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温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出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　晉書曰陸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又曰劉曜幼而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山堂肆考曰晉戴逵字安道總角時以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元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異故唐丁用晦芝田録序有學憝鼠獄智之鷄碑之句　晉書曰苻融聰辨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元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　通鑑曰劉穆之爲左僕射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内外諮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　南史曰宋蕭琛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座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說　又曰謝莊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又王元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元謨爲雙聲磝碻爲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

後爽叛帝因晏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又曰吳喜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脫　又曰齊王儉領吏部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　又曰陸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又曰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　又曰庾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埽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使縮鼻而不答　又曰劉歊生夕有香氣氛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毛詩詩語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　又曰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呂相絕秦書賈誼過秦論瑯邪王思遠吳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　稗史彙編曰梁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爲諮議參軍幼聰敏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情紀信成功亦資婦人之力　天中記曰梁任昉字彥升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褚淵嘗謂遙曰聞君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　南史曰陳虞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　又曰虞寄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又曰顧野王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異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　洛陽伽藍記後魏高祖舉酒曰三三横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甕注瓨（與缸同）屠兒割肉與稱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賜彪朝廷服彪聰明有知甄琛和之亦速　原後魏書曰元順字子和任城王澄之子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晝夜誦書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王曰豐十五從師迄於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比江夏黃童不得無雙也王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增北齊書曰邢邵字子才十歲能屬文聰明強記日誦萬餘言嘗因霖雨乃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之嘗與右北平陽固河東裴伯茂河南陸道暉等至北海王昕舍宿飲相與賦詩凡數十首皆在主人奴處旦日奴行諸人求詩不得邵皆爲誦之奴還得本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北史曰魏陸爽字開明少聰敏年九歲就學日誦二千餘言齊尚書僕射楊遵彦見而異之曰陸氏世有人焉　又曰蕭大圜字仁顯梁簡文帝第二十子也幼而聰敏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　又曰薛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註者不會聖人深旨輒以意辨之諸儒莫不稱善　又曰裴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况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又曰李袖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足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袖袖神情清悟應對明辨周文每稱歎之　又曰念賢美容質頗涉經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皆在天也何遽相乎　又曰北齊高浚年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須如字景裕不能答　又曰高孝瑜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棋不失一道　又曰楊愔字遵彦聰記強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問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鄣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　又曰李遠幼有器局嘗與羣兒爲戰鬭戲指麾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羣兒散走遠持杖叱之復爲向陣意氣雄壯殆甚於前郡守曰此小兒必爲將帥非常人也　又曰柳慶字更興幼聰敏有器量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習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又曰韓褒少有志尚好學而不守章句其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常奉訓誘至於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又曰隋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三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歎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　又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充應聲笑曰惟絺惟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又曰薛世雄兒童時與羣輩戲輒畫地爲城郭令諸兒爲攻守勢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

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又曰何妥少機警八歲遊國子學助教顧良戲之曰汝姓何是荷葉之荷爲河水之河妥應聲答曰先生姓顧是眷顧之顧爲新故之故衆咸異之　又曰許善心幼聰明有思理所聞輒能記多聞默識爲當世所稱家有舊書萬餘卷皆徧通涉十五解屬文爲牋上父友徐陵陵大奇之謂人曰此神童也天中記曰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爲努目菩薩何爲低眉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四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道衡憮然不能對　隋書曰劉炫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新唐書曰許王素節方羈丱即誦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

又曰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稗史彙編曰唐李百藥七歲能屬文齊中書舍人陸義常過其父德林宴集有說徐陵文者割琅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籍稻註云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異之　又曰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長孫無忌徐世勣於朝堂中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松樹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之吾所倚何樹對曰槐樹長孫曰汝不復矯耶對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對木耳　摭言曰王勃年六歲善屬文清才濬發構思無滯年十三省其父至江西會府帥宴於滕王閣府帥有壻善爲文章帥欲誇之賓友乃宿構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帥果授牋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受帥既拂其意怒其不讓乃使人伺其下筆初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帥曰此亦老生常談耳次曰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帥沉吟移晷又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帥曰斯不朽矣　新唐書曰高儉字士廉以字顯敏慧有度量狀貌若畫觀書一見輒誦　又曰房元齡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藁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又曰岑文本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寃辨對哀暢無所詘衆屬目命作蓮花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姿儀善文辭多所貫綜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時顔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　又曰褚亮少警敏博見圖史一經目輒誌於心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

總諸詞人在席皆服其工　又曰蘇世長十餘歲上書周武帝帝異其幼問讀何書對治孝經論語帝曰何言可道答曰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爲政以德帝曰善使卒學虎門館　又曰呂才子方毅七歲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　天中記曰宋璟七歲能屬文八九歲時嘗夢大烏銜書吐口中而吞咽之遂秉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在胷閒自後藻思日進靈襟益爽　皮日休松窗錄曰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之子進見時年相若帝謂曰汝等各以所通取宜奏者爲吾言之頲應聲曰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　開元傳信記曰蘇瓌始未知頲常令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於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墜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之瓌出客詠其詩幷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令子也瓌稍親之有人獻兎懸於廊廡瓌召頲令詠之卽應聲曰兎子死闌彈將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無異月中看瓌大驚奇　明皇雜錄曰蘇頲纔能言有京兆尹過瓌既去瓌命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　新唐書曰韋安石子陟與弟斌俱秀敏異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温王府東閤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　又曰李邕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一見祕書嶠曰祕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祕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嶠歎曰子且名家　又曰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　七脩類稾曰史育唐開元中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遂應口而出除夜云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迴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上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詩話皆以爲王涯者殊失考索　唐書曰明皇封泰山劉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　明皇雜錄曰元宗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妓時敎坊有王大孃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祕書正字年十歲聰悟過人元宗召於樓中簾下貴妃置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元宗問晏曰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得貴妃復令詠王大孃戴竿

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著人元宗與貴妃嬪御歡笑移時聲聞於外因命牙笏及黃文袍以賜之　唐書曰李泌七歲知爲文元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説觀弈因使説試其能説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説因曰方若棊局圓若棊子動若棊生靜若棊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説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之　又曰朱泚謀逆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塡委徵發指縱千緒萬端一日之内詔書數百陸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舊唐書曰蕭穎士四歲屬文觀書一覽即誦嘗與李華陸據遊洛龍門共讀路傍古碑穎士一閲即能誦華再閲據三方能記之議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　唐書曰柳公權從幸未央宮帝駐輦曰朕有一喜邊戍賜衣久不時今中春而衣已給公權爲數十言稱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婉切而麗詔令再賦復無停思天子甚悅曰子建七步爾乃三焉　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辨夸於同列武元衡召之謂曰吾子所嗜何書意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以詰甫因戲曰公誠大癡耳吉甫歸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責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慚由是震名　桂苑叢談曰太保令狐相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泉深尺一點去氷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然添却雙鈎兩日全諸賓幕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乎尺一者寸土非寺乎點去氷旁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火然無字添却雙鈎兩日全比字乃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　宣室志曰劉遵古太和四年節度東川借書千卷忽水至書盡濕曝之得周易正義其卷末有題云上元二年三月十一日因讀周易著此正義從茲易號十之三至一人八千口當有大水飄溺因得舒展曬曝衡陽道士李德初劉閲之歎異因徧示賓掾有掌書記思而得之曰自上元至太和凡十三改號一人八千口者蓋

太和字也唐肅宗以上元紀元文宗以太和紀元云　唐書曰陸扆工屬詞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爲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常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扆最先就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吳通元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冊府元龜曰李琪年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鐸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鐸召父轂讌於公署密遣人以漢高祖得三傑賦題就其第試之琪援筆立成賦尾云得士則昌非賢罔共龍頭之友斯貴鼎足之臣可重宜哉項氏之所以亡一范增而不能用鐸覽而駭之曰此兒大器也將擅文價　五代史曰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叔父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又曰張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耶同大驚異之　稗史曰梁灝丱角時從其父入府中畢士安時爲郡見而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甫就學又問曾學對句否曰其師嘗敎之乃指壁間鸚鵡能言爭似鳳句曰此句無人對得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又別本作王元之事）　宋史曰楊億生時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送闕下入對連三日試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命內侍都知王仁睿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其俊異削章奏賀　又曰錢勰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以事導人訴牒至七百勰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緘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讕曰無有勰曰汝前訴云云吾識以某字啓緘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　又曰馮京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山堂肆考曰宋蘇州童子劉少逸年十一其師潘閬攜見長洲宰王元之吳縣宰羅思純因以所作贄二公二公名重當時疑所贄假手未之信因與聯句略不淹思思純曰無風煙燄直少逸曰有月竹陰寒思純曰日移花影侵棋局少逸曰風遞花香入酒樽元之曰風雨江城暮少逸曰波濤海樹秋元之曰一回酒渴思吞海少逸曰幾度詩狂欲上天二公驚異聞於朝賜進士及第　天中記曰郢州別駕黃泳年三歲書一過目輒成誦大觀二年應童子科赴闕引見徽宗摘毛詩如南山之壽以發誦泳應聲曰不騫不墜上以崩字爲問對曰詩人之言不識忌諱

臣安敢復道上大悅乃命歷見後宮爭遺以金錢果餌越明年賜五經及第　宋史曰胡安國弟婦生寅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中急往視遂取而子之寅少時桀黠難制安國閉之空閣閣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乃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　又曰姚鉉幼子稱俊穎美秀頗善屬辭父鉉紀其事爲聰悟錄人多傳之　金史曰阿離合懣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輒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　元史曰唐仁祖少穎悟父歿母教之讀書通諸方語言尤邃音律中統初詔諸貴冑爲質帝親閱之見仁祖曰是唐古直孫耶聰明無疑也　又曰岳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　又曰劉因天資絶人三歲讀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　又曰陳櫟字壽翁生三歲祖母吳氏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五歲入小學即涉獵經史七歲通進士業十五鄉人皆師之　明沈瑞謙明良錄略曰宋濂生六歲爲詩歌有奇語人呼爲神童　洪武實錄曰劉基幼敏悟絶倫讀書過目輒領其要嘗於都市書肆見天文書一帙借閱之翌日談誦若流其人大驚欲以授基基弗受曰已得之矣　又曰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嘗御製十題命賦之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上嘉其才敏賜織金錦衣　陳洽傳曰洽洪武中授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面目記姓名有再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一襲　張芹備遺錄曰方孝孺自幼精敏絶倫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堯山堂外記曰明解縉自幼能言即穎敏絶人郡守令至其家或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驚歎一日婦翁某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縉答曰嫂溺叔援權也翁又曰何緣得佳偶縉答曰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姻焉　王文祿龍興慈記曰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聖祖於午門見羊倡二句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聖祖倡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堦前　呂震傳略曰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爲人凡奏事他尚書皆執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迭奏震兼户禮兵三部奏牘益多皆自專奏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未嘗有悞嘗屋

北狩帝見碑立沙磧中率從臣讀其文後一年與諸文學臣語及碑詔禮部遣官往錄之震言不須遣使請筆札帝前疏之帝密使人拓其本校之無一字脫誤者　武宗實錄曰李東陽生四歲能作徑尺大書景皇召見抱置膝上且試之書賜果及鈔六歲八歲兩召見試對偶講書大義稱旨賜皆如初命肄業京學　明紀曰何景明八歲能屬文十五舉於鄉形貌短小且禿笄也宗藩貴人爭負視所至人遮道弗得過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七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八

人部三十七（聰敏　博物）

聰敏三

原知十　應五（論語回也聞一以知十　史記淳于髡見鄒忌說畢趨出面其僕曰是人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隨聲是人必封不久矣）　答果　題酪（劉邵幼童傳楊子者梁國人也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設果果有楊梅指以示兒此君家果兒即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劉義慶世說人餉魏武酪嘗噉題器上為合字以示衆衆莫之解次至楊修修便噉之公問之修曰公教人一口復何疑耶）　觀師　隨戰（左傳秦師伐滑過周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果敗於殽　三國志呂蒙年十五六竊隨姊夫鄧當戰當見驚呵叱不能止歸告蒙母母恚之蒙以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

增七步　八乂（世說魏文帝令東阿王作詩七步不成當行法即應聲為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為汁萁在釜底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　北夢瑣言溫庭筠工於小賦凡八乂手而八韻成）　早成　宿構（三國志諸葛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　南史范雲傳雲性警拔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　草翁　鸚父（南史王絢傳絢景文長子也年五六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聲曰尊者之名安可戲寧可道草翁之風必舅文絢父之名也故以耶耶改之草上之風必偃上即何尚之之名也故改為翁　初潭集吳有白頭鳥集殿前權問羣臣曰此何鳥也諸葛元遜對曰此名為白頭翁張輔吳自以坐中最老疑其戲己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元遜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坐大笑）　宿讀　竄謀（北史闞駰傳駰博通經傳敏慧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　國語秦大夫子明曰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隊命縶公子縶也）

原誦千言　賦一物（劉劭幼童傳夏侯榮字幼權沛國譙人也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　張衡文士傳吳郡張純少有令名嘗謁鎮南將軍朱據據令賦一物然後坐純應聲便成文不加點）　校亡書　比缺字（漢書張安世傳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知惟安世識之具得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謝承後漢書禰衡與黃祖子射善衡與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文恨不寫取衡謂射曰吾雖一過猶識其言其缺兩字不明因書出之射寫還比校皆無所誤惟兩字缺）　任聖童

增張曾子（後漢書任延字長孫年十二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又張霸字伯饒年數歲而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成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曰饒焉）　公輔才　霸王相（詳後日誦九經注　初潭集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司隸徐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耶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

原五行並下　一字不遺（後漢書應奉傳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魏收後魏書祖瑩字元珍范陽人十二為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為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勞倦不覺天曉悞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囓衣　釋吏　懷橘　遺母（三國志鄧哀王沖字蒼舒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囓庫吏懼死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囓者謬為失意曰俗以鼠囓衣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囓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囓況鞍縣柱乎一無所問　又吳陸績字公紀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曰欲遺歸母）　張湯劾鼠　蒼舒稱象（史記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三國志魏鄧哀王沖傳詳智二）

增並記姓名　博涉經

傳（南史梁劉覽傳覽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姓名晉書成公綏傳綏幼而聰敏博涉經傳詞賦甚麗）自當得賜　略無所遺（南史宋王泰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曰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又任孝恭傳孝恭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過諷誦略無所遺）當作複褌　不受曲鍼（晉書韓伯字康伯年數歲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暖母甚異之　初潭集虞翻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必致千里　特見一斑（天中記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舊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致千里　冊府元龜王獻之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特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慈明無雙　孔丘何闕（稗史荀爽兄弟八人潁川人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南史劉繪傳郡人有姓賴所居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聞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歎其辯速）爲與上人　當歸阿士（南史劉顯傳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辨徧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　又劉孝綽傳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不稽思慮　必主文章（三國志楊儀傳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須臾便了　廣人物志唐蘇頲年五歲裴談過其父瓌乃試誦庾信枯樹賦將及終篇避談字因易其韻曰昔年楊柳依依漢陰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任談嗟歎久之知其異日必主文章也）百試不差　一覽便記（新唐書白居易傳居易敏悟絕人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然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次弟諏之字士正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日誦九紙　名動一州（南史范雲傳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新唐書裴漼傳漼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內輕之鐫諭曰同三輔也吏事一繫子盡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進紙筆爲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手）持石破甕　灌水浮毬（宋司馬光傳光七歲時羣兒戲於庭跌甕水中衆驚走光持石擊甕破之兒得活京洛間畫以爲圖　稗史宋文彥博幼與羣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以水灌之毬浮出）援筆立成　受紙輒就（三國志陳思王傳植字子建年十餘歲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爲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新唐書韋述傳述父景駿爲肥鄉令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戲爲部伍　咸稱神明（北史宇文析傳析幼而敏慧爲童兒時與羣兒戲輒爲部伍進止行列無不用命者　漢書黃霸傳霸爲人明察內敏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以指畫地　無口爲天（元史伯顏傳伯顏三歲嘗以指畫地或三或六若爲卦者六歲從里儒授孝經論語即成誦　吳志薛綜傳時蜀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耶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知識不凡　酬對無失（周齊煬王憲傳文帝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駁者帝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帝喜曰此兒知識不凡當成重器　宋書謝晦傳宋武帝嘗詢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催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命字宗道　更名薛禪（元史伯顏傳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

（曰此子穎悟過人非諸生可比因命以穎爲氏且名而字之　又畏答兒傳畏答兒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赤強盛畏翼率其屬歸之畏答兒力止之不聽追之又不肯還畏答兒乃還事太祖太祖曰汝兄既去汝獨留此何爲畏答兒無以自明取矢折而誓曰所不終事主者有如此矢太祖察其誠更名爲薛禪約爲按達薛禪者聰明之謂也按達者定交不易之謂也）

儼如成人　**必爲名將**（元史董文炳傳文炳警敏善記誦自幼儼如成人　北史周廣川公測弟深傳深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壘石爲營折草作旌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爲名將）

是鹿是獐　**無小無大**（稗史王雱少時客有一獐一鹿同籠以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遽對曰獐邊是鹿鹿邊是獐　晉書孫盛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耶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太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宣力國家　**洞精典籍**（金史阿鄰傳阿鄰穎悟辨敏通女直契丹大小字及漢字幼時嘗入宮熙宗見而奇之曰是兒他日必能宣力國家　誠齋雜記鄭元師馬融三歲無闕融遣還元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

潤筆以俟　**連鑣而還**（元史陳孚傳攸州馮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爲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　稗史李賀字長吉年七歲韓愈與皇甫湜連騎造門因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二公大驚遂以所乘馬連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

江夏黃童　**青楊蕭昚**（說苑黃香字文強江夏人博覽傳記書無不涉獵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北史何妥傳妥十七以伎巧事湘東王後知其聰明召爲誦書左右時蘭陵蕭昚亦有雋才住青楊巷妥住白楊頭時人爲之語曰世有兩雋白楊何妥青楊蕭昚其見美如此）

虛心實腹　**有吾無卿**（初潭集徐之才年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　又穎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攝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才問荀住處對曰僕住中甘里才曰何爲住城南此有四尼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陰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吾無卿才無以對潘曰汝穎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無鍔信非虛也）

子寧懼父　**吾非其師**（金麻九疇傳九疇三歲識字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爲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宮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耶上大奇之　元許衡傳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

有何美句　**請試他題**（梁書柳惲子偃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答曰德惟善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詔尚公主　宋晏殊傳殊七歲能屬文安撫張知白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作此賦請試他題既成稱善擢祕書省正字）

吾家童烏　**客坐顏回**（楊子法言吾家童烏九歲預吾元文　晉書謝尚傳尚八歲神悟夙成父鯤常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答曰坐無仲尼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入耳不忘　**臨機輒斷**（元史許謙傳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　新唐書杜如晦傳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

四部無遺　**十賦俱就**（南史臧嚴傳嚴於學多所暗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湘東王書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　金史高衎傳衎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未暮十賦俱就彬彬然有可觀）

半面即呼　**一覽洞悟**（冊府元龜應奉少聰明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　明王文祿龍興慈記劉伯溫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死矣可速焚瘞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

（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懷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胡之運為謀臣之冠也）

累世通家　兩經及第（後漢書孔融字文舉十歲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府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李老君朋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亦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唐書韋溫方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調進召而試諸庭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

神閑意審　鋒發韻流（誠齋雜記沈璞字道真童孺時神閑意審有異於衆年十許歲好學不倦善屬文尤諳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　梁劉勰文心雕龍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

食牛吐鳳　造門壓藩（宋史許應龍字恭甫五歲通經旨客曰小兒氣食牛應龍應聲對曰丈夫才吐鳳四座驚歎　錦繡萬花谷楊收十三善屬文吳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其藩收潮之曰爾非藏角者何用觸吾藩）

臨子字父　自地升天（魏志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子字父何拜之有客大嘉之　南史張融傳高帝出太極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

原記貧人姓名　見故吏流涕（冊府元龜後漢陸續幼孤仕郡戶曹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賑民饘粥訊名氏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氏無差謬　晉書桓元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沖沖撫元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元因涕淚覆面）

傳暢不惜金環　楊脩獨曉雞肋（白帖傳暢小時父友戲解其金環都不言惜　三國魏志楊脩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封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也公歸計決矣）

增賢子足稱神童　阿翁詎宜戲父（冊府元龜謝朏莊之子幼聰慧莊器之嘗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瑯琊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　晉書張憑傳憑祖鎮為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聰敏四

原閱書（後漢書王充字仲任博學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覽百家之言）

增神駒（冊府元龜裴駿幼而聰慧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

指瑕（新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摘其失）

等身書（稗史宋賈黃中幼日聰悟過人父師取書與其身相等令讀之謂之等身書）

童子郎（漢書黃琬傳琬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即以其言應詔後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下水船（紀纂淵海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原小兒辨日（列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以日始出近日中時遠一兒以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為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

諫父寫書（後漢書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獨不取李（晉書王戎與羣兒戲於道旁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趣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旁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

埽除天下（後漢書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薛勤謂蕃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增立地書廚（宋吳時傳時敏於為文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乘舟而至（誠齋雜記孔子使子貢久而不來孔子命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足不來顏回掩口而笑子曰回也哂謂賜來乎對曰無足者乘舟而至也果然）

日下

無雙（南史伏挺傳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

思若湧泉（新唐書蘇頲傳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吏部侍郎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元宗平內難書詔塡委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吏白曰丐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響答詩筒（宋史錢勰字穆父知開封蘇軾乘其據案時遺之詩勰援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所未見也）

一遍覆呼（冊府元龜後魏韓顯宗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較試抄百餘人名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惟服郎耳）

全樹借汝（芝田錄李義甫八歲舉神童文皇在上林有捕得烏者義甫進烏詩曰日裏揚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加許樹不借一枝棲上曰朕以全樹借汝）

口陳手畫（冊府元龜臧旻自匈奴中郎將徵拜議郎還京師太尉袁逢問其西域諸國土地風俗人物種類旻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復分爲五十五稍散至百餘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者口陳其狀手畫地形逢奇其才歎息曰雖班固作西域傳何以加此）

日記萬言（元史韓性傳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本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

暗唱官位（冊府元龜唐邕初爲齊文宣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頻年出塞邕必部從專掌兵機每識悟閑明承受敏速自督將以還軍吏以上勞效勳緒無不諳練每有顧問占對如響或於御前簡閱雖三五千人邕多不執文簿暗唱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嘗對邕白太后云唐邕分明彊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燈盞柄曲（堯山堂外紀唐楊綰四歲時嘗因夜宴客舉令各舉座中一物四聲呼之衆皆未言綰應聲指鐵樹曰燈盞柄曲聞者歎服）

龍駒鳳雛（晉書陸機少與兄齊名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陸氏宗首（談藪後魏陸馥子秀年九歲馥謂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爲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爲陸氏宗首乎秀曰苟非鬪力何患童稚馥奇之立爲嫡）

瓶花隔面（遼史耶律褭履字海鄰工於畫清寧間使宋宋主賜宴瓶花隔面未得其眞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其神妙）

臥看青天（金史移剌履方五歲晚臥廡下見微雲往來忽謂乳母曰此所謂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父德元聞之驚曰是子當以文學名世）

絕乳能詩（山堂肆考洛陽楊牢有至行同縣李甘始以書薦於尹曰牢絕乳即能詩洛陽兒曹壯於牢者皆出其下）

執硯涕泣（冊府元龜范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

探策得一（天中記晉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歎服）

興宗爲名（冊府元龜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廓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匪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爲之名）

未嘗著稾（新唐書韋承慶遷鳳閣舍人掌天官選屬文敏無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稾）

奉揚仁風（晉書袁宏有逸才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宏出爲東陽郡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宏輒曰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

宜名天保（冊府元龜巢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擬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捷）

援筆倒疏（天中記魏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言此舊文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一座撫掌奉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習也由是知名）

銀杏金桃（宋史陳塤大父叔平與同郡樓鑰友善死鑰哭之塤纔四歲出揖如成人鑰指盤中銀杏使屬對塤應聲曰金桃問何所據對以杜詩鸚鵡啄金桃鑰愕然曰亡友不死矣）

小兒學士（北史宗懍傳懍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口記物色（天中記顏眞卿調醴泉主簿嘗送徒益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以笏起草（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博學能文辭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眞宗稱善）

客前覆局（冊府元龜陸瓊幼聰慧有詞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父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繇是京兆號曰神童）

端坐畫沙（宋史朱熹傳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

（指畫沙視之八卦也）此中出入（初潭集張融年八歲齗齒或戲之曰君口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呑石如卵（西京雜記弘成子少時好學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大如燕卵呑之遂明悟而更聰敏爲天下通儒）我家龍文（北史楊愔幼聰慧絕人其叔父奇之嘗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

聰敏五

原詩梁吳郡張純少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异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矣其爲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驃褭以迅驟爲主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隨目立成據大歡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獹宋鵲書名竹帛异賦弩曰南岳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　增彙苑曰桓烏官至太尉時桓驎年十二亦在坐烏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乃作詩示驎驎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陽烏命世稱賢嗟余蠢弱殊才偏年仰慚二子俯愧過言　唐杜甫壯遊詩曰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　稗史彙編曰李賀年七歲韓愈皇甫湜連騎造門賀總角荷衣而出面試一篇目曰高軒過曰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揺玲瓏馬蹄隱隱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耿耿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吾今垂翅負天鴻他日不羞蛇作龍　山堂肆考曰崔鉉爲兒時隨父元略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令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　舊唐書曰楊收字藏之七歲而孤居喪有如成人母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咏蛙即曰兎邊分玉樹龍底躍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　天中記曰宋王元之五歲已能詩因太守賞白蓮倅言於太守召而吟一絕云昨夜三更裏嫦娥墮玉簪馮夷不敢受捧出碧波心又云佳人方素面對鏡理新妝守曰天授也　稗史曰黃魯直少警悟八歲能作詩送人赴舉云送君歸去明主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今八年　聞見錄曰賈黃中以七歲神童及第李昉贈詩曰七歲神童古所難賈家門戶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部經書誦舌端見榜不知姓名貴登筵未識管絃歡從今穩上青霄

去萬里誰能測羽翰　又曰臨川李善言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嘗以貧家壁試之略不構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燈光鑿處分拖涎來藻飾惟有篆愁君（拖涎蝸牛也）　堯山堂外紀曰明解縉四歲時出游市偶跌衆笑之吟曰細雨落綢繆磚街滑似油鳳皇跌在地笑殺一羣牛　明紀曰鄒智四川人生而穎敏十三歲能文章居龍泉菴埽樹葉焚之以照讀書後領鄉試第一郡人集觀智馬上口占曰龍泉菴上苦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太相驚

【增】【制】宋太宗賜楊億制曰汝方髫齔不由師訓精爽神助文字生知越景絶塵一日千里予有望於汝也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

【增】【書】明張居正與學使者吳初泉書曰某家世寒賤尚書東橋顧公撫楚拔正於毀齒之時稱爲神童正實無異才如古融粲勃泌足驚人者而顧公又當代名流文章宗匠乃一見即呼爲小友解束帶贈之臨別又出其幼子見屬曰他日以吾子孫相托乃正徼時厚幸以有今日皆顧公賜也

【原】【序】魏禰衡鸚鵡賦序曰時黄祖太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禰處士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爲之賦使四座咸共榮觀不亦可乎衡因爲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　【增】冊府元龜小序曰惟人萬物之靈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益可貴矣中古而下英妙間出乃有特稟異姿迥越倫萃岐嶷肇於襁褓穎悟發於齠齔學疑夙習動彰默識或未就外傅已通羣籍甫及志學即爲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辯足以解紛老成之姿著於容止賦筆之麗成於俄頃至行出於天性元譚絶於流俗時輩推讓英聲騰鶩斯仲尼所謂生而知之者歟

【增】【贊】隋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因與題太公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魚舟倚石釣浦横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切近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

【增】【雜文】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皐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

博物一

【增】梁劉勰文心雕龍曰欲其詳悉於國體必閲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　顔氏家訓曰末俗以來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冊府元龜曰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聞遠者隔越九州曠絶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爲奇怪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賾萬殊識洞羣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閲名數周察毫芒别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明陸深金臺紀聞曰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聞見難矣多又難也多而能擇又難也能擇而能從識之又難也此非聖人之神不足以與此

博物二

【增】拾遺記曰黄帝時有丹丘之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堯時猶存甘露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頒賜羣臣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有寶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秦始皇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廟堂之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後東方朔識之乃作寶甕銘　史記鄭世家曰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爲祟史官莫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實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二者不害君身平公及叔向曰善博物君子也

左傳曰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大皡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𡰥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韓詩外傳曰有殷之時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湯問伊尹曰何物也對曰穀樹也　管子曰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左右曰事其不濟乎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走馬前疾其不濟乎管仲對曰

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者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導也袪衣示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乎對曰尸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　左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葛盧介君名也能通鳥獸之情）　史記三皇本紀補曰韓詩以爲自古封太山禪梁父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尸吾所識十有二焉　仲尼弟子列傳曰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　堯山堂外紀曰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觸王舟王使人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者能獲之可割而食王食之美孔子歸弟子請問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吾是以知之　詩外傳曰孔子觀乎周廟有攲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何器也對曰此蓋爲宥座之器孔子曰聞宥座之器滿則覆虛則攲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攲孔子喟然歎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晏子曰景公舉兵伐宋師過泰山公夢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晳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乃不果伐　搜神記曰漢武帝東遊未出函谷關有物當道身長數丈其象狀牛青眼而曜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駭東方朔乃請以酒灌之數十斛而物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爲患憂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獄地不然則罪人徒作之所聚夫酒忘憂故能消之也帝曰吁博物之士至於斯乎　三輔黃圖曰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父老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向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皆天文地圖之書以授焉　華

陽國志曰林閭字公孺臨邛人也善古學古者天子有輶軒之使自漢興以來劉向之徒但聞其官不詳其職惟閭與嚴君平知之曰此使考八方之風雅通九州之異同主海内之音韻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風俗也揚雄聞而師之因作此方言　後漢書賈逵傳曰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迺召見逵問之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論衡曰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竟眇　晉書張華傳曰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曰僕察之久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寶劍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　天中記曰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鐘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可鑢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晉書郭璞傳曰晉陵武進縣人於田中得銅鐸五枚會稽剡縣人於井中得一鐘長七尺二寸口徑四寸半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嶽命餘字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塞天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鐸啓號於晉陵棧鐘告成於會稽瑞不失類出皆以時豈不偉哉若夫鐸發其響鐘徵其象器以數臻事以實應天人之際不可不察帝甚重之　王濟傳曰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錢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曰崇義里内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録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浮圖用甎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

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　南齊志曰建武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南史崔慰祖傳曰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沈約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里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坐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范雲傳曰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裴子野傳曰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陸澄傳曰王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巳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幷舊物奪將去　何憲傳曰憲博涉該通羣籍畢覽天閣寶祕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祕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各說一事幷敘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　劉顯傳曰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按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王僧孺傳曰僧孺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姚察傳曰察報聘於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　北史祖瑩傳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敕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學　高祐傳曰祐爲中書侍郎文成末兖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三吳所出厥名鯪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籀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北

齊書徐之才傳曰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瘤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額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　北史宇文愷傳曰時將復古制明堂議者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爲明堂圖奏之　唐書曰李守素通姓氏學世號肉譜虞世南曰昔任彥昇通經時稱五經笥今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　全唐詩話曰庶子裴惲進詩賀聖政有太康字帝怒曰太康失邦乃以比我户部韋渙奏云晉平吳寇改號太康雖有失邦之言乃見歸美之文上曰天子大須博覽不然幾錯惲罪　唐書鄭欽說傳曰欽說通曆術博物初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七月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鐘起靈址瘞在三上庚隨在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里而悟曰卜宅者廋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甸服五百也黃鐘十一月縣大同四年却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楊收傳曰收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全唐詩話曰文宗聽政暇博覽羣書一日延英顧問宰相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時宰楊珏楊嗣復陳𡰥行相顧未對珏曰臣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唐書段成式傳曰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侍父於蜀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以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　南楚新聞曰段成式嘗於私第鑿一池工人於土下獲鐵一片怪其異質遂持獻成式尺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靜一室懸鐵於室中中北壁已而泥户但開一牖方纔數尺亦緘鐍之時與親近闢牖窺之則有金書兩字以報十二時其博識如此　唐書盧若虛傳曰若虛多材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鼫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鼨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天中記曰元和初裴宙鎮荆時掘地六尺得一石規模樓櫓悉倣荆城其中空徑六尺八寸甚工緻命徙之藩籬間是春淫雨四月不止潦漲臭過人抱

爲魚之憂會歐獻來居楚山馳問之對以事迫鑿石沸及令陶範爲江陵城內廣六尺八寸樓堞門閾無少差於南門外八十步掘深六尺埋之當止宙始驚歎昔人所撰從之既瘞祭之夕復隆起　初潭集曰李後主獻畫牛一畫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得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撓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得於六朝舊書中　宋太祖本紀曰太祖乾德改元先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三年蜀平蜀宮人入內帝見其鏡背有志乾德四年鑄者召竇儀等詰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嘗有此號乃大喜曰作相須讀書人　王溥傳曰溥好聚書至萬餘卷子貽孫遍覽之爲右司郎中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否普問禮官不能對貽孫曰長跪問故夫是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稱賞之　李公麟傳曰公麟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魚鳥爲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琱法中絕眞李斯所爲不疑議遂定　金韓企先傳曰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嚋昔嘗夢此人今果見之於是方議禮制度損益舊章企先博通經史知前代故事或因或革咸取折衷　元史曰許謙肆力於學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亦靡不該貫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　殉身錄曰明王禕進平江西頌上覽而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明朱夢炎傳略曰太祖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流如指諸掌　張芹備遺錄曰明卓敬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曆地理兵刑皆造其奧　明曾棨傳略曰成祖摘記載諸隱僻事問棨條對無遺悞由是見褒寵有薦文士者帝必問才學如棨否或令就棨辨論以觀其能

博物三

㊀原 勞薪 ㊀增 罋蓋（隋書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又晉荀勗傳勗在帝座進飯謂在坐人此是勞薪所炊衆未信帝遣問膳夫實用故車腳　史系天監五年丹陽山南得瓦物高九尺銳下平蓋如合焉中得劍一瓷具數十餘人莫識沈約云此東夷罋蓋也葬則用之代棺武帝服其博識）

三珠　八劒（初潭集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晚行至告飢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持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珠遂不飢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

（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又次者療飢而已　梁陶弘景刀劒錄蜀主劉備以章武元年採金牛山鐵鑄八劒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王理魯王永諸葛亮關羽張飛趙雲各與其一　房子容曰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方古貞元季年爲東平帥李師古判官因理第掘得一劒上有章武字方古博物亞茂先曰蜀相諸葛亮所佩也師古爲奏請改名章武焉蓋蜀主八劒之一也）

脈望　**騶牙**（酉陽雜俎何諷嘗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環之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數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脈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夜持以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求丹度世也　褚先生續史記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餐臣乃言詔曰可已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渾邪王果將十萬衆乃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

黍民　**齊女**（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蟻名元駒何也答曰河內人並河而居見人馬數千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名蟻曰元駒也　又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若何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巫雀　**彭侯**（天中記漢武祠甘泉時有神雀下羣臣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朔何不賀曰此所謂巫雀其神雀也或有巫者爲國作害卒有巫蠱之事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原　**漬龍鮓**　**識羵羊**（晉書張華傳陸機餽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實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積茅下得白魚質狀殊常作鮓美故相獻也　史記孔子世家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

增　**范長頭**　**夔一足**（南史范岫傳岫博涉多通尤悉晉魏以來吉凶故事沈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　風俗通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爲樂正始治六律和均六聲以通八風而服重黎又薦能爲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惟聖人爲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柳篋子　**劉石經**（稗史柳粲爲左拾遺公卿托爲牋奏以其博奧目爲柳篋子　北史劉芳傳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解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爲劉石經）

項羽刀　**惡夫印**（梁陶弘景刀劒錄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劚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初潭集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耶或疑之曰古惡亞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白團扇　**焦尾琴**（南史王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奧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　後漢蔡邕傳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

五總龜　**一角獸**（唐書殷踐猷傳踐猷博學尤通氏族曆數醫方賀知章書號爲五總龜謂龜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元史耶律楚材傳帝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

支機石　**劫燒灰**（集林昔有人尋河源見婦人浣紗問之曰此天河也乃與一石而歸問嚴君平君平曰此織女支機之石　三輔黃圖武帝初穿池得黑土帝問東方朔朔曰西域胡人知乃問胡人胡人曰劫燒之餘灰也）

青鳳子　**海鳧毛**（說郛甲乙剩言新安楊不棄鄉人有得一石於水濱狀如鸞子而青瑩可愛楊以千錢易之恒以自隨作鎮紙及楊來燕有外國人數來看之不忍釋手楊詢之其人曰此名青鳳子即吾土價亦不貲　晉書張華傳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曰此謂海鳧毛也）

黃金蛇　**紫荷橐**（唐蘇鶚杜陽雜編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

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官人擲珊瑚玦擊之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黄金蛇而珊瑚玦著其首上默示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黄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麼字上蹴然曰果不出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黎連環繫於玉鼠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

【原】**武庫雉雊**　**蜀中桐材**　晉書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雊張華曰此蛇化爲之開視庫果有蛇蛻也　又吳郡臨平岸崩出二石鼓搥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知肅慎矢　**辨防風骨**　史記孔子过家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可謂大矣

三篋無遺　【增】**一字不失**　漢書張安世事詳聰敏三　新唐書蔣乂傳帝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錄以問宰相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爲帝誦之不失一字帝歎曰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

爰居止門　**黄熊入寢**　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　左傳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黄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黄熊以入於羽淵實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石重四鈞　**書餘十簡**　冊府元龜後趙續咸石勒特爲建德校尉王和參軍和掘得員石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　南史齊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柯亭竹椽　**龍穴石髓**　搜神記蔡邕嘗至柯亭以竹爲椽邕仰眄之曰良材也取以爲笛發聲遼亮一云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東間第十六竹椽可爲笛取用果有異　稗史彙編嵩高山北有一大穴晉時或墮其中見二人圍棋以一杯水令墮者飲之氣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不願停棋者曰從此西行有大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飢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

草名忘憂　**木曰無患**　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名將離故將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之以文無文無亦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棠青棠一名合歡合歡則忘忿　又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何曰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劾百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也寶眊之寶一本作實

陸澄書廚　**傅昭學府**　南史陸澄傳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又傅昭傳昭博極古今尤善人物晉魏以來官宦薄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

霓裳初拍　**蚪斗兩行**　唐國史補人有畫奏樂圖王維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是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拍好事者集樂工驗之一無差謬　稗史昔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蚪斗兩行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束廣微束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

五色藥金　**千年神木**　天中記唐孟詵博學鳳閣侍郎劉禕之臥疾詵候問之曰留飯以金椀貯酪詵視之驚曰此藥金非石中所出者禕之曰主上見賜當非假金詵曰藥金仙方所貴不爲假也禕之曰何以知之詵曰藥金燒之其上有五色氣燒之果然　搜神記燕惠王墓有狐狸經千餘歲化爲二書生乘馬而出華表神謂曰子欲何之狸曰吾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今欲詣門與之談論木精曰張司空之

（才難可比也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遺累貍不答而去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疑為狐呼獵犬試之竟無憚色華益怒曰百年之精見獵犬即變若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冢前有華表木已千年發遣取之使將至木所有一青衣小兒問曰君何來使者以告青衣曰老貍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泣倏然不見使乃伐木木中流血取歸以照之其精乃變華烹之）**止戈為武　得雄者王**（冊府元龜潘京為武陵主簿太守趙廞問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尸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山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　唐書褚遂良傳貞觀中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太宗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器似琵琶　樽為牛象**（唐書元澹字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絃之其聲亮雅樂家遂謂之阮咸　初潭集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享約曰鄭元荅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鹽味小生　雞棲半露**（晉書載記苻朗堅之從兄子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辨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荅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　又或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棲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鵞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比跡前列　為世通儒**（後漢謝該傳孔融上書薦之曰故公車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無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　又馬融傳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抽簟掣扇　滿車充箱**（南史王摛事詳白團扇注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黃衣黃冠　墨知墨允**（搜神記王莽建國四年池陽有小人景長一尺餘或乘車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盜賊日甚莽竟被殺管子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池陽之景或慶忌也乎　初潭集陳彭年以博學彊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問墨知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上問見何書對曰春秋少陽卽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冊覓之果然）**灌水便熱　積油必然**（異物志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熱用以烹煮可使成食世人貴其異不能識其名雷煥元康中入洛乃齎以示張華華曰此所謂然石　南史樂藹傳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人械一足　士戴髭頭**（山海經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在開題西北郭璞注云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向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衡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　摯虞決疑要注武帝時有彭權為侍中問髭頭義權答曰秦時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惟畏髭頭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以衛左右）**蜼尾塞鼻　象膽在足**（初潭集傅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傅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與子雲別鼮鼠曼倩識騶虞相類　稗史太宗時一日後苑象斃上令取膽剖腹不獲上異之以問徐鉉鉉曰請於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鉉問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前左足也朝士皆服其博識）**三豕渡河　一翁緣柱**（家語弟子解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　幽明錄志怪武帝宴未央殿忽聞人語良久梁上見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放杖稽首默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駭愕召方朔以告朔

（曰其名爲藻廉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後帝幸瓠子河聞水底有絃歌之聲須臾前梁上翁及年少數人皆長八九寸有一人長尺餘凌波而出帝方食命列坐案前各飲數升不醉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曰朕闇無以識此物東方生知君耳君可更以珍異貽之老翁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淵底倏忽還到得一大珠徑數寸明曜絕世翁等忽然隱帝問朔紫螺殼中何物朔曰是蛟龍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子必易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帝以脂塗面便白澤又曰何以此珠名洞穴珠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蚌生珠故以爲名焉帝乃以五十萬錢賜朔取其珠置於內庫）

得鼠如豹　有羊名龍（初潭集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羣臣莫知竇攸曰鼮鼠也見爾雅按祕書如攸言下詳上三珠）

煙如焚香　氣蒸焦木（初潭集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廟廳前大槐枝葉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乃止而木如故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於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陞嶺眺矚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礜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礜石滿塋）

青州世子　東海女郎（稗史彙編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陵蘇寔生並不能悉賈希鏡答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撿驗果然）

柴焚萬車　酒醉千日（稗史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吾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煑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　南史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棓酒而作根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棓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棓音陣）

血飲三斗　乳長七尺（酉陽雜俎李師古治山亭掘得一物類鐵斧時李章武遊東平師古示之章武驚曰此禁物也可飲血三斗驗之而信　初潭集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乳長七尺上怪而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此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

著腳御覽　幕府書廚（陸廣微吳地記顧野王事陳武帝爲門下侍郎博綜羣書一廣搜經籍撰梁瑞應圖七十卷御覽三百六十卷宮人各念一卷常隨駕行內人謂之著腳御覽　十國紀年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爲文章先問古今首末於遵度時人號爲幕府書廚）

駮伏乳虎　客化老狸（天中記晉平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出則猛獸伏不敢起今者寡人出見乳虎伏而不動此其猛獸乎師曠曰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君之出必驂駮馬而出畋乎公曰然　搜神記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仲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鼠客遂化爲老狸）

山精引人　澤神拱手（搜神記諸葛恪爲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乃引去故地即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爲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內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溪囊引去故地則死無謂神明而異之諸君特未之見耳　風俗通齊桓公田於澤見衣紫衣大如轂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鳥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惟霸主乃得見之）

乘舟弄月　沉酒隨波（稗史上官儀詩有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狐德棻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曰洞冥記漢武帝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池中使宮人乘舟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時皆歎其博識　晉束晳傳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沉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晳進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沉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緣皆爲盛集帝大悅賜晳金五十斤）

四海指掌　五經縱橫（稗史張茂先強記博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晉武帝嘗問漢代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茂先應

（對如流聽者忘倦　漢書周舉傳舉字宣光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

劉顯對九　鄭元得五（初潭集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詣伯喈必無此對　鄭元別傳扶風馬季長以英儒著名元往從之時涿郡盧子幹爲門人冠首季長有不解七事元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季長臨別執元手曰大道東矣子勉之子幹名植）

殘麞一脚　白麟五蹄（孔帖江南李嗣主詰旦殿廷忽見殘麞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衞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值日故耳嗣主歎爲鴻儒　漢書終軍傳軍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

地得銅匣　物若油囊（胡綜別傳綜博物多識孫權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雕鏤之布雲母於其上開之得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時莫能識其所由者權以綜多悉往事使人問之綜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天下氣乃改縣名并掘鑿江湖平諸山阜處處埋寶物以當王氣事見於秦記此蓋是乎衆人咸歎其洽聞　外史檮杌梁劉知俊鎮同州日因築營牆掘得一物重八十餘斤狀若油囊召賓幕將校問之或曰地囊或曰飛廉獨留源曰此是寃氣所結也古來囹圄之地或有焉昔王世充據洛陽脩河南府獄亦獲此物而遠祖記之乃寃死囚人精爽入地聚爲此物經百萬年凝結不散源聞酒能忘憂請眞以醇醪或可消釋耳知俊命具酒餟祝酹復瘞之）

數寸玉人　兩雙石筍（北史隱逸傳崔賾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賾答曰謹案漢文帝以前未有冠幘即是文帝以來所製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人定鼎嵩洛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　天中記孟蜀廣政中荊南高太王令邸務丁晏入蜀請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兩雙石筍兼徵其故實皆云眞珠樓基或云是海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啓國鎮蜀之碑中以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理埋於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革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眞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云出方圓記）

原誦鄉里姓名　識部曲妻子（三國志註夏侯榮誦書日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聞而試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遍談不謬一人　三國志吳朱桓字休穆爲前將軍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增芒筒捋鎛于　墨汁塗金葉（北史斛斯徵傳自魏孝武遷西雅樂廢缺徵博采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有鎛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鎛于也衆弗之信遂依干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乃歎服徵仍取以合樂焉　元史八思巴傳延祐間諸番朝貢表箋文字無能識者皆令必蘭納識理譯進嘗有以金刻字爲表進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所以對必蘭納識理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及使人名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所賁重譯之書無不服其博識）

狐腋非一皮能溫　鷄蹠必數千而飽（文心雕龍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皐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裂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鷄蹠必數千而飽矣）

器名服匿容七八升　書載仲師長尺二寸（南齊陸澄傳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南史劉杳傳沈約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惟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

角有零羊何金剛而不壞　骨傳海馬豈水火之能摧（國史纂異貞觀中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女奔湊其集如市傳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莫能敵惟羖羊角破之汝可往試焉僧緘滕甚固良久乃得見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玉堂清話徐鉉仕江南日嘗直澄心堂夜被入直至飛虹橋馬輒不進）

（裂鞍斷轡篝之流血擊轡却立鉉寓書以問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推湮以麝糟隨毀者乃是鉉縣之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脛可長五尺膝以下長三尺腦骨若段柱積薪焚三日不動以麝腐糟纔湮之遂爛焉）**得銅斗於元武湖邊早識是司徒之墓** **讀金簡於吳王宮畔已知爲神禹之書**（南史何承天傳承天博見古今爲一時所重張永嘗開元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内時三台居江左者惟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啓冢内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抱朴子吳王伐石以治宮室於合石之中得紫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閑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諸呈仲尼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博物四

【原】**彊識**（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增】**怪哉**（稗史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先驅馳還以報上使視之皆莫能識時東方朔在屬車令往視朔曰此謂怪哉是必秦獄處也上使按圖果秦獄地上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賜朔帛百匹後令屬車載酒）**書簏**（新唐書李邕傳邕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獨足鶴**（尚書故實漢武帝時嘗有獨足鶴以爲怪異東方朔奏曰此山海經所謂畢方鳥也驗之果然）**行秘書**（隋唐嘉話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洞腹草**（漢郭憲東方朔傳武帝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操筆疏曰北極鏡火山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見腹内外有光亦名洞腹草）**無支奇**（唐國史補楚州有漁人忽於淮中釣得古鐵鎖挽之不絕以告官刺史李陽大集人力引之鎖窮有青獼猴躍水出復沒而逝後有驗山海經云水獸好爲害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曰無支奇）**百六公**（初潭集張綰與兄纘齊名相東王繹策以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金跳脫**（全唐詩話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斲粟金跳脫是臂飾）**皮裏晉書**（梁劉諒傳諒有文才尤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裏晉書）**祖洲神芝**（東方朔十洲記秦始皇大苑中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而自活也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先生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非羊非猪**（任昉述異記秦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似猪非猪繆公道中逢二童子曰此名蝹在地中食死人腦若以松柏穿其首則死故今種柏在墓上以防其害也蝹史記作猬）**殿鐘自鳴**（天中記漢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内居三日南陽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十餘里）**帝辛之枕**（拾遺記咸熙二年宮中夜有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閹官見之聞於帝帝使官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撿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皆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頷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商羊鼓舞**（家語齊有一足之鳥飛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果驗）**近世肉譜**（宋史韓溥傳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譜壘壘然可聽號爲近世肉譜縉紳多推重之）**黑牛生白犢**（論衡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目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鸛隨覆**

車栗（初潭集楊宣爲河内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栗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栗）

博物五

增 **詩** 漢蔡邕答對元式詩曰伊余有行爰戾兹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羣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兮穆如清風

增 **書** 宋蘇軾上冨丞相書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言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内地理之遠近山川之險易土物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奸僞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辨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

增 **序** 晉郭璞爾雅序曰夫爾雅者所以通訓詁之指歸敘詩人之興詠總絶代之離詞辨同實而殊號者也誠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學覽者之潭奧摛翰者之華苑也若乃可以博物不惑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莫近於爾雅爾雅者蓋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豹鼠既辨其業亦顯英儒贍聞之士洪筆麗藻之客靡不欽玩耽味爲之義訓璞不揆檮昧少而習焉沈研鑽極二九載矣雖註者十餘然猶未詳備並多紛謬有所漏略是以復綴集異聞會粹舊說考方國之語采謠俗之志錯綜樊孫博關羣言剟其瑕礫搴其蕭稂事有隱滯援據徵之其所易了缺而不論別爲音圖用袪未寤輒復擁篲清道企望塵躅者以將來君子爲亦有涉乎此也（樊光孫炎竝註爾雅）

增 **贊** 漢劉向傳贊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多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

增 **雜文** 抱朴子曰聞商羊而戒浩瀁訪鳥砮而洽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論土狗而識羵羊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螽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八　信　鄭撰

信一

【增】釋名曰信申也言以相申束使不相違也　爾雅曰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註曰方言云荆吳淮泗之閒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疏曰皆謂誠實不欺也）　易曰庸言之信　又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又曰行險而不失其信　又曰人之所助者信也　又曰豚魚吉信及豚魚也　又曰中孚信也　書曰彰信兆民　又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　詩曰言笑宴宴信誓旦旦　禮記曰士以信相考　又曰大信不約　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又曰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　又曰忠信以爲甲冑　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又曰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又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　穀梁曰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信　公羊傳荀息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韓詩外傳曰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慎爾言也　前漢書曰信者誠誠者直故爲繩也　又曰乃同律度量衡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杜欽傳曰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伍被傳淮南王安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　三國志杜恕曰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被肝膽狥聲名而立節義者况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狥者豈聲名而已乎　新唐書魏徵傳曰臣聞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　通鑑司馬光曰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鄰善爲國者不欺其民善爲家者不欺其親　呂氏春秋曰信之爲政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安不信草木不大春風不信其華不盛夏暑不信其土不肥秋雨不信其穀不堅冬寒不信其地不閉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不能以不信成物也又

況乎人事君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不眞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　白虎通曰脾爲信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　譚子曰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司馬光潛虛曰天地信而歲功成日月信而曆象明人君信而號令行人臣信而邦家榮　程子曰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　山堂肆考曰荀子云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按區藏物處蓋覆物器也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區蓋中不流溢也易曰有孚盈缶亦區蓋之義

信二

增漢書公孫弘傳曰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　人物考曰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期報其主矣令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史記晉世家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周本紀曰褒姒不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畢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說之爲數舉烽燧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曹沫傳曰齊桓公伐魯魯莊公與盟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請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而就臣位桓公後悔管仲不可遂反所侵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左傳曰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漢匡衡傳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　國語曰晉國飢公問於箕鄭曰救飢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信於名信於令信於事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

出如入何匱之有　史記曰景公召穰苴以爲將軍穰苴曰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己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左傳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將誅其父直躬請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其信不若無信　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　家語曰孔子絶糧子貢告於野人得米炊於壞屋有埃墨墜飯中回取食之子貢以告子召回曰疇昔余夢先人炊飯吾將祭焉回曰炊墨墜飯中欲置之不潔欲棄之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回出孔子曰吾之信回非獨今日矣　左傳曰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我無盟矣季康子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史記商君傳曰孝公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韓詩外傳曰孟子少時問東家嘗殺猪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猪何爲其母曰欲啖汝母悔失言曰吾懷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東家猪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韓子曰齊索讒鼎於魯以其僞往齊曰使樂正子來將聽魯君請樂正子樂正子曰君胡不以眞往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周紀曰文侯與羣臣飲酒樂而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乃往

身自罷之　史記曰吳起欲伐秦恐士卒軍人不信乃埋一車懸於市東門書有能移此轅置西門者給土田宅百畝黃金百斤有一人來移即賜之於是召募人伐秦遂克　張儀傳曰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遂閉關絶約於齊張儀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王大怒　後漢書來歙傳曰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　世說曰陳太丘與友期行期日中過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後乃至元方時年七歲門外戲客問元方尊君在否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與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與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則是不信對子罵父則是無禮友人慚　三國志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　諸葛別傳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向劒閣亮有戰士十萬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致宜權停下兵以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鵠望以計日皆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勇咸思致命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三國志註曰太祖嘗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拔劒割髮以置地　會稽典錄曰卓恕爲人篤信言不宿諾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氷雪無不至嘗從建業還家辭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對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食以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爲會稽建業相去千里道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恕至一座盡驚　三國志太史慈傳曰劉繇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安撫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誰與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還　晉書羊祜傳曰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鄉一邑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以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初晉陵人韋叟善相術桓修令相帝當得州否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

曰若中當相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將領軍佐於是用焉　北史于謹傳曰保定三年以謹爲三老周武帝幸太學北面訪道答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　唐書褚遂良傳曰薛延陀請婚帝已納其聘復絶之遂良曰信爲萬事本百姓所歸故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去食存信貴之也　戴冑傳曰時選者盛集有詭資蔭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冑以法當流帝曰朕詔不首者死而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卿賣獄耶冑曰陛下登殺之非臣所及既屬臣敢虧法乎帝曰卿自守法而使我失信奈何冑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寘於法此忍小忿存大信也若阿忿違信臣爲陛下惜之帝大感悟從其言　陸羽傳曰羽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　宋史趙㮣傳曰㮣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㮣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

元賽典赤傳曰賽典赤分鎮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強兵守嘉定與賽典赤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典赤竟往不疑酒至復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　明洪武實録曰張士誠將呂珍圍諸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珍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　徐禎卿翦勝野聞曰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陛下有詔已蠲秋稅天下幸甚今復徵是示天下以不信也上從之　李文忠傳曰文忠攻杭州守將潘元明乞降整軍入止壁麗譙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借民釜立斬以狥城中帖然

信三

原行義　周仁（左傳信以行義　又周仁之謂信）　結民　**增**守物（禮記信以結之則民不信　左傳申叔時曰信以守物）　**原**退舍　抱橋（左傳晉公子及楚楚子饗之公子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城濮之役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　史記蘇秦說燕王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于橋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　**增**祝史正辭　春秋斷事（左傳祝史正辭信也　漢書藝文志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　汎海無恐　負劍不疑（五代史段希堯使於吳越過海遭大風左右皆恐希堯曰吾生平不欺汝等恃

（吾無恐也已而風止　五代史吳世家楊行密嘗使從者張洪負劒而侍洪拔劒擊行密不中洪死復用洪所善陳紹負劒不疑）

許諾相從　絲毫不貸（譚子許諾相從信之至也　新唐書辛雲京傳雲京治謹於法下有犯雖絲毫必不肯貸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

披心示誠　定身行事（唐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　國語宮之奇曰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立木市門　帶劒墓樹（史記衛鞅事詳信二　新序廷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劒以過徐君徐君觀劒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反則徐君死於是脫劒致之嗣君從者止之季子曰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遂脫劒致之嗣君不受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而去）

不避雨雪　足貫神明（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友至乃去衆歎服　江表傳諸葛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讒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元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嘗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於義爲順何以不留孔明子瑜答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以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伐原示民　斬妾謝客（左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伐原以示之信　稗史平原君有愛妾登樓見一跛足者於下蹣跚而行大笑躄者詣其門告平原君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笑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引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以斬美人之頭而不斬是君言無信也故去平原君遂斬妾首以謝之客復至）

遂反魯地　不犯晉軍（史記齊桓公反魯侵地事詳信二　國語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趙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是行也以蕃爲軍攀輦即利而舍候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

王脩赴難　華元解圍（三國志王脩傳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王脩耳言終而脩至　韓詩外傳楚莊王圍宋有七日之糧曰盡此而不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闉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闉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子反曰吾軍有七日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爲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解圍而歸）

不疑裔人　卒娶瞽女（唐裴懷古傳懷古爲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擊賊懷古以書諭之賊迎降乃輕騎徑赴或阻之曰忠信可邀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論賊衆悉降　宋史劉庭式傳式未第時議娶鄉人之女既約式及第女以疾喪明女家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

使人不欺　遇我必善（漢書循吏傳章和以後其有善績者往往不絕如魯恭吳祐劉寬及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　宋史岳飛傳飛除荊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

如期而還　尅日方戰（唐書呂元膺傳元膺爲蘄州刺史嘗錄囚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爲恨因泣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吾違如期而至　晉書羊祜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尚然有并吞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

甚嘗知己　祜豈酖人（世說新語朱文季與張堪同縣張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把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晉書羊祜傳祜與陸抗相對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不可愛身　其誰暱我（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荀息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注復踐也言我欲踐言不復惜一死也　又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注無信如此誰肯親我）

權不負孤　放能篤舊（左編先主東伐吳以黃權督江北軍及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降於魏有司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文帝詔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或未實請須後問後果如所）

（言　南史梁韋放傳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長幼有差　死生不易（漢書賈誼傳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　左編諸葛附傳亮兄瑾為孫權長史遣瑾使蜀通好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

伯休守價　獨孤賜名（世說韓伯休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女子從韓買藥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　北史獨孤信傳信為秦州刺史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人願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

左右不離　兄弟俱釋（綱目曹操徇淮汝許褚以眾歸操操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後徐他等謀為逆褚擊殺他等操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　北史裴讓之傳讓之弟諏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武問云諏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為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

楚莊重一言　季布無二諾（史記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漢書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魏徵詩季布無二諾）

原郭細侯竹馬之期　范巨卿雞黍之會（後漢書郭伋傳伋字細侯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謂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迺入　又范式傳式字巨卿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

信四

原禮本（禮記忠信禮之本也）　承命（左傳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之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遂致其君命曰臣能承命為信信無二命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又可賂乎）

增歸帑（左傳秦伯謂士會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注不背指河之言）　著金石（三國志吳主傳魏文帝策命權曰信著金石義蓋山河）　耐久朋（錦繡萬花谷唐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久朋）

原冒雨赴獵（周紀魏文侯事詳信二）

增終日不食（白帖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　丹書白馬（漢書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貴重然諾（江表傳議者紛紜謂太史慈未可信孫策曰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　謁見不拜（唐書盧鴻傳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使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所薄臣敢以忠信見）　許盜格虎（唐書元德秀傳德秀為魯山令有盜繫獄會虎為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吏白為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不及餘人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　老楚待晉（左傳楚子囊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展曰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　守命共時（左傳管仲曰守命共時之謂信）　北邊翕服（三國志田疇傳疇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百姓歸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　已許晉安（南史蕭允傳蔡徵謂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旦夕自為列曹何為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　瓶罍不發（唐書陽惠元傳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無飲酒臣不敢食其言既行有饋於道惟惠元軍瓶罍不發帝咨歎不已）

信五

增詩唐虞世南結客少年場曰韓魏多奇節倜儻遺聲利共矜然諾心各負縱橫志結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　魏徵述懷詩曰季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王績古意曰赤心許君時此意那可忘　盧照鄰詠季布詩曰百金孰云重一諾良匪輕　李白俠客行曰三杯吐然諾五嶽倒爲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又贈從兄襄陽少府晧曰吾兄素雲士然諾聞諸公所以陳片言片言貴情通　又遊敬亭贈崔侍御曰腰間玉貝劒意許無遺諾

增賦漢班彪北征賦曰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憂懼兮

增書漢鄒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

增論後漢來歙傳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增雜文唐段公路北戶錄曰越人於山下作壇祭以白犬丹鷄盟曰甲與乙爲友上下四旁莫不並見卿若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若步行君乘馬後日相逢君當下　顏氏家訓曰凡人之信惟耳與目耳目之外咸致疑焉山中人不信有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木大如魚漢武不信弦膠魏文不信火布胡人見錦不信有蟲食樹吐絲所成者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氊帳及來河北不信有二萬斛船皆實驗也　宋周密癸辛雜識曰梁席闡爲東陽太守放獄中囚依期而至後漢虞延爲細陽令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南史何胤在齋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如期而還也並如之嗚呼中孚之信及豚魚蓋非一日之積也

節操一

增禮記曰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其特立有如此者　漢書東方朔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

其行　北史隱逸傳曰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檝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荀卿子曰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饘粥不足衣則裋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孔叢子曰與屈己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己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宋歐陽脩曰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婾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爲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蘇軾曰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　冊府元龜曰夫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雞鳴之不已蓋士之立誠自守秉節無貳同夫介石至於沒齒者其若是乎東周之後西漢而下乃有顧義遺利守識求舊居無苟合動不踰矩挺操而罔屈處亂而匪汙深拒權倖絕艷騎餌意趣非偶靡降心而與游才任過分必投劾而引去鄙斥邪佞保全名節凜然之槩聳於前聞卓爾之行冠乎羣萃非夫天賦性理冥合蹈道而經德秉彝而守正又曷能篤志終始確乎不拔者哉

節操二

晉　左傳曰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又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　禮記曰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詩傳曰魯人有獨處室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何不仁而不

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史記魏世家曰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　魯仲連傳曰仲連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　汲黯傳曰上曰汲黯何如人哉莊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　漢書曰單于使衛律召蘇武受辭武謂惠（常惠也）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　蕭望之傳曰望之字長倩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光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卒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　鮑宣傳曰薛方常爲郡掾祭酒常徵不至及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君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　後漢郅惲傳曰王莽時左隊大夫逯並署爲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傳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爲吏位也遂不受署　孔奮傳曰時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爲衆人所笑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朱暉傳曰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樂恢傳曰恢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新陽侯陰就數致禮請恢恢絕不答　周王列傳序曰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　尹勳傳曰勳家世衣冠宗

族多居貴位者而勳獨持清操不以地勢尚人　周澤傳曰光祿勳孫堪明經學有志節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一毫未嘗取于人以節介氣勇自行　東觀漢記曰趙勤字益卿劉賜之姊子也童幼時即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傍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後漢趙壹傳曰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　傅燮傳曰中常侍趙忠遣弟延致殷勤於燮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三國志魏辛毗傳曰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　常林傳曰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敘爲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時論以林節操清峻欲致之公輔而林遂稱疾篤　蜀志秦宓傳曰宓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爲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耀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繇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　宗預傳曰廖化欲與宗預詣諸葛瞻預曰吾等年踰七十但少一死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其門耶遂不往　晉書顏含傳曰時論者以王導名位隆重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　陶潛傳曰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豈爲五斗米折腰　南史臧質傳曰質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耶倫之慚謝質拂衣而去　王僧祐傳曰僧祐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愈重之　孔奐傳曰奐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

溺情所及終不爲屈　顧協傳曰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吾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　北史楊機傳曰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　平恒傳曰恒安貧樂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貲產衣食常至不足妻子不免飢寒　黎景熙傳曰景熙落魄不事生業有書千餘卷雖窮居獨處不以飢寒易操　通鑑曰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新唐書蔣欽緒傳曰欽緒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徇欽緒獨抗言不可諸儒壯其節　盧奐傳曰奐爲吏有清白稱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歛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　續世說曰王毛仲有寵於元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說源乾曜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爲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以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　新唐書楊於陵傳曰於陵器量方峻進止有常度節操堅明始終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韋貫之傳曰貫之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裴休傳曰休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李素立傳曰素立之孫至遠爲天官侍郎其知選事也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答曰公以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　天中記曰楊文公危言直道獨立一世嫉惡如讐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攀入其黨中因閒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山堂肆考曰宋李偘字舜工知絳州還朝李康伯

謁之因謂曰諸公欲用舜工知制誥但宰相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倕曰我若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趣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　宋史范仲淹傳曰仲淹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　陳恕傳曰恕素貧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　錢勰傳曰勰奉使爭高麗凡餽餼非故所有者皆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勰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勰曰左右番各有職吾惟例是視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張方平傳曰方平晚受知神宗王安石方用事齕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　范純仁傳曰純仁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我言不用萬鐘非所顧也　唐介傳曰介入對帝勞之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　馮京傳曰京自鄉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看來且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　朱子語錄曰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日累乎竟不往　彙苑曰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浩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宋史范鎮傳曰鎮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爲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　蘇軾傳曰軾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　蘇軾集曰王荆公謂孫立節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孫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官矣　宋史譙定傳曰欽宗召定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維揚寓邸舍寠甚一中貴人偶與鄰餽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　金史褚承亮傳曰天會六年斡離不破真定拘籍境内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

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　輟耕錄曰鄭思肖字所南宋亡隱居吳下一室蕭然坐必南向歲時伏臘望南野哭再拜乃返人莫識焉誓不與朔客交或於朋友坐上見有語音異者便引去人咸知其狷潔亦弗為怪　左編廉希憲傳曰希憲嘗有疾帝遣醫三人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時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帝聞而遣賜之　元史許衡傳曰衡過河陽喝甚道有梨衆爭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王都中傳曰都中清白之操得於家傳所賜田宅之外不增一疃不易一椽廩祿悉以給族姻之貧者人以是多之　明戴良小傳曰戴良自元亡後不忍忘故君舊國酒酣賦詩擊節歌詠聞者壯而悲之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於一致歌黍離麥秀之詩詠剩水殘山之句則於二子庶幾無愧

劉敏傳略曰敏舉孝廉為中書吏暮市蘆龍江旦載於家而後入治事妻織蘆蓆以奉母或遺磁瓦器懸諸梁上卒還之　洪武實錄曰張思恭為刑科給事中有暮夜以金遺思恭者思恭却不受其人委金而去詰旦思恭言於朝上善思恭有守遂陞為刑部右侍郎　龔詡小傳曰詡字大章父詧洪武給事中戍五開死大章年十四勾補伍調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慟變姓名王大章遯歸方大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囷中即囷中讀書間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便宜兩薦為學官堅不應曰詡老兵仕無害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無子獨一老婢居破廬中有田三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　吳琳傳略曰琳以吏部尚書乞歸帝常遣使察之使者潛至舍旁一農人坐小杌起拔稻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以狀聞帝為嘉歎　錦繡萬花谷曰明雷仕榯成化進士以浙江參政致仕尚書楊旦謂仕榯之大節有三歷官中外囊橐蕭然田廬無所充拓其自處裕如也閉門却埽養高林下足跡不涉公庭其自守凜然也方不入時正不諧俗從容禮法之中其自信確乎不拔也人以為確論云　宣宗實錄曰吳溥江西崇仁人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嘗一涉足權貴之門權貴人亦莫或知或念溥久次不陞勸其少貶以狥俗者答曰遇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己哉　稗史曰薛

公瑄以僉事董山東學政人稱薛夫子王振一日問三楊曰吾鄉人亦有可爲京堂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爲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宿於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可語若主明日朝罷即詣王太監謝若主之權太監刀也明日朝退不往三楊使人語之亦不往時振至閣下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爲謝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素與瑄厚召賢至閣下令轉致吾等意且言振數問之賢至朝房道三楊意瑄曰德遠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爲也　陳敬宗傳略曰宣德間敬宗爲南京祭酒考滿入京師王振欲致之不可得知與周忱善令通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忱退謂振曰敬宗倔強未可以勢力致善書法公試以禮幣求書彼來謝或可致耳振遂貽文錦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敬宗書之返其幣終不往見　耿九疇傳略曰九疇爲兩淮都轉運使節儉無他好退焚香讀書廉聲益振婦孺皆知其名嘗坐水旁一童子曰此水清不若使君清也　王宇傳略曰宇擢山東右布政使初赴官止攜律令數卷朝祭服一笥及去如之　明紀編年曰李文祥與萬安孫弘璧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己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鵪文祥即奮筆作詩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己恩安銜之命吏部除爲縣丞　楊繼宗傳略曰成化初擢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中官過者索賄繼宗遺以菱芡曆日中官曰畀我錢繼宗即發牒取庫金曰金具在與我印券他日得執以磨勘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　陳選小傳曰選視學河南會倖閹汪直被命巡郡國都御史以下咸趨拜公獨長揖直怒曰爾何官公曰提學直愈怒曰提學大於都御史耶公曰提學宗主斯文爲世表率雖死不可屈節直知不可犯遂改容曰先生既無公務相關自後不必來見公即徐步而出　稗史曰都御史楊公繼忠居憂時閹官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於墦所直趨至墦拜起手持公鬚曰比聞楊繼忠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忠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明紀曰海瑞起南京右都御史後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夫醵金爲殮具

淵鑑類函卷二百七十九

人部三十九（節操　高潔　修整）

節操三

【增】張古人　薛夫子（金史張潛傳潛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號曰張古人　稗史明薛瑄人稱薛夫子會議東闕公卿見王振皆拜一人獨直立振知其爲瑄也銜之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劾瑄故死獄詔棄西市將殺之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是日泣於厨下振問何爲泣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泣振意解傳詔赦之繫錦衣衛終不屈）

【原】通介　有常　去就知分（魏志徐邈傳或問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昔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漢書揚惲報孫會宗書曰西河魏地文公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餉船還絹　【增】設食留錢（晉書始安太守干寶與翟湯通家遺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寄還寶寶本以爲惠而更煩之益歎愧焉　袁山松後漢書范丹嘗看姊病設食丹出留錢而去）

【原】動不累高　【增】老而彌篤（白帖晉謝鯤通簡有恒有識者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自處若纖而動不累高　北史敬肅少以貞介知名煬帝嗣位遷潁川郡贊務帝令司隸大夫薛道衡爲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

升階長揖　【原】步擔告歸（通鑑魏宗愛用事威振四海嘗倨見百官於都坐王公已上皆趨庭望拜高允獨升階長揖　漢書趙孝字長平父普王莽時爲田禾將軍任孝爲郎每告歸常白衣步擔從長安歸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有長者客埽灑待之孝既至不自名長不肯內因問曰聞田禾將軍子當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於是遂去）

【增】含菽飲水　食麥衣皮（後漢書閔仲叔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北史劉璠傳璠善於撫御蒞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璠秋毫無所取妻子並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

在約無改　含味獨游（南史謝方明傳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　晉書戴逵傳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清風彌劭）

不屈王命　當興吾宗（揚子法言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注膚美也　唐書蕭復傳復生戚里姻從豪侈以服從輿馬相夸復常衣浣弊居一室學自力非名士風儒不與游以清操顯華每歎曰此子當興吾宗華復叔也）

佯爲病狂　絕類篤行（前漢書韋元成事詳讓二　元史許謙傳謙弟子朱震亨清修苦節絕類古篤行之士所至人多化之）

性命有在　中外所宗（南史孔奐傳侯景陷建業時侯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罪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亢奐曰吾性命有在豈取媚凶醜以求全乎　晉書東海王越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爲中外所宗）

駒犢付官　珠璣委地（晉書王遜傳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　後漢書鍾離意傳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

君異高士　時稱古人（晉書辛勉傳勉有貞固之操懷帝世累遷爲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爲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侍郎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眞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異之　唐書潘孟陽傳孟陽父名炎方劉晏任權炎乃其婿雖書檄報答未嘗輒關時稱有古人節）

居則固

窮　身不可辱（元史虞集傳范梈雖癯然清寒若不勝衣於流俗中克自樹立苟賤意居則固窮守節以力以養親出則假陰陽之技以給旅食　晉常璩梓潼士女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爲功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經入獄尋得釋公孫述累聘不應述遣鴻臚尹融持毒酒逼之業笑曰名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也遂飲藥死）

解裳自隔　挂檄而逃（南史劉璡傳璡與友人會稽孔邈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邈目送曰美而豔璡曰是豈君子所宜言乎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其立操如此　明黃姬水貧士傳劉訏幼質性不欲仕有辟之者訏即挂檄于樹而遁）

不交一談　豈事二姓（宋史顏師魯傳師魯爲監察御史遇事盡言有自外府得內殿宜引且將以御史用師魯亟奏曰宗環名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鄘恥爲吐突承璀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立身之節當以環鄘爲法今其人朋邪爲遠繳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　前漢書兩龔傳王莽傳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

老萊稱僕　田橫笑人（明黃姬水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遣使存問凝之答書稱僕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也　南史齊晉安王傳陸超之吳人以清靜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敗故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笑人）

稱聾不出　屈跪何爲（晉常璩梓潼士女傳杜微字國輔先主定蜀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州牧選爲主簿輿而致之亮引見與書誘勸欲使以德輔時微固辭篤疾　稗史明何[illegible]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相約長揖不得與諸司同其儀以事謁瑾畏其勢不覺屈跪何公疾聲曰禮惟長揖何以爲此）

得金還庫　受絲懸梁（南史甄法崇傳法崇之孫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苧就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還以歸庫司庫者以其半爲壽往復十餘辛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稗史馮令袁毅在政貪濁饋遺朝士以營虛譽嘗饋山巨源絲百斤巨源不欲爲異受之命縣之梁後毅事露案驗衆官吏于巨源梁上得絲已數年塵埃封印如故）

有聲鄉閭　不染流俗（後漢書劉望傳望節操清白有聲鄉閭　晉書任旭傳旭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

却綿死寒　積薪赴火（宋史陳師道傳師道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豫郊祀行禮寒甚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却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唐書顏真卿傳李希烈拘真卿蔡州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

舉笏却揖　踰垣而逃（唐書宋璟傳會有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張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　宋史陳亮傳亮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名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

東土宗敬　南州冠冕（晉書韓繢傳繢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爲掾不就　宋史羅從彥傳沙縣陳淵常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清節眞南州之冠冕也從彥字仲素）

齧雪咽旃　鍊金鍛鐵（前漢書蘇武傳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　宋史石介傳介作慶曆聖德詩曰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鍛鐵指富弼也）

遂拜侍中　不應進士（晉書陸曄傳帝以侍中皆北士宜兼用南人曄以清貞著稱遂拜侍中　宋史尹焞傳焞少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勵志守常　讀書砥行（北史骨儀天竺胡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帝嗣位時賄貨公行凡當樞要之職無問貴賤並家累金寶天下士大夫莫不變節而儀勵志守常介然獨立　元史韓性傳憲府嘗舉性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敝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

門署忠臣　號稱祭酒（新唐書馮元常傳元常閨門雍穆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　前漢書宣帝以蘇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

無愧

先烈　寧爲旅人（新唐書袁朗傳朗從父弟承序亦有名爲齊王元吉府學士太宗問梁陳名臣子弟誰可者岑文本曰王世充纂隋羣臣表勸進而憲子給事中承家稱疾不肯署今其少子承序風操清亮無愧先烈宋史穆修傳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名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爲壽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餬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

度身量腹　味道守眞（孔叢子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爲賓主之饋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後漢申屠蟠傳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眞不爲燥溼輕重不爲窮達易節）

請還二帝　歷事三朝（宋史崔縱傳二帝北行高宗遣縱通問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魏志徐宣文帝時爲御史中丞桓範薦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以爲左僕射詔曰宣歷仕三朝公亮正色有託孤寄命之節可謂柱臣也）

巨公名顯三輔　鉉翁義不二君（後漢書宣秉傳秉字巨公少修高節顯名三輔　宋史家鉉翁傳鉉翁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大元以其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譍對）

若令進兒與身何異　豈以一子所守皆亡（北史崔劼傳劼二子拱撝並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謂劼曰拱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劼曰立身來恥以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金史宋可傳北軍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戚勸其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隳生平所守者亡之）

節操四

原 近文章　砥廉隅（禮記近文章砥礪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

增 楚兩龔（前漢書兩龔傳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

張有道（冊府元龜張芝少持高節以名臣子勤學文爲儒宗武爲將表太尉辟公車有道徵皆不至號張有道）

原 匪石不轉（詩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不累主人（晉書劉寔傳少貧窶杖策徒行每所憩止不累主人薪水之事皆自營給）

色不可屈（晉書庾袞傳潁川太守召爲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取己車而寢處焉形雖恭而神有不可屈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豈累安邑（後漢書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或不肯與安邑令聞敎使常給仲叔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不過兄飯（後漢書帝問第五倫曰聞卿爲吏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曰臣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設食不留（典略沐並常過姊姊爲設食而不留吳攻樊兵人作食有先熟者呼使食不答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識播如此）

更姓省謁（漢書袁閎傳閎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疾不肯乘返郡界無知者）

說反屠羊（莊子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何賞之有）

取直如常（白帖任瓛家貧賣魚會官發魚價貴數倍瓛取直如常）

分錢不取（晉書郭文字文舉有猛獸殺大鹿於庵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錢當自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歎）

增 投金承塵（後漢書雷義字仲公濟人死罪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承塵上義葺屋得之其人已死無所還乃以付縣曹）

與殷風馬（南史王鎮之傳鎮之弟弘之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

（祖解邀則必在有情下官與戚風焉不模無藤邑從讙賁其言）一餐不受（後漢書桓典傳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一餐不受于人）張姓複名（新唐書張嘉貞傳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豈賣盧龍（三國志田疇傳太祖軍還入塞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固讓太祖語夏侯惇以情諭之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于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太祖太祖喟然知其不可屈）知倍古人（閩書賈郁爲仙遊令客有遺果者辭之客曰某家新果衆人未知郁曰君有弟子否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君今兄知弟知子知僕來者知是倍于古人也客慚而退）呼褱頭沐（釋史宋城主簿視天寇勵已如冰玉百姓乎爲褱頭沐）不在越裝（南史王僧孺傳僧孺爲南海太守常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潔身北面（晉書郗鑒傳鑒字道徽王敦矯制拜安西將軍領合肥敦忌之表修還與敦相見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豈可偷生屈節靦顏天壤耶）里號一龍（唐書賈循傳循父曾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里中號一龍）松柏獨秀（宋史胡安國傳謝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確如金石（宋史顏師魯傳師魯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清白宰相（錦繡萬花谷慶曆中杜衍爲相苞苴貨殖不敢到其門時號清白宰相）比之欒布（漢書云敞師事吳章王莽斬章禁錮弟子不得仕官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爲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章葬之京師稱焉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膝不可屈（宋史劉子薦傳經略使馬塈遣子薦提轄兵藥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國公已入燕子薦取笏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不賀生辰（釋史正統間李時勉爲國子祭酒中官王振生辰朝臣皆往賀先生獨不往振銜之）終始完潔（唐書衛次公傳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絕因終身不復鼓其節尚終始完潔）門庭閑寂（南史梁宗室蕭藻傳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非佞人枕（魏志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舉觴立進（釋史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李朮魯翀時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原】非耕漁不食（後漢書周燮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增】不執琉璃鍾（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誰爲薛御史（釋史明薛瑄爲御史每至三楊閣下門首止投刺三楊慕薛之爲人不得一見使於朝班中尋訪薛爲御史始識其面）迎送不越閾（南史沈覬一切清淨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嘗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勃貴顯還吳賓客填咽覬不至其門勃就之覬迎送不越閾勃歎曰吾今乃知貴不如賤也）李下無蹊徑（唐李乂傳乂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節操五

【增】【詩】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地有水曰貪泉隱之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重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又左思詠史詩曰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連璽曜前庭比之猶浮雲

【增】【啓】宋蘇軾賀歐陽致仕啓曰薦歷三鎮始終一心知無不言曾中外而易意老而彌壯信賢達之過人衆皆

以力事君公獨以道自任

增書漢鄒陽書曰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增序宋蘇軾撰樂全先生序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審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喪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道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有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

增贊明宋濂撰滕奉使贊曰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辭之白勿緇勿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

增記宋曾鞏徐孺子記曰漢失其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黑白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爲存蓋其力也　明方孝孺慰寓記曰漢汲長孺吳張子布輩皆負氣自高昌言倨色不少屈抑以取合當時視人君之尊不爲之動遇事輒面爭其短無所忌此皆流俗所謂戇人也而朝廷恒倚之以爲重狐鼠之盜瞯其進退以爲恭肆彼豈用區區之才智以服人哉人望而憚之以其節之足尚也

增碑宋歐陽脩撰范文正碑曰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所有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高潔一

增釋名曰潔確也確然不羣貌也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史記屈原傳曰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北史曰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羣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爲超遠哉　宋玉對楚王曰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鷃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抱朴子曰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元之表道足於內物遺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肯與俗人競榦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效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

高潔二

增王充論衡曰延陵季子出遊見路有遺金當夏五月有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鐮於地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貌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謝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　東坡志林曰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　史記曰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毋汙我我寧游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　魏公子列傳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𡰥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　漢書歐陽生傳曰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

萬其子不受　後漢書楊震傳曰震遷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晉書王述傳曰述屢居州郡清潔絶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　王徽之傳曰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　吳隱之傳曰隱之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歠菽不饗非其粟擔石無儲不取非其道　孟陋傳曰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南史張瓌傳曰瓌爲吳興太守以旣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　宗慤傳曰慤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勝計慤一毫無犯惟有被褥枕刷此外蕭然　柳世隆傳曰世隆性清廉惟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耶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吳慶之傳曰王琨爲吳興太守欲名慶之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書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唐書陸龜蒙傳曰陸氏在姑孰其門有巨石遠祖績者事吳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宋史司馬康傳曰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康光之子也）　李浩傳曰浩爲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　文同傳曰文彥博致同書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天塵埃不到　李瀆傳曰瀆杜門不復仕進往來中條山

中不事産業所居木石幽勝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間人有見者以語濆濆即鬻之其惡囂如此　宇文之邵傳曰之邵致仕時年未四十自强於學不易其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禄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之邵見之矣范鎮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挂冠使吾憮然其爲兩賢所推如此　金史元德明傳曰德明自幼嗜讀書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畛布衣蔬食處之自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　元史鄭林傳曰林子制宜遷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陛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未及汝近者要束木伏誅已籍沒其財産人畜汝可擇其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贓敗臣復取之寧無汙乎帝賢其所守　姚樞傳曰樞爲燕京行臺郎中時牙魯瓦赤行臺惟事貨賂以樞幕長分及之樞一切拒絶因棄官去　汪澤民傳曰澤民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既歸田里與門生故人相往返嬉遊超然若忘世者　同恕傳曰恕家無擔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榘庵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　倪瓚小傳曰瓚字元鎮不事生産强學好修所居有閣名清閟藏書數千卷手自勘定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篁蘭菊敷紆繚繞性好潔盥頮易水冠服振拂日以數十計齋居前後樹石頻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　楊維楨小傳曰洪武二年名諸儒纂修禮樂書上以前朝老文學思一見之遣翰林詹同文奉幣詣門謝使者曰豈有八十歲老婦就木不遠而再理嫁者耶明年又遣松江別駕追趣賦老客婦詞一首進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上允之賜安車詣闕廷留百有一十日禮文畢史統定即以白衣乞骸骨上成其志仍給安車還山　明劉仕貆傳略曰有王溥者桂林人洪武末爲廣東參政以廉名其弟自家來省屬吏與同舟贈以布袍溥命還之曰一衣雖微不可不慎此汙行辱身之漸也　李希顏傳略曰希顏隱居不仕太祖手書徵爲諸王師授左春坊右賛善諸王就國希賢歸舊隱部使騶輿訪之塗遇一老枕槖而臥前驅蹴之起乃希顏也倚槖與語竟日而別　梁潛傳略曰潛字用之洪武間以薦除廣東四會知縣縣有龍橋河吏廉平則河水清自潛至迄去水可鑑　劉崧傳略曰崧博學有志行微時兄弟三人共居一茅屋有田五十畝及貴無所增益十年一布被鼠傷始易之仍葺以衣其子居官未嘗以妻累自隨之任北平攜一童往至則遣還晡時吏退孤燈賦詩往往達旦　劉球

傳略曰球官翰林侍講從弟玭知莆田遺夏布一匹球封還貽書戒之　劉鋐傳略曰楊士奇嘗至其居湫隘幾不容膝歎息而去子瀚須詔江南鋐戒勿納賄為閱其橐以行比還仍閱之喜曰不辱我矣

高潔三

增前庭懸魚　後圃瘞鹿（後漢書羊續傳續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新唐書裴寬傳寬為潤州參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于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詰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為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妻以女）

過耳秋風　對飲明月（吳越春秋餘昧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先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　南史謝譓傳譓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酌曰入我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樵採自給　封帕完新（北史張膺傳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給　唐書段秀實傳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岐泚因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獲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事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

離垢先生　安素處士（南史劉慧斐傳慧斐嘗還都途經潯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為離垢先生　貧士傳高繹者長安人也有古人絕行慶曆中名至京師上欲命以官固辭歸山賜號安素處士）

縱鶴放龜　焚香埽地（稗史趙清獻入蜀獨以一琴一鶴自隨其清致可知及再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　唐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至焚香埽地而坐）

紙帳蒲團　冰壺玉尺（老學庵筆記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廟聞其清修獨處甚愛之一日因得對褒諭曰聞卿出局即蒲團紙帳如一行腳僧真難及也　元史黃溍傳溍天資介特在州縣唯以清白為治月俸弗給每鬻產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附足不登巨公勢人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冰壺玉尺纖塵弗汙）

荷擔而至　栖山以居（百川學海郭文字文舉王導聞其名遣船車迎之文荷擔而至居導西園溫嶠嘗問曰今將用先生以清時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　貧士傳俞滄字清老貧而無室栖山以居人呼之曰半山道人）

放浪山水　耦耕沮溺（金史党懷英傳懷英應舉不得遂脫略世務放浪山水間　百川學海夏統字仲御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使統屬太平當與元愷評議遇濁代念與屈生齊潔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屈意於郡府之門乎）

潔身浴德　量腹度形（三國志韓暨傳魏文帝詔曰大中大夫韓暨潔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　世說魚復侯為江州厚餉遺宗敬微宗辭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

拾還桑椹　不剪草萊（北史趙軌傳軌有行檢周榮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其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　世說孔稚圭風韻清疎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稚圭曰以此當兩部鼓吹）

甚得時譽　頓忘宦情（北史崔休傳休少孤貧矯然自立為司徒右長史公平清潔甚得時譽　世說孔極侍郎朝廷遇雨避於一吏之廡下延入驛事吏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因備酒饌一一精好孔公借油衣吏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經案繩牀　瑤林瓊樹（劉昫唐書王維字摩詰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已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世說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太尉謂王衍）

復為清卿　居然名士（北史袁聿修傳聿修為尚書郎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修舊款每省中語戲常呼聿修為清郎大寧初聿修為太常少卿出使巡省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為刺史別後送白絹為信聿修不受與邢邵書邢報書曰老夫忽忽）

（意不及此撰奉來旨吾無間然昔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世說有人問袁侍中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答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如韓）

羸馬繩羈　短褐穿結（唐書賈敦頤傳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嘗盡室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繩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　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布被藜羹　竹洲花塢（邵康節無名公傳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燠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　劉昫唐書王維得宋之問藍田別墅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

牀席塵生　門庭籬隔（南史王微傳微尋書玩古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惟當坐處獨淨　又謝瞻傳瞻弟晦爲宋臺右衛賓客輻輳驚駭謂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築室灌園　拂牀埽地（宋史李南公傳南公度不能逐時好一試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　南史虞愿傳褚彥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袠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埽地拂牀而去）

飲吳水　不辨路糧（晉書鄧攸傳時吳郡缺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　南史孔覬傳時京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覬弟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據鞍索酒　挈畚持蔬（南史顏延之傳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則屏住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　貧士傳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多矣吾何以不至於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有之哉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

爲表百城　特置一榻（南史樂法才傳法才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　後漢書陳蕃傳爲安樂太守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

長逝不顧　孤興獨歸（後漢范冉傳冉與王奐親善奐爲考城令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冉乃與弟協待之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孟陋傳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

爲人灌園　將家浮海（史記鄒陽書曰於陵仲子辭三公爲人灌園　後漢書逢萌傳時王莽殺其子宇萌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于遼東）

高潔四

原口不言錢（世說王夷甫雅尚玄遠嘗疾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增任心自放（後魏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楊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爲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

志高青雲（晉常璩梓潼士女傳不屈其身志高青雲則譙元也）

彈琴獨酌（宋史崔遵度傳遵度無競不言是非閣有小閣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

白雲自號（元史察罕傳察罕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嘗入見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

笑笑先生（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

山池居半（南史庾詵傳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產業）

臣心如水（前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休明夷白（貧士傳蔡會字休明圭竇自守不與俗交李攜謂江數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澄而不濁曰白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白玉映沙（梁鍾

（嶸詩品謝靈運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暎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飲馬投錢（三輔決錄安陵清者有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錢郝熏亦然）受茶一串（翰苑新書陸贄以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五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雲中白鶴（世說公孫度目邴原曰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麤竹成簾（類林李廙爲尚書有清德劉晏見其寢室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欲以贈廙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高潔五

增 詩 晉郭璞詩曰綠蘿結高木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　陶潛詩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盃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詠二疏詩曰大象轉四時成功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遊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别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唐明皇送賀知章歸四明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

孟浩然仲夏歸漢南園詩曰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予復何爲者栖栖徒問津扇枕北窗下采芝南澗濱因聲謝同列吾慕穎陽眞　李白答高山人詩曰登艫望遠水忽見滄浪枻高士何處來虛舟渺安繫　又獨坐敬亭山詩曰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宋蘇軾雪堂歌曰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瓮而忘其機負傾筐兮行歌而采薇

增 騷 楚詞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則　漁父篇曰屈原既放游於江潭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

白業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增】賦漢揚雄甘泉賦曰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噏青雲之流霞兮飲若木之露英　晉孫綽遊天台賦曰苟台嶺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　又曰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胸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五蓋貪欲嗔恚睡眠調戲疑悔也）之遊蒙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元蹤

【增】書明王守仁答南元善書曰凡有道之士其於富貴貧賤得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

【增】序晉王羲之蘭亭序曰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　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

【增】贊明王達陶弘景贊曰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澹然無爲不與物絕龍變是宜上凌下替世道日榛寧於其時俯仰屈伸煙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其人

【增】箴唐姚元崇冰壺箴曰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

【增】記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唯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唯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

【增】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會縫也以玉飾皮弁之縫中如星之明也） 又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禮記曰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告者告語於人也） 溫溫 又曰君子不矜而莊不厲而威 又曰君子不失色與人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史記屈原傳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前漢書匡衡傳曰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遵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修整二

【增】詩曰篤公劉于胥斯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劍佩以上下於山原也舟帶也） 禮記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 檀弓曰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爲君在弗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涉及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前漢書雋不疑傳曰不疑進退必以禮暴勝之爲直指使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劒（櫑具者木摽首之劒也） 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薛宣傳曰宣爲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 風俗通曰漢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 漢書張堪傳曰堪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 吳志呂範傳曰範爲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修敬虔肅不敢輕脫 獨異志曰何曾家法修整年五十以上每見妻必正衣冠自坐面南妻坐面北上酒酬酢一歲不至再三 晉書衛玠傳曰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王獻之傳曰獻之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 孫晷傳曰晷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 杜乂傳曰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

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南史謝晦傳曰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墨時謝琨風華爲江左第一常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　王思遠傳曰都水使者季珪之嘗曰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横唐突卿宰便復憶思遠　褚蓁傳曰蓁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　北史崔㥄傳曰㥄狀貌偉麗善於容止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爲洪鐘響胸中貯千卷書使人那得不畏服　魏書曰封軌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修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　新唐書温彥博傳曰彥博進止詳華人拭目觀　唐臨傳曰臨見妻子必正衣冠　韋陟傳曰陟家法修整敕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問賓客必允主之　韋斌傳曰斌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　盧奐傳曰奐早修整爲吏有清白稱　張嘉貞傳曰武后召嘉貞見内殿嘉貞儀止秀偉奏對偘偘后異之　李晟傳曰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惡之戒曰將務持重豈宜衣褫爲賊餌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畏服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世說補曰五代趙匡凝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後照微覺有塵即令持紅拂去之　宋史王旦傳曰旦與人寡言笑默坐終日歸家或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見之　李贊大臣傳曰韓琦姿貌偉特美鬚髯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高山太嶽望之氣象雄傑　事文類聚曰宋梅學士詢性喜焚香其在官所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出則兩袖郁然濃香滿室　宋史米芾傳曰芾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　留正傳曰光宗自東宮朝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　元康里脫脫傳曰脫脫姿貌魁梧少時從其兄幹禿蠻獵於燕南幹禿蠻使歸獻所獲世祖見其骨氣沈雄步履莊重歎曰日後大用之才即命入宿衛　李洞傳曰洞秀眉疎髯目瑩如電面如冰玉脣如渥丹峩冠褒衣望之者疑爲神仙中人　同恕傳曰恕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　許楫傳曰楫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揖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詡秀才也　明任亨泰傳曰洪武二十一年亨泰由太學生爲進士第一授修撰即擢少詹事儀觀甚偉

端重自持進止皆有容度人以此稱之）

修整三

原 攝威儀　整風俗（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晉書和嶠傳嶠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

無惰容　不過則（晉書王劭傳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惰替之容　禮記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

增 遲行緩步　仰首翹身（南史褚彥回傳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遣國使人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　世說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融見上詭越坐嘗危膝行常曳步翹身仰首見者驚異）

風韻都似　足武相銜（南史王筠傳沈約見筠以為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　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從弟大和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

散幘斜簪　洗牀拭席（南史王儉傳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　宋庾仲文傳仲文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仲文好潔反是每以此見譏）

必為方伯　不減古人（南史庾華傳華孫夐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為方伯　宋史李公麟傳公麟襟度超軼名士交譽之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

吐納風流　進退閑雅（南史張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　又陸緒傳緒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式取則焉）

紫羅香囊　玉柄麈尾（晉書謝元傳元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而焚之　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元恆捉白玉柄麈尾與手都無分別）

甚有容狀　故益鮮明（南史劉懷慎子德願善御車孝武聞其能為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　又何敬容傳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嘗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背為之焦）

魏舒堂堂　王恭濯濯（晉書魏舒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又王恭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垂鞭按轡　傅粉施朱（唐紀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　顏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躡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風神如許　容止可觀（宋史楊掞傳掞用故人薦出淮閫杜杲幕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　伽藍記臨淮王彧博通典籍辨慧清悟風儀詳審容止可觀）

木華黎兒　失烈門子（元史速渾察傳渾察總中都行省帝嘗遣使至見其威容凜然偃儼有奇氣所部軍士紀綱整肅還朝以告帝曰真木華黎家兒也　又博爾忽傳月赤察兒姿貌英偉望之如神世祖雅聞其賢且閔其父之死年十六名見帝見其容止端重奏對詳明喜而謂曰失烈門有子矣）

明秀若神　鬚眉如畫（名士傳王夷甫天形奇特明秀若神　南史梁王茂傳茂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鬚眉如畫為眾所瞻望）

謝安自況　張緒當年（南史王儉傳詳上散幘斜簪註　又張緒傳劉悛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如絲縷武帝以植於靈和殿前曰此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衣冠鮮麗　眉目清揚（南史何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　元史張起巖傳起巖面如紫瓊美鬚方頤而眉目清揚望而知為雅量君子）

善自標置　儼如老成（姓譜盧元明風采閑潤進退可觀善自標置不妄交遊中山王熙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惟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　元

（史太平傳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錦衣驄馬　樓笠綺裘（宋史韓世忠傳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　姓譜宋俞遠自號空谷山人身癯神骨秀潔好若小冠戴文山樓笠衣白綺裘飄飄然神仙中人行出一市人盡驚）善持音儀　好治容服（南史張緒傳緒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懷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緒也　宋史王曙傳曙好治容服坐立嚴然言必文未嘗戲慢）改席易衣　長裾廣袖（南史羊欣傳欣嘗詣望蔡公謝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混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　北史李諧傳諧子庶庶弟蔚少清秀有襟期偉量涉觀史傳兼屬文詞畀秀並衛風流長裾廣袖從容甚美）傳粉何郎　薰香荀令（世說新語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噉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白　習鑿齒襄陽記劉季和性愛香謂張坦曰荀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氣不歇為我何如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也晉荀勗為尚書令故云令君）

修整四

原 避雨危坐（後漢書茅容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增 玉山照人（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也）風儀嚴峻　乃與促膝（萬姓統譜明吳歟言行不苟風儀嚴峻人望而畏之　南史王思遠傳思遠立身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自合一香（錦繡萬花谷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自合一香武帝果悅之）鳴玉以相（國語王孫圉聘于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進止有常處（宋史王曾傳曾姿質端厚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

修整五

增 詩 唐李白贈獨孤駙馬詩曰都尉朝天躍馬蹄香風吹人花亂飛銀鞍紫鞚照雲日左顧右盼生光輝　宋王臨川詩曰紫芝眉宇傾一坐笑語但聞雞舌香

增 賦 晉左思蜀都賦曰若夫王孫之屬郤公之倫從禽於外巷無居人並乘驥子俱服魚文元黃異校結駟繽紛

增 騷 楚屈原離騷經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又涉江篇曰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一

人部四十（公平　正直）

公平一

增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　原又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增又曰儒有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苟利國家不求富貴　晉書潘尼曰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　又王坦之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　洪武實錄曰上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于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爲物累是以其耳目聰明志氣如神矣　老子曰天之道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銖兩則移矣　愼子曰夫投鉤分財投策分馬非以鉤策爲均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怨望也故蓍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　荀子曰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明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此則可謂公士矣　呂氏春秋曰昔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有天下者衆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　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私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長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　淮南子曰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内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　說苑曰人臣之公治官事則不營私處公門則不言貨當公法則不阿親奉公舉則不避讎忠於事君謂之公

增說苑曰晉文公問咎犯誰可爲西河守對曰子羔曰非汝之仇歟曰君問臣守者非問臣之仇也子羔見而謝之咎犯曰薦子者公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　左傳曰楚申公巫臣以夏姬行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爲謀也則過矣其爲我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原禮記曰昔衛獻公出奔反國及郊將頒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果頒　增左傳曰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　家語曰楚王出遊亡烏嘷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原又曰澹臺滅明爲人公正無私　韓詩外傳曰楚白公之難有社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難其母曰棄母死君可乎社之善曰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所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比至朝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何不反也社之善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　增史記司馬穰苴傳曰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　吳起傳曰魏文侯以吳起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　原漢書曰蕭何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增楊敞傳曰敞子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　雋不疑傳曰不疑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　于定國傳曰定國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　黄霸傳曰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朱邑傳曰邑爲人敦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　原東觀漢記曰耿嵩履清高之節王莽末賊盜起殺貴人相食宗族在兵中者數百人升合分糧時嵩年十二三宗人共推之主廩給莫不稱平　增後漢書陰興傳曰

興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以世稱其忠平　陳寔傳曰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高柔傳曰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其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毁法乎重復爲奏辭旨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魏紀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怒者以其無私也　晉書顧榮傳曰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初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　北史高隆之傳曰隆之入爲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貴皆占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隆之啓神武更均平之　通鑑曰劉子翼性剛直朋友有過嘗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　唐書李素立傳曰素立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有一動搖則人無以措手足方大業經始奈何輦轂下先棄刑書乎帝嘉納　房元齡傳曰元齡當國夙夜勤彊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娼忌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寛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　唐臨傳曰臨持節按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對無不盡帝喜曰爲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寛則失有罪惟是折衷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分訴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不寃所以絶意帝歎曰爲獄者固當如是　張文瓘傳曰文瓘居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　徐有功傳曰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出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爲獄嘗持平守正　韋承慶傳曰承慶凡三掌選銓授平允議者公之　李日知傳曰日知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寛無文致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執不可曰吾不去曹囚無生理日知曰僕不

去曾因無死法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　李昭德傳曰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帝頷之　韋陟傳曰陟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冐陟有風采擿辨無不伏者㸃正數百員銓綜號爲公平　盧從愿傳曰睿宗立拜從愿吏部侍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精力於官僞牒詭功擿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帝異之特官其一子　記纂淵海曰唐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資給優厚從容款洽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唐書崔祐甫傳曰祐甫改中書侍郎薦擧惟其人不自疑畏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韋仁壽傳曰仁壽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韋君所論死無恨　通鑑唐紀曰元義方言李絳私其同年上以詰絳對曰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狥公也　五代史曰張文寶知貢擧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乃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擧格命李懌爲之懌笑曰予少擧進士登科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准格　宋史李沆傳曰帝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　王旦傳曰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　楊仲元傳曰仲元戒諸子曰吾入官五十年未嘗以私怨加人雖杖刑之微苟有兩比不敢與輕法以是爲報國耳　詹體仁傳曰郡人眞德秀早從遊嘗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媿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元史朶爾直班傳曰朶爾直班爲遼陽行省平章政事至官詢民疾苦知米粟羊豕薪炭諸貨皆藉鄉民販負入城而貴室豪奴公府隸卒爭強買之僅酬其半值又其俗編柳爲斗大小不一豪賈猾儈得以高下其手民咸病之即飭有司厲防禁齊稱量諸物乃畢集而價自平　周自強傳曰自強爲婺州路義烏縣尹時民間田稅之籍多失實以故差徭不平自強出令履畝覈之民不能欺文簿井井可

致於是賦役平均貧富樂業　張閏傳曰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　明紀曰天順朝會試下第舉子有怨考官者以李賢弟李讓亦不第揣賢必怒遂奏考官較文顚倒宜正其罪上召賢問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無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命置舉子於法羣議乃息

公平三

增孺子分肉　良將投醪（史記陳丞相世家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分肉甚均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　黃石公記昔良將有饋簞醪者投於河令士卒迎流飲之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爲之死非滋味及也）

終不判署　豈復關懷（北史羊敦傳敦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　彙書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大小咸便　毫髮無私（元史白景亮傳景亮授滕州路總管先是爲郡者於民間徭役不盡校田畝以爲則吏得高下其手富民或優有餘力而貧弱不能勝者多至破產失業景亮深知其弊乃始覈驗田畝以爲均之役之輕重一視田之多寡大小家各使得宜咸便安之由是民不勞而事易集他郡邑皆取以爲法　宋史王旦傳旦爲相王曾等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奉行恐人言以爲不可一日奏對旦退曾等稍留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來皆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一面奉行卿等謹奉之）

選德進賢　稱譽立子（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與韋處厚議增選學士表微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午祁奚子）

人莫干私　子乃寬過（宋史李沆傳沆居位愼密不求聲譽動遵條制人莫能干以私　韓詩外傳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荊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荊伯柳爲西河守荊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君左右皆曰解狐荊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寬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

不受請謁　甚著聲稱（南史江湛傳湛在選職頗有刺舉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　北史張黎傳黎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大將軍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

犯蹕罰金　降階勸酒（史記張釋之傳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奏犯蹕當罰金文帝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北史崔暹傳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用心公平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以回賜之褒）

荊人遺弓　虎賁奪劒（呂氏春秋荊人有遺弓者弗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　後漢書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賁奪冀劒冀跪謝陵不應卽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奉贖百官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獨薦處厚　皆喜少卿（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歛人爭爲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藝文類聚史記曰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分麋鹿雉兔人皆喜曰任少卿分則平）

不激不隨　無偏無黨（宋史曾三復傳三復在臺餘兩年持論正平不激不隨　書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

三國各處　一兒往督（燕書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主欲令琛止奕舍琛謂有司曰昔諸葛亮兄弟各處三國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余敢忘乎竟不止奕[illegible]數卽舍因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一方鼎峙兄弟並蒙附寵論心各有所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欲聞何以見問　藝文類聚魏武令曰今壽春漢中長安先欲使一兒各往督領之欲擇慈孝不違吾令兒亦未知用誰也雖兒小時見愛而長大能善必用之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兒子亦不欲有所私）

敢忘先君　每戒諸子（五代史鄭延魯遷復州刺史延魯歎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於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惠平自勵民甚賴之　宋史范純仁坐貶每戒諸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必怒止之）

七子均養　兩虎共鬬（通鑑上命宋璟蘇頲爲諸王子制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及佳號進之璟等上言七子均養著於國風今臣等所制名號各三十餘條混同以進以彰陛下無偏之德上善之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吾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豈[illegible]懦弱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相鬬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爲官擇人　迎門見母（新唐書陸象先傳元方子象先爲揚州參軍事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以吏部子廢至公耶　業晉孔書在姑臧四年治貴仁平太守梁鼓深相徵不以官屬禮之每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徵棘開門　毀家紓國（五代史和凝傳凝知貢舉是時進士多浮薄喜爲諠譁以動主司主司每放榜則圍之以棘閉省門絕人出入以爲常凝徹棘開門而士皆肅然無譁所取皆一時之秀　左傳鬬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惟憂國家　不私親戚（晉書王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　又何充傳充立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凡所選用皆以功臣爲先不以私恩樹親戚談者以此重之）

尺布無私　一瓜必共（元史鄭文嗣傳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長恭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吾爲宰相　子皆奴材（通鑑李國貞治軍嚴朔方將士不樂皆思郭子儀故王元振爲之作亂子儀至軍元振自以爲功子儀曰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其釁無絳州矣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同謀者四十人皆殺之　記纂淵海郭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于子儀且言都虞侯之橫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賜置軍門　賞分麾下（唐書石雄傳雄臨財廉每朝廷賜與輒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給士伍　史記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賞賜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餐不嘗食士卒以此愛樂爲用也）

奉職死節　論法決疑（史記郅都傳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背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　蜀志楊戲傳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爲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爲平當）

何必九卿　豈可負一郡（後漢書虞詡傳詡字升卿祖父經爲郡獄吏案法平允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　三國志王觀傳觀爲南陽涿郡太守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何不爲劇耶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遂言爲外劇郡後遣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又幼弱其公心如此）

于定國爲廷尉民以不冤　蘇孺文按太守人皆知

畏（漢書于定國傳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寃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　後漢書蘇章傳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生平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人爲不善無使聞於應鈴　吾自非私敢以撓夫弘正（宋史范應鈴傳應鈴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　元史張弘範傳弘範南征以弟弘正爲先鋒戒之曰選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吾不敢以私撓公勉之）功曹奉檄敢辭從事之書　使者行臺先飲故人之酒（後漢書袁安傳安爲縣功曹奉檄請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魏書源懷傳詔懷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短長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撿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既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公平四

增任以宮省（三國志董允傳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　猶宰封羊（元史怯哥撒兒傳怯哥撒兒爲斷事官之長既拜命問左右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爲我言以何道守官衆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封羊也解肉者不使傷其膚在持平而已）　可談風月（世說徐勉爲吏部尚書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爲近世表（記纂淵海尹翁歸抱公潔己爲近世表）　公門桃李（唐紀狄仁傑嘗薦數十人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分衣共食（通鑑李燾在朝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　品裁清允（唐書楊綰傳綰遷吏部品裁清允人服其公）　密籍其名（宋史王旦傳旦爲相賓客滿堂無敢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訪詢四方利病或可疏其言而獻之以觀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　家書不發（富鄭公神道碑富公使契丹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　與士卒分勞（武編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斷獄三十年（後漢書郭躬傳躬父弘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凡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不求識面臺官（東軒筆錄孫抃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抃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

公平五

增表諸葛亮出師表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增對唐陳宓對曰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爲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其人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怨者其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過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宿臧以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

徑則寧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

〔原〕〔論〕魏曹羲至公論曰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私割情以順理厲清議以督俗明是非以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以遠實賞罰不可以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以治審臧否詳賞罰雖中主可以萬世安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鴆兄而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他哉　晉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惠而恨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未有抱偽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鑒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異美者乎

〔增〕〔評〕三國志諸葛亮評曰諸葛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增〕〔箴〕唐張蘊古大寶箴曰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

〔增〕〔誡〕唐姚元崇執秤誡曰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閈紛競以息故南北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公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敬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大

佩弦

正直一

增爾雅曰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注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旣庭且頲頲道無所屈蹠庭絛直也）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又曰君子敬以直內　書曰直哉惟清　又曰直而溫　又曰平康正直　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又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禮記曰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　又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　韓詩外傳曰君子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　又曰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爲安肆志不爲危激行　國語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　漢書賈山至言曰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　宋史羅點傳曰點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己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己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言所行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　亢倉子曰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　荀子曰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文中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吾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鹽鐵論曰犯嚴顏以匡公御之失者直士也　元次山曰吾輩全直二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

正直二

增子華子曰堯舜三代之王也無意於王而天下治所循者直道故也　又曰晏子治阿三年毀聞於朝公不悅名而將免焉晏子辭曰臣知過矣請復之三年而舉國善之公將致其所賞晏子辭曰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非臣之所願也子華子聞之曰晏子可謂直而不阿者矣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名

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瑕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新序曰魏文侯與大夫坐問曰寡人如何君也羣臣皆曰君仁君也至任座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封君之子是以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任座次至翟璜對曰君仁君也曰何以言之對曰吾聞其君賢者其臣直聞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仁也文侯曰善復名任座　呂氏春秋曰熊意見齊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何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汙君今意身得見君而家托乎齊意何能直夫賢主所以貴士者以其能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人主欲聞枉而惡直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　漢書周昌傳曰昌爲人强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高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昌廷爭之强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即罷　史記汲鄭傳曰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　漢書蓋寬饒傳曰寬饒奏封事上以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爲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頌寬饒曰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　後漢書禰衡傳曰孔融上疏薦衡曰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如讐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司馬芝傳曰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　蘇則傳曰則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僚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臣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晉武帝本紀曰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諍臣爲損哉　晉中興書曰紀回字公則不畏强禦丹陽尹桓景頗佞事司徒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甚愧之　晉書庾袞傳曰袞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母袞獨否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袞曰未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也其義至重袞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歎曰古有亮

直之士君近之矣　王恭傳曰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　崔洪傳曰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有過輒面折之爲尚書左丞時人爲之語曰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爲鷂在北爲鷹　孫盛傳曰盛著晉陽秋詞直而理正旣而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

南史陸杲傳曰杲爲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劉瓛傳曰齊高帝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規之失加之以寛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帝出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　明山賓傳曰山賓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脱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樸激薄停澆矣

北史古弼傳曰弼入欲陳奏遇帝與給事中劉樹棋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帝奇弼公直皆可其奏　魏書于烈傳曰烈爲領軍將軍咸陽王禧爲宰輔曾遣家僮傳言於烈曰須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領軍可爲差遣烈曰領軍但知典掌宿衛有詔不敢違理無私給奴惘然而返禧復遣謂烈曰我是天子兒天子叔元輔之命與詔何異烈厲色答曰若是詔應遣官人何由遣私奴索官家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　北史高恭之傳曰恭之字道穆以字行除御史中尉帝姊壽陽公主出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恨泣以訴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

陽固傳曰中尉王顯起宅旣成集寮屬宴饗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晏嬰湫溢流稱至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耳惟有德能卒願公勉之　柳昂傳曰昂子調歷祕書郎侍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動摇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爲侍御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

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　榮毗傳曰楊素薦毗爲華州長史素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寬貸素因朝集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言戲耳在朝侃然正色爲百寮震憚　韋思謙傳曰思謙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摇山嶽震慴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直思謙劾之罷爲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　李邕傳曰邕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舊唐書曰韋安石爲納言常於内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蜀商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一座皆爲失色則天以安石辭直深慰勉之　通鑑曰武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黄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　唐書李日知傳曰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宴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　白居易傳曰居易對殿中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吾自拔擢乃敢爾我叵堪此必斥之　吴兢傳曰兢初與劉子元撰定武后實録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証魏元忠事後說爲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爲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録卒不改　田布傳曰布爲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常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　李晟傳曰晟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於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勳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　通鑑曰柳公綽爲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横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内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穆寧傳曰寧性不能事權右毅然寡合執政者惡之雖直其誣猶置散位寧默不樂喟曰時不我容我不時狥又可以進乎嘗譔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爲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其道三牲五鼎非吾養也　鄭瀚傳曰瀚爲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瀚父餘慶曰

御令子朕直臣也可更相賀　劉蕡傳曰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庭是時第策官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我顔其厚耶乃上疏曰陛下以直言名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奸必容雖過當奬書於史策千古光明　五代史曰蕭儼仕南唐累官大理卿兼給事中後主屢與雙偉對奕儼入白事舉奩投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唐太宗矣　宋史竇偁傳曰偁遷左諫議大夫充職七年參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臻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太宗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故擢直臣耳　呂端傳曰端被疾詔免常參後以太子太保罷在告三百日有司言當罷奉詔賜如故時李惟清以樞密改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即彈奏常參官疾告逾年受奉者又搆人訟堂吏過失欲以中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畏也

唐介傳曰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張戩傳曰戩爲監察御史裏行論王安石亂法者數十上又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鴻書曰王安國字平甫安石弟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於内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即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宋史趙鼎傳曰車駕還臨安内侍移竹栽大内鼎見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　韓世忠傳曰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攖檜怒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

杜莘老傳曰莘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稱骨鯁敢言云　王淮傳曰樞密都承旨王忭怙寵爲姦淮極陳其罪謂人主受謗鮮不由此上即斥之且曰丞相直諒無隱君臣之間正宜如此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上說　倪思傳曰思疏十七上言多痛切時李皇后寖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横卒於陰陽易位内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幾至亂亡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　葉顒傳曰高宗詔求直言顒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人稱其直　辛棄疾傳曰孝宗名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鋭意恢復秉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材持論勁直不爲迎合　程元鳳傳曰元鳳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㡬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　楊泰之傳曰泰之入對言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上奇其對　金史紇石烈良弼傳曰一日上問良弼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爲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蓋以直道而行反被謗毀禍及其身是以不爲也　李晏傳曰晏爲御史中丞會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卿素剛正今某詐病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與晏跪對曰臣雖老平生所恃者誠與直爾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爲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其畏宰相何圖焉　張行信傳曰行信爲人純正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殆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　元史實默傳曰默爲人樂易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　程思廉傳曰思廉累任風憲剛正疾惡言事愷切如請早建儲貳訪求賢俊辨車服議封謚養軍力定律令皆急務也　楊朶兒只傳曰御史納璘言事忤旨帝怒叵測朶兒只救之後數日帝讀貞觀政要朶兒只侍側帝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帝笑曰卿意在納璘耶當赦之以成爾直名

明洪武實錄曰劉基爲人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事是是非非無少回曲上察其誠任以心膂基亦自謂不世遇知無不言　宋思顏傳略曰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衣左右更以衣進皆數經浣濯者思顏曰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眞可示法子孫但恐今日如此後或不然願始終如一太祖嘉其直賜之幣　稗史曰文皇喜漢王英勇乃私名問隆平侯張信信艴然對曰事干天常豈易爲耶文皇大怒拔劒折信齒衣盡血漬少焉賜更新衣曰直臣也事遂寢　李時勉傳略曰帝幸史館撒金錢賜諸學士皆俛取時勉獨正立帝乃出餘錢賜之　羅倫傳略曰倫舉進士對策有曰人主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去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官修撰會李賢奪情臺諫皆不敢言倫詣私第告以不可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奪情之非遂落職士論益榮之　武宗實錄曰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巡撫雲南勅鎮守中

官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寶勳戚感懼之使人至𡰪方無敢索其賂者居雲南九月疏二十上言皆剴切由是直聲動天下　又曰馬文升歷事五朝垂六十年儉節清名終始如一直道而行不阿權貴雖遭讒詬屢起屢仆迄不少貶　獻徵錄曰明憲宗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進得被殊眷林俊上疏極論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時言路久塞臺諫噤不敢作一語俊直聲振海內人比之鳳鳴朝陽云

正直三

增 賜箸　破琴（開元遺事宋璟為宰相時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賜璟曰非賜汝金蓋以箸表汝直也晉書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原 朱雲請劍　張綱埋輪（漢書朱雲傳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臣願賜上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後漢書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綱受命之部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增 明目張膽　讜論危言（錦繡萬花谷唐韋思謙為御史曰大丈夫當敢言地須明目張膽以報天子　穂姚鋭諸龔端元昌初進士立朝未嘗隨世俯仰欽宗時極論時事危言讜論欽宗謂其凜凜有直臣節）置笏而退　躡履以行（北史劉行本傳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上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而不顧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斂容謝之遂原所笞者　宋史王希呂傳希呂以劾張說出外方說之見用也氣勢顯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出逐而希呂復以身任怨去國之日屏徒御躡履以行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於遠邇比黜亦以此見知）韓休知否　魏公羨之（唐韓休傳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又魏知古傳知古方直有雅才宋璟曰叔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羨之者其魏公乎）坐客引去　陛下何之（宋史陳東傳東倜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為已累稍稍引去　三國志陳矯傳明帝即位矯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責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並為佳士　豈有僊人（宋史周葵傳葵嘗乞名用侍從臺諫孝宗曰安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為佳士次第用之　吳志虞翻傳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孫權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神仙哉）允眞忠臣　岱之益友（北史高允傳帝有不便允輒求見帝知允意遂屏左右以待之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帝謂羣臣曰如高允者真忠臣矣朕有是非恒正言面論至朕所不忍聞者皆侃侃論說無所避就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三國志呂岱傳岱親近吳郡徐原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德淵原字也）引裾奮衣　釋挖係韈（魏志辛毗傳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謂我徙之非耶毗曰臣以為非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耶遂徙其半　子華子周之六師擢郢而陳武王韈係解焉有五臣者將受誓事於前王顧而使之係五臣者相目而對曰臣之所以事君王非為係韈者也王不得已乃釋旌鉞而親係之）朕所自知　君難獨處（新唐書趙涓傳始永泰時禁中火近

（東宮代宗疑之涓以監察御史爲巡使驗治迹火所來乃宦人直舍帝在東宮頗德之及爲觀察使韓滉所奏免官帝見其名問宰相曰是豈永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曰卿正直朕所自知乃以罷闕不信也　又歸登傳登策賢良爲右拾遺裴延齡得幸德宗欲遂以爲相右補闕熊執易疏論之以示登登動容曰願寘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故同列有所諫正輒署無所回諱）**不敢燒尾　豈易碎衣**（唐書蘇瓌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封許國公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史緯宋陳禾傳禾嘗劾童貫奏未終徽宗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內侍請易衣上曰留以旌直臣）**鯁切如初　辭色不變**（宋史李彌遜傳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爲起居郎直前論事鯁切如初　北齊紀裴謂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謂之辭色不變）**衆皆悚伏　獨爲箴規**（新唐書唐臨傳臨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　又李景伯傳景伯爲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各命爲回波詞或以諂言媚上或要丐謬寵至景伯獨爲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眞諫官也）**吾有李生　朕之汲黯**（北史李彪傳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嘗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錦繡萬花谷眞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執之數四　至於再三**（明紀編年李賢每有所奏請上不從賢執之數四左右皆寒慄同列亦爲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然至於利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苟祿位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爲忤也　北史游肇傳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諸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受之寒心　聞者掩耳**（繹史王介甫用事凡百措置舉天下莫能奪劉道原直指其事而是非之或面刺介甫變色如鐵受之者寒心聞之者起而避席道原略不以介意　宋史呂祖泰傳祖泰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莫不掩耳而走）**帝爲斂容　臣不好戲**（北史崔昂傳武定六年甘露降宮闕文武同賀昂曰吉凶兩門不由符瑞故桑雉之戒實啓中興小鳥孚大未聞福感所致陛下雖休勿休允答天意帝爲斂容　繹史宣廟初思用舊人名蹇義等數人寵之皆依違承順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戲曰臣不好戲命圖棋曰臣不會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教無益之事所以不會）**一人獨賢　二臣不幸**（性理羅氏曰士之立朝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闕公孫之阿諛忠厚所以闕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宋史羅點傳點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以守義利之辨較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辨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褫裘謝恩　引燭焚詔**（左編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命與昌宗雙陸則天曰賭何物仁傑曰以臣紫絁袍爲對賭昌宗翠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曰臣袍乃大臣朝見之衣翠裘乃嬖臣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神沮氣索累局連北仁傑對御褫裘謝恩而出及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縱馬而去　宋史李沆傳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拾遺補闕　追走逐飛**（張芹備遺錄戴彝官侍講上論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既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政治得失民生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盡以古人自期待黃公與侍讀張信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於朝　初潭集李繪爲高陽內史崔諶恃暹勢乞麋角鵠羽繪答曰鵠有六翮飛則沖天麋有四角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刺譏近臣　區別流品**（漢書陳萬年傳萬年子咸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　金史高恂傳恂久在臺彈劾無所避每進退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出言不阿　厲語折抑**（金史李术魯阿魯罕傳上問於石烈良弼曰阿魯罕何如人也對曰有幹材持心忠正出言不阿順　新唐書徐有功傳時獄吏爭以周內爲抵相高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牢）

嘉坐自如　充聞異此（漢書申屠嘉傳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罷朝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初潭集王含作盧[illegible]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盧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盧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無忝爾祖　不能爲郎（宋史晏敦復傳敦復靜默[illegible]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初潭集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稱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也）

戮死施生　絕無僅有（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　齊東野語近世敢言之士雖間有之然終始一節明目張膽言人之所難者絕無而僅有惟洪公天錫以正心格君爲說又言古今爲天下患者三宦官也外戚也小人也）

聲動天下　望冠一時（宋史唐介傳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直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　唐書李絳傳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天知元發吾復何憂　帝獎汝明京頗見憚（宋史滕元發傳元發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爲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頌神宗釋然即以爲湖州　又張汝明傳汝明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具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爲首帝獎其介直京頗憚之）

正直四

增國之龜寶（北史隋柳彧傳彧見上勤於聽受百寮奏請多有煩碎因上疏諫上覽而嘉之因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也）

麻不可草（六帖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韓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連呼太平（唐書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裴延齡譖陸贄等德宗怒未解諫議陽城等詣延英門疏論萬福聞諫官伏閣往至延英門大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諸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不署紙尾（南史蔡廓傳廓徵爲吏部尚書因北地傅隆問中書令傅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吾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

瓦爲油衣（唐書谷那律傳那律從太宗出獵遇雨沾漬因問曰油衣若爲而無漏那律曰以瓦爲之當不漏帝悅其直）

爲國砥柱（稗史唐子方薨上幸其第見畫像不類命取舊藏本以賜其家上有昭陵御題直哉若人爲國砥柱）

世祖霽威（元史昔帖木兒傳玉昔帖木兒爲御史大夫遇事廷諍吐辭鯁直世祖每爲之霽威）

堂植八杉（姓譜宋徐師回元豐中知南康軍性耿直建堂植八杉號曰直節曰吾欲守節如此杉之直）

賜名曰筆（魏書古弼傳弼以敏政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才也）

笏擊邦昌（宋史李綱傳綱言張邦昌僭逆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上頗感動汪伯彥乃曰李綱氣直臣等所不及）

兩路爭御（宋史和斌傳斌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以驍事乞留秦州亦請之後召對議者謂交州可取斌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御賓直如此乃知兩路爭御）

何愛一官（唐書[illegible]乃祖在貞觀時指事直言無所避謩爲拾遺屢有獻納雖居官日淺朕何愛一官增直臣之氣其以爲右補闕）

笏送史館（姓譜明齊魯洪武初舉進士授御史性鯁介敢言嘗因事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二齒當送史館上黙然由是益重之）

正直五

增詩漢朱暉爲臨淮太守吏人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　唐儲光羲獻宋使君詩曰三居清憲臺兩拜文昌閣爲道既貞信處名猶謇諤鐵柱厲風威錦軸含光輝夜聞持簡立朝看伏奏歸杜甫折檻行曰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

增賦漢曹昭東征賦曰好正直而不回兮精誠通於明神庶靈祇之鑒昭兮祐良貞而輔信　晉何晏景福殿賦曰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謨

增疏唐元稹疏曰人君始即位萌芽未見必有狂直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於上其欲來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賢不肖各以所忠貢於上

增記宋蘇轍直節堂記曰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巨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凜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劍立於王庭有不可犯之色君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冰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柏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溫良汎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皦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人部四十一（謹慎　勤勞）

謹慎一

原爾雅曰毖神溢慎也（疏曰謂謹慎也毖者周書洛誥云夙夜毖祀溢者舍人曰溢行之慎周頌維天之命云假以溢我）　易曰庸行之謹　又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又曰君子以慎言語　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又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　又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書曰儆戒無虞　又曰慎厥身脩思永　又曰慎厥終惟其始　又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又曰其難其慎　又曰明德慎罰　詩曰慎爾出話　又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禮曰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又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又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又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韓詩外傳曰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又曰脩身不可以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毀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　漢書魏相傳曰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　晉書郭璞傳曰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覬覦生官方不審則秕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　老子云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管子曰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　又曰人主不可以不慎貴不可以不慎民不可以不慎富慎貴在舉賢慎民在置官慎富在務地故人主之卑尊輕重在此三者不可不慎　文子曰所謂小心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　荀子曰言有名禍也行有名辱也君子其慎所立乎　文心雕龍曰義勝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　明方孝孺集曰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

謹慎二

增三國志齊王芳紀曰舜戒禹曰鄰哉鄰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書曰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又曰惟周公克慎厥始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史記萬石君傳曰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二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　又曰石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幕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　孔光傳曰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奸（求也）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　後漢書曰清河孝王慶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嚴裝衣冠待明約敕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驅　東觀漢記曰樊楚爲尚書郎每當職事嘗晨駐馬待漏雖在閉署冠劒不解於身每齋祠恐失時乃張燈俯伏　又曰樊宏爲人謙慎每當朝會先到俯伏待事時至乃起上聞之勅騶臨朝乃告勿令豫到　又曰杜安字伯尼貴戚慕其名或遺以書安不發悉辟藏之後捕貴戚賓客安開辟出書而封如故由是不罹其患　漢紀曰北海敬王睦嘗遣中大夫詣京師朝賀名而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仁慈敬賢樂士臣敢不以實對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乃爲相愛耳其知慮畏慎如此　司馬

徽別傳曰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倫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問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　三國志許褚傳曰褚性謹重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　典韋傳曰韋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嘗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通鑑曰吳左大司馬朱然內行修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　晉書荀勗傳曰勗性愼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　羊祜傳曰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愼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　南史周捨傳曰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裴子野言從來不嘗食薑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薑乃不嘗一座皆悅與人語謔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　通鑑曰陳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凌人　太平御覽曰後魏庾岳爲刺史鄴舊有園池時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謹愼如此　北史李孝伯傳曰孝伯性方愼忠厚每朝廷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滅草稾家人不見　唐書房元齡傳曰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　薛元敬傳曰元敬謹畏未嘗申款曲杜如晦歎曰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楊師道傳曰貞觀十年拜侍中參豫朝政親遇隆渥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　宇文士及傳曰太宗延入閤語或至夜分出遇休沐往往馳名士及益自謹其妻嘗問向遽名何所事士及卒不對　蕭瑀傳曰詔書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瑀曰隋季內史詔敕多違舛百司不知所承今朝廷初基所以安危者繫號令比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以稽留也帝曰若爾朕何憂乎　通鑑曰李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　唐書席豫傳曰豫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

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耶　裴遵慶傳曰遵慶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內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藁疏數而莫知所言　高郢傳曰郢恭愼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藁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傳私家　鴻書曰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及柳玭爲瀘州刺史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死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　宋史賈黃中傳曰黃中在翰林日太宗召見訪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典書詔思不出位軍國政事非臣所知上益重之以爲謹厚　遼史耶律賢適傳曰應曆中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　金史薛繼先傳曰繼先字曼卿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鄰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愼皆此類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兄野訥之在臺及侍禁中於國家事有不便輒言之言無不納然韜晦惡盈不泄於外　乃燕傳曰乃燕雖居顯要而小心謹畏每誨羣從子弟曰先世從太祖皇帝出入矢石間被堅執銳斬將搴旗勤勞四十餘年遂成功名以故一家蒙恩深厚可謂極矣愼勿驕惰以隨先王之名爾曹戒之　抄思傳曰抄思子別的因母張氏嘗從容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唯　安童傳曰安童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帝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宇文公諒傳曰公諒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編首曰晝有所爲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爲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

明劉基傳略曰帝嘗手書問天象基悉條答而焚其草大要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大云　又曰基將卒前數日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無令後人習也　湯和傳曰和晚年益爲恭愼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　洪武實錄曰上與翰林待制吳澄論持身保業之道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不慮於微終貽大患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小行而無已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至成大惡　潘辰傳略曰辰居官晨入夜歸宅禁近隆冬不置爐火　椽曹名臣錄曰胡鼎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　楊士奇傳曰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　明紀編年曰夏原吉爲少保尚書嘗與同列飲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張輔傳曰輔雄毅方嚴治軍整肅屹如山嶽三定交南威名聞四裔歷事四朝連姻帝室而小心謹慎善遠權勢

謹慎三

原 怨豈在明　治不忘亂（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易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小吏爲密　大臣莫知（三國志魏楊阜傳阜遷將作大匠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愈敬憚之　漢書張安世傳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石慶數馬　趙禹絕賓（史記萬石君傳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　漢書趙禹傳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陳寵周密　李秉清勤（後漢書陳寵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　王隱晉書李緒子秉官秦州刺史嘗侍司馬文王坐上曰爲官當清慎勤不得已而去三者何先對曰必不得已慎乃爲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无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增 親署笏端　常書座右（唐書崔潛性滑稽善辨[illegible]漏禁中禁以慎密字親署笏端　金史毛碩傳碩性謹飭見古人行事有益於時者嘗書置座右以爲蒞官之戒）藏槀禁中　給事帳下（歐陽修晏殊傳公侍東宮時真宗有所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密有所對必以其槀進亦不漏也後閱閣中遺書得所進槀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　北史魏王洛兒傳明元在東宮以善騎射給事帳下謹愿未嘗有過）下門式馬　脫帶腰舟（列女傳蘧伯玉事詳賢二　晉書蔡謨傳謨性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常佩銀符　不作木枕（元史速哥傳速哥父怱魯[illegible]國王木華黎麾下卒也後[illegible]海[illegible]哥單以善馳爲有口辯慎重不泄令佩銀符常居軍中奏由機務往返未嘗失期　稗史郎世業[illegible]清慎絕所贊畫語人曰仕官之所不校亦不須作況過於此惟願令人寫書與子叢曾遺之書曰在官[illegible]書亦未合世業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去終不言　醉亦熟視（稗史劉仲輔初除之夕有僮兒入室公起視之乃所識人也檢奩中物與之令去曰吾終不言後夫人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奈何見問其慎如此　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性慎重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懍馭六馬　戲謝一縑（南史梁范雲傳武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　又何遠傳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曰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出入禁闥　簡閱衣裳（漢書霍光傳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南史王琨傳琨謙恭謹慎老而不渝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

四

先室內批　誠如聖諭（宋史劉黻傳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　元史廉希憲傳詔徵揚州名醫王仲明視希憲疾）

（既至希憲服其藥能杖而起帝曰卿得良醫疾可愈矣對曰醫持善藥以療臣疾苟能戒慎則誠如聖諭儻或肆情良醫何益蓋以醫諷諫也）知法不犯　執節愈恭（南史梁武陵王紀傳紀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　宋史嗣秀王伯圭傳伯圭孝宗同母弟也性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行家人禮雖宴私燕洽執臣節愈恭一日孝宗問潛龍時事伯圭辭曰臣老矣不復能記問至再三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家人莫知　小吏抗禮（金史裴滿亨傳亨性尤謹密出入宮禁數年續積忠言多所裨益有稾則焚之雖家人輩莫知也　三國志闞澤傳澤性篤慎官府小吏呼名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並車擥轡　徹鉤擁簾（史記袁盎傳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　唐書杜審權傳審權清重寡言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然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入未始就內寢坐必斂衽常若對大賓客或盡日少息則顧直將解簾即旁無人自起徹鉤手擁簾徐下乃退）直入禁中　驚拜殿下（宋史王旦傳契丹犯邊旦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明徐禎卿翦勝野聞太祖既營大內而以舊禁賜中山王王謝不敢當而醼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不近宮女　出見堂皇（漢書金日磾傳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　宋史王旦傳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偕行或乘間請見旦必俟從者盡至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旦遠慮）刺鵠成鶩　擁鑪晝灰（後漢書馬援傳援戒其兄子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南唐書宋齊丘嘗參祕畫先主遂於池中築小亭度之以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幃中置灰鑪匕著兩人終日擁爐畫灰爲字旋即平之）思患豫防　括囊无咎（易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又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不譁不伐　萬舉萬全（韓詩外傳孔子曰夫慎於言者不譁慎於行者不伐　記纂淵海聖人萬舉而萬全）

謹慎四

【增】履霜堅冰（易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毀削草本（後漢樊宏傳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衆對）蹈尾涉冰（書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閉門斷客（魏略李豐年十七八在鄴下名爲識別人物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遂令閉門敕使斷客）完如金城（韓詩外傳曰慎一日完如金城）心如地寧（玉笑零音心如地寧謂之慎）每事十思（吳志呂岱戒諸葛恪曰世方多難子必每事十思）托意古人（彙苑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願保優閑（北史後周于謹自以久當重權功名既立願保優閑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致酒數斛（記纂淵海侍中謝朏求出爲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爲書曰可力飲此勿與人事）不如不知（三國志杜瓊傳瓊學業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自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密函去來（彙苑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諮之形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謹慎五

【增】【詩】魏曹植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晉嵇康家誡曰古人有言善

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祗攪予情安樂必戒乃終永貞

【增】賦漢張衡思元賦曰恭夙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諐兮懼余身之未敕　唐劉知幾思慎賦曰吾嘗終日不食三省吾身覺昨非而今是庶捨舊而謀新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生也者賢愚定其美惡位也者朝市揔其名利七情由其不等百行以之咸異儻無心以自謀良遂途其必躓何者得不思失雄獨忘雌躭人爵以健羨窮代路之險巇是則平衡而登九折直轡而踐三危干戈生於肘腋胡越起於藩籬假使履獸尾而不咥探龍頷以獲奇省僥倖以適願非仁者之所爲也借如幽室鑿坏窮居負郭二頃樵採一廛耕穫困沈名於抱關志充詘於懸罶俄拔跡於羊豕倏摶飛於燕雀金紫照其陸離銀黃煥其沃若彼滿盈之難守伊榮茂之易落朝結駟而乘軒暮齒劒而齎鑊方思上蔡之犬追念華亭之鶴奚一身而足怪廼九族其惟索爾其寂莫無事殷憂不平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成懷書訪道學古言兵揮雲閤之美譽馳日下之休聲夫釁穴由於足響膏爍起於多明趙國縱而蘇裂齊城下而酈烹吹律誅（一作殊謂京房）於西漢獻寶刖於南荊遂懷沙於楚塞因說難於秦庭李仕登朝而就戮稽道超代而逢刑苟才智之爲患雖語默而同傾若乃猛將出師謀臣獻策鱗翼攀附風雲感激開黃閣與朱門樹高幡及長戟恃龍蛇之恩舊望鳥兎之盡獲思擅寵於邦家播傳名於竹帛蜀既平而艾檻吳已霸而胥溺黜淮陰以艱韓遷杜郵而思白彼功成而不退俄寵謝而招隙何追憶於布衣翻興思於下澤各入門而自媚徒弔闕其何益亦有爵非才舉榮因寵遷吮癰求愛舐痔逢憐朝承恩而袖斷夜托夢而衣穿喚弦直之死道喜邪徑之敗田氣噓霜而吸露力轉日而迴天自謂方江湖而共永比嵩岱而齊堅一朝失據萬古淒然至於申侯逼迫而辭楚盧綰披猖以去燕彼丁傅之崇貴將梅茹之威權疇一姓其或在覆五宗而不全次有跡鄙衡門情娛俠窟出入田竇往來平勃歌無魚以自謀獻文虵而請謁疑臥薪之可久謂巢幕之恒安烈火照其潛燎衝風敵其上摶曾門傾而天鄉賈室壞而戹潘班坐刑於黨實殷取戮於臣桓顛噬臍而不及知觸籓（一作拾）之爲難夫化赤漸乎鄒丹爲黔實於邇墨生於麻者既革其操染於藍者亦變其色交非鮑叔遊異田蘇忘臭肆之不惡持甘醴以爲娛餘推誠而裨（一作御）耳蕭結幹而連朱始刎頸以交約終反噬而相屠王綢繆於魏諷石嫌疑（一作[illegible]）於州吁孫秀與趙倫

齊貫石顯將牢渠並驅汙無禮以自及蹈不義而同誅別有直若史魚正如伯厚飾智驚物露才不偶持瑾瑜而指瑕鑒冰鏡而求垢彼獨潔之爲雅固羣醉之所醜況乃誹謗朝廷擯斥朋友方縉紳以豚犢延冠蓋以雞狗符結怨於晉台彭肆言於蜀后禰悲號於座上庾嘲謔於行後撥榮辱之在身猶樞機之發口儻一言其靡愼寘四大之能守然則禮無微而不驚（疑作警）怨無小而不雠察關張之同敗審韋弦之所由豈直君子不可罔而小人獨可仇倜儻英跱昂藏遠邁覩厮隸其如萍覩輿臺其若芥本無猜於螻蟻寧有忌於蜂蠆安知驚炙轂授七尺由其喪亡羊羹匪均三軍以之覆敗苟有怨其必復諒無所而不誠於是考茲出處稽彼行藏咸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惑多言之必敗迷暴貴之不祥彼有足而罕衛行立身而靡防猶乘車之去軌若涉海之無航既百慮而一致故異術而同喪唯夫明達髙人賢良志士知滿損而謙益驗弱生而强死無爲福先無爲禍始節其飲食謹其容止聚而能散爲而不恃潔其心而穢其迹濁其表而易其裏範閨室而整冠循覆車而易軌以道德爲介胄忠貞爲劒履愛髮膚而不傷保家室以不恥若乃詢木鴈於園吏訪光塵於柱史萬石守慎以全榮二疏既滿而辭仕袁不及於憎愛柳忘情於慍喜漢先主之立誡莫尚中庸衛大夫之所羞獨爲君子余雖不佞嘗從事於斯矣重曰夫含靈稟質異品殊倫生何如而弗貴命何如而弗珍雁含枚以避繳狐聽冰而涉津葵傾心而衛足櫟不材而謝斤彼草樹之無識唯禽獸之不仁猶稱能以遠害尚假智以全眞矧百行之君子廼三才之令人何自輕於養性何自忽於周身儻狂歌之可採伊輿誦之可詢敢刊銘以勒座遂援翰而書紳

增論方孝孺謹行論曰士之爲學莫先於愼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縁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爲聖賢得之而後爲賢君子脩是而爲善小人失是而陷於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爲之於閨閫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嚮昔竭力専志之所爲者而棄之矣可不愼乎

增銘金人銘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

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湖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内藏我知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莫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

增誡唐姚元崇辭金誡曰古之君子箴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爲欲無悔悋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讒謗由乎慝以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謗恥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增雜文劉子曰蘧瑗不以昏行變節顔回不以夜浴改容句踐拘於石室君臣之禮不替冀缺耕於坰野夫婦之敬不虧斯皆慎乎隱微枕善而居

勤勞一

增爾雅曰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注莫知我勩惟王之邛哀我癉人疏皆謂勞苦也倫者理也理治事務者必勞勩者廣雅云苦也孫炎曰習事之勞也敕者相約敕也亦謂勞苦愉者嬾也郭云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庸者民功曰庸癉者說文云勞病也）　又曰勞來强事謂剪篲勤也（注詩云職勞不來自勉强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爲勤也詩曰迨其謂之剪篲未詳）　又曰庸庸慅慅勞也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　又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又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又曰勞而不伐　書曰夙夜罔或不勤　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又曰明作有功　又曰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書曰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禮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左傳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　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　詩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於公賦小星　又曰夫婦相戒以勤賦女曰雞鳴　國語敬姜曰天子大采（大采衮職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祖習也識知也）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

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少采黼衣也）夕月與大史司載（載天文也）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九御九嬪之官也）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　明永樂實錄曰上嘗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勤之一字豈獨農夫宜盡士商賈皆當盡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

勤勞二

【增】列子曰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　尸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未闞其家生偏枯之疾步不相顧人曰禹步　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諴和萬民　詩序曰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周紀曰周公戒伯禽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書曰惟公克勤王家　詩傳曰召公勤於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書曰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於太常　周紀曰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交加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言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歿也謂之叡聖武公　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左傳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不日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又楚子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

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詩外傳曰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入以星出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　史記張湯傳曰湯子安世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　漢書常惠傳曰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　東觀漢記曰王丹每歲農時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與而勞之　漢紀曰諸葛亮常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　又曰諸葛亮遣使者至司馬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繁簡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　三國志步騭傳曰騭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晉杜預自序曰在家則滋味經籍居官則畢力理治公家之事知無不爲　晉紀曰陶侃爲都督荆州諸軍事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君子當正其衣冠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耶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百姓皆勤於農作家給人足　又曰秦建元八年以王猛爲丞相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　南史齊何敬容傳曰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范雲傳曰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狥一朝之宴逸也　徐勉傳曰天監二年除勉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侯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北史斛律光傳曰光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

五代梁紀曰吳越王鏐自少在軍中未嘗寐倦極則就圓木小枕或枕大鈴寐熟輒欹而寤名曰警枕　宋

紀曰趙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門啓篋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　宋史李沆傳曰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　宋紀曰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時兩宮虛已以聽爲政光亦欲以身殉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金史完顏陳和尚傳曰陳和尚軍中無事則窓下書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　元史吳澄傳曰至大元年名澄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明王璡傳曰洪武末璡以賢能薦拔寧波知府清廉强幹夜四鼓輒升堂秉燭讀書聲徹署外聞詣學課諸生諸生率四鼓起誦習無敢懈　文皇實錄曰上諭禮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既衰日與羣臣並入朝參觀其步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其見任者不在此例　稗史曰明周文襄名忱勤敏過人凡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爲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不能行由是知公之風雨必記非漫書也　夏原吉傳略曰原吉修東南水利役十餘萬人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見役夫暴日中曰吾何忍獨適因麾蓋去之

勤勞三

【原】定國　廣業（禮以勞定國則祀之書業廣惟勤）不匱　有繼（左傳人生在勤勤則不匱又能勤有繼）靡盬　匪懈（詩王事靡盬又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盡瘁　勿休（出師表鞠躬盡瘁白帖雖休勿休不懈於位）【增】上士　佳吏（三國姜維傳諸葛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其人涼州上士也漢馮勤傳光武時勤爲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在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吏也後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馬上　得息【原】日至　不休（五代史梁敬翔傳翔從朱温用兵三十餘年細大之務必關之翔亦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漢薛宣傳宣爲馮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理事宣出敎曰日至令吏休所從來遠矣）【增】東征　西討【原】晝講　夕復（元木華黎傳木華黎謂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憾第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國語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增】能荷堂構　皆應準繩（宋史和峴傳上謂李昉曰峴宰相子勤構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峴者不可多得也南史梁韋叡傳叡進討合肥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輒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老農不及　聖人且然（南史程靈洗傳靈洗性好播植躬勤耕稼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微用費

（賦亦弗儉吝　性理標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

無事不理　其功可推（稗史彙編傳爾居官有名爲吳令時往則建康令孫燕燕因問曰聞大夫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傳答曰惟勤而能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唐宋慶禮傳慶禮爲政嚴少私太常博士張星以好巧自是諡曰專張九齡申駁曰慶禮國之勞臣在邊陲三十年往城營州士纔數千無甲兵還爲指期而往不失所慮遂罷海運收歲儲邊亭宴然其功可推不當醜諡）

聞鼓驚起　被甲徒行（北史周裴俠常遇疾沈頓忽聞五鼓即便驚起問左右曰可向府耶所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聲疾病遂愈豈非天祐其勤恪耶　宋韓世忠傳世忠子彥直鄂州都統制軍中騎兵多不能步戰彥直命騎士被甲徒行日六十里令統制官以身帥之人習勞苦馳騁如飛詔諸將效行之）

頭如蓬葆　心若天運（漢燕剌王旦傳樊酈曹灌攜劍推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　百川學海心如天運謂之勤）

大寒炙火　盛暑篝燈（新唐書宗室列傳戡字定臣十餘歲即好學大寒擁薪自炙夜無燭則默念所記　元蘇天爵傳天爵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

分陰當惜　力田爲先（晉紀陶侃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宋史辛棄疾傳棄疾常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

子爲別食　弟豈冐恩（五代史唐臣傳劉贊魏州人也父玭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玭自肉食而別以蔬食食贊於牀下謂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問以干祿吾肉非爾之食也由是贊益力學舉進士　元劉秉忠傳世祖常賜秉忠白金千兩秉忠辭不允乃受而散之以二百兩與秉恕秉恕曰兄勤勞有年宜蒙茲賚秉恕無功可冐恩乎）

士同力役　身率墾田（宋韓世忠傳世忠在楚州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織薄爲屋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鎮　唐劉昌傳昌爲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節度身率士墾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簞瓢不倦　書算盡通（晉安平獻王孚傳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　金僕散忠義傳皇統四年除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直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不事田獵燕游以職業爲務郡中翕然稱治）

設榻以坐　帶經而鋤（金高汝礪傳汝礪爲尚書右丞相上諭汝礪曰向朕以卿年老視朝之日侍立爲勞令用實時退坐殿下而御復侍立終朝豈有司不爲設榻耶　史記兒寬傳寬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鋤休息輒讀誦）

王播反樂　班宏益恭（唐王播傳播勤吏職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　又班宏傳宏清潔勤力晨入官署夕而出吏不堪其苦而已益恭）

據案獨留　覆衣而去（唐呂諲傳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謹慎勤總吏職諸僚或出遊諲獨頹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　魏氏春秋高文惠爲刺姦令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書而寐太祖常夜微出見而哀之徐解衣以覆而去）

爲示鐵硯　不離小齋（五代史晉臣傳桑維翰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　小學唐柳公綽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決私事接賓客[illegible]燭至則命子弟一人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

事至十反　夜必再巡（漢紀諸葛亮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以來相啓告　南史梁宗室傳初鄱陽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以夙便轍篝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弟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邏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上遷詔則不可奉詔則負事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

詎可遽去　不令遠出（宋張昇傳昇爲參知政事樞密使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宗立請老帝曰大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　元馬亨傳亨爲陝西五路西蜀四川鹽訪都轉運使上便宜六事疏聞帝即召見有旨卿比安在胡不早言亨對曰新自陝西來覲帝諭曰卿久著忠勤自今不令卿遠出矣）

君子無逸　老人何苦（書君子所其無逸）

（唐蕭德言傳德言晚節學愈苦每開經輒櫛沐束帶危坐妻子諫曰老人何終日自苦答曰對先聖之言何憚勞）

莫不向義　未嘗少閒（國語魯敬姜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晉紀陶侃為荊州刺史終日斂膝危坐軍府眾事檢攝未嘗少閒）

運甓齋內　轉漕關中（晉紀陶侃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史記蕭相國世家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

五鼓每入學　三年不窺園（元齊履謙傳仁宗即位嘉尚儒術履謙為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諸生皆畏服　史記儒林列傳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

母寢未熟吳澄詎敢吁唔　帝臥得酣大亮為來宿衛（元吳澄傳澄五歲日授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不多與澄候母寢燃火復誦　唐書李大亮宿衛兩宮每番直常假寐帝勞曰公在我得酣臥）

蔣乂不衰於晚歲寒暑恒親　曲樞惟切於幼君出入匪懈（唐蔣乂傳乂結髮以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於前　元曲樞傳仁宗幼時以曲樞可任保傅左右擁翼曲樞入則佐視食飲出則抱負游衍勤躬盡力夙夜匪懈）

勤勞四

增鞭算（唐劉晏傳第五琦始榷鹽佐軍興晏代之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雖休澣不廢事無閒劇即日剖決無留）

親蒙矢石（北史郭榮傳榮從事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帝知之大悅每勞勉之）

臣身羈紲　手不停筆（左傳子犯謂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　梁紀徐勉為吏部尚書精力過人雖文案堆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

親賜佩刀　不寢至旦（唐魏徵傳太宗一日宴群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閒關草昧元齡功也貞觀以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慮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漢趙廣漢傳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

行不乘騎　神無滯用（武編魏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糧與士卒分勞　北齊書楊愔傳愔居端揆權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

勤勞五

增詩文選樂府君子行曰周公下白屋吐餔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　明宣宗織婦詞曰昔嘗歷田野親觀織婦勞春深蠶作繭五月絲可繅繅絲準擬織為帛兩手理絲精揀擇理之有緒纔上機弄杼拋梭窗下織斯螽動股織未停鷄鳴三號當夙興機梭軋軋不暫息辛勤累日帛始成嗚呼育蠶作繭未必如甕盎累絲由寸積為丈上供公府次豪家織者冬寒無挾纊紛紛當時富貴人綺羅粲粲華其身安知織婦最辛苦我獨沈思一憐汝

增疏漢鼂錯疏略曰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縣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其勤苦如此

增論三國韋曜博弈論曰古之志士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夕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

增雜文唐韓愈進學解略曰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常矻矻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人部四十二（儉　勇）

儉一

增爾雅曰瞿瞿休休儉也　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又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曰用過乎儉　書曰克儉于家　詩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　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　又曰儉德之共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　詩外傳曰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　漢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乎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　漢書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也　史記公孫弘曰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　金史紇石烈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而又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饑饉之患也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　管子曰辯于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　又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靡爲國之急也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又曰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　文子曰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節乎已者貪心不生矣束晳曰能約其躬則儋不之穡以豐苟肆其欲則水陸之積不足　顏氏家訓曰儉者省約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恤之謂也如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性理許衡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儉二

增柳宗元晉問篇曰三河古帝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風俗通曰大禹闕百品之羞而菲庖廚殷湯寐寢黃屋駕而乘露輿　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尺以見儉也　汲冢周書文王語太子發曰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于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因就不決曰括）　墨子曰晉文公好惡衣臣下皆衣牂羊之裘以韋帶劍　尹文子曰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

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孔叢子宰予曰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清素好儉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　禮記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　左傳子西曰吾昔聞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　公羊傳曰晉靈公無道趙盾趨而入靈公望見愬而再拜心怍焉欲殺之使勇士往入其門上其堂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也吾亦不可復見君矣遂刎頸而死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　三國志和洽傳曰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節儉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以一節儉也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弊壞者謂之廉潔以故汚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諸葛亮傳曰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董和傳曰蜀土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規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　蔣欽傳曰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孫權嘗入其堂內母踈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　毛玠傳曰玠以儉率人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雖居顯位常布衣蔬食　綱目曰宋文帝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南史孔覬傳曰覬性眞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　顏延之傳曰延之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夏侯亶傳曰亶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梁昭明太子統傳曰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樸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北史楊椿傳曰椿戒子孫有曰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住舍宅不作壯麗華

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　唐書盧懷慎傳曰懷慎清儉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旣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桮而已　韓滉傳曰滉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增補之滉見即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乎　薛苹傳曰苹治身觳薄所衣綠袍更十年至緋衣乃易居三鎭聲樂不聞于家　五代梁紀曰梁以王審知爲閩王審知儉約常躡麻履府舍卑陋未嘗營葺　宋史錢俶世家曰俶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甚儉素自奉尤薄常服大帛之衣帷帳茵褥皆用紫絁食不重味　宋紀曰李沆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史葉顒傳曰顒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史纂左編曰宋杜衍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遼史張儉傳曰儉衣惟紬帛食不重味月俸有餘賙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帝見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易帝問其故儉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以此微諷諭之上嘉其清貧令恣取內府物儉奉詔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　蕭惠傳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興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爲缺乏陛下猶有所賜貧于臣者何以待之　金史伯德特里補傳曰特里補爲政簡靜不積財常曰俸祿已足養廉衣食之外何用蓄積凡調官行李止車一乘婢僕數人而已　元史裕宗列傳曰皇太子眞金服綾袷爲瀋所漬命侍臣重加染治侍臣請織綾更製之太子曰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曰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邪不許　泰起宗傳曰起宗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張甚盛問其費所從出小吏不敢隱曰借辦于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即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　明紀曰來恭由貢士洪武中拜御史陞僉都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勢有譏恭者帝私幸其第見夫人紡綿公鋤菜遂誅譏而益重公　明紀編年曰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服鮮麗問制用幾何曰五百貫責之曰農夫春耕暑耘蠶婦繅績乎成其勞已甚及登場下機公

私遺宗交至竟不能爲巳有食惟粗糲衣惟垢敝而已今汝席父兄之庇生長膏粱紈綺之下一衣制及五百貫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驕奢若此豈不暴殄　洪武實錄曰凌說爲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敝謂曰汝久居通顯猶服敝衣得無儉不中禮乎對曰以平生好儉素上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　又曰曹國公李貞平生衣取適體食惟適口上不時賜衣幣必緝之雖一帶弊亦必藏以待用或奉養太豐輙不自安召子孫集于前懇懇言未遇時事以曉之曰吾家素涼薄叨沐上恩以至于此雖美食盛饌何患不繼然奢靡之事吾生所不喜今上方以勤儉化天下吾爲戚里之長苟爲奢靡何以勸率家人汝曹念之其儉約蓋本于所性云　明王璡傳畧曰璡自奉儉約一日饌用魚羹璡怒其妻曰若不憶吾啖草根時耶命撤而埋之人號埋羹太守　軒輗傳畧曰正統五年擢輗浙江按察使寒暑一青布袍補綴殆遍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臼與僚屬約三日出俸錢市肉不得過一觔僚屬多不能堪故舊至食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

儉三

【增】歸本　助廉（漢王吉傳吉上疏曰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　宋范純仁傳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蜂盤　縕帶（南史陳武帝居阿衡時恒從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爲虛費　又梁沈約傳約孫衆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原】飯脫粟　臥布被（白帖晏子相齊食脫粟飯　漢公孫弘傳弘以三公爲布被）【增】後人莫及【原】古道難遵（性理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儉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　漢書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此儉而難遵也）【增】詔賜宮錦　命輟殿材（元白景亮傳景亮爲衢州路總管性廉介勤苦自奉甚薄妻尤儉約惟以脫粟對飯而已部使者嘗上其事特詔褒美賜以宮錦　唐書魏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構五日畢并賜素褥布被以從所尚）　望風成俗　治人事天（漢東方朔傳朔曰孝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劒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　性理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　裴坦家法　王旦門風（唐裴坦傳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奩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　宋王旦傳旦疾甚戒子弟云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于侈泰勿爲厚葬以金寶置柩中）　禮乘駑馬　詩賦羔羊（禮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詩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惡衣糲食　虛室單牀（元張子良傳子懋授懷遠大將軍吉州路總管懋惡衣糲食率之以儉　梁書到溉傳溉性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　臣以爲易（吾奉其馴宋劉章傳章述權禮部尚書纍餘事中劉選以儀殿閣直令年幾而容觀未衰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孤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　唐李懷遠傳懷遠久貴益素約不

（治居室皆乘牧段馬僕射盧欽望謂曰公貴賤寵當然耶答曰吾幸其馴不願他駿）

享可二簋　案惟三桮（易二簋可用享漢末傳博為人儉不好酒色遊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

悉寄天府　並挂屏風（南史梁南康簡王績傳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又王琨傳琨儉于財用設酒不過兩盌輒云此酒難遇鹽豉薑蒜之屬並挂屏風酒醑悉置牀下內外有求琨手自賦之）

書有千卷　家無百錢（晉華譚傳譚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有書數百卷性理周濂溪以名節自砥礪奉己甚約奉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無百錢之儲襟懷灑落雅有高趣）

周捨荻障　馮道茅庵（南史周捨傳捨性儉素如布衣每入官府雖廣廈華堂閨閣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為障壞亦不修五代史馮道傳道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為一茅庵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

埋羹太守　曳柴夫人（明王建傳詳儉二漢王良傳良為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東坡爵肉　祁公麪飯（侯鯖錄蘇東坡在黃州嘗書云自今日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山堂肆考杜祁公會食于家惟一飯一麪或美其儉公曰某本一措大名位壽福皆國家所賜一旦去位身復為措大何以自奉）

膳裁豆䜴　蒸乃葫蘆（唐張孝忠傳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䜴而已人服其儉盧氏雜錄唐盧懷慎為相清儉召客會食呼左右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為鵝鴨已而出餉客則葫蘆一枚也）

不改茅屋　重修蕉糖（南史蔡撙傳[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命拜太常雖外處貴顯而撙自沖約茅屋蔬食不改其舊明祝允明猥談江西俗儉刻木為碗饌一客欲取食之入手始知不覺失笑覆視之底有字云大德二年重修）

何加文子　不如巨公（唐李元紘傳紘為國相家無留儲宋璟嘗歎曰魯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後漢宣秉傳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以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惟處故院　嘗送新衣（唐李愬傳愬行已儉約其昆弟數家[illegible]所處乃父時故院無所增廣晉桓沖傳沖性儉素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沖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沖大笑而服之）

二韭　侍惟一僮（雞跖集李崇為尚書令富而多儉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祐謂人曰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元祐曰二九十八聞者大笑宋程公許傳公許[illegible]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美儲）

持此安用　終當還官（南史宋宗室列傳景素為荊州[illegible]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illegible]所遺珍[illegible]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illegible]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illegible]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illegible]惟以忠義結主知[illegible]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

夏忘設帳　寒不衣裘（南史孫謙傳謙自少及長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illegible]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illegible]史[illegible]佗傳佗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二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如此）

都是素士　不異布衣（南史齊始[illegible]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illegible]樞密副使包拯性峭直嚴介其飲食服用自儉於[illegible]貴如布衣）

可師後世　不知三公（史記蕭相國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illegible]之薄處之每朝賀嘗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二五騎屢行田間每農桑劇月[illegible]人從行遇之者不知三公也）

原魚敢二歲　增袍衣數年（[illegible]無[illegible]二歲子盡以[illegible]數[illegible]孫澤傳澤常曰[illegible]以衣[illegible]身一布[illegible]妻子[illegible]素[illegible]人皆言之[illegible]）

丞相覆布被　夫人衣綢[illegible]（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illegible]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illegible]）

[illegible]無鹽饌

不過軥車（稗史彙編翟公巽身歷兩府自奉甚于寒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言近日風俗奢靡燕樂之間尤甚因正色曰德大于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于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史記游俠傳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

安石無澣洗　辛秘不改易（宋史王安石傳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賢唐辛秘傳秘爲大官居不易第服不改初）

壟畝是親更咏歌之不廢　綺紈弗御何絲竹之堪娛（晉孫晷傳晷雖侯家豐厚而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南史陳慶之傳慶之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

竹輿是駕並無翟茀之車　銅鏡相隨豈有麒麟之塚（唐書諸夷蕃將列傳裴玢從山南西道蔬食無衣居處取避風雨而已後以疾辭位入朝不事騶仗妻乘竹輿二侍婢黃碧綠服西京雜記袁盎冢以瓦爲棺槨器物都無惟有銅鏡一枚）

熊克之軒車難入偏多折節之貴游　道根之墻屋不修竟作蕭條之寒士（宋熊克傳克家素儉約雖貴不改舊所居卑陋門不容軒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乃入南史馮道根傳道根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

儉四

【原】有度（左傳大德儉而有度）【增】心逸（小學紺珠四德銘儉則心逸）養德（漢諸葛武侯戒子書儉以養德）足用（國語儉所以足用也）妻執爨（漢第五倫傳倫拜會稽太守雖爲二千石躬自斬芻養馬妻執炊爨）【原】無長物（晉王恭傳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即以送焉遂坐簾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生平無長物）【增】小宰羊（稗史彙編時戢爲青陽丞潔以勤民肉味不知日市豆腐邑人呼豆腐爲小宰羊）【原】宮室卑庳（左傳晉文公爲盟主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家無私積（又曰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增】拾噉飯粘（晉殷仲堪傳仲堪在荊州食常五盤無餘肴飯粘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眞素也）敗簷疎牖（山堂肆考宋曹彬兩總樞密五臨藩翰所居僅庇風雨敗簷疎牖人不堪其憂而彬處之自若至升武帳上衣弋綈坐素木胡床而已）榼惟一味（明祝允明猥談江西俗儉果榼作數格惟中一味或果或菜可食餘悉充以雕木謂之子孫果桂）不然官薪（會稽典錄陳豫章守性清潔恭儉十日一炊不然官薪）不施錦繡（唐裴耀卿傳帝封禪還次宋州謂張說曰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習家人事（魏書中山恭王袞傳袞尚約儉敎妃妾紡績習爲家人之事）插燭板牀（南史傅昭傳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酒止五行（山堂肆考宋司馬溫公與劉几席君從王尚恭等七人作眞率會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如違約增人歟食之數罰一會）糊紙補幬（又漢羊續爲廬江太守臥布幬時或破以糊紙補之）【原】一裘三十年（鹽鐵論昔者晏子相齊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馬餼不過稂莠（國語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儉五

【賦】漢班固東都賦曰命有司頒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返本背僞而歸眞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

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淵　張衡東京賦曰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往目不見其所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于山抵璧于谷翡翠不裂瑇瑁不蔟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返本咸懷忠而抱慤

增詔漢平津侯傳太皇太后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為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俸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于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為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為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又安帝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從節儉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厄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懇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增論三國郡正蔣濟萬機論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羣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

增雜文宋司馬光訓儉文畧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兒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柹之類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世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肴非遠方珍

興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靡者蓋鮮矣嗟乎風俗頹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剛一

【增】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書曰剛而無虐　又曰彊弗友剛克　又曰沈潛剛克　詩曰剛亦不吐　又曰膂力方剛經營四方　禮曰外事以剛日　又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宋柴中行傳曰士大夫寡廉隅之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之氣　李椿傳曰君以剛德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　荀子曰剛彊猛毅靡所不信　桂巖子曰為天者務剛其氣為君者務堅其政剛堅然後揚道制命　淮陽子曰氣剛則剛而直　魏劉劭人物志曰剛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　又曰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說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

剛二

【增】皇甫謐高士傳曰商容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淵海曰韓子問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叔向曰臣年八十齒再落而舌尚存是知剛不如柔　史記伍子胥傳曰員為人剛戾忍詢能成大事　魏其武安傳曰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書諸葛豐傳曰豐特立剛直為司隸校尉舉刺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　漢紀曰趙王良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下車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貴戚尊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不避強禦帝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又曰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于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

敢至門令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宣錢三十萬　三國志張昭傳曰初孫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孤豈爲子布（昭字也）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　晉書傅咸傳曰咸性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疾惡如仇　南史蕭引傳曰引爲中庶子建康令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族子密時爲黃門侍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北史楊昱傳曰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伯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　劉行本傳曰行本累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座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爲掌朝將進筆于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能得帝驚視問之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　唐書李朝隱傳曰朝隱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幸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即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無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嘉歎後御承天門對百官及朝集使美之使偏問之進大中大夫一階賜中上考絹百匹以旌剛烈　李邕傳曰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　蕭至忠傳曰至忠爲御史劾宰相蘇味道贓汙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禮乎至忠曰御史人君之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憚其剛直　宋史趙普傳曰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復奏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外久之不去竟得俞允　李沆傳曰沆爲平章事眞宗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畢士安傳曰宋眞宗欲相畢士安士安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眞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士安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

積朝廷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尊耳　宋紀曰馬知節性剛直敢言不肯少有卑屈嘗與王欽若爭論上前退見王旦辭色猶怒甚曰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但驚動君相耳　陳恕傳曰恕條陳王安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絶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書屬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元史張文謙傳曰文謙爲人剛明簡重凡所陳于上前莫非堯舜仁義之道數忤權倖而是非得喪一不以經意　竇默傳曰世祖即位召至上都問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顔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一統志曰明顔佐永樂中爲應天府尹剛正不撓吏民畏服雖勲豪貴戚爲之斂手議者謂有類于宋包拯之知開封府　明史顔佐傳畧曰佐性嚴重守正嫉邪人皆敬憚之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屨戸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爲顔獨坐云　一統志曰張鵬淶水人景泰辛未進士立朝謇諤有才名時石亨恃寵作威福鵬極詆其罪平生剛直貞介夷險一致云　續文獻通考曰吳與弼字子傳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既久渾然無復圭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

剛三

【原】天德　地道（左傳寗嬴曰天爲剛德　易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受性　懷腸（後漢高獲傳獲與光武有舊曰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曰臣受性父母不可改也遂辭去　古詩疾惡懷剛腸）【增】信道　守節（宋史陳宓傳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　前漢書申屠嘉傳贊曰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矣）斂手　立脚（宋包拯傳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爲之斂手　性理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然終是有立脚處故于聖門獨得其傳）不拜　獨揖（元史執敬傳執敬由國子監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論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焉　五代史罷敏傳敏歷進爲太常卿使于吳越是時使吳越者見吳越王皆拜敏獨揖之）破柱　埋輪（漢紀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于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　又漢安元年遣杜喬張綱等分行州郡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爲君子德　有古人風（性理朱子曰聖人以剛不及爲君子　金陳規傳規爲人剛毅有古人風）劉伸不及　魏徵何加（遼楊績傳上曰方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　金孫鐸傳泰和一年十二月上召鐸及張復亨議交鈔復亨曰三合同鈔可行鐸請廢不用詔議詘上顧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也雖古魏徵何加焉）意卿能文　必爾犯法（人宋周必大傳必大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上中書舍）

（曰意卿止能文耳不謂剛正如此元不忽木傳不忽木爲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帝遣通事脫虎脫護送西僧過眞定箠驛吏幾死訴之按察使不敢問不忽木受其狀以僧下獄脫虎脫直欲出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免冠跪庭下詰責之脫虎脫逃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剛正必爾犯法故也）

少沖進諫　孔璋上書（金賈少沖傳少沖外柔內剛每從容進諫世宗稱美之唐李邕傳邕下獄當死許邑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法而奸謀沮解疏奏邕得減死）

莫見弘度　無逢懷恩（北史隋崔弘度言行剛正見者懍然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莫見崔弘度唐書權懷恩傳懷恩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持語曰寧飲三斗塵無逢權懷恩其妾狀流殺每盛服妻子不敢仰視）

性無苟合　呂不虛行（元劉因傳因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晉書苻堅紀太元七年堅饗羣臣于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

頗有執持　素聞勁挺（金王翛傳明昌二年翛坐故出人罪削官解職明年特授定海軍節度使諭旨曰卿賦性太剛率意行事乃自陷于刑念卿入仕久頗有執持故特起于罪謫之中授以見職元呂思誠傳思誠氣宇凝定素以勁挺聞不爲勢利所屈）

魚頭是目　皁鵰見呼（宋紀魯宗道輔政七年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唐王志愔傳志愔爲侍御史以剛鷙爲治人吏畏讋呼爲皁鵰）

不急細事　可寢大奸（唐呂諲傳諲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稗史彙編王旭秉節剛勁可寢大奸）

當稱古直　乃爾木強（元王磐傳磐資性剛方閑居不妄言笑每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幸側目弗顧也又廉希憲傳希憲每奏議帝前論事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上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邪）

爲戒太暴　不敢及私（前漢匡衡傳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唐韋處厚傳處厚姿狀如甚儒者居家亦循易至廷爭嶷然不可回奪剛于御史百僚謁事畏惕未嘗敢及以私）

不避高下　以備股肱（南史劉祥傳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桂巖子天下至精所以爲剛也君引賢以自近以備股肱所以爲剛也）

矯時慢物　披心示誠（漢禰衡傳衡字正平少有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書李尚隱傳尚隱性剛亮議論皆披心示誠處事分明）

植有大節　槃爲名臣（漢盧植傳植字子幹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詞賦能飲酒一石姓譜明熊槃官左都御史鯁治豪強剛方不撓爲時名臣）

薑桂成性　冰玉持身（宋紀和議之初晏敦復力詆屈己之非秦檜使人誘之曰公若能從所議旦夕可致敦復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齊東野語胡康侯性剛峭不可犯有志力學愛身如冰玉）

各申其志　宜終此言（書崔隱甫傳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坐是皆不得相然亦各申其志也北史元諧傳諧剛愎好排詆不能取媚于左右當言于上曰臣一心事主不由取人意上曰宜終此言）

無敢戲慢　不屈豪強（唐韋溫傳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晉書張輔傳輔初補藍田令不爲豪強所屈時強弩將軍龐宗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僮僕放縱爲百姓所患輔逮之沒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

安能屈節　乃復低頭（宋史宗澤傳陳過庭等列薦澤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剛方不屈南史蕭惠開傳惠開素剛除少府加給事中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住齋前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自負奇氣　知爲端人（元陸文圭傳文圭爲人剛明超邁以奇氣自負又張德輝傳德輝天性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

韓愈愛重　士良恧縮（新唐書宗室列傳淮陽王道元六世孫漢少事韓愈爲人剛畧頗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又李石傳李訓誅死擢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每對延英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訓注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得對氣益奪縉紳賴以爲

【增】汝曹豈當議　臺諫皆有言（元張楨傳楨爲彰德路錄事辟河南行省掾檢校[illegible]見輸資不爲禮祁之兄訟于官且汗楨以驕昧事左右司官屬之議因[illegible]不出帶素俱積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怒曰張楨[illegible]害無回護意惟是之從當論[illegible]文字來矣）太傅安肯蒞吏　布衣乃能上書（前漢蕭望之傳[illegible]弘恭石顯等建白[illegible]太傅素剛[illegible]吏史包拯傳拯任至轉運判官以侍御史[illegible]論羅光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拯剛正不屈之臣言者[illegible]之日）王信見嫉緣觸要人　灌夫豈多不遜[illegible]（[illegible]傳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要雖此人多嫉之史記魏其武安列傳灌夫爲人剛直使酒[illegible]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

笑齊名之盧奐應愧賢兄　哭先死之王章具憐孝女（唐盧奕傳奕黃門監懷慎少子也[illegible]謹重寡欲[illegible]自修與兄奐[illegible]名相[illegible]選之[illegible]漢王章傳章爲京兆上封事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先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也明日問之章果死）[illegible]正豈容神廟之繁興　猛以代柔竊慮潁川之僵仆（南史王神念傳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靡費[illegible]神念至便令毀之風俗遂改漢何並傳並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illegible]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illegible]吏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illegible]）

剛四

【增】好斷（文中子曰剛者好斷）　正色別白（唐顏杲卿傳杲卿[illegible]遂州司法參軍性剛[illegible]蒞事明濟嘗爲刺史詰讓正色別白不爲[illegible]）　將軍揖客（漢汲黯傳大將軍衛[illegible]尊黯與抗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　脫幘投地（[illegible]脫幘投地[illegible]曰我所以[illegible]一世動門[illegible]而去）　成人則一（北史常爽傳[illegible]高允稱爽之嚴毅[illegible]方教雖殊成人一之）　鐵伐爲氏（[illegible]國春秋赫連勃勃[illegible]北遷幽朔姓改[illegible]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illegible]）　抗禮長揖（北史房彥謙傳[illegible]別駕[illegible]陵上侮[illegible]可以爲直刺史[illegible]懼之皆爲之[illegible]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　負可大用（[illegible]真可大用矣）　以毅名齋（宋史徐[illegible]之門嘉稱其明白[illegible]命以毅名齋）　屹若太山（[illegible]議[illegible]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　臣心如面（南史傅縡傳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于獄中上書[illegible]之少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　不容人短（宋史孫[illegible]傳[illegible]道夫[illegible]道夫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　鍊金煆鐵（宋紀仁宗時富[illegible]范[illegible]等同時執政石介作慶曆[illegible]詩曰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視弼之心鍊金煆鐵）　祐甫不爲下（唐崔祐甫傳祐甫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衮爭議不平衮怒使知吏部選每擬官衮輒駁異祐甫不爲下）

剛五

【增】詩　唐張說送王晙詩曰爲負剛腸譽還追彊項名

【增】【詔】漢元帝詔曰剛強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馮野王是也

【增】【策】宋蘇轍策曰夫爲天下國家惟剛者能守其法而公者能以剛服天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者天子之天下也賞罰之柄予奪之事其出于天子本無敢言者惟其不公故有一人焉受戮而去雖其當罪而亦勃然有不服之心而上之人雖其甚公于此而亦畏其不服而不敢顯然明斥其罪故夫天下之不公足以敗天下之至剛而天下之不剛亦足以破天下之至公二者相與並行然後可以深服天下之衆

【增】【疏】宋柴中行擢宗正少卿上疏畧曰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除權奸夫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

【增】【序】明鄒守益贈范伯寧序曰剛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剛不能以運地不剛不能以載人不剛不能以成位于中剛之時義大矣哉世之目剛者類以廉介狷直僅得其一端而負氣好勝者亦托于剛以自命果若而言則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北宮入室矣故夫能闢能闔能實能虛能榮能悴而後爲天地之剛能屈能伸能明能晦能進能退而後爲君子之剛聖門嘗傳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則無過不及者也曰有道無道而不變則無或息者也或過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勝義不能養浩然之氣者也浩然之氣中正而純粹者莫如乾潛躍飛見而以時措之故可以叱萊尸可以北費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萬人而可以不惴褐寬博可以不見諸侯而可以三宿出晝剛之爲德也其盛矣乎聖學不明往往以氣質所近習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覺西漢之季背公植黨至于叩角稽首爭獻符命而東漢之季互相標榜蹈于桎梏而方且以不與爲恥蓋知剛者鮮矣

【增】【雜文】宋蘇軾剛說曰孫君介夫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又曰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

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勇一

增爾雅曰番番矯矯勇也　釋名曰勇踴也遇敵踴躍欲擊之也　易曰用馮河　書曰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詩曰有力如虎　又曰孔武有力　禮曰臨事而屢斷勇也　又曰用人之勇去其怒　左傳狼瞫曰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　又伍尚曰知死不辟勇也　周禮曰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　史記魯仲連曰勇士不怯死而滅名　墨子曰君子戰雖有陣而勇爲本焉　河圖曰鳥一足獨立見則主勇強　劉邵人物志曰勇敢也者義之決也　又曰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爲力人未可以爲先登　劉向新序曰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

勇二

增外紀曰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使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煉五色石補天　五帝紀曰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又有大風猰貐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丘之澤上射十日下殺猰貐斷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萬民欣悅莫不向服（出淮南子本經訓）　元史康希憲嘗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爲禍福無與于己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者是自棄也　詩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愛之而作是詩賦也　左傳曰齊侯伐魯戰于長勺莊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杜回秦之力人也　國語曰晉悼公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　性理呂東萊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衷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賁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左傳曰晉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獲用也）焉王鮒曰子爲彼欒氏（爲彼欒氏如欒盈之待二子也）乃亦子之勇也　又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鄹邑大夫仲尼

（父叔梁紇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彌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六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以偪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于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　韓詩外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穀梁曰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挾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　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慶忌要離詐得罪出奔遂如衛求見慶忌曰願因王子之勇闔廬可得也慶忌信其謀遂之吳將渡江于中流要離坐于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捽其頭于水中乃加于膝上曰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于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　又曰公子慶忌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拊膝數百里闔閭嘗追之于江駟馬馳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　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　史記孔子世家曰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　韓詩外傳曰孔子遊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莊子曰孔子圍于匡子路入見孔子曰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史記曰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　尸子曰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賁乎曰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史記秦本紀曰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説皆至大官王與孟説舉鼎絕臏　魏公子列傳曰公子無忌北救趙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

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亥與公子俱遂行王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揚子曰或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曰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于行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　廉頗列傳曰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以勇氣聞于諸侯　刺客列傳曰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天中記田光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項羽本紀曰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留侯世家曰張良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前漢書武五子傳曰廣陵厲王胥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　食貨志曰匈奴侵冠甚王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後漢書光武帝紀曰王莽召募猛士時有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以爲壘尉　陳俊傳曰後拜彊弩將軍與五校戰于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歎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董卓傳曰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爲羌胡所畏　蜀志曰關羽張飛勇冠三軍俱稱萬人之敵　魏志曹眞傳曰眞嘗獵爲虎所逐顧射虎應射而倒太祖壯其鷙勇　許褚傳曰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褚從行馬超負其力陰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盻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晉書劉牢之傳曰牢之面紫赤色鬚目驚人太元初謝玄北鎮廣陵多募勁勇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劉曜載記曰曜征陳安安累敗南走陜中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安安與壯士十餘騎于陜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　南史陳驪歆傳曰歆有謀畧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　羊侃傳曰侃少雄勇膂力過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于兖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至七跡泗橋有數石人

長八尺大十圍佩執以相擊悉皆破碎　北史魏高祖本紀曰帝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髆骨射禽獸莫不隨所至而斃之　東魏孝靜帝紀曰帝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　高季式傳曰范陽盧曹以勇力稱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豬鬣力能拔樹常臥疾猶申足以舉二人蠕蠕冠范陽曹獨出城射之矢出三百步投弓于外羣臣莫能彎乃去之時有沙門曇讚號爲神力惟曹與之角焉　韓茂傳曰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于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以爲虎賁中郎將　楊大眼傳曰大眼少驍捷跳走如飛時將南伐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勿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沖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酉陽雜俎曰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數萬又龍門之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唐書曰尉遲敬德善避矟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矟與避矟孰難對曰奪矟難試與齊王戲王三失矟遂大服　薛仁貴傳曰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望見之問誰曰薛仁貴也召見賜金帛口馬甚衆師還帝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李白傳曰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旻嘗北伐爲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天中記曰彭博通身長八尺曾于講堂階上臨階而立取鞋一緉以臂夾令有力者後拔之鞋底中斷博通腳終不移牛駕車正走博通倒曳車尾却行數十步橫拔車轍深二尺皆縱橫破裂曾遊瓜步江有急風張帆博通捉尾纜挽之不進又嘗于長安與壯士魏弘宋令文馬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腳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　唐書宋之問傳曰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愻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　天中記曰宋令文有神力嘗以五指撮碓觜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

表柱下。壓之重。謝乃爲之出　歙州圖經曰績溪縣有汪節者生而有神力入長安到東渭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提而擲之丈餘後數十人不能動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爲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碾上上又置一牀坐龜兹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厭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唐書渾瑊傳曰瑊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乳媼俱來邪是歳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嘗冠軍　胡証傳曰証膂力絶人晉公裴度未顯時羸服私飲爲武士所窘証闖突入坐客上引觥三釂客皆失色因取鐵燈檠摘枝葉捼合其跗橫膝上謂客曰我欲爲酒令飲不釂者以此擊之衆唯唯証一飲輒數升次授客客流離盤杓不能盡証欲擊之諸惡少叩頭請去証悉驅出　張興傳曰興長七尺一飯斗米肉十斤爲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皆氣懾　五代史唐臣傳曰周德威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謂晉王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錘擊之章躓馬遂生擒章　宋牛思進傳曰思進少從軍以膂力聞嘗取強弓絓于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鞍立力士二人撮其乳曳之嶷然不動　韓世忠傳曰世忠早年鷙勇絶人能騎生馬駒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州隸赤籍挽強馳射勇冠三軍　岳飛傳曰飛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　遼史耶律漚里思傳曰漚里思負勇畧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適海東青鶻博雉晉人隔水以鴿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爲我得此人漚里思請内廐馬濟河擒之並殺救者數人還　金史高彪傳曰彪勇健絶人能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　元史木華黎傳曰木華黎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溫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　博爾术傳曰博爾术戰于大赤兀里兩軍相接下令殊死戰駐步勿退博爾术繫馬于腰踞而引滿分寸不離故處太祖嘉其勇膽　术赤台傳曰术赤台有膽畧善騎射勇冠一時怯烈王可汗之子鮮昆有智謀諸部畏之怯烈亦哈剌哈真沙陀等帥衆來侵兵戰不利近臣忽因

谷兒等馳告太祖曰事急矣麾下忠勇無踰朮赤台者宜急遣之拒敵從之朮赤台承命單騎陷陣射殺鮮昆降其大將失列門等遂奄有怯列之地　明張士誠傳曰五太子者士誠養子短小精悍能平地躍丈餘又善沒水　又曰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驍猛善鬬每令被銀鎧錦衣出入陣中　翦勝野聞曰明常遇春驍猛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脩毫　明常遇春傳曰太祖引兵薄牛渚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相次距岸且三丈餘莫能登者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盪元軍披靡諸將乘之遂拔采石　武德傳畧曰德從常遇春于常州疾戰流矢中右股拔去之血流至踵戰自若又與賀仁德戰劉山仁德奮戈刺德中右股德引刀斷其戈追擊之大呼突入盡破其軍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人部四十三　勇　壯　無勇附

勇三

原**引鼎**　**折軾**（禮記儒行引重鼎不程其力左傳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絕臏　**張膽**（史記秦武王事詳勇二又張耳陳餘謂陳涉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

患暴　**引強**（前漢書景帝詔曰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又周勃傳材官引強注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

增**卞射**　**蹶張**（前漢哀帝本紀贊曰哀帝時覽卞射武戲注蘇林曰手搏爲卞角力爲武戲也又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淩雲　**著翅**（晉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云蜀地阻險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淩雲北史周韓果傳果勁勇趫捷號爲著翅人周文聞之笑曰著翅之名何減飛將）

扛鼎　**開石**（前漢書淮南厲王傳厲王有材力力扛鼎又漢實延同韓詩外傳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爲石石爲之開）

負山　**捲鐵**（列子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山堂肆考唐代宗時有梁崇義者力能捲鐵舒鉤）

蛙怒　**虎癡**（尹文子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之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錦繡萬花谷許褚三國時魏人軍中以褚有力如虎而癡號曰虎癡）

擲驢　**擊鹿**（劇談錄咸通中有左軍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過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以手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北史周賀若敦傳敦嘗從校獵甘泉宮有一鹿突圍而走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棄馬步逐至山半便乃擊之而下周文大悅）

暴虎　**曳牛**（漢匡衡傳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三國志許褚傳褚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陣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又北史魏伊馛傳馛善射力曳牛卻行）

原**舉千鈞**　**拔二箭**（白帖烏獲舉千鈞力聞諸侯晉書桓石虔趫捷從父在荊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知其勇戲令拔箭石虔急往拔一箭猛獸跳虔亦跳高于猛獸猛獸伏又拔一箭以歸）

冠三軍　**刺雙虎**（李陵答蘇武書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史記陳軫曰有兩虎鬭卞莊子從而刺之一舉果得雙虎）

眥逆血　**髮衝冠**（白帖朱亥眥裂逆血史記藺相如傳趙得和氏璧秦昭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入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桀石投人　**搴旗執馘**（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家語子路曰搴旗執馘由也能之夫子曰勇哉）

拔劍斬蛟　**袒裼暴虎**（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璧而去詩袒裼暴虎）

齊莊爲爵　**佽飛置官**（左傳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注先二子鳴州綽獲二子平陰也爲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也枚數十八年東閭之役州綽以馬枚數門扇之板也呂氏春秋楚佽飛以寶劍涉河有兩蛟夾其船拔劍刺殺之荊王聞其勇乃置佽飛之官）

增**沒海覆地**　**立石移山**（唐東夷列傳新羅有張保皋鄭年者皆善鬭戰工用槍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蜀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重千鈞爲墓志今石筍是也）

軍有飛將　**前無強敵**（唐書單雄信傳雄信能馬上用槍軍中號飛將又史敬奉傳敬奉逆戰頻不勝衣其走遂奔馬挾

（鞍勒以上而後襭帶之矛矢在手憪無强敵）

碓顙深目　鐵面長身（吳越春秋伍胥之亡楚入吳時遇專諸于途子胥相其貌碓顙而深目虎膺而熊背知其勇士陰結之　姓譜明胡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賜之珠劒　壓以沙囊（南史羊侃傳侃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　聖君初政記洪武中尹堅以勇力為直殿將軍外國貢天馬名撞倒山奚官近之輙人立不能鞚上以命堅堅立高樓上使人引馬過其下提沙囊四百斤壓之乃得施勒）

採口抉舌　越二跨三（元玉生失傳玉生失嘗出獵遇虎于臨下馬搏虎虎張吻欲噬之以手探虎口抉其舌拔所佩刀刺而殺之又小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年十二三膂力過人使健兒騎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

投井復躍　易騎如飛（北史權武傳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于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五代史義兒傳李存孝猿臂善射身被重鎧櫜弓坐槊手舞鐵檛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

七牛難挽　一市皆驚（金滿察世傑傳世傑能以擊四歲牛折脊死之有糧車陷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　五代周本紀郭威嘗遊于市市有屠者嘗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

莫有能者　甚可怪也（南史齊晉安王子懋傳子懋好讀書其驍果能反手于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　後漢光武本紀光武將步騎千餘與王尋王邑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生平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

投身當象　空手搏熊（元賀勝傳帝一日獵還勝參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象驚奔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靷縱象乘輿乃安　三輔黃圖廣陵王胥有勇力嘗于別圖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

除患受學　避仇隱屠（晉紀周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嘗問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歎曰三患不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機雲就學　史記刺客列傳聶政者勇敢士也避仇隱于屠者之間）

可方樊噲　不意韓休（晉鄧遐傳遐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　唐韓休傳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

旋馬射虎　揮劒截蛟（元杪思傳信陽多虎別的因至未久日以馬裼置鞍上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別的因以裼擲虎虎搏裼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視虎射之虎立死　晉鄧遐傳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拔劒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劒截蛟數段而出）

持鞍以衛　舉策而先（元木華黎傳一日太祖從三十騎行谿谷間寇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為誰曰木華黎也徐解馬鞍持之捍衛太祖而出　五代史梁臣傳牛存節聞晉兵攻澤州顧諸將曰吾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隨之存節至入城助澤人以守晉人穴地道以攻之存節選勇士數十亦穴地以應戰于隧中賊不得入）

賭羊輒勝　負薪異常（金滿察世傑傳世傑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之　宋武行德傳晉祖鎮并州假日從禽郊外值行德負薪趨拱于道左晉祖見其魁岸又所負薪異常令力士更舉之俱不能舉頗奇之因留帳下）

遂為武士　此真健人（北史楊愔傳愔每陣先登膽儁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為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語　南史焦度傳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滑臺度請隨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豹皮公墮地度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

我之韓白　人比關張（北史周高琳傳琳勇冠諸軍周文謂曰公即我之韓白也復從戰芒山除[illegible]平郡守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晉劉遐傳遐性果毅便弓馬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遐遂壁于河濟之間賊不敢逼也）

跳高六尺　躍能三丈（南史陳周文育傳文育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遊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　又黃法

（韜傳法韜少勁捷有膂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

張號鐵簡　范名鋒弓（宋張玉傳玉字寶臣以六班散直隸狄青麾下築青澗招安砦遇夏兵二萬有驍鐵騎挑戰者玉單持鐵簡出鬭取其首及馬軍中因號曰張鐵簡以狀聞仁宗曰眞勇將也　又范恪傳恪有力勝一石七斗其箭異如鋒名曰鋒弓又于羽間識其官稱姓氏凡所發必中至一箭貫二人）

陣前獨戰　軍門大譟（五代史梁臣傳張歸霸字德坤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眾張晊屯赤岡歸霸與晊獨戰陣前晊憊而却諸將乘之晊遂大敗　唐陳利貞傳朱泚反利貞及張庭芝所統士皆病河朔人合謀應泚夜半鼓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譟曰欲過門者先殺我眾畏其勇乃止）

中石沒鏃　拔箭斷膚（史記李將軍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　唐王難得傳難得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京師方戰虜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障目乃拔箭斷膚殊死鬬血被面不已）

虎駭且逸　鹿觸而顛（遼陳昭袞傳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以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袞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且逸上命衛士追射昭袞大呼止之虎雖軼山昭袞終不墜地伺便拔佩刀殺之　又耶律斡臘傳斡臘健有力保寧初補護衛軍帝獵赤山適奔鹿突前路隘不容避衝犯蹕斡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

讜折牛角　珪洞虎喉（唐辛讜傳讜少耕于野有牛鬭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　元張珪傳珪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歎）

迎刃而斷　登樹以觀（唐李白傳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刃而斷　南史羊侃傳帝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四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矟為折樹矟）

破然後食　絕而復蘇（後漢書賈復傳復從帝擊青犢于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于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諸將咸服其勇　北史周東平公弟神慶傳神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

蒯恩充馬士　克用號鴉兒（南史蒯恩傳武帝征孫恩縣差蒯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于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　五代唐本紀李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鴉兒）

皆憚白馬將　大奇黃鬚兒（三國魏龐德傳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南屯樊討關羽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又任城威王彰傳彰少善射膂力過人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彰力戰所向皆破北方悉平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新婦畫指痕數寸　稚子斬首級三千（劇談錄咸通中左軍張季弘暮治商山逆旅有老嫗以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坐于磐石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一城即聞汝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可如此新婦拜季弘曰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惜婦新婦每言一事引手于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　宋李守恩傳太祖親征太原守恩嘗隨父漢超軍中領牙兵數千騎戰敗之斬首三千級獲戰馬器甲甚眾擒首領二十七人見于行在賜戎服金帶器幣錢太祖謂左右曰此稚子雄若是他日將帥材也）

白袍陷陣嘗跨黃騮　銀甲摧鋒恒稱鐵虎（錦繡萬花谷紫果嘗乘黃騮馬衣白袍先陷陣時號黃騮少年　又宋蘇祐與齊戰被明光甲所向無敵齊人謂之鐵虎）

邪律朗之多力虎斯見呼　劉國傑之加銜霸都賜號（遼邪律朗傳朗字歐新性輕悍多力人呼為虎斯天顯間以材勇進每戰輒克由是得名　元劉國傑傳國傑與宋將張世傑戰世傑軍大潰追奔至羅山奪黃鵠船數百艘帝壯之詔加懷遠大將軍賜號霸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而不名霸都華言勇也）

撟輪舉足齊莊公迴避螳螂　按矟焦鬚薛孤延大呼霹靂（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迴車以避而勇士歸之　北史齊薛孤延傳神武嘗閱馬于北牧道逢暴雨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按矟直前大呼繞浮圖走遂滅延還鬚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鬭）

英銳無敵鶻兔詎敵乎蒼鷹　駞突如飛紫駞不殊于駿馬（遼高模翰傳模翰掠地雲山破饒安晉以魏府節度使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連敗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模翰英銳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賜後裔　元札八兒傳札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駞突如飛會來棗號以戰衆莫能當）

無勇（附）

【原】失軾　投車（左傳崔杼作亂陳不占將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則失軾比至聞鬭聲遂駭而死　又衛太子蒯聵與鄭人戰于鐵望見鄭師衆懼而自投車下子良授綏而乘之曰婦人也）　趙羅伏櫜　季長習鬭（左傳哀公二年鐵之役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親　九州春秋鄴表攻西州州長杜子緒守拒時楊季長在城中聞兵勢恐入室牽被覆頭改半日稍出面明日側立而聽三日出問消息四五日乃來觀鬭謂子緒曰勇可習者也）

勇四

【對】車義（左傳車義之謂勇）　屢斷（禮記朗而屢斷勇也）　壁龍（天中記唐柴嗣馬紹之兼有材力輕趫迅捷踴身以上挺然若飛十數步乃止時人號為壁龍又耳目記作璧飛）　文帥（國語勇文之帥也）　神射（晉劉曜傳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時號為神射）　超亭樓（漢甘延壽傳延壽嘗超踰羽林亭樓試卞為期門以材力愛幸注卞手搏也）　得道果（四十二章經佛言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衆魔而得道果）　榮公六郎（北史來護兒傳護兒子整驍勇善戰賊云不怕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　負薪一谷（五代史補武行德以採薪為業氣雄力壯一谷之薪可以盡負鄉里謂之武一谷）　兼握引滿（元書如[illegible]傳世祖一日授以強弓二如[illegible]以左手兼握右手悉引滿之）　體無痕撻（列子魏黑卵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報父仇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乃披胸受矢鋒鍔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才力視來丹猶雛鷇也）　左右擊刺（[illegible]宋[illegible]世昌[illegible]經史善騎射常持鐵槍重四十餘斤能左右擊刺）　世載其德（北史周李遠傳遠嘗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矣）　一手建旗（三國志典韋傳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為士屬司馬趙寵牙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　實錢市馬（南史宗越傳越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此父此子（北史[illegible]周文[illegible]起逹回身上馬周文喜曰此父不生此子）　四弓疊挽（[illegible]）　惟泉應選（[illegible]）　爲虎分羊（[illegible]虎乃各一羊）　騎入鴉羣（北史上洛王思宗[illegible]）　一躍上駝峯（[illegible]一躍而上觀者大驚）

無勇（附）

【對】懼其侵軼（左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　避之數歲（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詐云傷

臺（北史傅豎眼傳梁將蕭淵藻王元謨逼磁碻豎眼從子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重傷令左右輿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徧閱皮笠（五代周紀唐主命齊王景達將兵拒周趙匡胤大破之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皆斬之）一市皆笑（匿谷通淮陰少年有侮韓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長劍怯耳能死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跨下匍匐一市人皆笑以爲信怯）被圍入櫃（天中記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重不敢詣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窗中接入鎖州宅門及賊登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不爭而隱（韓詩外傳武王欲以商容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遂去伏于太行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命）

勇五

〔增〕詩 漢高帝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唐王維老將行曰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　杜甫冬狩行曰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六七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𡾰峞垂元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　又花卿歌曰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惟多身始輕綿州刺史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增〕賦 漢班固西都賦畧曰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攢鏃要趹追蹤鳥驚觸絲獸駭値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雙颮颮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赤勇士厲猨狖失木豺狼懾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僄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蹶巉巖巨石頹松柏仆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尽　張衡西京賦畧曰其猛毅髬（音丕）髵（音而）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鬘（莫亞切朱鬘絳抹額也）鬒（作計切）髽（士瓜切鬒髽結束也）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羌揆切）踽盤桓鼻（鼻謂鼻牽之）赤象圈（其免切圈圖也）巨狿（音延）摣（側家切）狒（音費）猬（音胃）批（音滓摣批摶執貌）㺄（音庾）狻（音酸）揩（苦諧切揩摩也）枳落突（突也）[illegible]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樸叢爲之摧殘輕銳僄（匹妙切）狡趫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獵昆駼（音塗）杪木末獲獑（音讒）猢（音胡）超殊榛摕（庭結切摕捎取之也）飛鼯（音吾）　晉左思吳都賦曰趫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諸危冠而出竦劒而趨

【書】明王守仁與黃宗賢書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

【雜文】周胡非論勇篇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劒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顔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昔曹劌匹夫一怒而劫齊侯之師晏嬰匹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此君子之勇也　漢韓嬰辨勇篇曰衛靈公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使吾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戴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侯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于囿中于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傲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所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明王世貞宛委餘編曰項王舉鼎拔山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百戰無前膽力威勇足冠千古其他若蜀五丁力士能移山舉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爲墓志曰笋里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千鈞蓋三萬斤衛石蕃能負沙一千二百斗當爲一百二十石可謂神力矣而俱不聞有戰伐之勳泯泯以死何也書所載魏任城王曹彰太廟新成萬斤鐘負之而趨擲白象鼻頓之于地以臂繞虎尾伏不敢動然是時海內稱闞張爲萬人敵不數任城也北魏盧曹長九尺餘勇力與

沙門曇讚將嘗以海神脛骨爲馬稍以遺齊神武諸將莫能舉惟彭樂強舉之南梁羊侃伏而作虎狀以指抉壁入三寸弓力至二十石泗州十石人各長八尺許執而對擊之俱碎又于壁直上七步橫蹋得五跡而是時海内以高敖曹配項羽不數羊盧也元鄭濞鏄劒能使壯士十馬首俱躪而明稱勇將爲常開平傅穎公輩陳有張定邊濞無間也豈有力者不必有膽耶

壯一

增釋名曰三十曰壯言丁壯也　易曰雷在天上大壯　書曰其尚廸果毅以登乃辟　禮曰三十曰壯有室

漢馬援傳曰大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宋李綱傳曰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　嵇康曰壯氣騰厲勇之決也　蘇洵心術篇曰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

壯二

增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委宛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　左傳曰公會齊侯鄭伯伐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又曰晉師陳于莘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吳越春秋曰椒丘訢爲齊王使于吳過淮津飲馬于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神何敢干乃飲馬于津神果取其馬椒丘訢大怒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于友人之喪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鬬也與日戰不移表與神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鬬于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恥不即喪命于敵而戀其生猶威色于我哉椒丘訢卒被詰責恨怒并發瞑即往攻要離于是要離席闕至舍戒其妻曰吾辱壯士椒丘訢于大家之喪餘恨蔚恚瞑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扃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捽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吾辱子于千人之中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二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捽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于吾豈不鄙哉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眥覘者離乃加我之上此天下壯士也　又曰專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于

途尊諸方與人鬬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　荆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遊于雲陽之臺王謂左右曰能爲大言乎唐勒曰壯士怒兮絕天柱北斗戾兮太山夷宋玉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　呂氏春秋曰孟賁過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流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于河　青藜子曰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史記藺相如傳曰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于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　風俗通曰燕太子丹遣荆軻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爲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後爲羽聲慷慨而索瞋目髮盡上指冠　史記項羽本紀曰秦圍趙急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即其帳中斬宋義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九戰大破之擄王離既破秦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漢書項籍傳曰羽軍廣武與漢相守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　又曰羽壁垓下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羽潰圍南出引其騎因四隤山而爲圜陳外向漢騎圍之數重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史記季布列傳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于楚身屢典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漢書陳餘傳曰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貫高獨檻車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刺爇身無完者終不復言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　馬援傳曰男兒要當死于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臥牀上

在兒女子手中邪　漢紀曰張飛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　蜀志曰關羽臂嘗中流矢每天陰疼痛醫言矢鋒有毒須破臂刮毒乃可除羽即伸臂使治時適會客臂血流離盈盤器而羽飲酒割肉言笑自若　魏志曹仁傳曰仁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金衆少遂爲所圍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披甲上馬率壯士數十騎出城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餘衆未盡出仁復入突之盡收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軍中見仁還歎曰將軍眞天人也　張遼傳曰遼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孫權率十萬衆圍之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　蜀志魏延傳曰先主還治成都拔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晉祖逖傳曰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氣壯烈衆皆慨歎　世說曰王處仲每酒後輒咏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壺口盡缺　南史顧野王傳曰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哀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　蕭摩訶傳曰太建五年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　周盤龍傳曰魏攻淮陽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攪數萬人魏軍大敗　北史傳永傳曰中山王英

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齊將馬仙琕連營稍進永令貫思祖守營壘自將馬步千人南逆仙琕賊俯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仙琕燒營卷甲而遁英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耿豪傳曰豪從周文戰芒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除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直刺愼莫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咸謂豪沒矣俄奮刀而還殺傷甚衆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　王雅傳曰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百萬我不及萬人實難與敵但大丈夫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被甲出戰所向披靡周文壯之元冑傳曰帝爲丞相時周趙王招謀害帝引帝入寢室左右不得從惟楊弘與冑兄弟坐于戶側趙王令二子進瓜因將刺帝冑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却冑瞋目憤氣扣刀入衛趙王問其姓名冑以實對趙王曰汝非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　唐書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輙殺三人于是虜氣懾皆降轉討磧北餘衆擒僞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羅士信傳曰隋大業時長白山賊王薄左才相孟讓攻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兵擊賊士信以執衣年十四短而悍請自效須陁疑其不勝甲少之士信怒被重甲左右鞬上馬顧盼須陁許之擊賊濰水上陣纔列執長矛馳入賊營刺殺數人取一級擲之承以矛戴而行賊皆眙懼無敢亢　彙苑曰安祿山陷城尹子琦謂張巡曰聞公督戰大呼輙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巡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　唐書李嗣業傳曰安祿山反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于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　李光弼傳曰賊帥周摯合衆三萬攻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然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及期未決因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旣而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禽周摯等　哥舒翰傳曰翰嘗逐虜馬驚陷于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

擁矛不敢動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于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蹢左車即下馬斬其首　五代史王景仁傳曰景仁少從楊行密起淮南驍勇剛悍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攻鄆州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　唐明宗本紀曰梁晉相拒于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耳翼日歸吾廄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釂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　遼史趙思溫傳曰思溫少果銳膂力兼人隸燕帥劉仁恭幕李存勗問罪于燕思溫統偏師拒之流矢中目裂裳漬血戰猶不已爲存勗將周德威所擒存勗壯而釋其縛　宋史李顯忠傳曰顯忠嘗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犯鄜延經畧王庶命永奇募間者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請行永奇曰汝未涉歷行必累琦顯忠曰顯忠年小氣不小必不累琦當與琦俱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取首二級馬二匹餘馬悉折其足庶大奇之　楊存中傳曰存中與劉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遁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　岳飛傳曰飛屢敗金兵金將王鎮崔慶及韓常等皆以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　韓世忠傳曰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日者言當作三公世忠怒其侮己毆之　元史孛蘭奚傳曰孛蘭奚爲齊王司馬世祖親征乃顏以齊王兵從兵始交孛蘭奚躍馬陷陣斬其旗所向披靡世祖遙望見壯之　移剌捏兒傳曰捏兒從圍鳳翔先登手殺數十人左臂中流矢創甚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止之對曰創未至死敢自愛邪木華黎壯之與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簡驍衞七十人與金兵戰木華黎乘高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霸州元帥也　趙璧傳曰憲宗即位召璧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對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善者憲宗不悅璧退世祖曰汝渾身是膽邪吾亦爲汝握兩手汗也　明傅友德傳曰友德喑鳴跳盪身冒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雖被創戰益力以故所至立功　朱能傳曰靖難兵至淝

河王真戰死戰齊着山平安兵又大捷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劒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邪燕王悅決意引兵南　楊榮傳曰宣宗即位漢王反皇太后召榮定計榮請親征太后帝俱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即位必不自行故敢爾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驅太后壯之勸帝從其計榮即晝夜疾馳至樂安即合圍督軍中築土山山成而車駕至衆呼萬歲聲震城中漢王懼開門出降

壯三

【原】拔山　射石（史記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下見前勇類）【增】排闥　舁舟（漢樊噲傳高帝嘗病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　明黃標平夏錄廖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遂遣壯士併力舁舟）鑿骨　嚙齒（五代史萇從簡傳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為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急鑿左右侍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　金雷淵傳淵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嚙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亦不能變也）落馬　棄繻（宋趙立傳金兀朮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為徐州鎮撫使兼知楚州一日立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衆數十追其後立瞋目大呼人馬皆辟易明日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為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百橫分其陣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知數　漢終軍傳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繻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原】挽六鈞　徹七札（左傳顏高之弓六鈞三十斤又養由基蹲甲射之徹七札焉）【增】功奏第一　名震當時（金陳和尚傳北兵入太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蓋自軍興二十年來未有此捷功奏第一　宋史魏勝傳勝倔起無甲兵糧餉之資提數千烏合之衆抗金人數十萬之師卒完一州名震當時壯哉）金蛇繞案　黃龍負舟（南唐書陸昭符為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掌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淮南子禹渡江有黃龍負舟舟中之人皆恐禹曰我視龍猶蝘蜓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還）臣不如人　汝為知我（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佚之狐言于鄭伯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南史王蘊傳蘊嘗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乘風破浪　扛鼎揭旗（南史宗慤少時其叔父嘗問其所願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委定子揚子雲曰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班超投筆　蕭柳斷蛇（漢書班超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遼蕭柳傳柳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拔矢以戰　援笳而吹（五代史唐臣列傳明宗掠地山北與元行欽相拒廣邊軍凡八戰明宗七射中行欽行欽拔矢而戰亦射明宗中股行欽屢敗乃降明宗撫其背而飲以酒曰壯士也　晉劉琨傳劉琨少有美譽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琨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我身猶鑿　汝膽如山（元畏荅兒傳太祖與克烈王罕對陣師少不敵畏荅兒奮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非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　又胡長孺傳瀏東大祲宣慰同知脫歡察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

（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于民閭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祝歡察怒曰汝膽如山邪）

上馬踴躍　據鞍顧盼（宋盧政傳政累官至節度使年七十三侍立殿下雖久無惰容能上馬踴躍觀者壯之　漢馬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自當一隊　能擐千人（漢李陵傳天漢二年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願得自當一隊以分單于兵上壯而許之　又韓信傳項羽爲人喑噁叱咤千人自廢）

生風出火　乘馬挾矛（南史梁曹景宗傳景宗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不知老之將至　唐王難得傳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　難得怒挾矛束馬馳之支都不暇闘直斬其首元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悅）

朱暉童子　仁傑丈夫（漢朱暉傳暉年十三王莽之亂與家屬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諸母衣不可得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曰童子內刃遂捨之而去　唐狄仁傑傳帝幸汾陽宮李沖元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曰眞丈夫哉）

往復數四　出入再三（元特薛禪傳鐵子台爲濟寧王奉旨討海都篤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擾一戰遂大捷　唐馬璘傳璘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猶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圖狀以獻　奪旗而還（又李聽傳聽辟佐于頔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既戰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　五代史萇從簡傳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之）

奮戈衝擊　解衣浮渡（元昔都兒傳昔都兒迎鎭南王于女兒關交人四萬餘絕其要道將佐相顧失色昔都兒率勇士奮戈衝擊之交人卻二十餘里遂得全師而還　又管如德傳如德嘗從世祖獵遇大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爲拔都賞賚優渥）

一呼俱隕　六戰皆克（晉蔡裔傳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偷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　唐書唐璿傳璿字休璟以字行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璟以兵數千先登六戰皆克）

兄便可殺　子無妄言（南史劉敬禮傳侯景餓仲禮于後渚敬禮謂兄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便可殺雖死無恨仲禮壯其言許之　晉荀羨傳羨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恒置膝上羨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賊母掩其口曰母妄言）

麾蓋策馬　據水斷橋（漢紀袁紹遣其將顏良攻劉延于白馬曹操北救劉延顏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　又曹操將精騎急追劉備及于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

身都是膽　手皆見骨（漢紀魏王操進臨漢中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卻魏兵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于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劉備明旦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　北史達奚長孺傳詔以長孺爲行軍總管擊突厥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孺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爲奪）

莫不慷慨　猶可馳驅（漢禰衡傳曹操聞衡善擊鼓召爲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次至衡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躧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元石高山傳宋平伯顏等朝京師帝問有瘦而善戰者朕忘其名伯顏以高山對且盛稱其功帝即召見命高山自擇一大郡以佚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尚壯猶能爲國馳驅豈敢爲自安計）

又殺一豪　自稱萬戶（柳宗元童區寄傳區寄年十一歲二

（豪刧持將賣之寄伺一豪睡取其刃殺之一豪將殺寄寄曰爲兩郎童孰若爲一郎童久之又殺一豪　一統志明王琏合肥人慷慨有大志少爲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元末兵亂募集鄉民守廬州自稱萬戶尋來歸從征渡江克復太平仍命爲萬戶守之）

兄仇能報　父喪不歸（晉索綝傳綝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壯之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將軍夫父灌孟吳楚反時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帳下雙戟　車前八騶（三國典韋傳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斤　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

三起三壘　十盪十決（晉書庾翼傳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壘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又載記劉曜僭位隴右陳安叛曜使平先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戰三交奪其蛇矛安棄馬走斬之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騧驄文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

公弼獨不動　蘇烈數先登（金徒單公弼傳章宗秋山射中虎虎怒突而前侍衛皆避去公弼獨不動虎亦隨斃詔責侍衛而慰諭公弼　唐蘇烈傳烈字定方以字行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

萬乘無所屈　巵酒安足辭（宋范鎭傳鎭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

原　舉投蓋于稷門　奡行舟于陸地（左傳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論語奡盪舟）

增　羨聞雞之主簿　此非惡聲　憐上馬之將軍　豈徒善飯（晉祖逖傳逖與司空劉琨俱爲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于中原耳　廉頗傳趙王思復用廉頗使人視之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以爲老遂不召）

精已銷亡　田光歎年時之易去　恩思報稱　柳開幸膽力之方張（史記田光謂燕太子丹曰臣聞騏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已銷亡矣　宋柳開傳開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契丹未滅陛下賜臣步騎五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幽薊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

壯四

原　挾輈（左傳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考叔挾輈以走）

增　雄飛（世說漢趙溫居常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　成大名（秦紀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雨道不通度已失期乃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成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肉飛仙（北史沈光傳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値繩絕非人力所及光謂僧曰當爲上繩諸僧驚喜光因取索口銜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觀者駭悅莫不異焉時人號爲肉飛仙）　衣以御袍（[illegible]邦賢勳錄明郭英上呼爲郭四嘗有急連呼之英持鐵鎚躍馬奮臂大喝賊應手而殪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過是也）　召爲中尉（漢韓信傳信爲楚王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奏乞虎賁（宋韓世忠傳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請討之爲江淛制置使初陛辭奏曰臣誓生獲賊爲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浮來獻至是卒如其言帝手書忠勇二字）

（揭旗以賜）意氣自如（史記李將軍傳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矢下如雨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不隨燕雀（南史宋臨川烈武王傳鮑昭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昭勃然曰大丈夫豈可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一擲百萬（南史宋本紀桓元曰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滿飲破骨（宋張瓌傳太祖乘皮船入城濠城上車弩遠發矢大如椽瓌急以身蔽太祖矢中瓌股死而復蘇鏃著髀骨堅不可拔瓌索杯酒滿飲破骨出之血流數升神色自若太祖壯之）酌此血漢（宋楊存中傳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皆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汙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拍浮而還（南史戴僧靜傳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九破其骨（北史田弘傳弘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朝廷壯之）安事筆硯（又來護兒傳護兒幼而卓犖初讀詩至擊鼓其鏜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因擲書歎曰大丈夫爲國滅賊以求功名安能區區專事筆硯也羣輩驚其言而壯其志）何必車輪（又楊大眼傳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匕首劫齊桓（史記刺客列傳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讀書志萬里（北史唐永傳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聲聞數百步（又魚俱羅傳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氣雄壯言聞數百步）

壯五

詩燕荊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秦人來求市厥價徒空言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李圖令國命全藺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竟入關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揮袂睨金柱身玉要俱捐連城既偽往荊玉亦真還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眥血下霑巾怒髮上衝冠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捨生豈不易處死誠獨難稜威章臺顛強禦亦不干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廉公何爲者負荊謝厥諐智勇冠當世弛張使我歡　唐魏徵述懷詩曰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縱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　盧照鄰咏史詩曰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遊直髮上衝冠壯氣橫三秋願得斬馬劍先斬佞臣頭天子玉檻折將軍丹血流捐生不肯拜視死其若休　駱賓王易水送別詩曰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去今日水猶寒　又邊城落日詩曰壯志凌蒼兕精誠貫白虹君恩如可報龍劍有雌雄　李白將進酒詩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尊空對月天生我才必有用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

子丹丘生將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讙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又扶風豪士歌曰扶風豪士天下奇意氣相傾山可移殺人不倚將軍勢飲酒豈顧尚書期雕盤綺食會衆客吴歌趙舞香風吹原嘗春陵六國時開心寫意君所知堂中各有三千士明日報恩知是誰撫長劒　揚眉清泉白石何離離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　王昌齡從軍行曰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　又出塞詩曰騮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城頭鐵鼓聲猶振匣裏金刀血未乾　吴象之少年行詩曰承恩借獵小平津使氣常游中貴人一擲千金渾是膽家無四壁不知貧　元楊維楨殺虎行詩曰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爲怒眼中於菟小于鼠血號虎鬼寃魂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憐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平爲虎擒胡殺虎爭夫義烈有足歌者爲賦是章）

增書梁丘遲與陳伯之書曰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增記宋蘇軾李太白碑陰記曰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下固以氣蓋天下矣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四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人部四十四（貴　驕佚　戒懼　貪貴）附

貴一

【原】釋名曰貴歸也物所歸仰也汝頴言貴聲如歸往之歸　【增】博雅曰貴尊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又曰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禮曰貴貴爲其近于君也　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　前漢書賈誼曰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　管子曰彼欲貴我貴之人謂我有禮　鄧析子曰與貴者言依于勢　鶡冠子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　韓非子曰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　【原】抱朴子曰貴遊子弟生乎婦人之手憂懼未嘗經心或未免襁褓而加青紫之秩纔勝衣冠而居寵榮之位專生殺之權操黜陟之柄誠可畏矣　【增】鹽鐵論曰貴人之家雲行于塗轂擊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澤擅官市非特巨海魚鹽也　唐柳芳士族論曰三世有三公曰膏粱

貴二

【增】五帝紀曰黃帝旣爲天子始立制度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又曰帝堯貴而不舒　周紀曰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吾于天下亦不賤矣　左傳曰晉侯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賜之矣　穀梁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于我舉其貴者也　國語單襄公曰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太平御覽曰昔周時尹氏貴盛數代不絕食口數千常遭饑荒羅鼎鑊作糜豎糜之聲聞數十里中　【原】戰國策曰田需貴于魏王惠子曰勉哉夫楊橫樹之則生折而樹之亦生然十人樹之一人拔之則無楊矣且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今雖自樹于王而欲拔之者衆子必危矣　【增】史記高祖本紀曰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餔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吾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

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　漢書禮樂志曰叔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曰齊人蒯通以相人說韓信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漢書田蚡傳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也孝景朝蚡日貴盛及武帝時因蚡爲太后弟位丞相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漢張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十餘人　漢書灌夫傳曰田蚡娶燕王女爲夫人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竇嬰過夫彊與俱酒酣蚡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席曰不能滿觴未怒因嬉笑曰將軍貴人也畢之　史記外戚世家曰衛青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　漢書衛霍列傳曰初衛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騎從我奈何左右曰于今尊貴無比于是長公主風白皇后皇后言之上乃詔青尚平陽主　史記萬石傳曰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官皆至二千石于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　漢書金日磾傳曰日磾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　氏族博考曰按父子宰相在漢則有韋賢之子元成平當之子晏在唐則有劉祥道之子齊賢樂彥偉之子思誨蘇瓌之子頲陸元方之子象先竇德元之子懷貞李道廣之子元紘令狐楚之子綯崔鉉之子沆戴冑之子至德徐商之子彥相崔慎由之子胤韋仁約之子承慶嗣立鄭珣瑜之子覃朗李吉甫之子德裕在宋則有呂夷簡之子公著韓琦之子忠彥　又曰唐表明遠祖滂爲漢司徒自滂至明凡十二世其間位司徒司空者四世　原漢書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富極貴　增漢五行志曰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用事封鳳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食邑三千戶復益封鳳五千戶悉封譚等爲列侯是謂五侯　東觀漢記曰鄧禹累世寵貴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牧守四十八人　又曰耿氏自中興後迄建安末尚公主三人大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百人與漢興

衰原又曰竇太后臨政竇憲爲大將軍食邑二萬戶弟景執金吾瓌將作大匠光祿勳增論衡曰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　漢書楊震傳曰震常客居于湖有冠（音貫）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後至太尉　三國鍾繇傳曰繇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于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　士燮傳曰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　孫綝傳曰綝以大將軍爲丞相荆州牧食五縣恩爲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　世說曰孫皓問丞相陸凱曰卿一宗在朝有幾人陸曰二相五侯將軍十餘人皓曰盛哉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諸葛氏之先出自葛歸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以忠強立名子孫代居二千石三國之興蜀有丞相亮吳有大將軍瑾魏有司空誕名並蓋海內爲天下盛俗　又曰何比干武帝時爲丹陽都尉嘗獨坐有一老母詣比干出懷中金冊九百九十枚以授曰爾子孫當佩印綬如此冊數　晉書羊祜傳曰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王珣傳曰珣與謝元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陶侃傳曰侃少時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又嘗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斂板曰以君長者故來相報君後當爲公位至八州都督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徹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爲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　南史齊高帝本紀曰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帝舊塋在武進彭山岡阜相屬百里不絕其上常有五色雲又有龍出焉上時已貴矣宋明帝甚惡之遣善占墓者高靈文往墓所占相靈文先給事太祖還詭荅

曰不過出方伯耳寗白太祖曰貴不可言　梁武帝本紀曰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謂六貴　梁書江淹傳曰淹孤貧年十三采薪以養母曾于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母其母曰此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常貧賤可留待得侍中著之果如母言　陳高祖本紀曰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遊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又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煦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朱异傳曰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特被寵任歷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皆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　北史樊子蓋傳曰大業三年加子蓋右光祿大夫六年朝于江都宮帝謂曰富貴不還故鄉眞衣繡夜行耳因敕廬江郡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使謁墳墓宴故老當時榮之

崔暹傳曰崔㥄仕魏一門婚嫁皆衣冠美族妻太后爲博陵王納㥄妹爲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㥄嘗人日侍魏帝宴㥄子贍亦近御坐人咸曰今日之宴倂爲崔贍父子　史寧傳曰寧隨賀拔勝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蹬前謂之曰觀卿風采終是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　小學紺珠氏族類曰隋牛弘爲吏部尚書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等參掌選事時人謂之選曹七貴　史纂左編曰隋高熲初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唐書太宗本紀曰太宗方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旣冠必能濟世安民　唐宰相世系表曰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其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隕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絕如裴氏宰相十七人寂世矩並相高祖談炎並相中宗耀卿光庭並相明皇行本居道並相武后遵慶冕並相代宗樞贄並相昭宗坦澈並相僖宗休相宣宗垍相憲宗度相憲穆敬文四宗劉氏宰相十二人滋從一並相德宗文靜相高祖仁軌相高宗瞻相懿宗瑑相宣宗禕之相武后洎相太宗祥道及齊賢更名景先者並相高宗晏相代宗鄴相懿宗僖宗蕭氏宰相十人至忠相中宗睿宗鄴相宣宗嵩相明皇華相肅宗俛相穆宗倣相僖宗復相德宗瑀相高祖寘相懿宗遘相僖宗竇氏宰相六人德元相高宗懷貞相中睿二宗抗威並相高祖參相德宗易直相敬穆二宗楊氏宰相十一人恭仁相高祖執柔相武后

師道相太宗炎相德宗國忠相明皇綝字再思相武后中宗綰相代宗收相懿宗涉相昭宗弘武相高宗嗣復相太宗武宗高氏宰相五人馮相太宗高宗宗儉字士廉相太宗瑑相懿宗郢相德宗順宗知周相高宗房氏宰相三人元齡相太宗融相武后琯相肅宗宇文氏宰相三人士及相高祖節相高宗融相明皇杜氏宰相十一人如晦淹並相太宗元穎相穆宗審權相宣宗懿宗讓能相昭宗黃裳相憲宗佑相德順憲三宗悰相武宗懿宗正倫相高宗鴻漸相代宗暹相明皇隴西李氏宰相十人迥秀昭德道廣並相武后義琰相高宗蔚相僖宗揆相肅宗逢吉相憲宗靖相太宗晟相德宗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游道嶠元素懷遠並相武后藩絳吉甫鄘並相憲宗固言珏並相文宗日知相明皇敬元安期相高宗紳相武宗德裕相文武二宗泌相德宗磎相昭宗嗚呼其亦盛矣　高士廉傳曰士廉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用人地無不當者加特進遷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　裴寂傳曰寂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齊州司戶參軍歷侍御史唐公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閤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　楊恭仁傳曰武德後恭仁兄弟名位並盛又以武后外家尊寵凡尚主者三人女爲王妃五人贈皇后一人三品以上者二十餘人　商濬獨異志曰唐蕭瑀嘗因內燕上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元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新唐書劉仁軌傳曰咸通五年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進爵爲公子及兄子授上柱國者三人　竇威傳曰武德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爲諭帝益親矚嘗引入卧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公家是也今我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邪威懼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笑曰公以三后族誇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貴乎　獨異志曰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唐書曰郭子儀校中書令考凡二十四八子七婿皆爲朝廷顯官僕固懷恩李懷光渾瑊皆出麾下雖貴爲王公常頤指役使趨走于前家人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

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山堂肆考曰郭子儀弟男七人同日拜官弟幼沖右庶子男曜太子少保晞檢工部尚書判秘書省晤兵部侍郎曖散騎常侍曙司農卿映太常丞　錦繡萬花谷曰太尉由唐以來上公爲重李光弼自司空爲太尉郭子儀自司徒爲太尉李德裕自司徒爲太尉皆以上公寵埒宗臣餘雖有功掌武之尊不可得也　王琚傳曰琚累遷太子詹事判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琚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綵乘馹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億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棨戟　蕭嵩傳曰嵩始娶會稽賀晦女僚壻陸象先宰相子時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汨汨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唐書曰崔琳子儼爲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哄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　五代史吳越世家曰豫章人有善相術者望牛斗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遊錢塘以相法陰求其人鍾起與之善術者曰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爲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觀之皆非也錢鏐適從外來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眞貴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錢生爾術者召鏐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　宋李沆傳曰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澠水燕談曰宋陳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皆進士及第而伯仲爲天下第一堯叟知樞密次子直史館少子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士夫以爲榮　宋史章得象傳曰得象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像及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長而好學美姿表後官至鎭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封郇國公　錦繡萬花谷曰宋王晉公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果然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續文獻通考曰宋韓維兄弟八人並登科三爲宰相時韓琦家亦同貴顯人但稱韓家無以別由以維宅有桐樹因稱桐樹韓家時人有詩曰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樹裏識韓家　金太祖本紀曰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戊申七月一日太祖生　外戚

傳曰金之徒單拏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與周之齊紀無異　元太祖本紀曰太祖十世祖孛端叉兒狀貌奇異沈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母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　察罕傳曰初察罕生于河中其夜天氣清肅月白如畫相者賀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察罕故名察罕　明紀編年曰明太祖始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自是空中常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竟無所見後從郭子興請兵時有鐵冠道人精數學謁上曰明公狀貌非凡貴不可言受命應在千日内後果如其言　龍興慈記曰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爲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客訪之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貿肉請益即大砟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貴人命歎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耶　氏族博考曰明中山王徐達首佐太祖定天下功業爵位朝班廟享皆第一封魏公世世承襲女爲文孝皇后次子增壽復以龍潛翼戴贈爵上公啓國于定一門兩公往往對握兩都兵政諸勳舊無敢埒者又三女一爲文皇后一爲代簡王妃一爲安惠王妃　又曰永樂中西寧侯宋晟子瑛琥一時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相繼嗣父爵鎮守甘肅　明史金忠傳畧曰忠善卜兄戍通州亡忠補戍候給符其妻抱幼女坐縣門哭且乳相者袁珙自縣中出見其乳曰夫人貴人也因相忠大貴當爲尚書至北平僧道衍稱于燕王王將起兵託疾召忠卜得鑄印乘軒之卦曰此象貴不可言成祖即位擢兵部尚書妻封夫人如相者言　張輔傳曰輔子懋生平未嘗一當行陣坐享爵祿嗣公者六十六年爲太師二十五年握兵柄四十年尊寵爲勳臣冠　氏族博考曰明謝遷以解元會魁殿試第一子丕復以解元會魁及第倫文敘會狀長子以諒復領省解次子以訓會元及第史僉事俊子尚書道毛文簡紀子太僕渠張侍郎志淳子副使合俱父子中解元曾狀元鶴齡孫追貴狀元宏從子懋中羅文莊欽順從子理俱進士及第孫文恪陞及第子珽鄉薦第一鑛會試第一葛少保守禮與其孫俱中解元若兄弟高科永樂甲申周庶子述長史孟簡同科及第正統景泰中彭時中狀元華中會元然是從兄弟耳楊文懿守陳尚書守阯劉文簡春參政台王文莊鴻儒布政鴻漸俱解元而守阯春復及第其三兄俱謚文楊光祿惟聰己卯解元辛巳狀元而兄庶子維傑丙戌及第太倉王錫爵會元及第而其子衡亦以解元及第江陵子嗣修第一甲第二人敬修第一甲

第一人此科第之最盛者也　續文獻通考曰一門祿位之盛弘正間無過于鄞縣楊氏者守陳爲吏部右侍郎守阯爲南吏部尚書守隨爲工部尚書守隅爲廣西右布政使皆昆季也刑部右侍郎茂元按察使茂仁皆守陳子靈保之許則太子少保吏部尚書進進子少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讃南戶部尚書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論福州之林自郡守元美子南京吏部尚書瀚瀚子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庭棉南禮部尚書庭機棉子炫官通參機子燫又爲南禮部尚書吳江之吳尚書洪子尚書山參政巖知府崑諸孫行太僕卿邦楨曾孫布政使承熹餘姚之孫副都御史贈尚書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墀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鋌刑部尚書鑨布政司鍨（一作御史）太常少卿鑛鑨子進士如法墀子亦舉鄉試鉛山之費少師大學士宏少保尚書寀宏子武選懋賢從子修撰懋中四川之劉御史規子尚書春參政台春子副都御史彭年彭年子行太僕卿起宗又布政使世賞台子參政鶴年後有右都御史世曾

貴三

【原】珥貂　綰玉（左思詩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白帖綰玉綸金）九遷　三入（唐韓愈上張僕射書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　應璩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

【增】帝師　天授（漢張良傳良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　史記趙世家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曰眞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望氣　吞花（晉常璩蜀志世祖微時過江揚生一子望氣者曰江揚有貴兒氣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世祖爲子立祠謫江揚民不使冠帶者數世　南史梁文獻張皇后列傳武帝方孕后忽見庭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嘗聞見菖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

【原】垂三組　佩六印（漢書南越反拜揚僕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僕請乘傳行塞因歸家懷銀黃垂三組以誇鄉里組綬也　史記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各佩其印行過洛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衆擬于王者蘇秦喟然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增】衣錦營　鳴珂里（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光化元年移鎮海軍于杭州加鏐檢校太師改鏐鄉里曰廣義鄉勳貴里鏐素所居營曰衣錦營　唐張嘉祐傳張嘉貞爲相嘉祐任金吾昆弟每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曰鳴珂里）

【原】一門三后　六代九公（謝承後漢書梁冀一門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侯邑稱君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　荀氏家傳惟我之先至于有晉人物盈朝六代九公不亦偉乎）觀閣彌亘　廄第相望（張璠漢記馬防兄弟貴盛大起第觀連閣彌亘　東觀漢記竇融嗣子穆尚內黃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涇陽公主穆長子勳尚東海恭王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廄第相望奴婢千數難親戚功臣莫與爲比）

【增】歷事五帝　復作三公（北史封隆之歷事五帝凡四爲侍中再爲吏部尚書一爲僕射四爲冀州刺史　南史柳世隆傳世隆元景弟子受賞異于諸子言于宋孝武得召見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炊金饌玉　拖紫紆青（庾信大裕賦齊宮饌玉鬱第浮金　按駱賓王謂盛饌爲炊金饌玉　漢揚雄解嘲篇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

充盈幄內　震耀洛濱（漢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　晉汝南王亮傳亮母伏太妃常有小疾祓于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

（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八葉宰相　三世國師（唐蕭瑀傳贊自瑀逮遘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南史王承傳承初為秘書郎）

（屢遷至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　續文獻通考唐孔穎達為國子司業穎達子志元志元子惠元皆繼其任　氏族博考明太宰莆田林瀚嘗為祭酒子廷機孫燫亦居是官三代國師近世罕見）明安騎

杖　休徵佩刀（元石抹明安傳明安為童子時嘗騎杖為馬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父老見而異之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　晉王祥傳祥字休徵初呂虔有佩刀工人相之以）

（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仗下不常　坐中全別（唐書李密傳密以蔭為左親衛府大都督煬帝見之問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

（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盻不常無入衛他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閒哉密大喜謝病去　錦繡萬花谷唐潘孟陽母劉晏女嘗問末坐有綠衣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貴）

（全別必是貴人）不以姓著　未嘗名呼（唐書張說傳說封燕國公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曰燕公　又郭子儀傳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特給鐃吹　命取茶

囊（北史徐之才傳之才善醫術博識多聞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除兗州刺史特給鐃吹一部　夢溪筆談張鄧公為殿中丞王城東一見遂厚遇之語必移時初王公有一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一日）

（命取茶囊羣子弟皆以為大年之既而窺疑之他日公復如是又出窺之乃鄧公也子弟驚問其人公曰張貴人也不十年當據吾坐後果如其言）金花四壁　朱輪十人（稗史常熟章孟端撝）

（子連科進士為京官同處一邸書春聯題于壁上曰四壁金花春宴罷滿林牙笏早朝回人多羨之　漢書楊惲曰吾家方全盛之時乘朱輪者十人）成此宅相　世為上公（晉魏舒傳舒少）

（孤為外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

（世為上公安于是遂葬焉累世隆盛）瀕階磨墨　覆案探丸（夢溪筆談文彥博為太常博士通判兗州嘗謁呂許公公一見器之問潞公太博曾在東魯必當別墨令取一丸墨瀕階磨之揖潞）

（公就觀乃欲從後相其背也既而密語潞公曰異日必大貴達即日擢為監察御史不十年入相　氏族博考唐宣宗命相必採中外有人望者三兩人姓名擬致香案上以物覆之焚香探丸以命草麻）三相

張家　五侯周氏（唐張弘靖傳弘靖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號三相張家注三相謂弘靖祖嘉貞明皇時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父延賞德宗朝平章元和中弘靖又平章也　晉周札傳札）

（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為比）隅屏以坐　緣江而呼（氏族博考吳亮為尚書令子隲亦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隅其父子坐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次竟斗州有人長八）

（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而呼曰蕭王大貴）在前在後　何愧何慊（漢疏廣傳廣為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　元史）

（天澤傳天澤在憲宗時嘗奏臣始攝先兄天倪軍民之職天倪有二子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奇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矣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于國一門三職何愧何慊）座

上見燭　月中有花（酉陽雜俎唐淮西用兵劉沔為小將軍頭每擬生踏伏因月黑風甚沔行十餘里憩而臥于道有人覺之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存心在此燭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燭影在）

（臾遷上　元月魯不花傳月魯不花為文下筆立就粲然成章就試江浙鄉闈中其選上居右榜第一方揭曉試官夢月中有花象已而果符其名人以為異）難比他職　當知此官（宋史張洎）

（傳洎充翰林學士上頗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　唐王及善傳皇太子弘立擢及善左奉裕率太子宴于宮命官臣擲倒及善辭曰殿下自有優人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高宗聞賜絹百疋）

（除右千牛衛將軍帝曰以爾忠謹故擢三品要職羣臣非搜辟不得至朕所爾佩大橫刀在朕側亦知此官貴乎）晉比王謝　漢惟金張（唐書崔湜傳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

（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于人哉　文選注漢功臣惟金張二家親近貴寵比于外戚）身離席帽　名覆金甌

（青箱雜記國初猶襲唐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席帽自隨李巽累舉不第鄉人曰李秀才不知甚時席帽離身及第後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泥塗不意乘時亦化龍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　唐崔琳傳）

（明皇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皆有宰相望）八座文昌　五枝丹桂（錦繡萬花谷劉洎疏）

（曰八座比于文昌三丞方于管轄　劉談錄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偁侃僖皆登第馮道贈之詩曰靈樁一樹老丹桂五枝芳竇儀爲尚書每對客則二侍郎二起居四參政五補闕皆侍焉天下榮之）時云兩

鳳　世稱六龍（姓譜北齊崔㥄爲侍中仲文爲銀青同日受拜時云兩鳳連飛　晉卞壺傳父粹以清辨鑒察稱兄弟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六龍）毛遂覆腕　面方如田

（金旌宜生傳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善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視子身之毛皆逆上且覆腕必有以合于此而後可貴也　南史李安人傳明帝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

（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尊此人不知其所在）五張列戟　三鮑乘驄（唐書張知謇傳知謇兄弟五人知元知晦知泰知默皆明經高第知謇監察御史裏行知默左）

（臺侍御史知泰歷十一州刺史所莅有威嚴武后降璽書存問萬歲通天中自德州刺史入計后奇其貌詔工圖之稱其兄弟容而才謂之兩絕又門皆列戟白雀巢其庭　氏族博考鮑宣字子都與子永孫昱俱爲司隸）

（皆乘驄馬京師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安知獄吏　難任丞郎（漢周勃傳文帝時有人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後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

（獄吏之貴也　筆談錢昱自白州刺史還工部侍郎連典數郡無治聲上謂宰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任丞郎）門施行馬　項有伏龍（魏志楊彪拜光祿大夫令門施行馬置吏以優崇之注周）

（禮掌舍設梐枑再重梐枑者乃枑其木遮闌其門爲行馬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爲同州刺史時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代同典選　世掌制誥（氏族）

（博考唐劉珍甫子道祥道祥子齊賢三世典選章挺子待賈待賈子萬石陸元方子景融並同典選　唐李安期傳自祖德林父百藥至安期三世掌制誥孫義又爲中書舍人）名聞天下　位極

人臣（鄂氏錄种放往見陳希夷希夷曰君當貴名聞天下　涑水記聞王旦與錢若水同直史館有僧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他日位極人臣富貴莫比）鵷班視日　杏園探花（百家詩選）

（陳瑩中嘗入朝已立班上御朝差晚杲日照耀衆莫敢仰視蔡京注目久而不瞬瑩中私謂中省同公視日不瞬眞大貴人也　歲時記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令少俊二人爲探花使覓園中名花）重金

壓蓋　襲紫傳龜（退朝錄重金謂金帶上垂金魚疊蓋謂重戴　歸田錄云國初兩制出入皆重戴　山堂肆考東漢陰興識之弟也顯宗詔曰興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恂恂苗裔）

（傳龜襲紫）四世太尉　三葉侍中（漢楊震傳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皆爲東京名族　氏族博考馮魴曾孫父子並三葉侍中）郭樊陰馬　顧陸朱

張（漢紀明帝爲四姓小侯之學郭樊陰馬皆后族也　世說顧厚陸忠朱武張文爲吳四姓）曙有慍色　澤知戲言（摭言唐張曙與崔昭緯同赴舉問卜者卜者[illegible]不顧曙[illegible]有慍色卜者曰）

（郎君亦及第但崔家郎君拜相[illegible]）

（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illegible]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illegible]四十三年足矣）五人郡太守

十世卿大夫（[illegible]漢汲黯傳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illegible]）仙花種旌節　天使見

蝦蟆（[illegible]）

（也吉光也未幾拜相）翰林飛五鳳　侍御落雙鵰（錦繡萬花谷宋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爲相賈李蘇爲參政宋爲尚書　唐高駢傳有二鵰並飛駢曰我且貴當中之一發貫二鵰焉衆大驚號落鵰侍御）兄弟並列門戟　父子皆爵通侯（唐楊汝士傳楊氏自汝士後貴赫爲冠族所居靜恭里兄弟並列門戟咸通後在臺省方鎮率十餘人　漢蘇武傳武謂李陵曰武父子位列將爵通侯臣事君猶子事父也）馮勤拜侯乃由此母　宋郊登第不可先兄（漢馮勤傳光武時賜爵關內侯遷尚書令母年八十每會見詔敕不拜令御者扶上殿謂諸王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　宋史宋郊改名庠字公序稱大宋弟祁字子京稱小宋祁臚傳第一以弟不可先兄命庠第一）卜位壽于他年子還若我　問交遊于今日客是何人（宋馬拯傳拯以書生謁趙普普奇其狀曰子富貴壽考宜不下我　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令元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白氣貫庭定產通侯之相　赤蛇蟠筒應登大將之壇（元史天倪傳天倪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　後漢許曼傳馮緄爲議郎發綬筒有兩赤蛇分南北走許曼占之曰君當爲邊將以東爲名後如之）世並此官謝安則祖孫同慶　門皆列戟李晟則父子俱榮（氏族博考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唐李愿傳愿父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闕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故事柱國門列戟遂父子皆賜）一姓九侯允矣邦家之盛事　三公四世誠哉宇內之僅聞（漢李尋傳尋謂曲陽侯王根曰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　三國袁紹傳高祖父安爲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此勢傾天下）

戒懼 附

原 不慊　知止（禮記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富不足驕貴不慊于上注慊恨不滿貌音口歛切　史記蔡澤曰商君吳起越大夫種功成不去禍至于此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孰與以禍終哉忍不能離疑不能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則失其所欲）必毀　持盈（白帖盈必毀天之道也　老子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增 功成宜退　物極則衰（老子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史記李斯歎曰吾聞荀卿有云物禁太甚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其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復攝京尹　固辭台司（四朝國史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言曾祖顥祖適皆常鎮府書今臣復攝此職懼弗克荷徽宗曰卿三世京尹搢紳盛事　南史宋王僧虔傳武帝即位僧虔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謂兄子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入命之禮吾若復以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

驕佚 附

原 鮮克由禮　自遺其咎（尚書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下見前持盈注）增 鳴笳導從　閉門酣歌（北史李遷哲傳遷哲累葉雄豪性復華侈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飲盡平生之樂　南史徐緄傳緄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

貪貴 附

原 爭名 敗度（戰國策爭名于朝尚書欲敗度） 居功 逞欲（書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謂貪而不退也左傳逞無疆之欲） 曼滿之欲爲卿且聞及禍 駟秦不守其位終見伏誅（左傳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曰無德而貪後鄭人果殺之又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不守其位而能終者鮮矣）

貴四

增 三眷（唐書裴氏自晉魏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西眷居河東者中眷） 撫項（唐楊嗣復傳嗣復父於陵始見識于淛西觀察使韓滉妻以其女歸謂妻曰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相既而生嗣復滉撫其項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芙蓉鏡（酉陽雜俎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矣逮明年果狀元及第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姥乃金天神也） 額文雙樹（元何榮祖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文如雙樹背負隆起有相者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 鳳閣鰲宮（山堂肆考宋李昉三入翰林兩入中書有詩云三載經綸棲鳳閣五年提筆直鰲宮） 昔時沈公（天中記沈慶之素爲鄉里所輕及後通貴見者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 執笏百人（唐李穆傳穆拜太師贊拜不名一門執象笏百人） 嗣祖黜兄（姓譜宋徐鐸熙寧九年與兄鏡同榜進士而鐸爲第一時有龍虎榜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黜兄之稱） 七族六姓（小學紺珠潘岳西征賦曰窺七貴于漢庭庾亮曰西京七族東京六姓注七貴后族也六姓謂二竇閻梁鄧何也） 弩矢先驅（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相如爲中郎將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 天子在門（南史孔靖傳靖字季恭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托于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 骨體不恒（三國志孫權傳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漢遣使者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權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又最壽爾試識之） 以光爲名（南史梁丁貴嬪列傳貴嬪生于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小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 帝呼親家（唐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 氣若白練（獨異志王鍔爲辛杲下偏裨一日擊毬馳逐飲酣鍔仰天呵氣高數丈若白練上衝杲謂妻曰此極貴相遂以女弟配之鍔終爲將相） 山曰功臣（五代史吳越世家唐昭宗詔鏐圖形凌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將相登金榜（言行錄崔紹暴卒復生云見冥門列榜人間姓名將相皆列金榜） 異光成五色（南史陰子春傳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善相嘗入帝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 有文在右手（梁書武帝本紀武帝生而有文在右手曰武帝）

戒懼 附

增 危機（清署筆記貴者危之機） 始自臣家（元史天澤傳言者謂李璮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奏兵民之權不可并于一家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姪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非勳非舊（唐書岑文本拜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 但恐爲害（晉杜預傳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隱几而待（唐書盧杞傳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請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遺類矣） 各取一具（史纂左編唐房元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驕佚（附）

增 惟我與爾（北齊書崔㥄傳㥄每以籍地自矜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惟我與爾傳崔趙李何事者哉）大爲忻滿（北史宇文忠之傳忠之好榮利爲中書郎六七年矣遇尚書省選右丞預選者皆射策忠之試焉旣獲丞職大爲忻滿志氣囂然有驕物之色）制擬宮禁（北史隋楊素傳素貴寵日隆其弟約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異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陳鼎擊鐘（北史齊清河王岳傳岳自討寒山長社及出隨陸並有功威名彌重性華侈尤悅酒色歌姬舞女陳鼎擊鐘諸王皆莫及）新車大宅（南史梁世子恪傳恪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羣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達賓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續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未肯推祚（北史宋弁傳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孝文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當推郭祚之門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帝曰卿自漢魏以來旣無高官又無俊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帝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貪貴（附）

原 不知退（易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詩刺伐檀（詩序伐檀刺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增 拜而蹈舞（北史李敏傳開皇初周宣帝后樂平公主有女擇婚選取敏禮儀如尚帝女後將侍宴公主謂敏曰我以天下與至尊惟一女夫當爲汝求柱國若授餘官愼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謂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謂敏曰今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爾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于我我何得向其女婿惜官今授卿柱國敏乃拜而蹈舞）熱今舉體（南史張敬兒傳敬兒嘗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倏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封今復夢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舉體熱矣）廢書以窺（山堂肆考魏管寧少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者過歆廢書出看寧曰富貴當自致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半而坐曰子非吾友）

貴五

原 詩 晉左思詠史詩曰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古樂府詩曰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羅酒樽使作邯鄲倡中庭生奇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旁 梁吳均贈周興嗣詩曰吾賢當路者聲名振華夏朱輪玳瑁車紫鞍連錢馬朝花舞風去夜月窺窻下想君貴易交居然應見捨 增 江淹彷古詩曰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珪組賢者聘青紫明主恩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尊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王侯貴片議公卿重一言太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 原 宋鮑照擬古詩曰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旣荷主人恩又蒙令尹顧日晏罷朝還輿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遠傾慕富貴

人所欲道得亦何懼　隋孔紹安贈蔡君詩曰疇昔同幽谷伊邇遷喬木赫奕盛青紫討論窮簡牘　唐李百藥寄楊公詩曰公子盛西京光華早著名分庭接遊士虛館待時英高閣浮香出長廊寶劍鳴面花無隔笑歌扇不障聲　增唐盧照鄰長安古意曰別有豪華稱將相轉日回天不相讓意氣由來排灌夫專權判不容蕭相專權意氣本豪雄青虬紫燕坐生風自言歌舞長千載自謂驕奢凌五公　駱賓王帝京篇曰劒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　又曰平臺戚里帶崇墉炊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尺大道青樓十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牕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鏘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　李端贈郭駙馬詩曰青春都尉最風流二十功成便拜侯金距鬬雞過上苑玉鞭騎馬出長秋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日暮吹簫楊柳陌路人遥指鳳凰樓　于鵠公子行曰少年初拜大長秋半醉垂鞭見列侯馬上抱雞三市鬬袖中攜劒五陵遊玉簫金管迎歸苑翠袖紅妝擁上樓更向苑西新買宅月波春水入門流　王維寓言詩曰朱紱誰家子無乃金張孫驪駒從白馬出入銅龍門問爾何功德多承明主恩鬬雞平樂館射雉上林園曲陌車騎盛高堂珠翠繁奈何軒冕貴不與布衣言　王昌齡青樓曲曰馳道楊花滿御溝紅妝縵綰上青樓金章紫綬千餘騎夫婿朝回初拜侯　杜甫李監宅詩曰尚覺王孫貴豪家意頗濃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且食雙魚美誰看異味重門闌多喜色女婿近乘龍　崔顥江畔老人愁曰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垂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爲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　岑參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詩曰將門子弟君獨賢一夜受命常在邊年未三十已高位腰間金印色赭然前日承恩白虎殿歸來見者誰不羨　又送魏升卿擢第歸東都詩曰如君兄弟天下稀雄詞健筆皆若飛將軍金印軃紫綬御史鐵冠重繡衣　李頎古行路難曰漢家名臣楊德祖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綰銀黃躍馬鳴珂繞建章火浣單衣繡方領茱萸錦帶玉盤囊　李商隱富平少侯詩曰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不收金彈拋林外却惜銀床在井頭綵樹轉燈珠錯落繡檀回枕玉雕鎪當關莫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又少年詩曰外戚平羌第一功生平二十有重封直登宣室螭頭上橫過甘泉豹尾中別館覺來雲雨夢後門歸去蕙蘭叢霸陵夜獵遊田竇不識寒郊自轉蓬　韓退之詩曰

十年紫綬掌鴻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　韋莊貴公子詩曰大道青樓御苑東玉欄仙杏壓枝紅金鈴犬吠梧桐月朱鬣馬嘶楊柳風流水帶花穿巷陌夕陽和樹入簾櫳瑶池宴罷歸來醉笑説君王在月宫　宋蘇軾詩曰千年風采凌煙閣百代兒孫宰相家　明李東陽聽傳臚詩曰金蓮影與赭袍明華蓋前頭次第行黄紙數行丹詔字鴻臚三唱甲科名雲邊曉日中天見夢裏春雷昨夜聲歸向長安聽人語聖朝羅網盡豪英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望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

增表齊孔稚圭爲王敬則讓司空表曰遂得北帶五州東跨六郡内亞二鼎外齊四岳蟬佩之映則左右交輝龜組之華則縱横吐耀輕輪徐送則車騎如雲飛蓋暫停則歌鐘成列摐金龍吹鬱其前鳴笳鳳管疊其後

增書梁王筠與諸子書曰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也（注七葉王導洽珣曇首僧虔揖筠也）

增序唐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緑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曰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王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其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是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增雜文漢枚乘七發畧曰貴人之子必宫居而閨處内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温淳甘膬腥醲肥厚衣裳則雜遝曼煖燂爍熱暑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五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富　(附)戒懼　驕佚　禍難　貧富　吝嗇）

富一

增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哿矣富人　書洪範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鬭雞走狗六博蹋踘者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　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千畝巵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户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羡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責也

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樠之寢牀移之案今富人黼繡幃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席之加旃蒻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獲皮代旃闒坐平莞　又曰古者土鼓凷（音塊）枹（音桴）擊木拊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鐘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鹿菲草芰縮絲尚韋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芰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爲富也然欲富者非爲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增唐書曰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人以爲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寬然而有餘及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富而愈貪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假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　歐陽脩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敎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敎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鼂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會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迫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韋藩韋蔽前後木楗木簷也）以過於朝惟其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强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注賣玉得富悉以與得玉者而遣歸焉）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著猶居也音貯）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

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期喟然仰天而歎闟然投鐮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君之財向氏以爲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答子爲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藏而遠害家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踈而民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史記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蚡孝景后同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脂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卭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卭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户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齎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爲器攻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傳曰畿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牸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曽食日萬錢子劭日二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數萬錢杜岐公悰日五食一食萬錢李衛公德裕至一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廬陵巴丘人文晁者（一作周晁）世以田作爲業秋收已過刈穫都畢明旦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穫所穫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飴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刁達傳曰達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貲稱是　隋書曰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書曰貞觀初户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户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　又曰天寶時海内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　獨異志曰唐明皇嘗名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　唐書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銛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隋舄瑟瑟璣琲狼籍於道香聞數十里　郭子儀傳曰子儀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　元載傳曰載久得君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曆十二年詔賜載自盡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辟投置水中汲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溫傳曰知溫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官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

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遂埒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吳人呼沈萬三爲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陵名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戶計五百四十四戶而歲輸至五十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强故民受其累宜召之來朕時勉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富三

原 素封 丹穴（上詳富一漢書巴寡婦清先得丹穴而擅其利以致富） 金溝 錢井（晉書王濟傳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之金溝風俗通河南平陰龐儉遭倉卒之時隨母流轉客居廬中鑿井得錢千萬遂因得富） 銅山 金穴（上詳富二拾遺記漢郭況累金數億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氏家爲瓊廚金穴） 藩身 潤屋（左傳貨以藩身大學曾子曰富潤屋）

增 寶精 財雄（九國志王處回積巨萬計蜀中富家無與比先[illegible]居家甚貧有善相者周元豹指謂曰此子寶精也他日當大富果如其言漢班固自敘遠祖以財雄北邊） 犀犬 玉豚（搜神記元康中瑤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父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幽明錄餘杭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得一玉豚從此所向如意田蠶竝收家遂富） 掣鏁 傳鈎（寰宇記牛渚北圻有石圍三丈許漁人見金牛自水而出盤於山下義興周雲甫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如索纏雲甫素銳勇往掩此牛掣斷其鎖得二尺許遂以財雄　搜神記京兆有張氏者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於室止於對牀張氏披懷而祝曰爲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鉤焉自後子孫資財倍故關西稱張氏傳鉤） 銀槽 寶井（伽藍記河間王琛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驥次有七百里馬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諸王服其豪富　拾遺記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聞其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爲器銅鐵之類積如山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 怨府 通人（清暑筆談富者怨之府論衡通人猶富人） 飛錢 種玉（幽明錄海陵人黃尋[illegible]因大風雨散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　南唐近事[illegible][illegible]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貲產杜絕賓客[illegible]自荷以鋤理小圃成畦以真珠布土壤間若種蒔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爲樂焉） 足穀 多田（北夢瑣言相國韋宙善治生江陵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咸通初授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宙從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固無用貪矣帝曰此所謂足穀翁也　唐盧從愿傳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爲多田翁） 窖粟 載金（史記貨殖傳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錦繡萬花谷唐馮盎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原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如山　東觀漢記樊重素富閉

（門成市）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史記樸侯出關輜車千乘蜀志麋竺僮客萬人貲產巨萬）

曰安曰富　謂賞謂殃（周禮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七曰富謂平其稅不專取也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徐廣晉紀王戎殖財賄家僮數百計算金帛有如不足郭況事詳富二下）

史稱陶白　漢著程羅（史記范蠡白圭事詳富二漢書程鄭冶鑄富埒卓氏又曰成都羅裒貲至鉅萬）

不過百乘　三致千金（禮記家富不過百乘史記范蠡善治生十九年三致千金）

漿酒霍肉　【增】金罍玉鍾（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千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盧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鹽鐵論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

饌飾綵繢　【原】谷量馬牛（宋史石保吉傳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邸舍別墅雖飲饌品亦飾以綵繢漢書烏氏臝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擬于公室　比之邦君（史記管仲傳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後漢陰興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之邦君）

兼有山海　資之天地（伽藍記高陽王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劒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金瓶銀甕　珠殿玉堂（伽藍記河間王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赤玉巵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五代南漢劉龑世家龑好奢侈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牀為玳瑁　窗有珊瑚（西京雜記韓嫣以玳瑁為牀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玳瑁筵中別作春珊瑚窗裏翻成晝）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漢疏廣傳廣曰富者衆人之怨也禮記君子辭富不辭貧）

皆及十世　不出微財（南中志益州西部金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九經制財章富不出微財）

當畜五特　願足百羊（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聞朱公富往而問術公告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以興故曰猗頓金樓子鄒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常訪邑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南史徐君蒨傳君蒨為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于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稽神錄陳尚書言某昔在鄉里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道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上鼾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彈以金丸　躡皆珠履（西京雜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苦飢寒逐彈丸史記楚春申君賓客三千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史記貨殖傳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治成業與王者埒富論衡富人不如儒生）

後自能得　此安可加（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南史廬陵威王續傳續貌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遺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為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

連車列騎　藏新食陳（鹽鐵論富者連車列騎驂貳輜軿又往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溫衣飽食藏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

樹榆成籬　吐金滿釜（三國鄭渾傳渾為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籬五果豐實入魏郡界郡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述異記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釜中水須臾而竭願因以酒祝而益之虹復飲盡吐金滿釜而去願家大富）

不待委積　欲為繫援（韓詩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國語董叔將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

兩金十斛　種橘千頭（述異記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日天雨金十斛于其家姓譜）

（三國吳李衡每欲理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于龍陽種橘千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母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于氾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又史遷言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户侯等）

王清買栗　元寶視龍（酉陽雜俎唐元和初洛陽郊百姓王清買田畔一枯栗樹經宿為隣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翠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春渚記聞昔唐明皇見一龍横亘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亦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名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同）

皆飾龍鳳　不設檯柈（五代晉臣傳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景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牀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　錦繡萬花谷唐宰相楊國忠家富凡有賓客設酒則不設檯柈令妓女各執其事號曰肉檯柈又冬月則令妓女圍之號肉屏風）

涇渭溉田　黃紫標庫（前漢張禹傳禹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　南史梁臨川靜惠王宏傳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庭中栽樹　名出一枝　樓上扣鐘　便輸十萬（姓譜宋馮大亮見樵叟八人各出栅木一枝才五六寸曰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旬月而樹凌空金玉自至　中朝故事京輦自黃巢退後修葺殘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上都巨富納錢三十萬貫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以設大齋乃扣新鐘十撞捨錢一千萬貫命諸大臣各取意而擊上曰有能捨一千貫文即打一槌齋罷王酒胡半醉而入逕上鐘樓連打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被裁百幅　酬太守之前言　錢用一文　見郡王之獨坐（姓譜梁裴之橫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以其縱誕乃為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僕數百人于芍陂大營田野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委巷叢談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後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眾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波潮噴激　真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贈遺　咸羨王郎之善筆（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犛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蓄白鸚鵡紫鴛鴦于中江鷗海鶴孕雛產鷇奇花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　拾遺記琅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就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

戒懼（附）

原　知止　能散（老子知止者富　禮積而能散）不貪　周施（左傳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　後漢書折象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千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疏）

增　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三國志溫恢傳恢內足于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　己瘧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師回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獨萬獲令終）

驕佚（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爲盜夸　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正）增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南史到撝傳撝資籍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姿藝皆窮上品　晉書何曾傳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鳥羽擇米　人乳蒸肫（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列左右常數十窮治饌羞以鳥羽擇米每食廚中所棄猶不減萬錢常以五采牋爲書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惟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五雲體　晉書王濟傳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

塗巷盈滿　錦繡牽持（南史徐湛之傳湛之貴戚豪強産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　五代王鎔傳鎔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趙王鎔騎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踰月忘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昇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伎各執一器環立而侍　又梁趙犨傳犨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聞唐駙馬杜悰位至將相自奉盛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褒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藏一飲食必費萬錢）

閣名多寶　館造迎風（宋賈似道傳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倡尼有美色者爲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　伽藍記河間王琛嘗語人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茅雕薪況吾大魏天潢不爲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窓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摘食）

苑包山藪　舫立亭池（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爲宅竭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與室連房洞戶壁雕鏤加以銅漆窓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多從唱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滎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含山藪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　南史孫瑒傳瑒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芰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 附

原將殲　必毀（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穆子曰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白帖盈必毀天之道）生孽　賈害（左傳蘊利生孽　又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焚身　覆餗（左傳象有齒以焚其身　易鼎折足覆公餗）陳車服　墜腐鼠（左傳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俠客相隨而行飛鳶適墜其腐鼠中俠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衆攻之滅其家）

貪富 附

原行妨　欲縱（老子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禮記欲不可縱）載寶　飲泉（檀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晉書吳隱之傳廣州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增怙勢　敵國（宋符彥卿傳彥卿鎮大名以汝妾牙校劉思遇思遇貪黠怙勢斂貨財公府之利多入其家　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市帶賞賈　行服分

資（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鬻官謗者讙譁鳳翔李永吉以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曮子家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永吉償之金忽覩傳觀以后戚賊汚不法其在橫海拜富人爲父及死爲其行服而分其資）

家成市里　室充珍玩（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王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麻助緡（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爲大司寇也在庫有萬釘金帶當時寶之武因入庫乃取以歸主者白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焉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及蔣王貪黷但下書曰滕叔蔣弟不須賜給麻二車助爲錢緡二王大慙）

吝嗇（附）

【原】甚愛　既孅（老子甚愛必大費前漢書貨殖傳周人既孅注孅者儉嗇也）

衣弋綈　鑽李核（漢書張安世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皆有手役晉書王戎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

澼譏和嶠　疾笑王戎（晉書和嶠富擬王者而至吝杜預以爲嶠有錢癖又王戎園田水磑周遍天下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育之疾）

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晉書王戎事詳債負三又王戎事詳乞假三）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南史梁諸子傳圓正武陵王紀第二子紀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米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又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恒爛腐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

富四

【增】奇智（青藝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貧母（唐柳宗元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富室貧之母也）

出溢（論衡賈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里願之）

【原】貲次如苴（漢書成都羅裒貲至巨萬初裒賈京師爲平陵石氏持錢其人彊力石氏貲次如苴親信之遣令往來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裒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餘貸郡國人莫敢負注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增】鞭懸桑樹（晉中興書上黨鮑瑗家多喪疾貧苦嘗就卜淳于智智作卦成曰君宅東北有大桑樹君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以懸此桑樹三年當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萬于是家業用饒）

抱甕可熟（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使可熟）

用財自衛（史記巴蜀寡婦清能守其業用財自衛）

積如丘山（後漢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旻于郿郿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繢縠紈素奇珍積如丘山）

室有牛聲（五代袁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長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爲笑）

言依於豪（鄧析子與富者言依於豪）

元叔豪宕（姓譜宗連長安富人李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壻時趙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奴婢二十餘口馬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爲富人）

不可祿使（鹽鐵論民大富則不可以祿使也）

視其所與（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

游閒公子（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

誤入卿内（語林劉實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囊實反走謂崇曰誤入卿内崇曰廁耳）

張囊引星（廣古今五行記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爲婚載酒宴會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囊引之便入囊下還家觀之乃金也遂盛於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

（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田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葉異於衆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栖集家遂大富）字有青麻（春渚記聞宣和間科增郡縣𤼵夫錢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十萬錢代下户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爲空翼日庫錢復滿每緡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密令往青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木土被文錦（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藏酒萬餘石（史記大宛列傳宛左右以蒲萄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戒懼（附）

原 毋苟得（禮記臨財毋苟得）

驕佚（附）

原 不期侈（尚書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來）增 逞極一時（晉書賈充傳充外孫韓謐既爲充嗣負其驕寵奢侈踰度室宇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駿馬侯服（北史爾朱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横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速探牛心（晉書王濟傳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衫皆火浣（宛委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倫季倫身微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附）

原 多藏厚亡（老子多藏必厚亡）增 潁水清濁（漢魏其武安侯傳灌將軍夫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宗族賓客爲權利橫于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麻鞋一屋（顏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五錢爲率遇有客至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麻鞋一屋敝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令尹不免（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福進玉枕（五代漢史弘肇傳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賣之淮南以鬻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史弘肇捕治福進棄市籍其家財）子昂筮卦（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貲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獄中）何不早散（晉書石崇傳孫秀矯詔收崇東載詣東市崇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一騎走南山（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機密專任事諸將當得一州者不以功次爲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遂爲追兵所殺）

貪富（附）

增 饕餮（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影貲（北史徐遵明傳遵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内無不宗仰頗好聚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貲）地癖（唐書李暠并州人頗殖産田疇彌望時謂地癖）爲郡四盡（南史梁魚弘傳弘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

（鹿盡田中穀米盡郡里人庶盡）傷腰折股（左綿北魏孝明靈太后常幸左藏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顛仆于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腳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結爲兄弟（北史齊漁陽王紹信傳紹信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爲義兄弟妃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富）置金牛後（稗海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牛能糞金蜀王以爲然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取不見人（列子齊有欲金者至鬻金所攫金而去吏捕之對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足以畢老（魏志董卓築郿高與長安城埒積穀爲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三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且寄且養（天中記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雞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須此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三十錢得三十萬又令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謂里正曰吾亦未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莖十錢遂得五十萬）渠伊捋鬚（天中記張崇帥盧州士庶苦之常入覲盧人幸其改任皆相謂曰渠伊不復來矣崇後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不敢指實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吝嗇 附

【增】獵酒（續世說漢韋思在上黨五十性鄙吝未嘗與賓任有酒食之會有從事欲求謁見者思覽刺而怒曰必是來獵酒也）【原】從洪貸絹（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文帝在東宮時從洪貸絹不如意恨之）食常不足（白帖鄭太有田四百頃食常不足）【增】頫拾仰取（漢書魯人俗儉嗇而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弟約頫有拾仰有取）噉肉封殘（北夢瑣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嗇常爛一羊脚旋割旋噉封其殘者日登妻娭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由是終身不食肉）止有二韭（伽藍記李崇爲尚書令富傾天下而性多儉吝惡衣粗食常無肉味止有二韭崇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祐曰二韭一十八聞者爲之大笑）行如環珮（周太祖紀吏部尚書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于衣下行如環珮）不知景卿（三輔決錄平陵士孫奮字景卿少爲郡五官掾起家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食錢甚少主人曰君士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邪不知實是景卿）刺史不守鞋（天中記鄭仁凱爲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履穿仁凱曰阿公爲汝經營有頃門夫著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案上有鵲巢遣門夫上樹取其子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跣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注鵲啄木鳥也）

富五

【增】詩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　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纖縟裛以藻繡文以

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爲燭金戺玉階彤庭煇煇珊瑚琳碧瑠珉璘彬珍物羅生焕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注琳碧瑠珉皆玉石璘彬雜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雕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　晉左思蜀都賦曰闤闠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筒籯金所過侈侈隆富卓鄭埒名公擅山川貨殖私庭藏鏹巨萬鈲槐兼呈亦以財雄翕集邊城（注離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籯盛金之器梁益之間截木爲器曰鈲絮帛爲衣曰槐兼呈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翕集盛貌臨卭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　又吳都賦曰富中之甿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增 疏 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增 論 宋劉峻廣絕交論曰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傳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增 雜文 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徧于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六（貧）

貧一

增爾雅曰窶貧也（疏曰窶者無禮也）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謂之須捷（捷謂狎捷）或謂之褸裂（褸衣壞貌音縷）或謂之藍縷（左傳曰篳路藍縷藍縷爲貧也） 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 **增**詩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原**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增**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爲禮 **增**又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蓽户圭窬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增**詩說曰鄘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裋褐不完唅菽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鼂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蓑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濁傳曰濁謂古人安貧清白曰白湼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鄧析子曰與貧者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饉疾疢禍辠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 宋玉九辯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以珠玉爲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内内中空虛徒四壁立 黄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顔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齊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矣不惟形色麤䵩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　【增】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　明楊思義傳曰思義爲户部尚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士不蠶之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增】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晏子曰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修而憂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

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顧以餘光振之 增 前漢書食貨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縣名）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 齊悼惠王世家曰魏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 增 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辟立 原 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即聽去 增 主父偃傳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後爲齊相徧名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潛夫論曰兒寬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者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書鄭元傳曰元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爲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

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决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孔子謂顔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懸鶉衣於辟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 高士傳曰周威王時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原 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忽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 增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顔蠋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士生於野推選則禄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蠋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蠋可謂安於貧者也 原 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

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增**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崧者河內人天性樸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注杜謂粗也方言云蜀漢之郊曰杜）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户藜藿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遭黨人禁錮結草而居有時絶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增**三國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闞澤傳曰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魏略曰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荆芘以自供 **增**魏邴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　元林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氊席　南史劉訏傳曰訏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氊絮訏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司馬裔傳曰裔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户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褌　北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内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爲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云　唐紀曰李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隤陷得錢盈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五代史曰梁朱誠生三子曰全昱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爲生與其母傭食蕭縣人劉崇家　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　東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覩子才非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猶將汩沒也　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數十莖醉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　稗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北使至內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可爲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東坡嘗與劉貢父言其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楪生蘿蔔一盌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

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喜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遇饑時輙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玦傳曰玦不喜貨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海思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思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年爲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鐍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錙銖之失吳王闍母戲之曰汝爲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曰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鄢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爲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升其母舂蓬稗炊藜莧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愼旣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田廬爲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眞父者貲産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下郡總管旣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愨求集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愨愧歎而去其束脩羔鴈之入還以爲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方孝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誦讀不已

原蓬室　棘庭（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爲室詳隱逸二　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籬落頹決荊棘叢生庭宇）夜耕　晝傭（陶潛搜神後記周擧貧而好道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妻晝則傭耕夜則伐草燒磚）茅宅　蒿牀（李劭別傳公居貧而不好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牛衣　蝸廬（漢書王章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財起蝸牛廬居止其中妻子凍餓）蓬霤　席門（抱朴子葛洪家貧蓬蒿塞乎階霤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窮巷中以席爲門然門多長者車轍）賣卜　傭書（司馬彪續漢書范丹桓帝時辟爲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辭服賣卜於市　魏收後魏書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自業）蓽户　蓬廬（禮蓽戶圭窬詳貧一　張衡歸田賦感老氏之遺誡乃迴駕乎蓬廬）

增斫屧　織簾（南史江泌傳泌少貧晝日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　又沈驎士傳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採梠　緝蕭（晉隱逸傳夏統字仲御幼孤貧事母孝每採梠求食不肯仕　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呑紙　賣文（山堂肆考義陽朱詹好學家貧日不炊爨時呑紙以實腹　又段湛家貧賣文爲活）然糠　運穀（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稗史陳茂烈官至御史致仕一生清苦貧甚有人候之見其自運穀入室）鶉衣　螢囊（唐杜甫詩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晉車胤傳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螢火數十以照書）厚報　拙謀（唐書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　晉陶佩詩貧敎謀事拙病使出言憂）烹犬　宿藁（貧士傳周方叔字矩道居丹陽築室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米送之一日龔農御準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爲具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　三輔決錄孫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杜城中織箕爲業爲郡功曹冬月無被有藁一束暮宿其中旦收之）

原立肺石　宿白社（周禮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煢獨老幼之欲有復于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　晉董京傳京字威輦嘗宿洛陽白社中時乞於市）地無立錐　室如懸磬（史記孫叔敖事詳貧二　左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居常待終　非力不食（高士傳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漢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家無正寢

增食不盈腸（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　又　韓愈詩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體）錢服相周

原琴歌自樂（貧士傳沈道虔冬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周以錢服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　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

增賜十萬錢　封四百户（晉王嶠傳初朝議欲以嶠爲丹陽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史記楚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薪優孟言於楚王於是名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晝樵夜讀　春韭夏菘（唐馬懷素傳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　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答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見辱友壻　爲哀王孫（漢嚴助傳上問助居鄉里時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　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景略鬻畚　少游典衣（山堂肆考王猛字景略家貧以鬻畚爲事嘗至洛陽有人買畚曰吾家在此可隨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送出山猛顧視乃嵩山也　又宋秦觀字少游嘗遺錢文穆詩三年京國鬢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春衣非爲酒家貧食粥已多時）乞不多取　貧不苟得（魏略寒貧者姓石字德林獨居窮巷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貧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名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瞪而不言因

（與輔補及衣取其脯一胸補一升而已　貧士傳河上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貧者謂其子曰取石來鍜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之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有哉君子謂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乞食以葬　帶經而農（五代史雜傳李琪兄珽唐末以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葬乞食而後葬　晉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

牽船作屋　編草為裳（南史張融傳武帝問融何處住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　晉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一絃琴見者皆親樂之）

義不獨飽　意將何求（南史郭原平傳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一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　稗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惟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嘗戒其子曰對人言貧其意將何求汝曹志之）

錢何見怪　綿乃生悲（稗史俗傳書生入庫見錢不識或從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　世說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被布飲酒醉眠思遠以臥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泣）

窶如七星　覆無一瓦（稗史鄭廣文虔屋室破漏自下望之窶如七星　宋歐陽脩瀧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以庇而為生）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晉王育傳育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宋陸佃傳佃字農師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

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貧士傳郭泰從屈伯彥學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蔽前出則掩後　晉王裒傳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棄之）

藏金以待　出甕為炊（一統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往使者取蓍筮之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盤在屋東掘之如卜　搜神後記晉謝端少孤無有親屬為鄰人所養嘗得一大螺如三升壺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竈下燃火端曰新婦何來而相為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帝哀卿故使我權為守舍炊烹而卿無故竊相窺掩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殼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元揭傒斯傳傒斯少處窮約事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暨有祿入衣食稍踰于前輒愀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

相士多失　為客甚困（詳貧二）

飢惟曼倩　寒有西華（漢東方朔傳朔字曼倩對上曰侏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　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

庾郎有菜　范婦無幝（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韮葅瀹韮生韮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世說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幝邪范笑而受之）

牧豕海上　種瓜城東（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又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

剗雪相訪　懷書自隨（宋王陶傳陶微時苦貧寓京師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餓荷一錢刺步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祛傳子祛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役閒則誦讀）

賣犬辦嫁　斂錢為婚（世說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遺女必當率薄乃令遺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

（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晉阮脩傳脩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也時褰之者求入錢而不得）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南史劉瓛傳瓛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 漢蔡義傳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爲義合買犢車令乘之）

裘敝蘇秦 衣穿到溉（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鎰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 梁書到溉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吾志 不因人熱（姓譜宋俞易直尉彭澤不苟取不沾名以母老不仕歸嘗有病縣令盧知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浣附葬先塋他無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 世說梁鴻字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史記孟嘗君列傳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 漢揚雄傳雄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元陳祐傳祐少好學家貧母張氏剪髮易書使讀之 緯略漢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餚從學）

同食遞衣 決踵見肘（漢李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 下見貧二）

舒被覆書 驅驢負醋（南史丘巨源傳庾通之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 稗史彙編代稱士流爲措大言其峭醋而冠四民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皆比于醋而更驗故謂之或謂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而笑之）

脫衣爲賻 撤屋而炊（南史張融傳竺超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拔牛被而返 又阮孝緒傳孝緒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爨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磨鏡以給 鬻馬而歸（典略程堅字謀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受人施 左編宋范仲淹爲廣德軍司理參軍比去貧止一馬鬻馬徒步而歸）

隨師無糧 拜官得祿（後漢衛颯傳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 唐吳競傳競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

李恂拾橡 步騭種瓜（東觀漢記李恂餉遺無所受居新安關下拾橡實爲食 三國步騭傳騭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

定交杵臼 往舍郵亭（漢吳祐傳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于杵臼之間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卬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宦遊不遂而來過我于是相如往舍郵亭）

卷褥質酒 然葉照書（北史李元忠傳春孫騰司馬子如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 唐柳璨傳璨少孤貧好學晝採薪給費夜然葉照書）

徒有四壁 不滿萬錢（崔鴻後燕錄魏郡王高秦末饑亂父母兄弟死者十有五人飢食藜藿寒衣草衣家貧徒有四壁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爲光祿大夫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同衣而行 五日不食（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南史王智深傳智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芫根食之）

書取柿葉 衣得羊裘（東坡志林鄭虔寓青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 北史房景先傳景先少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

三旬九食 二日一餐（說苑子思居衛三旬九食 貧士傳流顙齊末兵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粱肉閉門不受唯采蕁荇根供食以樵采自資怡然不改其樂）

使歡驅雀 以冲質羊（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晉桓溫弟冲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溫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爲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 唐書蕭宵傳宵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爲立廟）

軾饑如鼠　立飽以魚（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葦管書柹葉　金崔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爲嵐州招討撫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爲食立潛結紙之安國健啗日飽之以魚）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北史山偉傳偉不營產業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遺糧受半　餉錢立盡（先賢行狀胡定字元定至行絕人在喪雉兔遊其庭雪霜滿其室縣令遣戶曹掾排雪問定定已絕穀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掾以乾糧就遺之定乃受半　貧士傳劉凝之字隱安荊州年饑義季慮其餒贈餉錢十萬凝之轉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飢餓）

原三日未舉火　十年不製衣（莊子曾子在衞三日不舉火又曾子緼袍無表十年不製衣）

增母欲弗與女　吾當爲助御（三國呂範傳範少爲縣吏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　晉魏舒傳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營之常賑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東坡有破硯　威輦無完衣（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　逸士傳董威輦在洛陽隱居白社以殘絮纏帛爲衣號百結衣）

甗甒爲障安問紫絲　扊扅作薪空思鳳蠟（貧士傳扈累字伯重以甗甒爲障施一廚牀食宿其中晝則潛思夜則仰視星宿吟詠不輟又晉王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　古樂府百里奚妻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吾爲按蔡邕月令章句曰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困幷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晉石崇以蠟代薪王僧綽採蠟燭淚爲鳳凰故名鳳蠟）

辨雷淵之倨乃是躭書　恕管仲之貪知非嗜利（金雷淵傳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發憤入太學衣敝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兀坐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爲倨其友商衡每爲辨之且賙恤焉　史記管晏列傳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相依庾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北（晉范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于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薪將給食恒羞負戴相隨　史欲質錢應愧箕裘能紹（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劉僑傳僑素貧常一朝無食其子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方爲重器相遺豔婦之巾　本是富家乃貰市人之酒（南史賀德基傳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過弊盛冬止衣袷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賣酒于成都）

挂百錢於鳩杖惟知綠蟻驅愁　貯一斛於金柈猶記檳榔消食（晉阮修傳修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

貧四

原短褐　臥雪（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支暑熱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而煬竈　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按行見安門無行路謂安死矣除雪入戶安僵臥自如令）

（以爲賢遂舉爲孝廉）

【增】飯後鐘（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居木蘭寺寺僧叩鐘會食播每聞鐘聲即赴會衆僧厭之乃飯後叩鐘播聞鐘聲而來則飯已完矣播題詩于壁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播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邦復至木蘭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播續成後二句曰二十年前塵土面于今始得碧紗籠）

【原】藜羹不糝（家語孔子厄于陳蔡藜羹不糝）

【增】儲無儋石（魏志華歆素清貧所得祿賜以賑施親戚家無儋石之儲按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蘇林云齊人名小罌爲儋石）

琴書自隨（元廉希憲傳希憲出鎮荆南及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十兩鈔萬貫）

薪蘇繼晷（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

單步之官（三國崔林傳林除鄔長貧無車馬單步之官）

注儭百錢（南史張融傳融解褐爲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儭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融獨注儭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爲封溪令）

鬼爲撫掌（南史劉粹傳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寠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乃止）

我常自耕（南史王韶之傳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

單行定省（晉胡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客舍躬放驢取樵炊爨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不役（元趙弘毅傳弘毅少家貧無書傭于巨室晝則爲役夜則借書讀之或問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役焉）

大驚樊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旣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參軍何貧之甚也）

抄書日者家（元許衡傳衡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　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官不達骨月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塡溝壑英雄有迍邅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原】又曰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疏　晉張望詩曰荒墟人迹稀隱僻闇隣澗葺籬自朽損毀屋每寥豁炎夏無完絺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生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逌詩曰蓽門不啓扉環堵蒙蒿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家子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敝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固無憂【增】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坐外日昃不遑研【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藜羹乏恒斟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酬恧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窀穸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傭滌僕閭閈耕牧憊松丘製荷依露蹙蹇若逗霜洲鬢垂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環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泣牛被五月披蓑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竟不易班超棄筆硯婁敬脫挽輅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增唐賈島朝飢詩曰市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詣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常不足俸錢供與人　劉兼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鬭畫長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埒減添栽藥地玉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即新一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黃庭堅詩曰李髯家徒四立辟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鬟不典書大兒得飡不得魚小兒得褌不索襦　蘇軾贈西蜀楊耆詩曰孤郵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櫪馬愁吟互答有蛩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逆旅窮空養老亦疏餐柴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釭照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窗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氏蠹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租生事蕭條人問我水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

長況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蹐敗絮中鷄鳴當晨麥馬疥羸不充山童衣百鶉唤之愧息息求火掃木葉庭樹亦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放歸春草豐（中丞趙世安常爲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原賦漢揚雄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寳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槃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達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季世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所福禄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戾不干人皆重閉予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逝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予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増疏漢晁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

原牋宋晁道元與香公牋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幽鬱蚊蝱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汙累燻體貌萎黄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蔾與敝絮撤以三股之絲綖袷以四升之麤布狹領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

度申脚則足出攣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縣罄之居而值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志退無揚雄宴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邑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廚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仲連書曰穀糴鶱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挾官晏之智者不有厮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賤之地出蒙識於臧獲入見責於嬪息忽使邑憤不知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清閑正高會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陋巷之居無高密之宇辟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霑於衣服蕘蒸單竭儋石傾罄中饋告乏役者莫興飯玉炊桂猶尚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蹙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閶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捽潤於貧悴哉　【增】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女贄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辦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顏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戚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襲儋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乏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遺斯勤居處浮漂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溫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絺無綌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增】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戞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　明方孝孺題黄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乎崇臺廣廈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謡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憔然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爲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己之非果達也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債負　乞假　賤）

債負一

【增】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稱責以傅別（注稱責謂貸予傅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別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爲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又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書谷永傳曰爲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爲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　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　前漢書鄭當時傳曰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僦入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以此陷罪（僦謂受雇賃而載運也）　兒寬傳曰寬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　史記貨殖傳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弈數負進及宣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典錄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弘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弘弘不受也　南史蕭恵開傳曰初恵開府錄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還恵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債　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曰慰祖之父慶緒爲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親族漆器題爲日字曰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乂女爲妻聿脩知而不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還陳蔡二州刺史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僞欲任之會其軍表匄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貸至巨萬貿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墓梃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汶讕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博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冐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熙三年徙知泰州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饒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　李漢超傳曰漢超仕關南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名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呂端傳

曰端不蓄貲產其子潘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　畢士安傳曰王旦爲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眞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眞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　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之　稗史曰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擧以付之纔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宋史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　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簞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　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　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貫三年不償萬理索爲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　訾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本傳曰塔本鎭撫白霫諸郡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霅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貧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悍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剩言曰鄔佐卿於甘露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負無以應憂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

持几上煮茶銅銚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匕許塗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尋以水洗則成銀矣鄒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名所善客噱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忭笑資

債負三

原貸粟　貰酒（莊子貸粟監河侯詳貧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讐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嘗折券棄責）判書

懸券（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曰判半分而合者疏曰即今合同兩家各得其一者也　梁書蕭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百姓失業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

不假免官　試貸卜事（三國志曹洪傳洪家富而吝嗇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恨之遂以舍客犯法免官　白帖越大夫種曰臣觀吳政驕請試之貸粟以卜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增乘馬入堂　探帽擲地（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富民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捽下跪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耽傳耽少有才氣倜儻不羈桓溫少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其通脫如此）

官爲責償　女遽還直（宋史沈立傳立還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賑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　晉書王戎傳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豪富相還

詭求無已（三國志潘璋傳孫權爲陽羨長璋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　後漢書陳重傳重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債主日至詭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計畝與直　鬻女以償（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爲藁城令前令因軍興之用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麥償之文炳曰民困甚矣吾爲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爲代償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爲直與貸家　萬姓統譜宋吳方延祐中爲處州學錄有蔡港務官虧稅錢將鬻女以償者方爲之代輸）

田園略盡　富貴必還（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夬性好酒沽買飲噉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也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亡弟相貸　愚民不知（北史崔光韶傳光韶河間資產皆光伯所營光伯亡悉焚其契河間邢子才曾貸伯錢數萬後送還之光韶曰此亡弟相貸僕不知也竟不納　宋司馬光傳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苦非獨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

訟嫂負錢　願王償債（南史齊竟陵王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爲償王遣人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遣有司爲博償債二十萬）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宋史蘇雲卿傳薪水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意　又吳瑛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婿擲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毋重憂名而焚其券）

焚券一厨　出粟萬

石（南史顧覲之傳覲之家門雍穆爲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債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爲吳郡綉出文契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 倍息（鼂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 屬責（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之辭注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增 息歲什一（周禮泉府注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賣鬻以償（鼂錯貴粟疏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 將入青雲（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資產巨富在郡多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師徒還歸遂焚責券） 出錢償逋（宋史查道傳道性淳厚爲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 家無餘財（南史諸彥回傳彥回家無餘財負債數十萬） 秋熟還官（元史蓋苗傳苗爲濟寧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貸令民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 施用其言（稗史張諫議師德建言有負官物而本非侵盜若煢獨貧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自償請因上慮因一切蠲免之詔施用其言） 檄下必辦（萬姓統譜宋虞賓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祲民無蓋藏部使者猶急宿負檄下曰必辦賓束文書不問） 馬驚不進（括異志陳宏泰家富於財有人貸錢一萬宏泰徵之甚急其人曰請無慮吾先養蝦蟇萬餘頭鬻之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蝦蟇也） 慨然棄索（萬姓統譜宋胡元質聞鄰有貧士夜哭乃鬻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然棄索與之）

債負五

增 詩 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宋黃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賓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

增 疏 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户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

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貸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之利也

乞假一

【增】禮記曰大夫祭器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下俊士與之爲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音膾）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名）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熟故云宿麥）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

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二

【增】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荊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予陳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匄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　朱雋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

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　天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嗇或從之求濟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輙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贍君愼勿他說　世說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瓣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鬻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壚肆不以爲羞桓温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復無温大笑之始仕荆州後在温府以家貧乞禄温雖以才學遇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　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　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彦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唐元稹杜甫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乞匄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　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白即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遂東山志臨老無人與唱歌　雲溪友議曰于頔鎭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　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纔結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爲翰林侍讀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麗籍彈諷既出兗州

乃給言貧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顗傳曰顗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衛州始議竄逐王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爲相蔡襄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盡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錄曰蘇子由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干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爲助公徐曰舊聞有人貧甚乃謀伐冢遂破一墓見一人裸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即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壻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　宋無啽囈集曰陳亮家貧辛棄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亮言南北利害宿亮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悞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原借乘　假蓋（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　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　亦無幾求

增何至自苦（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借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史記酷吏傳寧成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傳始皇用王翦伐荊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徼衣毀容（越絕書子胥徒跣被髮乞於吳市三日市正疑之而道於闔閭闔閭曰吾聞楚王殺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邦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召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

（太祖初爲侍衛吏與永德父穎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迎其母妻諸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巷中有賊過即遽乞焉給曰此卑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愛護典籍　預貸俸錢（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稗史司門郎中王繕調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爲司户參軍家貧祿俸不給每貸於王借不足則又想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訢於州并劾王王謂魯曰第歸罪其君無承也魯曰過實自某公何辜焉王卒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愧不自容王處之裕如無嫌恨也）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晉書張融傳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莊子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慮有德色　幸分餘光（漢書賈誼傳借父耰鋤慮有德色　史記甘茂曰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也）遺馬貸錢　借騾償直（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因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　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幘墮几上　券投池中（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吝家富說太傅令換千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於衆坐中問庾庾時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餘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明祝允明語怪濟瀆祠有大池凡欲假於神者禱而卜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良久銀浮水面如其數貿易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本銀沒而券浮如不許則投券入水頃之券復浮還牛馬百物皆可假借云）乞食五鹿　指米一囷（左傳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晉假羽旄　吳呼庚癸（左傳合諸侯於名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　又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與之折券　無復勝綿（金史時立愛傳立愛父承謙以財雄鄉里歲饑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　世說謝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太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豪具耳若畏寒無復勝綿者乃以三十斤綿與萬）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世說王右軍爲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萬悉以乞謝公桓宣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顏氏家訓杜篤乞假無厭）持琴執板　輸粟汎舟（世說補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拘名檢妓樂百數人日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熙載敝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左傳晉饑乞糴於秦秦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魯公乞米　于頔買山（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刻石以遺親友　雲溪友議苻山人投襄陽于頔乞買山錢公與之仍加衣服）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晉書董京傳京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　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原辟假許由（春秋公會鄭伯於垂鄭伯以辟假許由）內外不通（禮內外不通假借注別嫌疑也）**增**食鶩求餘（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曾至京口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俱來詣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並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何如卿兄（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榼高二尺（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榼各高二

（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啓封皆實中也）**當就仁祖**（世說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答曰王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不爲立傳**（世說陳壽將爲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爲立傳）**歲取千匹**（蜀志漢文帝時以鐵銅賜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富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天下）**破魚得刀**（陶潛搜神記錢塘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墓能出物**（稗史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增（詩）魏武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懽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唐杜甫從蕭隄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爲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　宋黃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詼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長鑱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增（雜文）宋黃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五升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蓽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難爲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諓諓者賤也　王符潛夫論曰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餞御不逮衆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懽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疎之賤狀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爲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爲勞者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

土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爲僮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戹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興於賤宗

賤二

【增】論衡曰夏后孔甲田於東萯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爲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爲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爲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爲相箕子爲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胥靡聯繫相從復役因徒之名）　鶡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爲秦穆公媵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母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魯叔婼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婼）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蔆夫（地名）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匍匐因飢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晐音該備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斶左右謂斶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史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官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躄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癃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人曰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　揚子雲曰秦之

士也賤　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　漢書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史記樊酈滕灌列傳曰舞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公孫弘卜式傳曰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竪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　宋蘇洵曰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爲業往來燕薊間　稗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戹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敕縣令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曰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顒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嘗戲顒曰王顒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顒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顒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時僕射房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官吏取紫袍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紀曰張元素出自寒微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户元素深以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隋世番户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溫奏籍爲奴婢充賜口子餘曰官户以恩原爲番户且今又子孫可抑爲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

乎師怒使執糞除坊塡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憒憒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韓潑五　宋紀曰徐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遼史蕭蒲奴傳曰蒲奴幼孤貧傭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常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嘗躬耕舍耒歎曰大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畎畝乎　明紀編年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爲鹽場牙儈與弟士德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爲奸利　一統志曰明王珪合肥人少爲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爲耳

賤三

【增】吹簫　負鈸（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　金崔立傳立少貧無行嘗爲寺僧負鈸）餅師　鞍兒（唐陳敬瑄傳敬瑄少賤爲餅師　金僕散安貞傳楊安國自少無賴以鬻鞍材爲業市人呼爲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滌器　操舟（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　唐南霽雲傳霽雲少微賤爲人操舟）賣履　結襪（晉紀劉裕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樗蒱爲鄉里所賤　漢張釋之傳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原】樂道而忘　妨貴爲逆（文子樂道而忘賤　左傳賤妨貴所謂六逆）【增】以爲君子　此皆聖人（晏子晏嬰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答曰吾越石父也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人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　韓非子說難伊尹爲宰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敬兒擔水　魏勃埽門（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吳泰家擔水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髡鉗爲奴　賃舂居廡（前漢書季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爲朱家鉗奴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而尚節介至吳依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蒼頭稱異　漆工見奇（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後漢申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傭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貍乳鷃覆　狗盜雞鳴（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貍乳而

（鷄覆之人見而收因名曰無野是爲項公）（宋王安石讀孟嘗君傳孟嘗君擅齊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嘗黥作卒　但乞爲奴（五代東漢世家劉崇爲人美鬚髯目重瞳子少無賴嗜酒好博嘗黥爲卒）（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趙岐賣餠　灌嬰販繒（後漢書趙岐逃難江淮間匿名賣餠北海市中）（山堂肆考灌嬰睢陽人以販繒爲業）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衞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故作是詩）（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字光圖爲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爲事）得免笞罵　無所因階（漢衞青傳青爲所生父鄭季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足矣）（論衡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爲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屠狗爲生　織屨以給（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漢翟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東山狗鬭　南園犬嘷（北史魏收傳收既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末數於東山與諸優爲獮猴與狗鬭帝寵狎之）（宋紀趙師羼諂附韓侂胄無所不至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草舍謂師羼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視之乃師羼也）飯牛車下　牧豕澤中（漢鄒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甯戚飯牛車下）（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少依李讓　幼賣劉餻（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爲汴州富人李讓家僮）（元羊仁傳俞全杭州人幼被掠賣爲劉餻家奴後獲爲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宋紀許及之爲吏部尚書諂事韓侂胄尤甚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敘其知遇之意衰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憐之改同知樞密院事）（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尚有餘臭　竊所不取（南史到溉傳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民二尚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爲譏云）（後漢郭憲傳憲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名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之義今君賤道長貴竊所不取）令相東作　速反蔥肆（明人物志唐杜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有孕妾逐之以嫁長林鄉農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令相東作荀鶴怒曰吾豈耕夫耶）（梁呂僧珍傳僧珍爲南兗州刺史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蔥肆耳）尚書由竇　公子引車（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之後至閽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閒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稱爲由竇尚書）（史記侯嬴謂信陵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非世家不名　與大諫同名（晉光逸傳逸舉孝廉爲州從事棄官投胡母輔之輔之時爲太傅越從事中郎薦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名越後因閒宴責輔之無所舉薦輔之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名非不舉也）（宋紀程松爲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韓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布爲酒家保　憲乃牛醫兒（漢欒布傳布梁人窮困賣庸於齊爲酒家保）（後漢書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

賤四

原白屋（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馬鶿（又蘇秦先貴張儀來謁坐於馬鶿而食之）**增**守磨（山堂肆考晉魏舒先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磑舒亦不以介意）甕牖繩樞（史記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若爲傭耕（又陳勝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責讓主人（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豕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他舍

（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丁君十紙（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爲楷法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洒削販脂（史記貨殖傳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駔（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大駔注牙儈狡捷者曰駔）求盜亭父（山堂肆考漢任安少孤貧困爲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爲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埽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

賤五

增詩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飇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轗軻長苦辛　齊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衣單布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髡鉗爲臺隸灌園變姓名　儲光羲詩曰野老本貧賤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别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竟不成年過四十尚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身後名

增賦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禄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毁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九

人部四十八（隱逸）

隱逸一

增易曰龍德而隱者也　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原又曰天地閉賢人隱　增又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又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又曰肥遯无不利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原又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增書曰君子在野　禮曰君子隱而顯　原又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增漢東方朔傳曰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　三國志管寧傳曰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遯俟時而動　晉謝安傳曰恬居塵外高謝人寰嘯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　宋纖傳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　晉書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釐世政以道濟時處則振拔囂埃以卑自牧　南史孔淳之傳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不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　北史曰古之所謂隱逸者蓋以恬淡為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　唐王績傳曰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　元史隱逸傳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　老子曰道隱無名　原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增荀子曰隱於窮簷陋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　黃石子曰君子潛居抱道以待其時　楊子曰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抱朴子曰棄赫奕之朝華避僨車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蓼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虛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　漢黃憲外史曰士不遇于時而佯狂以自樂則蔬食飲水甘於八珍敝裘麻屨逸於五乘何則義與不義也易曰舍車而徒信乎徒不為恥矣　晉嵇康養生論曰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

故忽而不營　唐陳子昂曰放身霄嶺宴景雲林卑俗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人又曰芝桂爲伍麋鹿同曹軒裳鐘鼎如夢中也　韓愈曰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皮日休曰倨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搖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梏冠冕泥滓祿位　又鹿門隱書曰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又曰鴟鸞不常見君子慕焉鷽鳩常見小人哺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鵷鸞而已矣　明方孝孺曰有得乎道者内不汩於利欲外不嬰於世故則隨所處而足隨所至而安隨所寓而樂卉衣蔬食處乎林泉而忻然若都卿相之位

隱逸二

【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參乘塗遇牧馬童子黃帝曰異哉請問爲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内適有瞀病有長者敎予乘日之車遊于襄城之野今病少損將復遊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　魏隸高士傳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何以天下爲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　又曰石户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户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返　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增】晉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隱於沛澤之中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於是遁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之告以故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　【原】魏隸高士傳曰壤父者堯時人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　【增】

史記老子傳曰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隱而死　荆楚歲時紀按東方朔瑣語曰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其木爲履曰抱香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齎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謂婦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于前如何婦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嵇康高士傳曰顔闔者魯人也魯君聞其賢以幣聘焉闔方布衣自飲牛使者問曰此顔闔家耶曰然使者致幣闔曰恐聽誤而遺使者羞使者反復求之闔乃鑿坏而遁　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者楚人也逃世耕于蒙山之陽莞葭爲牆蓬蒿爲室枝木爲牀蓍艾爲席飲水食菽墾山播種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畚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捶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鈇鉞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仲尼嘗聞其論而蹙然改容焉　又曰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遊於泰山見而問之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矣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繈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　又曰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爲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　又曰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乎終不受　嵇康高士傳曰亥唐者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公與亥唐坐有閒唐出

叔向入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腓痛足痺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列禦寇者鄭人也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專任刑法列禦寇乃絶跡窮巷面有飢色或告子陽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聞而悟使官載粟數十乘而與之禦寇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非命也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且又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獨全　原魏隸高士傳曰段干木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垣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移勢利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　又曰莊周爲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使大夫以百金聘之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持竿不顧曰楚有神龜死三千歲矣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無爲留骨而貴乎寧生曳尾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掉尾塗中耳莊子曰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遂終身不仕　袁淑眞隱傳曰鬼谷先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寸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哉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又曰鶡冠子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乃與諼絶　魏隸高士傳曰閭丘先生時齊宣王獵于社山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增漢書曰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高祖聞而名之不至　皇甫謐高士傳曰東郭先生者與其友梁石君俱脩道隱居不仕曹參爲齊相范陽人蒯通爲參客入見參曰婦人有夫死三日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

郭先生梁石君齊之賢士也今隱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禮之參致禮聘二人終亦不仕〔原〕魏隸高士傳曰田生莞牀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增〕嵇康高士傳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漢文帝時宋忠賈誼爲大中大夫誼曰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試觀卜肆中見季主閒坐弟子侍而論陰陽之紀二人曰觀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世未嘗見也尊官高位賢者所處今何業之卑何行之汙季主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何言之陋夫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所謂賢者乃可羞耳夫內無飢寒之累外無劫奪之憂處上而有敬居下而無害君子之道也卜之爲業所謂上德也鳳凰不與燕雀爲羣公等喁喁何知長者二人忽忽不覺自失　皇甫謐高士傳曰成公者自隱名嘗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時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人能殺人子何逆朕哉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　漢書曰龔勝死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虖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　又曰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脩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遂不屈而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後漢書周黨傳曰王莽竊位黨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王霸傳曰霸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疾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户連徵不至　謝承後漢書曰龍丘萇吳郡人隱居太山以耕稼爲業公車不應徵更始時任延年十九爲郡東部尉折節下士鍾離意爲主簿自請萇爲門下祭酒敎曰龍丘先生清過夷齊志慕原憲都尉灑掃其門猶懼辱之何召之有　後漢書嚴光傳曰光武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

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原】魏隸高士傳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内足於財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令吾子貫仁義之羈絆繫聲名之韁鏁伏孔氏之軌躅馳顔閔之極摯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邯鄲者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於家　又曰鄭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世號白衣尚書

【增】後漢書梁鴻傳曰鴻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娱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　皇甫謐高士傳曰丘訢字季春扶風人也少有大材傲世不能與俗人爲羣郡名始見曰明府欲臣訢耶友訢耶師訢耶明府所以尊寵人者極于功曹所以榮祿人者已于孝廉皆訢所不用也府君異之遂不敢屈　又曰任棠字季卿以春秋教授隱身不仕龐參爲漢陽太守就家候之棠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戶下參因曰棠是欲諭太守也水欲太守清也拔一本薤欲太守擊強宗也抱孫兒當戶者欲太守開門恤孤也終參去不言詔徵不至及卒鄉人圖畫其形至今稱任徵君也　後漢周勰傳曰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絶人事巷生荊棘十有餘歲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　徐穉傳曰穉常爲太尉黄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王符傳曰符字節信少好學有志操隱居著書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還家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法眞傳曰順帝西巡田羽薦眞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君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

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姜肱傳曰肱字伯淮中常侍曹節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　申屠蟠傳曰太尉黃瓊辟蟠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横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阬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　龐公傳曰龐公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皇甫謐高士傳曰任安少好學隱居不營名利時人號曰任孔子連辟不就建安中讀魯連傳歎曰性以潔白爲治情以得志爲樂性治情得體道而不憂彼棄我取與時無爭遂終身不仕　又曰韓順字子良天水成紀人也以經行清白辟州宰不就王莽末隱於南山順同縣隗囂等起兵自稱上將軍西州大震唯順脩道山居執操不回囂使人齎璧帛卑辭厚禮聘順欲以爲師順謝使曰禮有來學義無往教即欲相師但入深山囂聞矍然不敢強屈　北海耆舊傳曰公沙孚字允慈與荀爽共約出不得事貴勢而爽當董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　三國志諸葛亮傳曰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每自比於管仲樂毅先主屯新野徐庶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靈帝末以中國方亂乃與其友邴原涉海依遼東太守公孫度度虛館禮之其後中國少安人多南歸唯寧不還黃初中寧逆知公孫淵必亂乃因徵辭還以爲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寧凡徵命十至輿服四賜嘗坐一木榻上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三國志管寧傳曰時鉅

鹿張臶潁川胡昭亦養志不仕臶少游太學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卒時年一百五歲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晉書孫登傳曰登字公和隱居百泉山文帝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不應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眞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范喬傳曰喬字伯孫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敘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論　劉伶傳曰伶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澹默少言不妄交遊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董景道傳曰永平中景道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嘯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　皇甫謐傳曰謐沉靜寡欲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元晏先生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　孟陋傳曰陋字少孤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遊時或弋釣孤興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　譙秀傳曰秀少而靜默不交於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內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

雄據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敝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　郭翻傳曰翻字長翔武昌人也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爲娛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　劉驎之傳曰驎之好游山澤志存遯逸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楊軻傳曰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於隴山　公孫永傳曰永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　張忠傳曰苻堅遣使徵忠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況非敢竊擬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乃以安車送之　祈嘉傳曰嘉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牕中有聲呼曰祈孔賓祈孔賓隱去來隱去來修飾人世甚苦不可諧所得未錙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　瞿硎先生傳曰先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　謝敷傳曰敷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不改其樂（續晉陽秋曰逵兄逯）

（以武勇顯有功封廣陵侯） 又曰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原 又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輙爲辦百萬資并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傅約亦辦百萬傅隱事差互故不果 增 晉書鄧粲傳曰粲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爲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驎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爲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 陶淡傳曰淡終日端拱曽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王隱晉書曰王長字文德少以才學知名放蕩不羈州郡辟爲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而坐齧胡餅食之刺史知其不出乃禮遣之於是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晉書陶潛傳曰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氏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 桓元傳曰元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 南史宋戴顒傳曰顒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以父不仕復脩其業父善琴書顒與勃並受琴於父中書令王綏常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多名山兄弟游之因留居止勃卒顒出居吳下吳下人士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以此多之 宋書宗炳傳曰炳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周續之傳曰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眞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王弘之傳曰

元嘉四年徵弘之爲通直散騎常侍不就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嘗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南史孔淳之傳曰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及還乃不告以姓　劉凝之傳曰凝之攜妻子泛江河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宗彧之傳曰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　雷次宗傳曰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諸生百餘人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　朱百年傳曰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　關康之傳曰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　漁父傳曰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淩波隱顯有漁父焉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耶緬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枻而去　南齊書褚伯玉傳曰伯玉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褚先生滅景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僧達答曰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勑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南史明僧紹傳曰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

正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遁還攝山建棲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顒高臥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　庚易傳曰易性恬靜不交外物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南齊書宗測傳曰測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卒不交言　南史沈麟士傳曰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吳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張永爲吳興請麟士入郡麟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墓爲山地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　南齊書徐伯珍傳曰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户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　南史何點傳曰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病不起　何胤傳曰梁武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勅諭意胤謂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耶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梁書阮孝緒傳曰天監十二年孝緒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况僕非往賢之類耶

南史劉訏傳曰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牀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一造孝緒即神交焉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陶弘景傳曰梁武帝手勅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　北史李景儒傳曰景儒字昭徽志好隱逸慕葛洪之爲人尋師訪道不遠千里遇高尚則傾蓋如舊見庸識雖王公蔑如　張文詡傳曰文詡灌園爲業州縣以其貧素將加賑恤輒辭不受嘗閑居無事從容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自樂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　新唐書王績傳曰績有田十五六頃在河渚間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莊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爲刺史請績講禮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朱桃椎傳曰桃椎淡泊絶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　田游巖傳曰游巖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頻名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帝嘗奉天宫游巖舊宅直宫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武攸緒傳曰攸緒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櫻杯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於民晚年肌肉銷眚瞳有紫光晝能見星　李白傳曰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自驁放不自脩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飲中八仙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　溫造傳曰造嗜書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慨然有高世志　石洪傳曰洪隱居不出公卿數薦皆不答烏重胤鎮河陽求賢者以自重或薦洪重胤曰彼無求於人其肯爲我來耶　秦系傳曰系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徵辟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　宋史陳摶傳曰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常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士也

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歷二十餘年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賜號希夷先生　种放傳曰放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爲廬僅庇風雨得辟穀術别爲堂於峰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多爲歌詩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志咸平六年十月遣使就山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獻　魏野傳曰野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絶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　林逋傳曰逋字君復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臨終有茂陵他日求遺槀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仁宗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　山堂肆考曰郭延卿隱居水南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西京留守錢文僖公率僚屬訪之去延卿居一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至門延卿道服坐談遂進陶尊果蔌對花小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史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幕下尹洙指而告曰留守錢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公肯顧野人更舉觴相向文僖欣然進數杯日入而去　蘇軾方山子傳曰方山子遁光黄間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聳然異之　宋史徐中行傳曰中行晚年教授其友羅適以遺逸薦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黨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黄巖會親友盡毀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譙定傳曰定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敬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而不衰　杜生傳曰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且問其故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

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耳　順昌山人傳曰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蘇雲卿傳曰雲卿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遁跡湖海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必親造其廬爲我致之比帥漕密訪物色有灌園蘇翁者乃屏騎從更服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矣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鄉里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勿顧詰朝二客遣使迎伺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金史趙質傳曰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　辛愿傳曰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有詩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元史鐵木兒塔識傳曰初伯顏議罷科舉鐵木兒塔識時在參議府訖不署奏牘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爲太優鐵木兒塔識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奚足惜哉識者誦之　竇默傳曰默隱於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繼還肥鄉以經術教授世祖在潛邸遣詔之默變名姓以自晦　杜本傳曰本隱武夷山中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名爲翰林待制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修官使者致君相意趣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於丞相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　明宋濂竹溪逸民傳曰竹溪逸民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復與塵事接所居近大溪多修竹當明月高照水光瀲灩逸民輒腰短簫乘小舫蕩漾明月中簫聲宛轉若龍鳴簫已逸民扣舷歌曰吹玉簫兮弄明月明月照兮頭成雪頭成雪兮將奈何白漚起兮衝素波見之者歎曰是誠世外人也　劉基傳略曰基以誠意伯歸隱山中惟飲酒奕碁口不言功守令求見皆不得令微服爲野人求基基方濯足令固從之因引入茅舍炊黍飯令令告曰

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因別去其後終不得見　劉基獨冷先生傳曰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巾山之下居焉樹以柔木有泉一泓蹻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歌曰衆皆諠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兮我日獨永牧人聆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欵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其人曰獨冷先生　楊維禎小傳曰維禎避地富春山張士誠累招之不往又忤達識丞相自蘇徙松築元圃蓬壺於松江之上海薦紳大夫與東南才俊之士造門納屨殆無虛日酒酣以往筆墨横飛鉛粉狼籍或帶華陽巾披鶴氅坐船屋上吹鐵笛作梅花弄或呼侍兒歌白雪之辭自倚鳳琶和之賓客皆蹁躚起舞以爲神仙中人也　又顧德輝字仲瑛別名阿瑛淮張據吴避隱嘉興之合溪母喪歸綽溪張氏再辟之斷髮廬墓誦大乘經以報母自稱金粟道人　又王蒙字叔明畫山水師巨然得外氏法然不求妍於時爲文章不循矩度頃刻數千言可就隱於黄鶴山自號黄鶴山樵　又袁凱字景文華亭人自號海叟歸田後每背帶方巾倒騎烏犍往來峰泖間好事者圖以入畫賦白燕詩最工人呼爲袁白燕　又韓奕字公望絶意仕進與王賓友善偕隱於醫建文初姚善守吴造請之公望不踰中門於布簾内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公望走楞伽山善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善太息曰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也姚廣孝序其詩曰公望雖居市廛如處巖壑國初吴中高士以賓與公望爲稱首　又沈周字啓南長洲人景泰間郡守以賢良應詔筮之得遯之九五乃決意隱遯耕讀於相城里所居曰有竹莊修閒居奉母之樂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户屨填咽賓客牆進撫玩品題笑談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過之者　又曰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人問其邑里曰我秦人也嘗棲太白之巔故稱太白山人或曰安化王之親支有托而逃也風儀秀朗蹤跡奇譎元巾白袷以鐵笛鶴瓢自隨善飲酒好談論所至傾動其士大夫嘗西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吴會遂棲遲不去費宏罷相訪之南屏山寺中值其晝寢就卧内與語送之及門了不酬謝費出語人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也

原 採薇 賣藥（史記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 後漢書韓康傳康嘗採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賣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露寢 窟居（皇甫謐高士傳焦先字孝然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止其中後野人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後百餘歲卒 晉書孫登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于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牆東 竈北（後漢書逢萌傳王君公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語曰避世牆東王君公又向栩傳栩好被髮幷絳銷頭常于竈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蔣徑 蘇門（嵇康高士傳蔣詡字元卿王莽爲宰衡詡稱病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時人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謝靈運詩惟開蔣生徑 魏氏春秋阮籍少時嘗遊蘇門山山有隱者莫知其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爲之道五帝三王之義不聽乃對之長嘯蘇門生逌爾而笑籍既降蘇門生亦嘯若鸞鳳之音焉）鼓刀 抱甕（魏公子列傳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閒耳又曰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 嵇康高士傳漢陰丈人者楚人也子貢適楚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曰桔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曰聞之吾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胷則純白不備子貢憮然慚不對）外臣

增 遁客（南史明僧紹傳帝謂僧紹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山堂肆考遁客避世之士也北山移文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又隱者曾爲朝廷禮聘而不起者謂之徵君一曰聘君）

原 蝸廬 呻吟

增 蟻陂 漁釣（魏略焦先自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裴松之云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也先作圜舍形如蝸斗蔽故謂之瓜牛廬 山堂肆考東漢鄭敬字次都隱居蟻陂之陽以漁釣自適）

原 吳市門卒

增 伊川田父（後漢書梅福傳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後有人見福于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云 山堂肆考唐鄭純與元載不合退歸東洛號伊川田父）結廬北渚 灌園東湖（唐書王績傳仲長子光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從與相近 宋史蘇雲卿傳詳上隱逸二）時稱二逸 世目三高（遼史耶律官奴傳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歉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 五代史鄭遨傳遨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皆不起賜號爲逍遙先生）柴車草屩 鬖髻布袍（南史何點傳點父素有風疾無故殺點母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絕婚宦雖不入城府然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自高無所與屈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 明黃姬水貧士傳王賓字仲光志不願仕永樂中自壞其面終身獨居無妻子鬖髻布袍游行市中家貧無業賣藥以資所至輩兒隨焉郡守姚善往謁衡門賓據坐受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姚少師廣孝貴歸來訪弗肯見方盥掩面而走）坐帳無鶴 米桶有人（庾信小園傳坐帳無鶴支牀有龜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名爲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輟耕錄呂徽之常遯名耕漁自給一日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闚中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勿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詰之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歎服問其姓氏不答皆一訶曰嘗聞呂處士名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處士剌船而去遣人尾其後識之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試問徵之先生何在答曰在溪上捕魚至彼果見之告以侯謝之意陽溪謂曰諸公先至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魚酒至盡歡而散翼旦躡其蹤則先生已還矣）追逐雲月 左右琴書（元史金履祥傳德祐初以迪功郎史館編校起之辭勿就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詠視世故淡如也 北史隱逸傳序曰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披裘釣澤 杖策入山（後漢嚴光

（傳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　隋書徐則傳則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吾其為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山）

洗耳拭目　**裂冕掛冠**（高士傳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行藏汝光若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聞貪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　唐駱賓王疇昔篇掛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皋事耕鑿賓階客院常疎散蓬徑柴扉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棲何必山中事丘壑）

茂松清泉　**丹崖青壁**（新唐書潘師正傳師正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　晉書宋纖傳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五粒松脂　**兩部鼓吹**（五代史鄭遨傳遨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　南史孔珪傳珪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襍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

雲溪醉侯　**烟波釣叟**（宋史种放傳放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　唐書張志和傳志和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叟陸羽嘗問孰為往來者對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

輕世肆志　**抱道懷真**（史記魯仲連傳田單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三國志魏明帝詔青州刺史曰管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

隱形天外　**獨行野中**（三國志吾粲傳粲還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凰以嘉鳴為貴何必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　唐書陸羽傳羽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人謂今接輿也）

麻衣草屨　**蓬戶簞瓢**（宋史南安翁傳漳州陳元中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密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為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　三國志秦宓傳宓答王商書曰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于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元猿之悲吟察鶴鳴于九皋安身為樂無憂為福）

結屋城南　**築室市隱**（姓譜明施德華性樸素能詩洪武中有司以明經累薦不就結屋于郡城南自號城南小隱　明劉基市隱齋記賈君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集古今圖書以為燕遊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覿車馬之塵不深其宮而不聞闤闠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

號賜冲退　**名錫中庸**（宋史張俞傳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益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　元史張特立傳特立歸田里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

山潛水杳　**鶴唳雞鳴**（宋史蘇雲卿傳張浚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　孟浩然宿天台桐柏觀詩緬尋滄洲趣近愛赤城好捫蘿亦踐苔輟棹恣探討息陰憩桐柏采采弄芝草鶴唳清露垂雞鳴信潮早願言解纓紱從此無煩惱）

負琴攜壺　**種花釀酒**（宋史种放傳放幅巾裋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　又吳瑛傳瑛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因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

游龍隱鳳　**化蝶翔鯤**（宋謝靈運逸民賦其見也則如游龍其潛也則如隱鳳　陳江總莊周頌玉潔蒙縣蘭薰漆園丹青可久雅道斯存夢中化蝶水外翔鯤出俗靈府師心妙門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此籠樊）

緝葉自蔽　**鑿穴為居**（唐書朱桃椎傳桃椎結廬山中夏則臝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為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後漢書臺佟傳佟隱于武安山鑿穴）

（爲居采藥自給）

竹溪六逸　吴江三高（新唐書李白傳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　小學紺珠吴江三高范蠡張翰陸龜蒙）

騎牛帶瓢　席松枕石（唐書史德義者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廛野高祖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歸　南史關康之傳康之字伯愉詳隱逸二）

松總蓬戶　蔬圃蘭堂（姓譜宋胡嶧姿稟純愨恬于榮利與方惟深林處爲忘年交所居松總蓬戶人目爲隱君子步趨言動皆有尺度　陸雲逸民賦曾丘嶭薈穹谷重深叢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蔬圃于芝簿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鸞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

常蓄兩鶴　時乘一騾（史緯林逋傳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蓄兩鶴縱之則飛入雲霄盤旋久之乃下逋時時泛小艇游西湖諸寺惟留一童子應門客至童子延客縱鶴良久逋棹而歸蓋常以鶴飛爲客至之驗云　魏書畦夸傳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居司徒奏徵夸爲其郎中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師與浩相見延留數日浩遂投詔書于夸懷夸曰桃簡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内之廄中冀相維繫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

驅豕不顧　祝雞有名（冊府元龜孫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牧豕于大澤中以養親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黄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獨異志尸鄉有祝雞翁善養雞皆有名販賣雞卵獲億萬一旦逃入山不知所之）

乘虛入冥　挫廉逃名（後漢書矯慎傳慎字仲彥少學黄老隱遯山谷汝南吴蒼遺書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黄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于爲政　世說蔣元卿舍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挫廉逃名之士）

潁陽洗耳　箕山扇風（後漢書逸民傳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　隋書隱逸傳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

藏名台岳　結架巖林（隋書徐則傳晉王鎮揚州知其名手書召之曰先生怡性冲元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　魏書馮亮傳亮既雅愛山水又兼巧思結架巖林甚得棲遊之適）

蓬蒿滿宅　竹樹繞居（世說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宅唯開一行徑三輔決録曰仲蔚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沒人　梁書阮孝緒傳孝緒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遶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

奕拈一子　樓築三層（世說蘇養直隱京口〻興閒與徐師川同名養直不起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于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還須讓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　梁書陶弘景傳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于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

卜築東澗　教授南山（梁書劉訏傳訏善元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　後漢書馬融傳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

門栽五柳　庭蒔七松（南史陶潛傳潛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傳　山堂肆考唐鄭薰字子溥再知禮部舉引寒俊士類多之後告老號所居爲隱巖蒔七松于庭自號七松居士）

春韭秋菘　天梳日帽（梁吴均齊春秋周顒隱居鍾山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稗史唐隱君子田游巖一日冬晴就湯泉沐髮風于朝暉之下適所親者至曰高年豈不自愛而草草若是耶游巖歎而答曰天梳日帽他復何需）

氣高瓊岳　志凌青雲（梁簡文何先生志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圃舟輿席珍既游慧水兼引法輪　後漢書逸民傳若伊人者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爲哉）

蘆花織被　松子爲餐（元史小雲石海涯傳小雲石海涯還江南賣藥于錢塘詭姓名易服色人無有識之者偶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成竟持被去人間喧傳蘆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　元帝與劉智藏書韓梅兩福求羊二仲鄭林騰光于馮翊周黨傳芳于太原松子爲餐蒲根是服）

豹席椶屩　茶竈筆牀（唐書張志和傳志和始名龜齡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

（東郭芺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樓屬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陸龜蒙傳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依巖結宇　即林成樓**（魏書鄭修少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獨處淡然屏跡人事不交世俗耕食水飲皮冠草服雅好經史專意元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　慎蒙山樓志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雲門寺後還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緒別為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給河東酒　賜曲江魚**（北史周韋敻志尚簡淡于榮利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明帝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升號之曰逍遙公　姓譜翁洸字子平退居不仕傳宗遣使十徵之不起作枯木詩以答詔僖宗復遣使以曲江魚賜之宋理宗追諡為善慶公）**俱遊五嶽　何假百城**（後漢書向長傳長字子平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不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志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魏書逸士傳李謐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埽）**漱石枕流　栖丘飲谷**（世說孫楚年少時欲隱語王濟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南史宗少文傳武帝辟少文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琴書與友　聖賢為師**（晉書戴逵傳謝元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為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　宋史蔡元定傳子沈字仲默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物色將薦用之沈不屑就）**欣玩水石　眷戀松筠**（南齊書明僧紹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　又宗測傳測答豫章王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居士耐辱　園丁最閒**（唐書司空圖傳圖居中條山王官谷遂隱不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為耐辱居士　明席帽山人王逢小傳至正中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淞之青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自居自號最閒園丁）**山南山北　囷閉囷開**（後漢書法真傳真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欲以功曹相屈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　晉書劉驎之傳驎之好遊山澤志在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反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閉一囷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處也）**泉石膏肓　花木僚友**（唐書田游巖傳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答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烟霞痼疾者　山堂肆考宋方孚若有隱操新居成劉后村賀以詩曰按行花木皆僚友主掌湖山即事權）**韜面被中　棲心天外**（後漢書姜肱傳肱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于幽暗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　晉書索襲傳不應州郡之命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返澹嘗曰先生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荷擔入蜀　乘船歸吳**（晉書董養傳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歎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南史何求傳宋除求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野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一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巾褐山水　枕帶林泉**（宋史代淵傳淵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淵然與對略不及私　北史韋夐傳周文帝聞夐養高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論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對玩琴書蕭然自逸）**一舉八薦　五辟三徵**（晉書范喬傳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一無所就　虞般佑高士傳劉兆字延世公府五辟三徵皆不就安貧慕道潛事述作數十年不出門）**鏟跡民伍　擊壤聖朝**（山堂肆考唐孔巢父少力學永王璘辟兵江淮辟巢父為幕府不應）

（鎮踴民伍宋書王弘之傳王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前員外散騎常侍琅琊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足䠊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馳山獵草　釣月耕雲（南史翟法賜傳法賜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幽岩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山堂肆考宋管師復龍泉人與弟師常俱有盛名從胡瑗遊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至問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淮陽一老　東甌二徐（天中記漢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曜獨不至時人謂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宋史徐中行子庭筠鄉人宗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遺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買石載鶴　伐薪汲泉（宋史張愈傳愈六召不應喜弈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山堂肆考邢和璞曾居終南山好道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都是名士）猿啼庭下　鶴叫籠中（天寶遺事商山隱士高太素所居曰清心亭每一時至則有猿啼于庭下謂之報時猿尚書故實顧況志尚疎逸有時宰招致之況以詩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喚狂生此身還是籠中鶴東望滄溟叫數聲）顧祿位如錙銖　視軒冕若糞土（宋史宇文之邵傳之邵字公南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公南見之矣史緯宋松江漁翁傳翁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玉巖居士　裔自陽城　太白山人　學宗老氏（宋史陽孝本傳孝本學博行高隱于城西通天岩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曰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姓譜明孫一元眉宇炯炯崖岸嶷立嘗讀老氏書至專氣致柔之語委心其學家入太白山守中致虛因以太白山人自號）棲環堵之室　苔草沒階　隨杞柳之陰　蒹葭爲席（世說江湛舉王景元爲吏部郎王與湛書曰君平有言生我名者殺我身大爵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因與湛告絕足不踰閾十年棲遲環堵之室苔草沒階晉周斐汝南先賢傳鄭敬居于蟻陂之陽以漁釣自娛彈琴詠詩常方坐于陂側以蒹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嶺上雲多不礙仙家之日　屋頭山滿還通道者之溪（唐李義山詩壺中別有仙家日嶺上猶多隱者雲錦繡萬花谷遂時詩曰種竹五七箇結茅三兩間稍通溪上路不礙屋頭山澗葉木去住白雲屈往還生涯只此是道者少樸關）躡綺皓之遐蹤　棲遲巖竇　甘山林之杳靄　徙倚衡門（宋史种放傳上遣內侍任文慶齎詔諭之曰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黃姬水貧士傳婁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好學不厭榮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靄徙倚衡門樂以忘憂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郭文舉之居山　獸不入屋　顧景怡之出戶　鳥亦依人（晉書郭文傳文字文舉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世說顧長康有隱操與顧景怡俱不就徵景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喚鐵高休　豈有驚猿怨鶴　買山支遁　自難拉許排巢（王氏彙苑隱士高休居太白山上有白雲亭客至則擊片鐵其聲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爲號號爲喚鐵孔稚圭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世說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卬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北山移文曰將欲排巢父拉許由）

隱逸四

原湛冥（前漢書王吉列傳序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沈）

增種瓜（史記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

（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

鶴企（晉書郭瑀傳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九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皋懷眞獨遠心與至德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跡）

隱侯（盧元明緱山記漢王元弈者隱於緱山景帝每徵不屈遂就山而封侯因以爲名宋亮緱山詩王弈拜隱侯）

瓶隱（山堂肆考申屠有放曠雲泉常攜一瓶一日躍身入瓶中時號瓶隱）

鶴頭書（誠齋雜記鶴頭書古人用之以招隱士）

蜘蛛隱（金樓子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歲月耶即掛冠而去人謂蜘蛛隱）

奪牛翁（後漢書韓康傳康遯入霸陵山中桓帝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

原 土室四周（後漢書袁閎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

增 三葉肥遯（王僧虔吳地志戴勃字長雲譙國銍人父散騎常侍逵字安道弟子常侍國子祭酒顒並高蹈俗外三葉肥遁爲海內所稱）

就山存問（宋史种放傳祥符三年正月復名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答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光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

南山三友（宋史高懌傳懌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沉淪草澤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

山人索價（韓愈與盧仝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指李渤也）

五斗先生（唐書隱逸傳王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

尋陽三隱（宋書周續之傳續之隱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遯跡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一瓢掛樹（錦繡萬花谷許由居箕山惟有一瓢酌水掛于樹枝風吹瓢鳴以爲煩擲去之）

逸情雲上（後漢逸民傳贊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疏逸情雲上道就虛全事違塵往）

柴門灌園（晉書氾騰傳騰去官還家柴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

妻梅子鶴（山堂肆考宋林逋結廬杭州西湖之孤山儒學提舉余謙既葺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其下郡人陳子安以爲處士無家妻梅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

棄鱗養角（南齊書高逸傳贊含貞抱樸履道敦學恬蘇潛隱棄鱗養角）

大山小山（南史何胤傳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遯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跡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白衣尚書（梁書何胤傳高祖勅給胤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勅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

林下神仙（天中記張令問本唐興人隱居不仕與杜光庭詩曰試問朝中爲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風白晝眠）

池魚呼名（山堂肆考盧渡世隱居廬陵所居前有池養魚以名呼之次第來取食食已即去）

何減騾騎（世說何騾騎弟以高情避世而騾騎勸之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騾騎中興書曰何充字幼道騾騎將軍充第五弟也）

煉食雲母（列仙傳方回堯時隱人也堯聘之煉食雲母隱于五柞山至夏啓末爲人所劫閉之室中從求道羽化而去）

虎渡龍洲（山堂肆考宋張景荊州府公安人仁宗名問曰卿在江陵何地有何景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口所食何物曰新粟米炊雲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

六逍遙館（清異錄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

止稱前進士（五代史梁震唐末登第開平間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震終身止稱前進士）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人部四十九（隱逸）

隱逸五

【原】詩　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竄河濱顏回樂陋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渰興南岑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谷無人跡荒楚鬱蕭森投耒循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沈遊思竹素園寄心翰墨林　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停陰岡丹葩耀陽林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增】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原】陸機招隱詩曰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躑躅欲安之幽人在浚谷朝采南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山溜何泠泠飛泉漱鳴玉哀音附靈波頹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淳朴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　【增】王康琚反招隱詩曰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放神青雲外絕跡窮山裏鵾雞先晨鳴哀風迎夜起凝霜凋朱顏寒泉傷玉趾周才信眾人偏智任諸已（從俗爲周才索居爲偏智）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　陶潛歸田園居詩曰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又雜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又曰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飛鳥歸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又讀山海經詩曰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原】宋謝靈運從斤竹澗越嶺溪行曰猨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泫逶迤傍隈隩迢遞陟陘峴過澗既厲急登棧亦陵緬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葉卷謂初生未展） 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情用賞為美事昧竟誰辨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龍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異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沈巖巖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劉孝標始居山營室詩曰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棲息嘯歌棄城市歸來事耕織鑿戶闢嶕嶢開軒望嶄前激水簷前溜修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鶯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極髣髴玉山隈想象瑤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范雲荅句曲先生詩曰終朝吐祥霧薄晚孕奇烟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懷真士被褐守沖元石戶棲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鳧方履漢戀鶴上騰天 庚肩吾贈周處士詩曰九丹開石室三徑沒荒林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籬下黃花菊丘中白雪琴方欣松柏酒自和遊山吟 又尋周處士弘讓詩曰試逐赤松遊披林對一丘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石鏡菱花發桐門琴曲愁泉飛疑度雨雲積似重樓王孫若不去山中定可留 周明帝贈韋居士詩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穎陽去猶遠滄洲遂不歸風動秋蘭佩香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儻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庚信奉和趙王隱士詩曰洛陽微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穎川灞陵採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藜牀坐欲穿阮籍惟長嘯嵇康訝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丈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欲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船 又窮秋寄隱士詩曰王倪逢齧缺桀溺偶長沮藜牀負日臥麥隴帶經鋤自然曲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村治澀路低四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疎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增】唐張九齡奉和聖製經河上公廟詩曰昔者河邊叟誰知隱與仙姓名終不識章句此空傳跡為坐忘晦言猶強著詮精靈竟何所祠宇獨依然道在紆宸睠風行動睿篇從茲化天下清淨復何先 李頎漁父歌曰白頭何老人蓑笠蔽其身避世長不仕釣魚清江濱浦沙明濯足山月靜垂綸寓宿湍與瀨行歌秋復春持竿湘岸竹爇火蘆洲薪綠水飯香稻青荷包紫鱗

于中還自樂所欲全吾眞而笑獨醒者臨流多苦辛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清溪不見人山口潛行始隈隩山開曠望旋平陸遥看一處攢雲樹近入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居人共住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雞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家問都邑平明閭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雲山不疑靈境難聞見塵心未盡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經過路不迷誰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雲林春來偏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

又送友人歸山歌曰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爲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賣杏兮收穀愧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又曰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翻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晻曖兮氛氳猿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皋兮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　又荅張五弟詩曰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常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又輞川閒居詩曰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寞於陵子桔槹方灌園　又訪呂逸人不遇詩曰桃源面面絕風塵柳市南頭訪隱淪到門不敢題凡鳥看竹何須問主人城外青山如屋裏東家流水入西鄰閉戶著書多歲月種松皆作老龍鱗　又鹿柴詩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又竹里館詩曰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又田園樂詩曰採菱渡頭風急杖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萋萋芳草春綠落落長松夏寒牛羊自歸村巷童稚不識衣冠　山下孤煙遠村天邊獨樹高原一瓢顏回陋巷五柳先生對門　酌酒會臨泉水抱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粱夜春　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烟花落家僮未掃鳥啼山客猶眠　高適東谿草堂詩曰水深嚴子釣松挂巢父衣雲氣轉幽寂谿流無是非名理未足羡腥臊詎所耆自惟負貞意何歲當食薇　岑參漁父詩曰扁舟滄浪叟心與滄浪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

長文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孟浩然夜歸鹿門歌曰鹿門月照開煙樹忽到龐公棲隱處巖扉松徑長寂寥惟有幽人夜來去　杜甫送孔巢父歸遊江東兼呈李白詩曰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常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濟潭鱣潑潑春草鹿呦呦杜酒頻勞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又過南鄰朱山人水亭詩曰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細水曲通池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又題張氏隱居詩曰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氷雪石門斜日到林丘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賈島題李凝幽居詩曰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園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幽期不負言　又尋隱者不遇詩曰松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宋之問陸渾山莊詩曰歸來物外情負杖閱巖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藥行野人相問姓山鳥自呼名去去獨吾樂無能愧此生　又春日山家詩曰今日遊何處春泉洗藥歸悠然紫芝曲晝掩白雲扉魚樂偏尋藻人閒屢采薇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　張籍和盧常侍寄華山隱者鄭氏詩曰獨坐三峯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酒待山中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荒壁通泉架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祖詠蘇氏別業詩曰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南山當戶牖澧水映園林竹覆經冬雪庭昏未夕陰寥寥人境外閒坐聽春禽　李白尋雍尊師隱居詩曰羣峭碧摩天逍遥不記年撥雲尋古道倚樹聽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鶴眠語來江色暮獨自下寒煙　又訪戴天山道士不遇詩曰犬吠水聲中桃花帶雨濃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野竹分青靄飛泉挂碧峯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　又贈孟浩然詩曰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紅顏棄軒冕白首卧松雲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又贈楊徵君鴻詩曰陶令辭彭澤梁鴻入會稽吾尋高士傳君與古人齊雲卧留丹壑天書降紫泥不知楊伯起早晚向關西　又山中問答詩曰問

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又登盧山五老峯詩曰盧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九江秀色可攬結吾將此地巢雲松　常建宿王昌齡隱居詩曰青溪深不到隱處惟孤雲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辭去西山鸞鶴羣　許渾寄題商洛王隱居詩曰近逢商洛客知爾住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尋蜂收野蜜隨麝拾生香更憶前年別松花滿石牀　又題韋處士山居詩曰劚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苴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渡稀不堪礁杵動應解剪荷衣　秦系獻薛僕射詩曰由來那敢議輕肥散髮行歌自采薇逋客未能忘野興辟書反遣脫荷衣家中匹婦空相笑池上羣鷗盡欲飛更乞大賢容小隱益看愚谷有光輝　盧綸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詩曰聞逐樵夫閒看碁忽逢人世是秦時開雲種玉嫌山淺渡海傳書怪鶴遲陰洞石幢微有字古壇松樹半無枝煩君遠示青囊籙願得相從一問師　劉長卿尋張逸人山居詩曰危石纔通鳥道空山更有人家桃源定在深處澗水浮來落花　又尋龍井楊老詩曰柴門草舍絕風塵空谷耕田學子眞泉咽豈勞經隴地山深不覺有秦人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春唯有胡麻當雞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溫庭筠題李處士幽居詩曰水玉簪頭白角巾瑤琴寂歷拂輕塵穠陰似帳紅薇晚細雨如烟碧草春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更無人南窗自有忘機友谷口空稱鄭子眞　鄭常寄邢逸人詩曰羨君無外事日與世情違地僻人稀到溪深鳥自飛儒衣荷葉老野飯藥苗肥疇昔江湖意如今憶共歸　郎士元贈強山人詩曰或棹孤舟或杖藜尋常隨意釣前溪草堂竹徑在何處落日孤烟寒渚西　白居易池上篇曰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安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魚在沼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閒閒優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詩曰石室掃無塵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山滿西日空照雁成羣　朱灣尋隱者韋九詩曰尋得仙源訪隱淪漸來深處漸無塵初行竹裏惟通馬直到花間始見人四面雲山誰作主數家烟水自爲鄰路傍樵客何須問朝市如今不是秦　王貞白題嚴光釣臺詩曰山色四時碧溪光七里清嚴陵

愛此水下視漢公卿垂釣月初上放歌風正輕應嫌渭濱叟匡國祇論兵　李商隱題鄭大有隱居詩曰結構何峯是喧閒此地分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偃卧蛟螭室希夷鳥獸羣近知西嶺上玉管有時聞　李羣玉送隱者歸羅浮詩曰春山杳杳日遲遲路入雲峯白犬隨兩卷囊書留貰酒一柯樵斧坐看棊蓬萊道士飛霞札清遠仙人寄好詩自此塵寰音信斷山川風月永相思　張志和漁父歌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又漁父詩曰八月九月蘆花飛南溪老人垂釣歸秋山入簾翠滴滴野艇倚檻雲依依却把漁竿尋小徑閒梳鶴髮對斜暉翻嫌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王定是非　山中客別酒主人詩曰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　宋王禹偁題張處士幽居詩曰雲裏寒溪竹裏橋野人居處絕塵囂病來芳草生漁艇睡起殘花落酒瓢閒把道書尋晚逕靜攜茶鼎洗春潮長洲嬾吏頻過此爲愛盤餐有藥苗　蘇軾寄題刁景純藏春塢詩曰白首歸來種萬松待看千尺舞霜風年拋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楊柳長齊低戶暗櫻桃爛熟滿階紅何時却與徐元直共訪襄陽龐德公　王安石書湖陰先生壁詩曰茅簷長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又訪隱者詩曰童子穿雲晚未歸誰收松下著殘棊先生醉卧落花裏春去人間總不知　林逋孤山隱居書壁詩曰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　陸游隱者詩曰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蠭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枝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客來與語不能荅但見醉髮覆面垂鬖髿　又春晚村居詩曰澆書滿把浮蛆甕攤飯橫眠夢蝶牀莫笑山翁見幾晚也勝朝市一生忙（東坡先生謂卯飲爲澆書李黃門謂午睡爲攤飯）　又春日小園雜賦曰市塵不到放翁家繞麥穿桑野徑斜夜雨長深三尺水曉寒留得一分花悶從鄰舍分春甕閒就僧窗試露芽自此年光應更好日驅秧馬聽繅車　又初歸雜咏詩曰雪滿漁蓑雨墊巾超然無處不清眞胸中那可有一事天下故應無兩人騎馬每行秋棧路喚船還渡暮江津酒樓僧壁留詩遍八十年來自在身　又初夏閒步村落間詩曰薄雲韜日不成晴野水通池漸欲平綠葉忽低知鳥立青萍微動覺魚行醉遊放蕩初何適睡起逍遙未易名忽遇湖邊隱君子相攜一笑慰餘生　又戲遣老

懷詩曰舊習家風號散人晚承恩詔賜閒身放狂泥酒都忘老厚價收書不似貧霜曉方驚羣木脫春晴又喜一花新先生偶出人難遇陌上爭先看角巾　又初春幽居詩曰滿榼芳醪手自攜陂湖南北埭東西茂林處處見松鼠幽圃時時聞竹雞零落斷雲斜障日霏微過雨不成泥老民不預人間事但喜農疇漸可犁　元薩都剌題劉渙中隱居圖詩曰放光山下結茅廬光照山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鄰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葉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自笑天涯倦遊客十年未有一廛居　倪瓚題孫氏雲林小隱圖詩曰天地飄揺一短蓬小窓虛白地爐紅儵然忽起黎雲夢不定仍因柳絮風鶴影䙰褷簷上下鹿迒（音航說文曰凡獸迹車迹爲迒）散漫屋西東杜門我自無干請閒寫芭蕉入畫中　明劉基太公釣渭圖詩曰璇室羣酣夜璜溪獨釣時浮雲看富貴流水澹鬚眉偶應非熊兆身爲帝者師軒裳如固有千載使人思　練子寧題黃彥成雲林小隱詩曰有客素肥遯幽居愛林廬結屋依陋巷種瓜遶城隅浮雲南山來清陰覆其閭老柳帶寒色芳蘭露春腴窓深不知曉樹客室自虛甘貧意自適守道樂有餘娛賓非旨酒飽食但園蔬流水赴大壑翔禽戀高株物性各有遂誰能常晏如　陶宗儀樂靜草堂詩曰屋遶芙蓉九疊屏日長客去掩閒庭巖花暖傍疎簾落階草晴分汗簡青溫火試香刪舊譜汲泉煮茗讀遺經江南定有徵賢詔太史方占處士星　高啓青丘子歌曰青丘子臞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遠遊荷鋤懶躬耕有劒任羞澀有書任縱橫不肯折腰爲五斗米不肯掉舌下七十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帶索傍人不識笑且輕謂是魯迂儒楚狂生青丘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咿咿鳴朝吟忘其飢暮吟散不平當其苦吟時兀兀如被酲頭髮不暇櫛家事不及營兒啼不知憐客至不果迎不憂回也空不慕猗氏盈不慙被寬褐不羨垂華纓不問龍虎苦戰鬭不管烏兎忙奔傾向水際獨坐林中獨行斲元氣搜元精造化萬物難隱情冥茫八極遊心兵坐令無象作有聲微如破懸蝨壯若屠長鯨清同汲沆瀣險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烟露滋華英聽音諧韶樂咀味得太羹世間無物爲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茅屋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人攜諸仙所弄之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歘忽波浪起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迎

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至正時啓隱吳淞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 又贈金華隱者詩曰我聞名山洞府三十六一一靈跡紀眞籙金華秀出向東南遠勝陽明與句曲樓臺縹緲開烟霞天帝賜與神仙家靈源有路不可入但見幾片流出雲中花子房之師赤松子三千年前亦居此飛行恍惚誰解尋漫說至今猶不死松花酒熟何處遊瑤草自綠春巖幽羣羊臥地散如石老鹿耕田馴似牛聞有隱君子乃是學仙者自從入山中不曾到山下世人莫知其姓名以山呼之不敢輕樵夫忽見苦未識識疑便似黃初平嗟我何爲在塵網遠望高峯若天壤茯苓夜煮倘許餐鐵杖來敲石門響 宣宗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與衆草爲伍於乎賢人汝其余輔 又招隱歌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序五行實任之軒轅堯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皐夔君臣共濟自往古大厦豈是一木爲况予涼薄資九五承大寶四海之廣兆姓繁側席仁賢冀王道長林大澤高丘巨壑豈無懷才抱德者蕭散幽閒樂其樂扣舷清歌弄綠水結巢雲松招白鶴雲松蒼蒼白鶴飛翠蘿揺曳春風時朝鑱黃獨夕茹紫芝放歌考槃什吟詠梁甫詞如玉在璞韜其輝天之生材將有爲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晏嗟爾賢人何樂空谷有莘幡然起畎畝傳巖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臥龍亦復興南陽旱歲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需舟航嗟爾賢人無爲徘徊石泉麋鹿非爾伍風雲天路爲爾開脫却芰荷衣挂在青澗隈翩翩命駕蒲輪來黃金如山高築臺待爾爲咏臺與萊無爲令我悵望思難哉 楊維禎訪倪元鎭不遇詩曰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弘景蹈海深慙魯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窓燈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計猶欠蘇門二頃田 謝榛訪葛徵君詩曰西城閒訪葛洪家籬落秋餘白苴花高枕自知無俗夢數椽茅屋在煙霞 又寄武當山張徵君詩曰辭官身寄楚天涯石室燒丹別是家七十二峯春雪裏杖藜隨意看梅花

原賦後漢張衡歸田賦曰遊都邑兮永久無明畧以佐時徒臨川兮羨魚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諒天道之微昧追漁父以同嬉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娛情于時曜靈俄景繼以望舒極盤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遺誡且廻駕乎蓬廬彈五弦之妙旨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規模苟縱心于域外焉知榮辱

之所居　晉張華歸田賦曰隨陰陽之開闔從時宜以卷舒冬奥處以城邑春遊放于外廬歸郊鄙之舊里託言靜以閒居育草木之藹蔚因地勢之丘墟豐蔬果之林錯茂桑麻之紛敷用天道以取資行藥物以爲娛時逍遥于洛濱聊相佯以縱意目白砂與積礫玩衆卉之同異揚素波以濯足泝清瀾以蕩思低徊住留棲遲罨藹存神忽微遊精域外藉纖草以爲茵援垂陰以爲蓋瞻高鳥之凌風臨鯈魚于清瀨眇萬物而遠觀修自然之通會以退足于一壑故處否而忘泰　陸機幽人賦曰世有幽人漁釣乎元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奥舉世不足揚其波勁秋不能凋其葉芳春不能發其華超沈冥以絶緒豈世網之能加　又應嘉賦曰友人有作嘉遯賦與余者余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傲世公子體逸懷遐意邈澄霄神𡰥靜波仰羣軌以遥企頓駿翮以婆娑寄沖氣于大象解心累于世羅襲三閭之奇服詠南榮之清歌濯下泉于浚澗泝凱風于卷阿指千秋以厲響俟寂寞之來和懷前修之髣髴覿幽人之所過抱元景以獨寐含芳風而寤語發蘭音以清唱操玉懷而踰余于是葺宇中陵築室河曲軌絶千途而門瞻百族假妙道以達觀考貞龜而貞卜苟形骸之可忘豈投簪其必谷方介丘于尺阜託雲林乎一木佇鳴條以招風聆哀音其如玉窮覽物以盡齒將弭迹于餘足　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一壑之美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紛華哉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志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固無疆之休乃爲賦曰世有逸人棲遲乎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杖短策而遂往乃枕石而漱流靜芬響于咏言滅絶景于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叢木振頴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于芝薄即蘭堂于芳林靡飛飈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于神造咏幽人于鳴琴　孫承嘉遯賦曰有嘉遯之元人含貞光之凱邁靡辟荔于苑柳蔭翠葉之雲蓋揮修綸于廻瀾臨崢嶸而式墜泝清風以長嘯咏九韶而忘味若乃御有撫生應物宅心曜華春圃凋葉秋林振藻揚波清景元陰形猶與以徙倚神曠寂而難尋渾無名于域外和丘中以草音于是混心齊物遨翔容與薄言采薇收蘺中野朝觀英陸夕步蘭渚仰弋鳴雁俯釣魴鱮遊無方之內居無形之域咏休遯之貞亨察天心而觀復委性命于元芒任吉凶而靡錄　增潘岳秋興賦曰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耕東皐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湧湍于石間

兮菊揚芳乎崖澨濼秋水之涓涓兮玩遊儵之潎潎逍遥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原宋謝靈運入道至人賦曰爰有名外之至人乃入道而館眞荒聰明以削智遯支體以逃身于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寂荒帳成烟水縱橫以觸石日參差于雲中飛英明于對溜積氤氳而為峯推天地于一物橫四海于寸心超埃塵以貞觀何落落此胷襟　梁簡文帝元虛公子賦曰有元虛之公子輕滅喧俗保此大愚居榮利而不染豈聲色之能拘廻還四始出入三墳心溶溶于元境意飄飄于白雲追寂圃而逍遥任文林而佚宕忘情于物我之表縱志于有無之上不為山而自高不為海而彌廣　陸倕思田賦曰歲聿忽其云暮庭草颯以委黃風飉飉以吹隟燈黯黯而無光獨展轉而不寐何增歎而自傷于是躕踟徙倚顧景興懷魂煢煢以至曙綴予想于田萊彼五畝其焉在乃爰泊乎江隈出郭門而東騖入溆浦而南廻爾乃觀其水陸物産原隰形便林藪挺直丘陵帶面臨九曲之廻江對千里之平甸風去蘋其已開日登桑而先見聽啁哳之寒雞弄差池之春燕臨場圃以築館對穡軒而鑿池集游泳于階下引朝派于堂垂瞻巨石之前却玩激水之推移雜青莎之靃靡拂細柳之長枝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苟有胸而無心必行難而言易幸少私而寡欲兼絶仁而棄智忽學步而舉趾又追飛而厲翅瞻鹿苑而竊高仰疆臺而慕義歷四時于遊水馳三稔于申臂望歸流而載懷情鬱悒其何寘　增庾信小園賦曰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暖而堪眠豈必連闥洞房南陽樊重之第綠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杯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有欹側八九丈縱橫數百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窓行欹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混淆枝格相交山為簣覆地有堂坳藏貍並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敧嶇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著金精養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榹李薁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為野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　唐王勣遊北山賦曰嗟大

道之泯沒見人情之委枉禮費日于千儀易勞心于萬象審機事之不息知澆源之浸長烏何事而嬰羅魚何爲而在網生物詭隅精靈惚恍莊周三月而不朝瞿曇六年而遐想有是夫況吾之不如先達乎請息交而自逸聊習靜而爲娛遂披林樾進步戲嶇連峯雜起複嶂環紆歷丹危而尋捷徑攀翠嶮而覓修塗聳飛情于霞道振逸想于煙衢重林合沓以齊列崩崖磊砢而相扶覩森沈于絕磵視晃朗于高隅自謂搏風飈而出埃壒邈若朝元宮而謁紫都碧巒之下清溪之曲望隱隱而纔通聽微微而不屬眷焉引領茲焉頓足步擁石而遭廻視橫煙而斷續古籐曳紫寒苔布綠洞裏窺書巖邊對局髣髴靈蹤依稀仙躅竈何代而銷金杯何年而溜玉石室幽藹沙塲照燭松落落而風廻桂蒼蒼而露溽月未側而先陰霞方昇而已旭喜方外之浩蕩歎人間之窘束況乃幽谷藏眞傍無四鄰紫房半掩元壇尚新逢閬風之逸客直蓬萊之上人忽據梧而策杖亦披裘而負薪荷衣薜帶藜杖葛巾出芝田而計畝入桃源而問津昆丘（一作山）若礪渤海揚塵栽碧柰其何日種瓊瓜而幾春自然詭異非徒隱淪　皇甫松大隱賦畧曰掩蓬扃閉茅屋几案詩書形骸土木雖捉襟而露肘終擊壤而鼓腹有酒劉伶無妻牧犢花霏霏而晚紅草萋萋而暮綠春水兩派晴山數曲吟四首以愁濃舉一觴而歡足波激石而瀛溶竹含烟而樸簌倚杖則手放青鳩脫帽則髮𩯭斑鹿養牛不乘生雞懶祝廼步重水常趣遙林奇峯峞嵓古木森沈泉出山而漸淺雲入洞而愈深遇清風而籍席對綠篠而開襟垂蘿窱裊以樛結連巒菌蠢而相尋望去鶴于沙尾見歸龍于水心青苔潤而饒露碧梧欹而足陰松脂滴酒樹癭臺琴山席平鋪而葉墜書卷橫開而露侵廻首遙谿松蘿漠漠曲逕抱雲根斜陽遶山脚瀑迸疑懸峯危欲落歷斷岫而崢嶸入疎林而綺錯委葉交扶盤根相閡野鼠鬬于林梢山雞鳴于叢薄朝常擁耒暮或垂綸山泉鳴而入夜洞花寒而變春閒遊諳野蔬食慣貧盤中之周生紫蓼嶺上之陶公白雲野岸波澄蓬門露曉徘徊綠水之際瀟灑青林之表杞根成狗蘿葉垂蔦山鹿奔而草低野鶴飛而桂裊溪外負薪田中荷篠鶉披子夏之衣蛙鳴稚圭之沼隴畝連延桑麻繚繞入崦而杇竹芟疎出溪而茅茨稀少依林谿以終焉經沼沚而流連花披籬而綿絡瀑鳴山而布懸潭中則赭魚躍日洞裏則沈鹿叫烟遇山客以停杖逢沙禽而駐船槎崩水沒樹空蘿穿雉雊霧旦鸛鳴雨天灌於陵之蘂圃耕彭澤之黍田偷閒散于一日役筋骸于百年開山決水澆蘭蒔芷移風桂于

嶺頭種煙篁于澗裏山廓空而鼠喧野浪高而鷗喜或曲岸而流觴或平崖而隱几慨焉懷古中心如醉憶魏酒之步兵想能詩之都尉先生則五斗成文君王則七言見志陸機之價難偕鄭衆之心莫遂古人往矣吾將已而諒紛紛于來者欲停觴而遲誰鑒往行之得失悟前賢之是非今昔茫茫興衰運長超然委命于何不臧亦何悲于麟獲亦何嗟于豹藏薜葉離披之島槐根擁腫之場白鷗兩岸青莎一林遇四老而極逸逢七賢而甚荒露濕書笈塵生藥囊楊子袍穿仇生室方結痛飲之山簡就蔬食之亥唐我有遐說超然自悅鄙文馬與華軒況金臺之玉闕門何山而不對水何徑而不通雲歸則千峯臥綠桃飄則一川踏紅南灣漁者東郊老農形骸坐類襟帶自同或刺舟而共去或駕犢而相從采藥于巖下行歌于里中兒童目以痴叔鄉人指作愚公怪蔣詡之徑狹笑孫登之室空

【增】詔漢光武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　魏明帝詔曰大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風世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返乎　【原】梁沈約爲武帝搜訪隱逸詔曰高尚其志義煥通爻山林不出訓光惇史朕退朝晏罷尚想幽人蒲玉之禮佇聞峻節可班下州郡博訊遠巡若有道映丘園事浮高尚可以弭競還澆還風拯俗皆以名聞靡或遺漏朕將闢衢室而寘几杖開東序而授袠職庶令江海無遺異人必至　【增】高祖詔何點曰昔因多暇得訪遺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蹔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轂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　唐明皇徵盧鴻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鈞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託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賚束帛之具重宣兹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　宋太宗詔种放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身巖竇屏跡囂塵躡綺皓之遐踪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本庶

厚特風卿必斟酌化原丹青王度以沃朕心　宋天禧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賁之命以煇丘園申郵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常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贈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

【原】【敕】梁沈約爲武帝與謝朏敕曰山林之志上所宜弘激貪厲薄義等爲政自居元首臨對百司雖復執文經武各修厥職羣材競爽以致和美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自非箕潁高人莫膺茲寄是用虛心側席屬想清塵不得不屈茲獨往同此濡足便望釋蘿襲衮出野登朝必不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增】明宣德六年招隱敕曰朕即位以來屢詔有司舉德行才智之士將與共圖治道然林泉巖谷必有遠引而不輕出者朕夙夜念之不能已夫枉己求售非志士之本心潔身獨善豈聖賢之中道故嘗作招隱之歌使幽遠之賢皆知朕志庶幾幡然有奮起者卿等爲國重臣舉賢爲國人臣之忠其必有以勉副斯意勿徒視爲空言可也　天順元年敕處士吳與弼曰爾與弼潛心經史博洽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弘畧顧乃嘉遯丘園不求聞達朕懷高誼思訪嘉言渴望來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于行藏之宜處之審矣特遣行人曹隆往諭所居徵爾赴闕仍賜禮幣以表至懷爾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待之意

【原】【表】魏桓範薦管寧表曰臣竊見東莞管寧束修著行少有令稱遭亂浮海遠客遼東于混濁之中履潔清之節篤行足以厲俗清風足以矯世簞食瓢飲過于顏子漏屋敝衣踰于原憲可重之以元纁聘之殊禮也【增】晉桓溫薦譙元彥表曰臣昔奉役有事西土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于羿浞之墟（庶庶幾得之也左傳魏絳曰昔后羿棄武羅伯而用寒浞武羅伯夏季之賢人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忘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宋太宗敕太守以安車軟輪迎陳摶摶表謝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閒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

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不曉仁義之深淺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韡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明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雖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

增疏晉皇甫謐讓徵聘疏畧曰臣因疾抽簪散髮林皁人綱不閑鳥獸爲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皁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宜赴京城稱壽闕下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仰廹天威扶輿就道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𪍿（音黃小麥屑皮也）糅之雕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瓌俊索隱于傅巖收鈞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　魏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等薦管寧疏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徵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昔高宗刻像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未引致非所以遵奉明訓繼成前志也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矣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跡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于揚歷也）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也

原啓梁何胤荅皇太子啓曰胤性愛山泉情篤魚鳥而從鷗未狎入獸相驚兼年齒衰暮荒徑榛梗既無語稼之客寧有論書之賓緘默畝棲息丘壑秀水清潭于茲永已　沈約謝齊竟陵王教撰高士傳啓曰竊聞高尚其事義光爻象賢者避世聲煥典墳豈徒激貪勉競潔身浴德而已爾乃大弘義訓百代通風是以梁鴻蘇伯記逮迹于前叔夜士安書高塵于後雖去取異情羣畧殊軫而獨行必彰斥言罔極貞操與日月俱懸孤芳隨山壑共遠明公得一含道體二居宗迹屈巖廊之下神遊江海之上愛奇商洛訪美東都蓋欲隱顯齊功出處同致巢由與伊旦並流三辟與四門共軌肅奉明軌思自罄竭

增箋宋謝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承先業浙湖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

原書晉辛曠與皇甫謐書畧曰先生固執沖虛塞淵其心殉文人之耿介忘宣尼之所沽步幽山之窮徑背漢津之明衢日月遂往時不我須此惜寸陰者之所以爲懼而臨川者之所懷慨也　皇甫謐荅辛曠書畧曰箕山之叟超跡于帝堯之世首陽之老抗操于有周之隆故能名奮百代使聞之厲節皆經聖明之論所以邀世卓時者也至于鄙薄才頑行穢疾奪其志神迷其心因託虛靜遂竊美選聖上仁聰亮其辛苦每自陳訴輙見寛放雖大君有命實小人勿用也匪敢盤桓疾與榮競巾車順命非劣儉所堪也密雲雖興知枯木難植昔人有言欲之必爲之辭豈來惠之謂矣　增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畧曰康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亮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眞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桶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唯達者爲能通之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遊心于寂寞以無爲爲貴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原梁昭明太子與何胤書曰園公道勝漢盈屈節春卿明經漢莊北面況乃義兼乎此而顧揆不肖哉但經途千里渺焉莫因何嘗不夢姑胥而鬱陶想具區而杼軸心往形留于茲有年載矣方今朱明在謝淸風戒寒想攝養得宜與時休適耽精義味元理息囂塵玩泉石激揚碩學誘接後進志與秋天競高理與春泉爭溢豈與口厭芻豢耳聆絲竹者之娛同年語哉　劉孝標與宋玉山元思書曰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轂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枘齟齬難從翔鳥遊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

子握瑱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性之鎔範而荊南雅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圍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爾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塘或鳴騶落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譬跗若是吾子復何憂哉唯當纂兩仲之徽迹襲二疏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碎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陶弘景荅謝中書書曰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又荅虞中書書曰棲六翮于荊枝望綺雲于青漢者有日于茲矣而春華來被草木開鮮辭動情端志交衿曲信知鄰德之談無虛往牘夫子雖迹躔朱閣而心期岱嶺野人幸得託形崇阜息影長林每對月流歎臨風軫慨徒事累可豁而髮容難待自非齊生死于一致者孰不心熱者乎舉世悠悠孰云同此倘遇知己相與共憂揭來虞公茲焉可邁何為棲棲空勞鼓缶逮及暇日有事還童不亦皎潔當年而無忸前修也　又荅趙英才書曰子架學區中飛才甸外不肯掃門覓仕復懶彈鋏求通故偃蹇園巷從容郊邑昔所謂傲賓者此其是乎巖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敢蔑紫噬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得閑攏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煮朮此外何務　增隋晉王廣鎮揚州手書召徐則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養空宗元齊物深曉義理頗味法門悅性沖和恬神虛白餐松餌朮棲息煙霞望赤城而待風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側席幽人夢想巖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茂林體道休逸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　唐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曰白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　王維與裴廸書曰近臘月中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

獨坐童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去不遠倘能從吾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

王績荅刺史杜松之書畧曰下走意疎體放性有由然兼棄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咏招隱之詩惟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樽仲秋則菊花盈握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綽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履修束精神揖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

又荅馮子華書曰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意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炤知我縱恣散誕不嫺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于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弃廚廄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蕪薉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雁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著蕷朝夕採掘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于舟中咏大謝亂流趨孤嶼之句眇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咏以會意爲巧不必與悠悠閑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旁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

明李東陽與方石先生書畧曰司成之薦與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以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幖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于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挈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周旋旒扆以厪顧注而聖心明睿輙記姓名以爲薦稾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于常格于是朝野內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駕所迫僕則以

爲出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甚懇廹朝廷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聖天子方重士風採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副宵旰之懷乎且君子所以安于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旣有行道之地矣而上下無方枘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畢生平未盡之志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敢强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留哉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九十一

人部五十（隱逸）

隱逸六

〔原〕〔序〕晉書隱逸序畧曰古先智士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之上卷跡囂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良畫以符其志絶機以虛其心玉輝氷潔川渟岳峙修至樂之道固無疆之休長往邈而不追安排窅而無悶修身自保悔吝弗生詩人考槃之歌抑在兹矣至于體天作制之后訟息刑清之時尚乃仄席幽貞以康神化徵聘之禮賁于巖穴玉帛之贄委于窐衡故月令曰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斯之謂與自典午運開旁求隱逸譙元彥之杜絶人事江思悛之嘯咏林藪峻其貞白之軌成其出塵之跡雖不應其嘉招亦足激其貪競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編　南史隱逸傳序曰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狥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内足希微兩忘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于仁義示形神于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雜柔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夫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潛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遯跡江湖之上或藏名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淪之徒與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焉　唐魏徵隋書隱逸序曰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雖出處殊塗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漢日魏晉以降其流愈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萬物其小者則安苦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或違時矯俗望江湖而獨往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懷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獨善鮮汲汲于兼濟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馳蒲輪結轍奔走巖谷惟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堅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無用以爲用無爲而無

不爲者也　新唐書隱逸列傳序曰古之隱者大抵有三槩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萬乘之貴猶尋軌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雖有所應其于爵祿也泛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材終不可當世取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　王績遊北山賦序曰績南山故情老而彌篤東坡餘業悠哉自寧酒甕多于步兵黍田廣于彭澤皇甫謐之心事隴畝終焉仲長統之規模園林幸足獨居南渚時遊北山聊度日以爲娛忽經年而忘返西窮馬谷北達牛溪丘壑依然風煙滿目孫登獨坐對嵇康而無言王霸幽居與妻孥而共去窓臨水石砌遶松篁頻田叟之去來亦已久矣望山林之故道何其樂哉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曰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爲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于主上用力于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采于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譽于前孰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樂于身孰若無憂于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于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汚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于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于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我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宋史隱逸傳序曰中古聖人之作易也於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二爻以陽德處高地而皆以隱逸當之然則隱德之高于當世其來也遠矣巢由雖不見于經其可誣哉五季之亂

避世宜多宋興巖穴弓旌之招疊見于史然而高蹈遠引若陳摶者終莫得而致之豈非二卦之上九者乎种放之徒召對大庭疊疊獻替使其人出處果有合于艮之君子時止時行又何譏焉　元史隱逸傳序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爲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或未至而好以跡爲高當邦有道之時且避世離羣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上下豈不兩失也哉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

明方孝孺梅隱詩序曰隱者不求知于世而載乎人之耳目者不足謂之隱也彼誠有得于心視外物如蚊蝱蠅喙方以及其身爲累安肯以是役其心哉近世之以隱稱者皆古狷士之所棄者也吾嘗喜交海內賢俊欲因以致樂隱好遯者而友之求之甚久而所遇不能逮古之所聞意者世固有寓跡衆人之中而不可窺其際者乎

原頌晉潘岳許由頌曰邈哉許公執貞履貞辭堯天下抱璞隱形川渟岳峙澹泊無營棲遲高山與世靡爭虛薄忝任來宰斯城愧無惠化豹產之政我教我治所樂慕景明登基逍遙來過墓庭通于時憲傾筐不盈恨無旨酒奠公之靈死而不朽公有其榮聊述雅美揚公馨聲　孫綽晉南昌相太原縣君白漢故聘士徐君墓頌曰巖巖先生邁此英風含眞獨暢心尼體沖高蹈域表淑問顯融昂昂五賢赫赫八俊雖曰休明或嬰險吝豈若先生保茲玉潤超世作範流光遐振墳塋壘落松竹蕭森薈叢蔚蔚虛宇愔愔遊獸戲阿嚶鳥鳴林嗟乎徐君不聞其音徘徊丘側悽焉流襟何以舒蘊援翰托心

原贊後漢蔡邕焦君贊曰倚歟焦君常此元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洋洋樂以忘食　魏曹植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溷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爲濁嗟此三士清足厲俗　又卞隨贊曰湯將伐桀謀于卞子既克讓位隨以爲耻薄于殷世著自汙己自投潁水清風邈矣　又商山四皓贊曰嗟爾四皓避秦隱形劉項之爭養志弗營不應朝聘保節全貞應命太子漢嗣以寧　晉夏侯湛范蠡贊曰悠悠范子求仁在己進報危國退弘妙理身與勳偕名與身否逸羣遠遊永齊終始　又莊周贊曰邁邁莊周騰世獨

遊遯時放言齊物絶尤垂釣一壑取戒犧牛望風寄心託志清流　庾闡孫登贊曰靈巖霞蔚石室鱗構青松標空蘭泉吐漏龍薈可遊芳津可漱淵谷蕭寥鳴琴獨奏先生體之寂坐幽岸凝氷結樸熈陽靡煖潛眞內全飛榮外散凌崖高嘯希風朗彈道有冥廢運有昬消達隱不嚴元迹不標或曰先生晦德逍遥嵇子秀達英風朗烈道攜熏芳鮮不玉折兆動初萌妙鑒奇絶翹首丘冥仰想元哲　戴逵閒遊贊曰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服養櫟散之質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猷覆之以元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閒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逮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太和肆其天眞者也然如山林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門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元契罕遇終古皆孤棲于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驟感于遐心爲日久矣我故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爲雜贊八首暢其所託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茫茫草昧緜邈元世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器既判靈朴乃翳實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旁通潛感莫滯總順巢由兼應巳惠緬矣遐風超哉絶步顧揖百王仰怡泰素矜其天眞外其冗務詳觀羣品馳神萬慮誰能高佚幽然一悟　庾亮翟徵君贊曰夫所謂至人者體包傑量神凝域表該落萬動元心獨融故能虬蟠慶霄而不紲豢龍之轡鳳鳴瑤林而不屈伶倫之籠豈必欣太清而樂瓊鵠哉顧蹄涔不足以濯神顯翳薈不足以翔雲翮是故藐姑有綽約之廬箕阜有高嘯之宇唐勳表于元庭夏功忘于虛室晉徵士南陽翟君稟逸韻于天陶含沖氣于特秀體虛任而委順恢昭曠而高蹈先生載營抱一泊然獨處神棲飈霱之表形逸巖澤之隅雖束帛仍降軺晃屢招而弓旌屈于匪石帝命慭于虛復矣是以高風振宇宙遠詠冠當時方將表大庭于絶代恢元解以釋紛仰朝霞而晞翼陵扶搖以獨翔景命不延卒于尋陽之南山哲人其萎高軌孰倣感至德之長泯悼仁風之永翳乃援翰詠跡以宣來葉其辭曰卓哉先生逸韻遐超蚪盤玉津鳳戢瓊條滌爾夏鼎高揖唐朝洪崖邈矣元跡載劭淳風沐世飛芳九霄　方湛北叟贊曰樂爲憂根禍爲福始數極則旋往復迭起世人迷

之横主欣恥滔滔北叟獨亮元理喪馬弗悲折肱愈喜淡哉一生無泰無否 增晉書隱逸贊曰厚秩遭累修名順欲確乎羣士超然絶俗養粹巖阿銷聲林曲激貪止競永垂高躅 原晉陶潛張長公贊曰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皆同而我獨異歛轡揭來閒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齊王儉竟陵山居贊曰升堂踐室金輝玉朗疊疊大韶遥遥閒賞道以德弘聲由業廣義重實歸情深虛往濠梁在茲安事遐想 梁沈約高士贊曰亦有哲人獨執高志避世避言不友不事恥從汙祿靡惑守餌心安藜藿口絶炮胾取足落毛寧懷組織如金在沙顯然自異猶玉在泥涅而不緇身標遠跡名重前記有美高尚處知若無劣哉羣品事靜心驅苟能立志爭此匹夫進忘隕穫退守恬愉曰仁與義其徑不迂爲之則至非物所拘宦成名立陟彼高衢 增周庾信文王見呂尚贊曰言歸養老垂釣西川岸止磻石溪惟小船風雲未感意氣恬然有此相望於茲幾年 原又五月披裘負薪畫贊曰披裘當夏俗外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禽巢欲遠魚穴惟深銷聲滅跡何必山林又張良遇黄石公畫贊曰張良取履跪受無辭兵書一卷長者三期昔稱韓相今爲漢師穀城餘石還歸舊祠

又榮啓期三樂贊曰榮期三樂惟人與年夫子相遇卽以爲賢性靈造化高風自然雅音雖古獨有鳴絃

增唐梁肅四皓贊曰秦失其鹿豪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劒起吾誰與歸棲心化元澹泊無爲禮物雖至先生默而維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王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李華嚴君平贊曰先生冥冥隱于卜肆宗師老氏精究易義爰衣爰食止足非利垂簾燕居默養眞氣誨人不倦人悅其風皦皦柔剛在我域中心與世遠事與人同不臣大君不友上公在貴反賤齊明若蒙邈哉遠哉微妙淵通弋者何爲仰慕飛鴻 又嚴子陵贊曰五采雖美玉不汙質光武盛明子陵不屈羊裘漁釣以此終日網羅偏野乃致雲鴻降尊申舊延卧禁中舒體展肢加于帝躬星官告占天下聞風富春長往漱濯清江 陸龜蒙漢三高士王霸贊曰王霸仲儒（後漢作儒仲）清節是履有息躬耕蓬頭歷齒故人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旣往霸卧一日不起其妻詢之以息愧恥君遺世榮抗志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慙彼霸乃忻然恬澹如水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又贊恂贊曰贊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累百馬融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爲大儒恂乃知人和帝之世公卿以聞

季直才器宜當輔臣公車就徵禮備元纁守道不至終爲逸民　又申屠蟠贊曰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執仇吏欲論殺蟠以同縣諫請（平江集本作諫議蜀本作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羣書復善譚說漢德日衰政實務末隱于碭山遂與世絕獻帝即位徵爲三公邀苦不應冥冥一鴻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哲終始嗟乎子龍

增 **論** 後漢仲長統樂志論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塲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于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原 晉阮籍達莊論曰天道貴順地道貴貞聖人修之以建其名吉凶有分是非有經務利高勢惡死重生故天下安而大功成也今莊子周乃齊禍福而一死生以天地爲一物以萬類爲一指無乃徼惑以失眞而自以爲誠者也于是先生乃撫琴容與慨然而歎俛而微笑仰而流盻噓噏精神言其所見曰自然者無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有內故萬物生焉當其無外誰謂異乎當其有內誰謂殊乎地沈其燥天抗其濕月東出日西入故曰自其異者視之則肝膽楚越矣自其同者視之則萬物一體也以生言之則物無不壽推之以死則物無不夭自小視之則萬物莫不小由大觀之則萬物莫不大殤子爲壽彭祖爲夭秋毫爲大泰山爲小故以死生爲一貫是非爲一條也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靜于死生恬則情不惑死靜則神不離故能與陰陽化而不易從天地變而不移生究其壽死終其宜心氣平治消息不虧故求得者喪爭明者失無欲者自足空虛者受實是以作智造巧者害于物明是考非者危其身修飾以顯潔者惑于生畏死而從生者失其貞　庾闡郭先生神論曰夫天地者陰陽之形魄變化者萬物之遊魂神籟與無窮並吹大冶與造運齊根生資聚氣之迹死寄元牝之門視榮辱其猶塵埃邈高尚而不顧故能外安恬逸內體平和鳴鳥可拊翼而遊猛獸可頓羈而羅郛乎樵巖之樂呂梁之波疾雷破嶽而憂在山河者乎觀夫郭先生之爲體也可謂含貞履信純朴自然

增 皇甫謐屢辟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謐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論其畧曰

客曰夫貴陰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翼于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措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鐘參敘彝倫存則鼎食亡亦薦紳不亦偉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靑紫之班疇辭容服之光粲抱敝褐以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于規矩未知大形之無外也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眞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遯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干木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令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廻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高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

宋范曄後漢書逸民列傳論曰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廻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鎭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致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取也）焉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于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乃至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返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原梁沈約七賢

論曰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阮公才氣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爲有塗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羣獨秀亦不爲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後全仲容風力麤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已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遊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自嵇阮之外山向五人止是風流器度不爲世匠所駭且人本含情情性宜有所托慰悅當年蕭散懷抱非五人之與其誰與哉

【增】明王守仁四皓論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出焉必其非隱者也夫隱者爲高則茫然其不返避世之士豈屑屑于辭禮之慇懃哉且知遠辱以終身則必待行道而後出出者既輕成者又小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明哲之士殆不如此況斯時君臣之間一以巧詐相御子房之計能保其信然乎四皓之來能知其非子房之所爲乎羽翼太子眞四皓也亦烏足爲四皓哉昔百里奚有自鬻之誣而其事無可辨者故孟子以去虞之智辨之今四皓羽翼之事其迹無可稽獨不可以去漢之智辨之乎夫漢高草昧之初羣英立功之日也富貴功名之士皆忘其洗足騎項之辱犬豕依人資其餔啜之餘不計其叱咤之聲也然衆人皆愚而四皓獨智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功名謝之久矣豈有智于前而愚于後決于中年知幾之日而昧于老成經鍊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瓢洗耳之果達時者則莘野南陽之賢四皓之隱其爲巢由乎其爲伊葛乎將爲巢由乎必終身不出矣將爲伊葛乎必三聘而後起一使之呼承命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爲巢由之高而下流爲希利無恥之行以四皓而爲今日之爲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爲況辭禮之使主之者呂氏使之者呂氏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士慢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爲太子死斯言誠出之口則善罵之君猶存也四皓何爲而來也哉若果爲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何爲而去也哉夫山林之樂四皓固甘心快意傲塵俗之奔走笑斯人之自賤矣乃肯以白首殘年驅趨道路爲人定一傳位之子而身履乎已甚之惡者乎

魯有兩生商山有四皓同世同志者也兩生不出吾曰四皓亦不出也蓋實大者聲必宏守大者用必遠兩生之不仕漢其志蓋不在小四皓以數十年遯世之人一旦欣然聽命則天下亦相與駭異期有非常之事業矣以一定太子而出一定太子而歸寂寂乎且將何以荅天下之望絕史傳之詆議邪然則四皓果不至乎羽翼果何人乎曰有之而恐非眞四皓也乃子房爲之也夫四皓遯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矣故子房于呂澤刼計之時陰與籌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誣乎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昔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況是時高帝之惑已深呂氏之情又急何以斷其計之不出此也天下之事成于寬裕者常公出于鋭計者常詐用詐而爲之刼者此又子房用計之挾也其曰天下莫不願爲太子死是良以挾高帝者也其即偶語之時挾以謀反之言之意乎大抵四皓與漢本無休戚諺曰綺季皓首以逃嬴則自秦時已遁去其名固未嘗入漢家之版籍也視太子之易否越人之肥瘠也亦何恩何德而聽命之不暇也且商山既爲遯世之地其去中國甚遠也一使纔遣四皓即至未必如此往來之速況建本之謀固非遠人所主之議而趨出之後又無拂袂歸山之迹乎噫以四皓之智則必不至以子房之計又未信然也但斯說雖先儒已言而逆詐非君子之事自漢至此千四百年作漢史者已不能爲之別白則後生小子安敢造此事端乎昔曹操將死言及分香賣履之微獨不及禪後之事而司馬公有以譏其貽罪于子之言于千載之下則事固有惑一時之見而不足以逃萬世之推測者矣是斯說也亦未必無取也否則四皓之不屈者亦終與無恥諸人一律耳天下尚何足高後世尚何足取哉

【原】【箴】晉江逌逸民箴曰至人應務是經是營乃制上下以牧羣生君位孰在匪聖伊明賢愚相奉臣主以成如彼百節各役天形率分委質仰應一情心膂有位股肱有經豈以處下爲戚爲榮各安其所舉體用乎夫設爵列土懸弓垂旌畀尊之級貴賤之名匪以恣物之役實大猷而是經處遯之士奚眷于時行矣先覺捐俗長辭明乎憂患故超爾不疑解髮靈崖被褐絃絲飄飄臺尚輕舉高之穆穆二仲攜策相期盤幽隱寂與物無治凡厥後來順乃所往鑒茲俗累戒于顛蕩無殉外物心煩技癢無棄恬曠憂勤是掌林人司箴敢進善黨

【原】【銘】晉虞播阮籍銘曰峩峩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澹混齊榮辱盪滌穢累婆娑止足胎包造化韜光緼韣鼓

棹滄浪彈冠嶠岳頭神太素簡曠世局澄之不清混之不濁翱翔區外遺物度俗隱處巨室反眞歸樸汪汪川源邁迹圖籙 增唐柳宗元東明張先生銘曰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爲華光而不爲榮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弗嬰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一以生

原誌梁陶隱居尋山誌曰倦世情之易撓乃杖策而尋山既沿幽以達峻實窮阻而備艱眇來心其未已方際夕乎雲根欣夫得志者忘形遺形者存神于是散髮解帶盤旋巖上心容曠朗氣宇條暢元雖遠其必存累無大而必忘害馬之弊既去解牛之刀乃王荆門晝掩蓬户夜開室迷夏草徑惑春苔庭虛月映琴響風哀夕鳥依簷暮獸知來時復歷近巃嵸遠巒坐磐石望平原日負障以共隱月披雲而出山風下松而含曲泉縈石而生文草霍靃以拂露鹿飈飈而來羣捫虛蘿以入谷傍洪潭而比清照石壁以端色攀桂枝而齊貞亟扈蘭而佩蕙及春鳩之未鳴且含懷以屏氣待惠風而舒情遂乃陵巖峭至松門背通林面長源右連山而無際左憑海而齊天竹泫泫以垂露柳依依而近蟬鷗雙雙以赴水鷺軒軒而歸田　劉孝標山棲誌曰夫鳥居山上曾巢木末魚潛川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駮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闕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余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所居東陽郡金華山山川秀麗膏澤坱鬱若其羣峯疊起接漢連霞喬木布濩春青冬綠廻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所往三面山皆周繞有象郛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則四時飛流泉瀾清澍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湧成音颯楮椅櫪之樹柏梓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裏搖白蔕抽紫莖橘蠹莽蓴梢風鳴籟垂柯簷戶布葉房櫳中谷濶濱華葩攢列至于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蕖紅蕚照水皋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獨憂忘疾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熟濟縹清新則有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荆林下陳尊置爵酒酣耳熱屢舞讙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不求于世不忤萬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

增記晉陶潛桃花源記曰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

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唐柳宗元潭州東池戴氏堂記曰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爲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墟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曲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爲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若連艫縻艦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于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爲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爲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贊者也　宋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曰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明劉基市隱齋記曰博徒賣漿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斵潁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窾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沈湎于酒不衣冠而處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于道賢者遭時之不然或避世或避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

或處城市或抱關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非以其志乎　方孝孺息耕亭記曰方子行于越之野遇丈人焉誦而耕油然自得也怪而問之曰丈人勞苦矣何樂之甚丈人曰子勞苦吾哉而奚不自知也彼晨而興纓冠納履趨拱俯僂暑不遑蹇疲不暇憩遇長值貴翼然而峙肅然而視側耳絢目如事嚴父強言假笑陽遜曲避是謂形勞披簡執策朱墨紛錯遺言逸典纍其盈目涉其流則若有餘探其源則若不足撐舌刺口疑端滿腹聖哲遠矣將何由質哀良已逝追計馬蹟欲知其方困而罔獲是謂學勞羣言胥攻萬牛之毛以之明道繫影以絢少者百年多止數世磨滅泥滓漫不可紀曷爲不悟尚修其辭逞怪披奇窮精憊思遐覯千載竟亦何裨此謂名勞卑處郡邑尊據廊廟逢迎阿比以取嚬笑屏柬學術敷宣條教物薄人澆機深穽巧寬則致侮嚴則取誚智絡氣使惠煦威鈞古人之思自哂且悼是謂官勞凡此之勞亦已甚矣奚獨我哉而子何問焉且吾之耕始也手忘乎耒而牛忘乎土今也土忘乎苗而吾亦不自知也衆人之耕也手與耒乖故躬勞土與牛乖故牛勞苗與土乖故苗瘠而土病吾今皆否焉得非有可樂者乎適意莫甚于樂而樂莫過乎心與物俱忘鳧浴乎水振翮修羽不勝樂也雞浴乎土振翮修羽亦不勝樂也易置而強施之將不勝病矣忘其爲土然後能浴乎土忘其爲水然後能與水俱冥而不死吾今忘其爲耕矣非特忘其耕且忘其所以耕非特忘其所以耕且并耕者而忘之治天下猶是也德被教洽中外熙熙能使君忘乎相相忘乎百執事治民者與民相忘則爲治也可幾矣膠膠芬芬以心術相繆智計相延雖欲耕可冀邪余拱而問爲治之道丈人不顧負耒而去莫知其所止蓋隱君子也　王愼中企頴亭記畧曰頴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又有許由冢疑乎有其人矣彼恐以天下累己而逃之宜去之幽昧荒遠使不可即而生且死不離箕頴之間豈堯之仁不待去遠自不患于見辱邪抑其善自泯能使堯終不累之以天下而無事于遠去邪夫求之而逃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爲其所知而莫我求也待其辭命之至而後以爲己汚艷然作于容氣烏覩所謂高哉西亭君作亭以自休名之曰企頴其猶眩于莊生之誇說以爲甚高而慕之也聞者莞然笑以爲彼二子者與之以天下而不受西亭方以宗室之胄爵秩命數出于有司之所議器服宮輿皆自上與之而奚慕二子爲余曰匹夫之微長于貧賤而能不侈于富

貴蓋多有之生于富貴之中超然獨離而不溺于其習是謂難耳西亭君于富貴蓋生焉而不溺其好學自敏愼于分義之際不苟取一介以是而作亭曰企頪奚不可哉

【增】誄　宋顏延之陶徵士誄畧曰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食忘貧者與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

【原】碑　後漢蔡邕郭泰碑曰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温恭仁慈惠敏夫其器量弘深資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奥乎不可測已于時纓緌之徒紳珮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從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銘曰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棲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召貢謂公卿辟之而州郡貢之也）又處士圂典碑曰天真淑性精微周密包括道要致思無形臨沒顧命曰知我者蔡邕乃爲銘曰載書休美俾來昆裔永有諷誦以知先生之德混其若濁徐然後清綽其若煥終其益貞　又翟先生碑曰世以仁義爲質學問爲業旻暨先生固天縱德應運立言繼期五百實行形于州里明哲與聖合契該通五經兼洞墳籍爲萬里之場圃九隩之林澤挹之若江湖仰之若華光淵淵焉測之則無源汪汪焉酌之則不竭可謂生民之英者已國失元傳學失表式凡百縉紳哀矣泣血人百其身匪云來復于是鄉黨乃相與登山伐石而勒銘曰邈矣先生厥德孔貞腹心弘道深高入神王錫三命覲國之賓其視富貴忽若浮雲既不降志亦不辱身　魏劉楨處士國文甫碑曰先生執乾靈之貞潔稟神祇之正性咳笑則孝悌之端著匍匐則清節之兆見齠齓以及成人體無懈容口無慾辭兢兢業業小心畏忌勤讓同儔敬事長老雖周之樂正子春漢之江都董相其飭躬力行無以尚之是以長安師其仁朋友欽其義閨門稱其慈宗屬懷其惠既乃潛身窮巖遊心載籍薄世名也初海內之亂不視膳羞十有餘年憂心泣血不勝其哀形銷氣竭以建安十七年四月卒于時龍德逸民黃髮耆叟綴文通儒有方彥士莫不拊心長號如喪同生咸以爲誄所以昭行也銘所以旌德也古之君子既沒而令聞

不亡者由斯二者也銘曰懿矣先生天授德度外清内白如玉之素逍遥九皐方回是慕不計治革名與殊路知我者希韞櫝未酤喪過乎哀遘疾不痻早世永頽違此榮祚咨爾末徒聿修歡故　齊孔稚珪褚先生伯玉碑曰夫河洛摛寶神道之功旣傳岱華吐秘仙靈之跡可覩蓋事詳于玉牒理煥于金符雖冥默殊源顯晦異軌測心觀古可得而言焉是以子晉笙歌馭鳳于天海王喬雲擧控鶴于元都有羽化蟬蛻觸影遯形神肅帝宮迹留劒杖遊瑤池而不返宴元圃以忘歸　永嘉惡道者窮地之險也歊實遏日折石橫波飛浪突雲奔湍急箭先生攀途躋阻宿枻涉折而衡飈夜鼓山　洪暴激忽乃崩舟墜壑一倒千仞飄地淪高鱗透無底徒侶判其氷碎舟子悲其奄散危魂中夜赴阻相尋方見先生恬然安席銘曰關西升妙洛右飛英鳳吹金闕簫歌玉京絶封萬古乃見先生先生浩浩惟神其道泉　石依情煙霞入抱秘影窮岫孤棲幽草心圖上元志通大造　梁元帝隱居先生陶弘景碑曰昔太和中有許　遠遊者乃雲霄之勝賓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踵高步纂基先構即駕胥宇于尋危聳憑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標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肇彼寘默飆成協贊身託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歒衷顧懷汾射望問遙通朱楊彎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經榭迎風嶕嶢高棟育靄修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煙生岫複　又蕭綸貞白先生陶弘景碑曰夫夜光結綠非胠篋之恒珍逸羽翔鱗豈園池之近玩寧期心于遠大蓋不知其所以然也是以賴陽高蹈洗耳于唐朝漢陰貞棲滅跡于周代盛德風流有自來矣應期而曜質者其在茲乎先生含元精之和氣蓄陵飈之雅姿兼宣七善總修九德行仁蹈義嶽峙淵渟牆仞無以窺清濁不能測道風與星漢同高勝氣與烟霞共遠抽簪東都之外解組北山之陽同稷丘之棲眞慕留侯之却粒杖策孤征遊踐山岳旣而登于茅嶺以此地神仙之宮府靈異之棲託往不能返遂卜居焉故自稱隱居亦猶稚川之抱樸士安之元宴倚巖棲隱依林遯跡交柯結宇刻徑爲門懸崖對溜悲吟灌木深谿絶峭組織烟霞枕石漱流水禽無撓採藥耦耕野獸不亂逍遥閒曠放浪陵山天監以來常有敕旨供給藥餌不乏歲時渥澤湛恩莫之與比先生七年暫遊南岳玆山也譬閬風之地軸若崑陵之天鎮八桂傍臨九繩閒設樹有琅玕草生車騎遺世獨往是用志歸一十年有敕遣左右司徒惠明徵還先生茅山別給廨宇軒后之降精天老漢帝之

致禮河宗況于兹日弗能尚也　裴子野劉虬碑曰受川岳之英靈有清明之淑性淡乎若深泉之靜皜乎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議其高萬頃不足儔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貫乎幽顯廬乎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于豐草蒲密至于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籍甚羣公倒席鑿室林皐面流傍隴咫尺荆衡表裏巫夢樹蕙滋蘭蕪沒庭戶平疇翠繳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評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于二陳折其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滔滔江漢實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峩峩其道巍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之則築室皇壤考槃邪郭坐卧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聖華陰成市悠哉荆蔓逖矣江漬輜軿結轍羔雁成羣監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嚋洛故老遵揚實錄

增唐陳子昂陳居士碑曰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眞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餁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豈我君之徒與綿羅網冥冥高鴻籰籰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于蘭焚二老不免于微歎其近貴利邪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

增 **碣**唐張九齡徐徵君碣曰昔者𡰥齊介潔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羣顏闔鑿坏以遯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沽名夫有所不爲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生則貶絕在心而經修于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乃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勖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原 **墓誌**梁簡文帝徵君何先生墓誌曰先生履玉燭之楨氣應大賢之一期生而知機撫塵斯庶敬非習起孝

乃因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璉賀瑒之徒更道北面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緝故以含文燕居說六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玆大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諷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邪來從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鼎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高尚其事確乎不拔元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尚書祿固辭不受卒窆乎其山正衾在殯嗤鏤器與玉衣堯典入棺恥密章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咸以人亡素樸禮隆文章洙泗頹經扶風罷學關西疑聖之德自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于玆永息余昔在殊方亟往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疴徐輪三反入杜𡰥之舍痛祥雲之滅彩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鄉乃爲銘曰文範高世元宴絶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嗚呼哲人第五肥遯餘軌尚存司空開學眞風不泯傳玆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岳心虛谷神括羽儒圃舟輿席珍既遊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如何不憖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雙雞徐稱酹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沈礎雖貞元泉無曙　又華陽陶先生墓誌曰若夬眞以歸空爲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而岫開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麗于空中千和焚于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震臨谷之悲余昔在枌壤早逢圯上之術今蓬元良屢稟浮丘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則兼稱稚川猗歟夫子受籙歸元黎傳苑吏書因賈船鬱鬱茅嶺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原雜文晉陶潛歸去來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窓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宋孔稚珪北山移文畧曰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潔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飜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廻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學遯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于江皐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殆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遊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泉石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于還飈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悲無人兮赴弔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栧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遊躅于蕙路汙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于郊端于是叢條瞋膽疊影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于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苦茗一杯出

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明唐順之書秦風蒹葭後曰余與諸生泛小舠如陳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諷秦風蒹葭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于戈矛則技癢于獫歇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媢子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沈酣豢養與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遺世獨立淡乎塵埃之外若豈所謂一國之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優游肥遯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之蒹葭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爲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又何心于後世之名哉